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八四冊目次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
（唐）韓愈撰　（宋）朱熹考異　王伯大音釋　傳一卷　元刻本　〇〇一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
（唐）柳宗元撰　（宋）韓醇音釋　清乾隆鈔本（四庫底本）　二八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傳一卷

（唐）韓愈撰 （宋）朱熹考異 王伯大音釋

元刻本

別本韓文考異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王伯大編。伯大字幼學、號留耕、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理宗朝官至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伯大以朱子韓文考異於本集之外別爲卷帙、不便尋覽。乃重爲編次。離析考異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刻於南劍州。又採洪興祖年譜辨證、樊汝霖年譜註、孫汝聽解、韓醇解、祝充解爲之音釋、附於各篇之末。厥後麻沙書坊以註釋綴於篇末、仍不便檢閱、亦取而散諸句下。蓋伯大改朱子之舊第、坊賈又改伯大之舊第、已全失其初。卽卷首題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十二條者、勘驗其文、亦伯大重編之凡例、非朱子考異之凡例。流俗相傳、執此爲朱子之本、實一誤且再誤也。據李光地翻刻宋版考異跋、此本之舛謬遺漏、不一而足。蓋屢次重編、不能一一清楚、勢所必然。然註附句下、較與文集別行者究爲易覽。今錄光地所刻十卷之本、以存舊式。仍錄此本、以便參稽。自宋以來、經典釋文史記索隱均於原書之外別本各行。而監本經史仍兼行散入句下之本。是卽其例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韓文考異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擴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郡齋近刊朱文公校定昌
黎集附以考異而音辯則
舊所刊也初讀者未免求之
音辯質諸校本既字不盡同且
音訛事多缺此書有集注有
補注有辯證有全解音通
句釋引物連類雖若加詳
而於本文間亦抵捂余頗病
之今悉從校本更定音訓因
旁摭諸家注解协本文用事
者校舉而記其凡有未備則
訪諸士友博極此書者併記之

意其間闕逸尚多也昔黄太
史有云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
處竊謂必盡所云而後可讀
二文公之書過不自料附所嘗
記録於逐卷之左而空其下
方以待來者纂釋冀更相
緝續於音辯或有補云寶慶
三年季夏既望承議郎特添
差通判南劍州軍州兼管内
勸農事王伯大謹書

音釋如集中考異
已載者更不重出

昌黎先生集諸家姓氏

丹陽洪氏 興祖 撰年譜辨證

東蜀樊氏 汝霖 著公志及年譜註

眉山孫氏 汝聽 全解

臨卭韓氏 醇 全解

文溪祝氏 充 全解

晦庵朱氏 熹 撰考異

留畊王氏 伯大 著音釋

姓氏 畢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序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為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為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為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為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方云凡文字者今只云某本某作以之○凡發見以方氏者本亦例多與不復論乃若所著之不同者

門人李漢編

方云蜀本作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今本或有字并序二字非是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或無戊字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來或作求是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作隱字無汗瀾卓踔奫泫澄深方云奫音於倫反泫音玄江賦云奫淪是也或作泫非是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方云今按蜀本作釣二字鏘然而韶鈞鳴但他本無而字相句讀而字懸耳故今定從諸本而特著以備參考後皆倣此日光玉潔

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
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
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
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周本作士非是）可謂雄偉不
常者矣（常方以杭本作賞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語○今按不賞乃蒯徹說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似且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以爲用也當以諸本爲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
漢（或無隴西二字）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方云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作隊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
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
哀辭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
五十二總七百（方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考其數皆不合而此從閣本據本以爲唐本舊如此然據文數之今亦不能詳考）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
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
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
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韓柳二先生文集行世久矣唐宋歷代以來鴻儒
人文士莫不宗之以為文章之模範序記之矜
式惜乎舊版漫滅續集遺闕讀者憾焉本堂
敬求訪到善本卷集全備宗玉喜不自勝命工鼎
新綉梓以廣其傳使四方文學君子得覩
二先生之全文不致湮沒豈不偉歟幸
鑑
歲舍戊辰十月吉旦　書林王宗玉謹識

汪季路書

遂頃在成都見樊澤之所藏盤谷序碑本云得之邵
公洫作橫卷刻字畫甚新略無殘闕劇家中所藏本
乃刻之方石殘闕殊甚其下方十餘字不復存字體
絕不相類自是兩本家中本有後語集古錄金石錄
本亦皆有之記得樊本無之洪慶善所見似亦與家
中本同惟樂且無央不同以上文意觀之恐舊自作
無央也大氐家所藏本與方本所記多同但窽茂盤
旋友人於昔可以校五處家本所闕而天子二字家
本似續改刻耳又嘗以所見樊本及家本校今方本
所不同者五處如不可幸而致（不樊作弗家本闕）大丈夫不
遇（夫下樊本有之字家本闕）僥倖（樊本家本僥皆作徼）不祥（樊本家本不皆作弗）飲則
食（樊本同家本闕）田氏先廟碑海外二字方氏蓋从石本而
不著其說橐輿則石本省卜作橐方作橐者誤也
右季路所見二石本與方氏所記無大同異但
央二本皆作央恐作殃者爲是蓋作殃則與樂
爲兩事中閒可用且字作央則與樂爲一事中
閒不容著且字也僥倖據經傳當作徼字它亦
不必改也今錄此書以見石本未必可據況方
氏所見又出傳錄而非其眞耶田碑橐字雖無
石本亦亡可疑方本之誤則其考之有未詳耳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

一正文及篇次係按方崧卿本而用諸本參校杭係監本閣係館閣本石係石刻本洪係洪興祖本又有謝本蜀本泉本晁本

一考異舉方作者係按方崧卿本而舉方云云者並是方崧卿舉正全文方有舉正十卷別行

一注方作或作及非是或注用事及用字出處並是考異全文其間有注一作者係今例別用他本增入

一小圈下今按云云者並是考異全文

一句讀下或一兩字下各有考異今例並總附於一章之下

一章或有兩今按云云者又分其一於小章或句斷之下今例一段無再出今按

一考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皆提起如本字在章末其下即入注脚則不復再出或二字或全句例同

一考異有厶字或作厶字者今例並提起正文本字如上文或有字相犯則於本字上更連舉一字以別之如上字又相犯則連舉下字

一考異有或無厶字者今例上文只有一字則止云或無厶字如上文有兩字相犯則云厶下或無厶字如上字又相犯則云厶上或無厶字或上下字又皆相犯則連舉二字以別之厶上或有厶字厶下或有厶字例亦同

一律詩一聯如上下句係附兩意則各附考異及注脚於每句之下如兩句只是一意則併附於一聯之下碑銘墓誌句際文例同

一考異或於篇目下云恐非公作今刪去者今例亦但存其篇目而不載其文

一正文或有疑字並依考異文从口

右凡例十二條乃南劒官本所載按

朱文公校昌黎集又著考異十卷在正集之外自爲一書　留畊王先生倅南劒時併將考異附於正集本文之下以便觀覽故其凡例如此　留畊先生又集諸家之善更定音釋援據的當音訓詳明猶未附入正集仍於逐卷之左空其下方以待寘補是雖足見先生之謙德而觀者未免即此較彼其於披閱又未爲便今本宅所刊係將南劒州官本寫摸併將音釋附正集焉使觀者一目可盡而文義粲然亦　先生發明此書之本心也

幸鑒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目録

李漢 編集

卷之一

賦

感二鳥賦　復志賦
閔己賦　別知賦

古詩

元和聖德詩　琴操十首
南山詩　謝自然詩
秋懷詩十一首　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
暮行河堤上　夜歌
重雲　江漢
長安交遊者　岐山下二首

卷之二

古詩

北極一首贈李觀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幽懷　君子法天運
落葉　歸彭城
醉後　醉贈張秘書
同冠峽　送惠師
送靈師　縣齋有懷
合江亭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
岳陽樓　送文暢師
答張徹　薦士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古風
駑驥　馬厭穀
出門　嗟哉董生行
烽火　汴州亂
利劍　齪齪

卷之三

古詩

河之水二首　山石
天星　汴泗交流
忽忽　鳴雁
龍移　雉帶箭
條山蒼　贈鄭兵曹
桃源圖　東方半明
贈唐衢　貞女峽
贈侯喜　古意
八月十五夜　謁衡嶽廟
岣嶁山　永貞行
洞庭湖阻風　李花
杏花　感春四首
寒食出遊　憶昨行

卷之四

古詩

劉生詩　鄭羣贈簟
豐陵行　遊青龍寺贈崔補闕
贈崔立之　送區弘
三星行　剝啄行
青青水中蒲三首　孟東野失子
陸渾山火　縣齋讀書

題新竹　晚菊
落齒　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
苦寒　赤藤杖歌
酬崔十六少府　送侯參謀
東都遇春　感春五首
酬裴十六功曹　燕河南府秀才
送李翺　送石處士
送湖南李正字

卷之五

古詩

辛卯年雪　醉留東野
李花二首　招揚之罘
寄盧仝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誰氏子　河南令舍池臺
送無本師歸范陽　石鼓歌
雙鳥詩　贈劉師服
題炭谷湫祠堂　聽穎師彈琴
送陸暢歸江南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嘲魯連子　贈張籍
調張籍
盧郎中雲夫寄示盤谷子歌以和之
寄皇甫湜　病中贈張十八
雜詩　寄崔二十六立之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孟生詩
射訓狐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答孟郊　從仕
短燈檠歌　送劉師服

卷之六

古詩

符讀書城南　示爽
人日城南登高　病鴟
華山女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路傍堠　食曲河驛
過南陽　瀧吏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答柳柳州食蝦蟆
別趙子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南山有高樹行一首贈李宗閔
猛虎行

卷之七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送僧澄觀
獻山南鄭相公樊員外　和武相公詠孔雀
感春三首　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
題張十八所居　記夢
和錢七盆池所植　朝歸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讀東方朔雜事
雜詩四首
譴瘧鬼　示兒

庭楸　翫月喜張十八以王六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南溪始泛三首

卷之八

聯句

城南聯句　會合聯句
鬪雞聯句　納涼聯句
秋雨聯句　征蜀聯句
同宿聯句　莎柵聯句
雨中寄孟刑部聯句　遠遊聯句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

卷之九

律詩凡八十五首

題楚昭王廟　宿龍宮灘
叉魚招張功曹　李員外寄紙筆
次同冠峽　答張十一功曹
郴州祈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郴口又贈二首　題木居士二首
晚泊江口　湘中
別盈上人　喜雪獻裴尚書
春雪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春雪間早梅　早春雪中聞鶯
梨花下贈劉師命　和歸工部送僧約
入關詠馬　木芙蓉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榴花　井
蒲萄　峽石西泉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詠雪贈張籍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送侯喜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酬振武胡十二大夫　和盧庫部元日朝迴
寒食直歸遇雨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題百葉桃花　春雪
戲題牡丹　盆池五首
芍藥
奉和虢州劉給事三堂二十一詠并序
新亭　流水
竹洞　月臺
渚亭　竹溪
北湖　花島
柳溪　西山
竹逕　荷池
稻畦　柳巷
花源　北樓
鏡潭　孤嶼
方橋　梯橋
月池
遊城南十六首
賽神　題于賓客莊
晚春　落花

楸樹二首　風折花枝
贈同遊　贈張十八助教
題韋氏莊　曉雨
出城　把酒
嘲少年　楸樹
遣興

[illegible]卷之十
律詩凡八十首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和席八十二韻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太安池鶴
遊太平公主山莊　曉春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廣宣上人頻見過
閑遊二首　酬馬侍郎寄酒
和侯協律詠笋　過鴻溝
送張侍郎　贈刑部馬侍郎
和裴相公女几山下作
郾城晚飲贈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酬別留後侍郎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同李二十八野宿西界　過襄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次硤石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次潼關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桃林夜賀晉公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和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
獨釣四首　枯樹

元日酬馬尚書去年元日之什
詠燈花同侯十一　祖席前字
秋字　送鄭尚書赴南海
答道士寄樹雞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次鄧州界
題臨瀧寺　酬韶州張使君惠書二章
題秀禪師房
將至韶州寄張使君借圖經
過始興江口感懷　韶州留別張使君
量移袁州酬張韶州　次石頭驛寄王中丞
遊西林寺題蕭郎中舊堂
自袁州還京次安陸寄周隨州
題廣昌館　寄隨州周員外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題層峰驛梁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雨中寄張博士侯主簿
杏園送張徹　早春遊楊尚書林亭
和張侍郎酬馬尚書
奉使常山次太原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鎮州初歸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舍人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櫻桃詩
早春呈水部張員外二首
送桂州嚴大夫　酬馬僕射見寄之作
奉使鎮州酬裴司空
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和杜相公太清宮

卷之十一

雜著
原道　原性
原毁　原人
原鬼　行難
對禹問　雜說四首
讀荀子　讀鶡冠子
讀儀禮　讀墨子

卷之十二

雜著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圬者王承福傳
五箴五首并序　後漢三賢贊三首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卷之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釋言
愛直贈李君房別　張中丞傳後叙
河中府連理木頌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畫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卷之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貓相乳
進士策問十三首　爭臣論
改葬服議　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顏子不貳過論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大學生何蕃傳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卷之十五

書　啓
與孟東野書　答竇秀才書
上李尚書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上兵部李侍郎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為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卷之十六

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答侯繼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重答李翊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李秀才書　答陳生書
與李翱書
卷之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答胡生書
與于襄陽書　與崔群書
與陳給事書　答馮宿書
與衛中行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卷之十八
書
與京西節度使書　為人求薦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劉正夫書
答殷侍御書　答陳商書
與孟尚書書　答呂毉山人書
答渝州李使君書　答元侍御書
卷之十九
書　序
與鄭相公書　與袁相公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又一首
答魏博田僕射書　與華州李尚書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送陸歙州詩序
送孟東野序　送許郢州序
送竇從事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皞下第序　送陳密詩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牛堪序
卷之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贈崔復州序
送張童子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楊支使序　送何堅序
送廖道士序　送王秀才序
送孟秀才序　送陳秀才序
送王塤秀才序　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卷之廿一
序
送區冊序　送張道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權秀才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鄭尚書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送鄭十校理序　石鼎聯句詩
石鼎聯句詩序
卷之廿二
哀辭　祭文
祭田橫墓文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　獨孤申叔哀辭
祭穆員外文　祭郴州李使君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祭薛中丞文　祭裴太常文
湖州祭神文五首

卷之廿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祭柳子厚文
祭湘君夫人文　祭竇司業文
祭侯主簿文　祭竹林神文
曲江祭龍文　祭馬僕射文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祭十二兄文　祭鄭夫人文
祭十二郎文　祭周氏姪女文
祭滂文　祭張給事文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祭張給事文
祭女挐女文

卷之廿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施先生墓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卷之廿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卷之廿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烏氏廟碑銘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卷之廿七

碑誌
劉統軍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袁州先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卷之廿八

碑誌
曹成王碑　息國夫人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卷之廿九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
貞曜先生墓誌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卷之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銘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平淮西碑
卷之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黃陵廟碑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
卷之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柳子厚墓誌銘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卷之三十三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扶風夫人墓誌銘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王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卷之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卷之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女挐壙銘
河南緱氏主簿房君妻盧氏墓誌銘
乳母墓銘
卷之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　毛穎傳

卷之三十七
送窮文　鱷魚文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復讎狀　錢重物輕狀

卷之三十八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為宰相賀雪表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二首
為裴相公讓官表　為宰相賀白龜狀
冬薦官殷侑狀　進王用碑文狀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薦樊宗師狀　舉錢徽自代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奏韓弘人事物狀
謝許受韓弘物狀

卷之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賀冊尊號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賀皇帝即位表
賀赦表　賀冊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舉張惟素自代狀

舉韓泰自代狀　慰國哀表
舉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
舉韋顗自代狀

卷之四十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舉馬摠自代狀
賀雨表　賀太陽不虧狀
舉張正甫自代狀　袁州申使狀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論淮西事宜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目錄 畢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一

臨邛朱先生考異　　留耕王先生音釋

宋呂公云馮[illegible]按舊本首有目列卷中篇目混

悉以朱墨滅毀之惟存其編目集外別有目錄一卷

今按李漢所作序云摠七百首并目錄合四十一卷

則正與馮合

賦

感二鳥賦并序

[illegible]

貞元十一年[illegible]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illegible]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illegible]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illegible]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illegible]曾不得名薦書齒下士于朝[illegible]以仰望天子之光明[illegible]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illegible]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薦進光耀如此[illegible]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illegible]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illegible]出國門而東騖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illegible]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illegible]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飾焉是逞[illegible]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illegible]汩東西與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飽食其有數況策名於薦書[illegible]時所好之為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illegible]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illegible]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秖以招尤而速累[illegible]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怊悵[illegible]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illegible]

復志賦并序

[illegible]

愈既從隴西公[illegible]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illegible]之無窮兮[illegible]而未[illegible]
[illegible]
有知兮[illegible]
從伯氏以[illegible]
乃自兮[illegible]
既之逝兮嗟日月其[illegible]
原之有淸兮將就食於江之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知余力之不任[illegible]若古人之所[illegible]兮[illegible]俗之所服
[illegible]
[illegible]
造夫京師[illegible]君之門不可逞而入兮[illegible]於有司
[illegible]之所[illegible]
宇[illegible]
墓兮[illegible]初[illegible]而自非[illegible]
之不逞吾[illegible]兮至今十年[illegible]不登名於一科兮[illegible]白日
[illegible]
出兮慨余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矣
兮求[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以老死兮不[illegible]其名
[illegible]夫子之[illegible]兮吾何[illegible]之鄙小人之
懷[illegible]兮[illegible]於牛馬兮[illegible]飲水而求
[illegible]伏門下而[illegible]以[illegible]

兮顧無[illegible]以安[illegible]兮又何患之
能[illegible]昔余之[illegible]兮[illegible]
[illegible]
食後之[illegible]
不[illegible]兮[illegible]此言之不可忘[illegible]曰吾[illegible]
兮心與[illegible]兮不內[illegible]其知[illegible]
用物[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不可復兮[illegible]

閔已賦

[illegible]
余恭不及古之人兮伊將[illegible]而聞[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
因哲人之[illegible]夫子乃[illegible]其[illegible]
神而[illegible]年[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余[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而[illegible]四方[illegible]
之所[illegible]物[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
衆皆[illegible]而已[illegible]非下士[illegible]大余豈不知
其可[illegible]

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

別知賦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寧安顯而獨裕，顧眡貶而共愁。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群憂。物何深而不鏡，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輈。山磝磝其相軋，樹蓊蓊其相摎。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而無由。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古詩

元和聖德詩并序

臣愈頓首再拜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已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内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群臣序立紫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而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爲解。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阼，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爲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眾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幡夜豎。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皋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鼓汝鼓。汝爲表書，求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闢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萬牛臠炙，萬甕行酒。以錦纈股，以紅帕首。

究有餉其[illegible]

翻其出獲粮多也[illegible]陝以萬數遂刼東川遂拔城阻皇帝曰

程其又可討奚命崇文分兵[illegible]有安[illegible]我野日行

三千餘[illegible]其右[illegible]關[illegible]進退規

矩[illegible]戰不舍殺獲不[illegible]四方節度[illegible]兵

驅馬上道請討俟命起至[illegible]商曰[illegible]無汝須苦[illegible]

[illegible]

門戶出師三千各選[illegible]

八月壬午開棄城走[illegible]乳是日崇文

入郟其宇[illegible]分散逐捕[illegible]無地自[illegible]

視大江不見[illegible]取之江中[illegible]

械手婦女[illegible]哭拜叩[illegible]

使[illegible]

頭[illegible]足先[illegible]

[illegible]

家乘[illegible]

封[illegible]周市[illegible]如火天

地中[illegible]

分[illegible]德[illegible]

[illegible]

爾位訓[illegible]正月元日初見宗祖[illegible]

見容色[illegible]入[illegible]助我[illegible]乃以上[illegible]

[illegible]

天兵四[illegible]

二[illegible]

五日君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卿士[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illegible]一似堯高[illegible]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荒[illegible]異細無遺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序追淳樸好此純[illegible]紵[illegible]四方後則有[illegible]昭天錫皇帝多麥[illegible]召水旱耗于[illegible]皇帝正直[illegible]年有富無[illegible]白善不啻體命而在既[illegible]麗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illegible]萬年無敢余侮[illegible]皇帝大孝慈祥樸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洪于[illegible]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illegible]太平無息永久[illegible]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illegible]作為歌詩以配吉甫

琴操十首并序

[illegible]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illegible]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illegible]

[illegible]

……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鬭兮無應龍求[illegible]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illegible]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為然[illegible]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illegible]子如不傷我不爾覯[illegible]薺麥之茂薺麥之有[illegible]君子之傷君子之守[illegible]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illegible]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illegible]龜之枿兮不中梁柱[illegible]龜之大兮祗以奄魯[illegible]知將隳兮哀莫余伍[illegible]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illegible]

越裳操　周公作

[illegible]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illegible]

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 [illegible]

目掩掩兮其凝其盲 [illegible] 耳肅肅兮聽不聞聲 [illegible] 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 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 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illegible]

岐山操 周公為太王作 [illegible]

我家于豳 [illegible] 自我先公 伊我承序 敢有不同 [illegible] 今狄之人 將土我疆 民為我戰 誰使死傷 [illegible] 彼岐有岨 [illegible] 我往獨處 爾莫余追 無思我悲 [illegible]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讒而見逐自傷作 [illegible]

父兮兒寒 母兮兒飢 兒罪當笞 逐兒何為 兒在中野 以宿以處 四無人聲 誰與兒語 兒寒何衣 兒飢何食 兒行于野 履霜以足 母生眾兒 有母憐之 獨無母憐 兒寧不悲 [illegible]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illegible]

雉之飛 于朝日 群雌孤雄 [illegible] 當東而西 當啄而飛 隨飛隨啄 群雌粥粥 [illegible] 嗟我雖人 曾不如彼雉雞 生身七十年 無一妾與妃 [illegible]

別鶴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 其妻聞之中夜悲嘯 穆子感之而作 [illegible]

雄鵠銜枝來 雌鵠啄泥歸 巢成不生子 大義當乖離 江漢水之大 鵠身鳥之微 更無相逢日 且可繞樹相隨飛 [illegible]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illegible]

有獸維狸兮 我夢得之 其身孔明兮 而頭不知 吉凶何為兮 覺坐而思 巫咸上天兮 識者其誰 [illegible]

衙山詩 [illegible]

[illegible] 華山圖 [illegible] 東西 [illegible]

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炷灸，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蓊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詬譳，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飣餖，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槨柩，或纍若盆甖，或揭若甄豆，或覆若曝鱉，或頹若寢獸，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或迸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熺焰，或若氣饙餾，

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禿鬝，或燻若柴槱，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或前橫若剝，或後斷若姤，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誾誾樹牆垣，巘巘架庫廄，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腠。厥初孰開張，黽勉誰勸侑。創兹朴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僦。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酭。

謝自然詩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凝心感魑魅，慌惚難具言。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暫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嘆。驅車領官吏，氓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蛻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魍魎莫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

漫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
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illegible]
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illegible]人生處
萬類知識最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往者不可悔孤
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誡余言豈空文[illegible]人生有常理男女
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illegible]下以保子孫上以奉
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群感
傷遂成詩[illegible]昧者宜書紳

秋懷詩十一首

[illegible]

窗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illegible]秋風一披拂策策
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
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義和驅日月[illegible]疾急不可恃浮
生雖多塗[illegible]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illegible]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illegible]青青四牆下
已復生滿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
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illegible]我志何曶曶[illegible]好
飲啄頗尚能[illegible]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illegible]出門路
[illegible]
[illegible]
欲去聊自勸[illegible]歸還閱書史[illegible]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
[illegible]丈夫意有在[illegible]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蠅豈不感

時節耳目去所憎[illegible]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
水[illegible]有蛟寒可罾[illegible]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
能
離離挂空悲戚戚抱虛警露泫秋樹高蟲弔寒夜永
[illegible]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illegible]
[illegible]歸愚識夷塗汲古得修綆[illegible]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庶幾遺
悔尤即此是幽屏[illegible]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illegible]
[illegible]月吐窗冏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文字浪馳騁[illegible]
[illegible]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
在棲缺月煩屢瞰[illegible]有琴具徽弦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
滅無由見真濫低心逐時趨苦勉祗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illegible]不如
覷文字丹鉛事點勘[illegible]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甔[illegible]
[illegible]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
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
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
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
丈夫屬有念[illegible]事業無窮年
[illegible]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琤[illegible]若摧

琅玕[illegible]詞是夜氣滋寥舒[illegible]
[illegible]
驚虎難安鬢起出户何損久淹[illegible]其圖[illegible]無依倚飛
對景日月如梭充髮復不計遠[illegible]爲客謀縷縷
蒼猿來去斷資各收[illegible]
抱秋明世界忽進遷[illegible]外逢遂夜說強[illegible]不謗[illegible]
已盈[illegible]
添知[illegible]足爲男安然[illegible]
離群一箇中有雙猿何用好揚揚弄芳[illegible]歸生逢不早
[illegible]運[illegible]酒遇[illegible]
[illegible]死相依西風[illegible]木日凋楊[illegible]命分[illegible]
寧足道

趙汀後定中齋賢王二十句同李十一拾遺李二十

六言外翰林二學士
[illegible]
孤臣昔放[illegible]泣追[illegible]不有識況如來行或日跡上
跪上跪當其由[illegible]
旱田畝少所收上[illegible]民絶食征賦半巳休[illegible]有司檢[illegible]是年京師
未免炊[illegible]求當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illegible]閭里閒亦子弃
[illegible]持男易斗粟[illegible]我時出行路饑者何其稠
[illegible]遺[illegible]遂死[illegible]
[illegible]
泣久[illegible]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illegible]

[illegible]
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illegible]
其喉[illegible]下陳幾面內[illegible]根本理宜[illegible]
幸寬待[illegible]天子側然感司空[illegible]即荐[illegible]乃反遷[illegible]州
門[illegible]數綱[illegible]
[illegible]
言復得之落究餘一子不宜[illegible]還不[illegible]中使
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卧床[illegible]分知[illegible]明[illegible]歸乞
就別百請不須頭弱妻抱稚子出拜忘[illegible]悅不迴顧行
行詔連州朝爲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

輈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舟逍遥到所任低[illegible]君侯[illegible]
何足道[illegible]遠[illegible]異吏民似[illegible]
生[illegible]
兩首有[illegible]白日屋[illegible]多怨恨[illegible]有蛇類
有[illegible]或[illegible]起
最可思[illegible]
逢助光怪氣象難比侔[illegible]遠十[illegible]家無一[illegible]勤[illegible]
[illegible]對[illegible]慷[illegible]前日遇恩赦私心[illegible]還及果然又[illegible]
[illegible]歸[illegible]此所雖且大[illegible]
曾禄何承事[illegible]生平企仁義所[illegible]孔周早知大理官不
列三后[illegible]何[illegible]知大[illegible]白[illegible]
[illegible]

且兮涼風日脩〻胡為久[illegible]路旅泊尚[illegible]

昨者京使至[illegible]嗣皇[illegible]

下明詔首罪誅共吺[illegible]

[illegible]班行再肅穆璜

珮鳴琅璆[illegible]佇繼貞觀烈[illegible]邊封脫兜鍪

[illegible]三賢推侍從卓犖[illegible]高議參造

化[illegible]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致理同毛輶

小雅詠鹿鳴食苹貴呦呦遺風邈不嗣豈憶嘗同裯

[illegible]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illegible]

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illegible]

[illegible]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蕕深思罷官去畢命

依松楸[illegible]空懷焉能果但見歲已遒[illegible]

[illegible]

何尚誰能借前[illegible]殷勤謝吾友[illegible]明月非暗投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夜歸孤

舟卧展轉空及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

所憂所憂非我力[illegible]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

天行失其度[illegible]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炎燠成

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為減少[illegible]身體

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當[illegible]藜羹

尚如此肉食安可嘗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況天地間

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illegible]鸞鳳本高翔

江漢一首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瀾[illegible]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

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illegible]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illegible]

[illegible]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蠻

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為復見贈繾綣

在不諼[illegible]

長安交遊者一首贈孟郊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亦各有以娛[illegible]

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

[illegible]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皇鳴[illegible]來岐山下日暮邊鴻驚

〇丹穴五色羽其名為鳳皇昔周有

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祥風窅窕相飄揚[illegible]聞者亦何事但知

時俗康自從公旦死千載閟其光吾君亦勤理遲[illegible]

[illegible]爾一來翔

○古詩

北極一首贈李觀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沈鱗。川源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illegible]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illegible]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所尚苟同趨，[illegible]賢愚豈異倫。方爲金石姿，萬世無緇磷。[illegible]無爲兒女態，[illegible]憔悴悲賤貧。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illegible]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illegible]捨酒去相語，[illegible]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欲往不得行。[illegible]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維時月魄死，冬日朝在房。[illegible]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illegible]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illegible]孔丘殁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illegible]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illegible]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illegible]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illegible]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鱉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illegible]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illegible]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illegible]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傷。[illegible]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illegible]哀情逢吉語，惝怳難爲雙。[illegible]暮宿偃師西，[illegible]徒展轉在牀。[illegible]夜聞汴州亂，遶壁行徬徨。[illegible]我時留妻子，[illegible]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illegible]驕兒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illegible]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illegible]從喪朝至洛，還走不及停。[illegible]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illegible]主人願少留，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illegible]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氾水，[illegible]欲過無舟航。[illegible]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中流上灘潭，[illegible]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illegible]轅馬蹢躅鳴，[illegible]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鬭龍。東南出陳許，[illegible]陂澤平茫茫。[illegible]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illegible]不逢人，角角雉鳴雊。[illegible]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illegible]誰云經艱難，百口無夭殤。[illegible]僕射南陽公，[illegible]宅我睢[illegible]

水陽驛中有餘衣盎（烏浪切，盆也）中有餘糧（[illegible]）閉門讀書史（[illegible]）

戶忽已涼（[illegible]）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illegible]）

未爲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

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illegible]）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李

翱觀濤江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

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illegible]）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

之（[illegible]）高爵尚可求無爲守一鄉

幽懷

幽懷不能寫（[illegible]）行此春江潯（[illegible]）適與佳節會士

女競光陰凝妝耀洲渚繁吹蕩人心（[illegible]）間關林中鳥亦

知和爲音（[illegible]）豈無一樽酒自酌

還自吟但悲時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視古猶視今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illegible]）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

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

落葉一首送陳羽（[illegible]）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颻終自異邂逅暫相依悄悄深

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歸彭城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訏（[illegible]）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

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illegible]）去歲東郡水（[illegible]）

生民爲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

無由至彤墀（[illegible]）刳肝以爲紙瀝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

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illegible]）

（[illegible]）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

（[illegible]）

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城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

異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

俟其巇（[illegible]）歸來戎馬間驚顧似羈雌（[illegible]）

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illegible]）

乘閒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爲誰

醉後

煌煌東方星奈此眾客醉初喧或忿爭（[illegible]）中靜雜嘲

戲（[illegible]）淋漓身上衣（[illegible]）顛倒筆下字人生

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秘書

（[illegible]）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爲此座

上客（[illegible]）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

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illegible]）阿買

（[illegible]）不識字頗知書八分（[illegible]）

（[illegible]）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

醺酒味既冷冽酒氣又氤氳（[illegible]）

（[illegible]）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

繽紛（[illegible]）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illegible]）不解文字飲惟能醉

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蕕與薰險

語破鬼膽（[illegible]）

[illegible]高詞旋[illegible]堯墳
至寶不雕琢[illegible]神功謝鋤耘方今向太平元凱承華勛吾
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illegible]

同冠峽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旅坐聽百鳥宿客
今晏朝日忽升曉[illegible]和鳴因拘令[illegible]
[illegible]百鳥潺湲淚久迸[illegible]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illegible]
事乃了

送惠師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illegible]
[illegible]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illegible]脫冠剪頭髮
[illegible]飛步遺蹤塵[illegible]發跡入四明梯空上秋
旻遂登天台望[illegible]衆壑皆嶙峋[illegible]
[illegible]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
陳[illegible]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吹木石澎湃
[illegible]聞韶鈞夜半起下視溟波衔日輪魚龍[illegible]
踊躍叫嘯成悲辛[illegible]怪氣或紫赤[illegible]
共輪囷[illegible]金鴉[illegible]既騰翥六合鐵
清新常聞禹穴奇東去窺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
蹤蹟難得聖路嗟長湮迴臨浙江濤屹起高峨岷[illegible]一山壯
死不息[illegible]千年如陽侯是非竟何有[illegible]
江浦[illegible]浩蕩極游巡崔巍沒雲表陂陁
[illegible]洗湖淪是時雨初霽懸瀑
天紳[illegible]前年往羅浮
[illegible]步戾南海濱[illegible]大哉陽德盛[illegible]茂恒
留春鵬鶱隔長[illegible]

綠髮側[illegible]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闕[illegible]日携
青[illegible]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illegible]
[illegible]群官請徒頻[illegible]囊無一金資[illegible]
[illegible]把手問所因顧我
日忽不見我今訪其鄰獰波自追攀
卸與歎[illegible]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
九疑好[illegible]風志今欲伸[illegible]斑竹啼舜婦清
[illegible]
湘沈楚臣衡山與洞庭此固道所循[illegible]方抵洛歷華遂之
秦浮游靡定處偶往即通津吾言[illegible]子當去子道非吾
遵汗漫不迤話野鳥難籠馴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
惰游者憐子愚且諄[illegible]去矣各異趣何爲浪沾巾[illegible]

送靈師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
之制紛紛聽其然[illegible]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illegible]
師皇甫姓胤胄本蟬聯[illegible]少小涉書史
早能綴文篇中間不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
[illegible]開闔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戰詩
誰與敵浩汗橫戈鋋[illegible]
[illegible]飲酒盡百[illegible]
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illegible]
坐感寂默木如奏湘絃卒勝不憚險黜江[illegible]
[illegible]五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泉。[illegible]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團天。[illegible]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湧，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illegible]魂骨俱坑填。靈師不挂懷，冒涉道轉延。[illegible]開忠二州牧，[illegible]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為君編。強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使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illegible]盈懷贈蘭荃。湖游泛漭沆，[illegible]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郴州頗凝滯，[illegible]翻十月下桂嶺，[illegible]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悋久能專。吾徒頗攜被，[illegible]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illegible]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illegible]材調真可惜，朱丹[illegible]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illegible][illegible]手持南曹敘，[illegible]字重青瑤鐫。古氣參彖繫，[illegible]高標摧太玄。維舟事干謁，[illegible]披讀頭風痊。[illegible]還如舊相識，[illegible]傾壺暢幽悁。[illegible]以此復留滯，歸驂[illegible]

縣齋有懷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illegible]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illegible]事業窺皋稷，文章蔑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麝。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illegible]自許連城價，[illegible]初隨計吏貢，屢入澤宮射。[illegible]雖免十上勞，[illegible]何能一戰霸。[illegible]人情忌殊異，世路多權詐。[illegible]顏遂低摧折，氣愈下。冶長信非罪，侯生或遭罵。[illegible]懷書出皇都，銜淚渡清灞。[illegible]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髂。[illegible]軍書既頻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彭城赴僕射。[illegible]兩府變荒涼，[illegible]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illegible]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illegible]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illegible]雖陪彤庭臣，詎縱青冥靶。[illegible]寒空聳危闕，曉色曜修架。[illegible]捐軀辰在丁，鎩翮時方蠟。[illegible]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illegible]湖波翻日車，[illegible]嶺石坼天罅。[illegible]毒霧恆熏晝，[illegible]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illegible]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illegible]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祗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illegible]嗣皇新繼明，[illegible]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illegible]劚嵩開雲扃，壓潁抗風榭。[illegible]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illegible]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姹。[illegible]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illegible]

合江亭

[illegible]

之石鼓頭即荊州……有朱陵仙府……嶽麓山……

紅亭枕湘江（紅或作江……），蒸水會其左。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梁棟宏可愛，結構麗匪過。伊人去軒騰，茲宇遂頹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畹，栽竹逾萬个。（……）長綆汲滄浪，幽蹊下坎坷。（……）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事往悲豈奈。（……）蕭條綿歲時，契闊繼庸懦。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閒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階，（……）命樂醉眾坐。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願書巖上石，勿使泥塵涴。（……）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

長沙千里平，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路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广。（……）是時秋之殘，暑氣尚未斂。群行忘後先，朋息棄拘檢。（……）客堂喜空涼，（……）華榻有清簟。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伊余夙所慕，陪賞亦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颭。（……）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靜思屈原沈，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諂。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指摘困瑕玷。（……）

珥貂藩維重，政化類分陝。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苦儉。大廈棟方隆，巨川楫行剡。（……）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歉。（……）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輾轉嶺猿鳴，曙燈青睒睒。（……）

岳陽樓別竇司直（……）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匯群崖水，北注何奔放。瀦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向。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巍峨拔嵩華，騰踔較健壯。（……）聲音一何宏，轟輵車萬兩。（……）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蛟螭露筍簴，（……）縞練吹組帳。（……）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踼。（……）陽施見夸麗，陰閉感淒愴。（……）朝過宜春口，（……）極北缺隄障。（……）夜纜巴陵洲，（……）叢芮纔可傍。（……）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清晏息纖纊。（……）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開筵交履舄，爛漫倒家釀。（……）杯行無留停，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

窮悲心生斑髮，不能忘。[illegible]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illegible]破千金為裝，亦云亢。[illegible]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由，[illegible]此禍最無妄。公卿採虛名，擢拜識天仗。姦猜畏彈射，[illegible]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illegible]逼側廁諸將。[illegible]於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沉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尅己自懲創。[illegible]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送文暢師北遊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illegible]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輗軏。[illegible]攣拘屈吾真，[illegible]戒轄[illegible]思遠發。[illegible]從[illegible]雜。前聞[illegible]從來送行詩，[illegible]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illegible]閟窮巷，未得窺剞劂。[illegible]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剋刖。[illegible]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胸，窙豁斲株橜。[illegible]

[illegible]僧時不聽[illegible]，若飲水救渴。[illegible]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髮。[illegible]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illegible]徵租聚異物，[illegible]詭製怛巾韈。[illegible]幽窮共誰語，[illegible]思想甚含噦。[illegible]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蝎。[illegible]況逢舊親識，無不比鶼[illegible]。[illegible]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駿安可揭。[illegible]當今聖政初，恩澤完𥠖[illegible]。[illegible]胡為不自暇，飄戾逐[illegible]。[illegible]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illegible]相公鎮幽都，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illegible]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illegible]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illegible]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垡。[illegible]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猲。[illegible]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答張徹

[illegible]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敘始識面，次言後分形。道途綿萬里，日月垂十齡。[illegible]浚郊避兵亂，睢岸連門停。[illegible]又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漬墨[illegible]竄舊史，磨丹注前經。義苑手祕寶，文堂耳驚霆。[illegible]暄晨躡露舄，[illegible]暑夕眠風欞。結友子讓抗，請師我慚丁。初味猶啖[illegible]蔗，遂通斯建瓴。[illegible]

搜奇日有富嗜善心無窮右與平從
水光泠泠染枯橋野艇沈細雨牀遊寺夫陂塘寄徑
返穿汀綠雲竹徑迷失路麻寘忽野平蕪
畛開溟防泄暫夜寒權衡城遣高及夫戎絲相逢寒律伶
鶻秋殺兀兀獨旦馳驛騎從
賦始分手朝京忽同於
念時從暗樟戀月留遲連車事題傳馬安居
守窗發梅花霜水別宮爲驛山醒一塵袪
省遲速投足擲賓尚推翎
又一撥淚皆之還
雙溪洛邑稍休告華山歸絕陘倚岩觀海浪引袖拂
天星日駕比迴轄金神所司刑杲紳挽倩白石留鑱高青碓
踈漣也峯路梯
巖山殿伶傳不悔狂
已指垂誠仍鑴銘峻
乔備列伏蒲偎分逕
微誠恭撝草之瑰力推撞聲走
商猜飛波坑洄庭下陵疑陊井牛宮頹袝隕
茹縩盤感湘
靈剌史甫光吏人沸蝗蝗綴
薄上宇趨閣前鈴之賴其飽山水
得以娛賸聽紫樹雕斐碧流滴
瓏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愁狖酸骨死
怪花醉魂馨潛苞絳實坼幽乳翠毛零赦行五百里
月變三十蓂

一新階基振翅入學蚼蛉
自江苹甘響
飛豁鶴鍋魚虹光鯆先照
賞獨出豁類方當動朝鞋勤卒得聯語勿輝徊

薦士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
首更號東都漸彌漫派別百川導建
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
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
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
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
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
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
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紆
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
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
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
耄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竟嘲傲聖皇
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愛遇均覆燾況承
歸與張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
胡爲久無成

成使以歸捌[illegible]新風殘作[illegible]節迫吹消念[illegible]夫殺物
增[illegible]彼[illegible]水中行[illegible]左右
若[illegible]侯國至小顆[illegible]猶絲紼幸當擢瑕玉[illegible]有旌
珪瑁[illegible]恨依我之思[illegible]風中[illegible]
鍇[illegible]上吾惧無路日夜惟心禍
鶴羽不夭生變化在啄拖[illegible]通波非難周尺地易
可[illegible]嘆不及沒後肘徒悔慨[illegible]不如一鐏[illegible]救死其人
珍[illegible]徵詩公勿誚[illegible]惟佛所[illegible]

寄侯道至贈張撫張撫

昔我在南時數君長在念摇摇不可止諷詠日嗚咽[illegible]如以肖凌表每讀[illegible]遊文如心中爽

感石非所[illegible]俯思得延龍至死[illegible]後被[illegible]
地退物奇怪水鏡[illegible]工騰閃殘日不及忽忽坐
過石翻荒花蹄漫亂[illegible]即驗依依夢論路難但相行
[illegible]逢神多所視呈志霞[illegible]
店今者識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難客[illegible]侯氏來賞教
[illegible]鼓服驚新詩[illegible]角月[illegible]旅依來閉聘
[illegible]綿[illegible]交[illegible]舌生[illegible]
以余經推挫固[illegible]指戰抗拒挫阻城壁
[illegible]居然妄推說見謂矣天鼓
比[illegible]語[illegible]妍悚息不敢占呼奴具[illegible]虹鮑
食[illegible]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惜

古風

今日易不樂幸國不用兵興曰既瘦矣乃尚可以生
彼州之賊夫汝不顧此州之役夫我奚適
一邑之水可走而逝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好我衣服[illegible]
我飲食與念百年聊樂一日

[illegible]

懿脈誠豈[illegible]市者何比翻力小若易制
價微良易酬[illegible]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
路志氣若有餘與轡主絕域自發無所恃羣驅入市門行者
不爲留惜問價幾何黃金比高丘
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
爲御者[illegible]世不可求[illegible]昔穆天子乘
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輈
[illegible]因言天外事
說[illegible]也使人愁
余聞若此語有能以見用有德必見收[illegible]命通塞皆[illegible]
自由瑕疵不敢言低伺但世頭人皆為驥其以為貽[illegible]
余獨與數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客[illegible]

馬猒穀

馬猒穀兮士不猒糠粃[illegible]土被文繡兮士無裋褐

[illegible]

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

爲哉嗟嗟乎鄙夫

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辭或作詞）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illegible]）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illegible]）淝水（[illegible]）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illegible]）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illegible]）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illegible]）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illegible]）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illegible]）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illegible]）嗟哉董生孝且慈（[illegible]）人不識惟有天翁知（[illegible]）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illegible]）

[illegible]

烽火

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

汴州城門朝不開（[illegible]）天狗（[illegible]）墮地聲如雷健兒爭誇殺留後（[illegible]）連屋累棟燒成灰（[illegible]）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illegible]）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劍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illegible]）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水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illegible]）中斷開青天（[illegible]）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

齪齪

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瀾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illegible]）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為歡（[illegible]）秋陰欺白日（[illegible]）泥潦不少乾河隄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illegible]）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illegible]）排雲叫閶闔披腸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緡魚于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

山石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天星牢落雞喔咿，僕夫起餐車載脂。正當窮冬寒未已，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時。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為。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黃金羈。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發難得巧意氣麤，歡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忽忽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為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鴈

嗷嗷鳴鴈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識所依，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息性匪他。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清泉百丈化為土，魚鼈枯死吁可悲。

雉帶箭

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 [illegible]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 [illegible] 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 [illegible] 相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 [illegible] 離披馬前墮

條山蒼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 [illegible] 松柏在山岡 [illegible]

贈鄭兵曹

罇酒相逢十載前君爲壯夫我少年罇酒相逢十載後我爲壯夫君白首我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爲乎亦遑遑 [illegible] 盃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桃源圖 [illegible]

神仙有無何眇芒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地坼天分非所恤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群馬南渡開新主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樽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啁哳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船開權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 [illegible]

東方半明大星沒 [illegible] 獨有太白配殘月 [illegible] 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睒睒 [illegible] 雞三號更五點

贈唐衢 [illegible]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犂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 [illegible] 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

貞女峽 [illegible]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戰鬭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鴻毛 [illegible]

贈侯喜

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温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荆棘裏。温水微茫絶又流，深如車轍闊容輈。蝦蟆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爲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晡時堅坐到黄昏，手倦目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爲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顔衰。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爲。便當提攜妻與子，南入箕潁無還時。叔起君今氣方鋭，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

古意

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沈痾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絶，一杯相屬君當歌。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没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皋。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蠻。判司卑官不堪説，未免捶楚塵埃間。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絶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青[illegible]紫蓋連延接天柱[illegible]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趨靈宮[illegible]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傴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illegible]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導我擲[illegible]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曈曨[illegible]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岣嶁山

岣嶁[illegible]山尖神禹碑[illegible]字青石赤形模奇[illegible]科斗拳身薤倒披[illegible]鸞飄鳳泊拏虎螭[illegible]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illegible]

永貞行[illegible]

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illegible]小人乘時偷國柄北軍百萬虎與貔[illegible]天子自將非他師[illegible]一朝奪印付私黨[illegible]懍懍朝士何能為狐鳴梟噪爭署置[illegible]睗睒跳踉相嫵媚[illegible]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illegible]火齊磊落堆金盤[illegible]元臣故老不敢語[illegible]晝卧涕泣何汍瀾[illegible]董賢三公誰復惜[illegible]侯景九錫行可歎[illegible]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鯀死羽四門肅穆賢俊登[illegible]數君匪親豈其朋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烝江氛嶺祲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蠱蟲群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具書目見非妄徵[illegible]嗟爾既往宜為懲[illegible]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illegible]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illegible]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聽[illegible]糧絕誰與謀[illegible]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

右亂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羇愁[illegible]雲外有白日寒光
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illegible]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比[illegible]
波濤翻空杳無涘[illegible]君知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
天夜明羣雞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朱輝散射青霞
開迷魂亂眼看不得[illegible]照耀萬樹繁如
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盃[illegible]自從流
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祇今四十已如此後日更老誰
論哉力攜一罇獨就醉[illegible]不忍虛擲委黃埃[illegible]

杏花

居鄰北郭古寺空[illegible]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
可到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同
冬寒不嚴地恒泄陽氣發亂無全功[illegible]浮花浪蘂
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illegible]
[illegible]少意思照耀黃紫徒為叢鷓鴣鉤輈[illegible]
[illegible]猿叫歇杳杳深谷攢青楓[illegible]
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旦胡為忽惆悵
萬片飄泊隨西東明年更發應更好[illegible]道人
[illegible]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徧處處東西南北皆欲往千
[illegible]
山隔兮萬山阻[illegible]春風吹園雜花
[illegible]
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
[illegible]

皇天平分成四時[illegible]春氣漫誕最可悲雜花妝林草蓋地白日
坐上傾天維[illegible]
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慘冽[illegible]
[illegible]摧落老物[illegible]
誰惜之為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
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離騷二十五[illegible]
[illegible]不肯餔啜糟與醨惜哉此子巧
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illegible]幸逢堯舜明四目條理品彙皆
[illegible]
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為誰[illegible]
[illegible]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惰[illegible]
冠欹感發禿語誤驚齒墮孤負平生心已矣知何奈[illegible]
[illegible]
我恨不如江頭人[illegible]長網橫江遮紫鱗獨宿荒陂射
鳧鴈賣納租賦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貧
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illegible]
畫蛇著足無處用兩鬢雪白趨埃塵[illegible]乾愁漫解坐自累與
眾異趣誰相親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
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illegible]

寒食日出遊[illegible]

[illegible]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

千株[illegible]相映淵來又見[illegible]文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

阻攜手空展霜[illegible]吟九詠紛紛

落蕊泥與塵不共新[illegible]君不強起

時難更[illegible]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

官夜渡洞庭看斗柄[illegible]料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

言生死兩追隨直[illegible]心相與論故念君又署南荒吏

路指鬼門幽[illegible]

且莫[illegible]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明[illegible]

誰[illegible]救之我今一食日還供自外養氣損天和安得[illegible]保天

性[illegible]兩翅鳴何[illegible]四足氣常攝[illegible]今朝晚食行野

外綠場市[illegible]生逝[illegible]宋玉[illegible]

[illegible]遂不見人輕浪參差[illegible]鏡有嗟孤賤足踐

病特身放縱何覺致飲酒寧嫌[illegible]深醉[illegible]尚何策鋒勁明

窮故欲相就醉[illegible]有月莫愁當火令[illegible]

[illegible]

憶昨行和張十一

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上公禮罷元侯迴[illegible]

[illegible]

車載牲牢甕舁[illegible]酒並召賓客延[illegible]牧腰金首[illegible]

[illegible]光照耀綠竹迴[illegible]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illegible]

閿金[illegible]張君名聲座所屬起舞先醉長松推僧醒未解[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深室

靜臥閉風雨自期須命在[illegible]指數日[illegible]合皆從君渡

咸我耳決落不辨何[illegible]語

湘水[illegible]大帆[illegible]高[illegible]陽山[illegible]路出臨武驛馬

拒地[illegible]不[illegible]忽有飛[illegible]從天[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難行[illegible]近[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

然問知有歸日[illegible]方開今君縱署天涯吏[illegible]眼中了了見

[illegible]援緩北去何難哉無妄之憂勿藥[illegible]白足環[illegible]

哭頭輕目朗肌骨健古[illegible]散百[illegible]

此兒至若[illegible]嵩山東

頭伊洛[illegible]不假[illegible]君當先行我待[illegible]何

[illegible]年推[illegible]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 三

古詩

劉生詩 [illegible]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illegible]棄家如遺來遠遊，東走梁宋暨揚州。[illegible]遂凌大江極東陬，洪濤舂天禹穴幽。[illegible]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橫嶺入炎州。[illegible]青鯨高磨波山浮，怪魅炫曜堆蛟虬。[illegible]山𩵦讙噪猩猩遊，毒氣爍體黃膏流。[illegible]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炙肥牛。[illegible]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為青眸。[illegible]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illegible]瞥然一餉成十秋，昔鬚未生今白頭。五管歷遍無賢侯，[illegible]回望萬里還家羞。[illegible]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為羅列陳前修，[illegible]芟蒿斬蓬利鉏耰。天星回環數纔周，文學穰穰囷倉稠。[illegible]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illegible]往取將相酬恩讎。[illegible]

鄭羣贈簟 [illegible]

蘄州笛竹天下知，[illegible]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illegible]體堅色淨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illegible]法曹貧賤眾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illegible]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illegible]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資。[illegible]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illegible]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illegible]青蠅側翅蚤虱避，肅肅疑有清飆吹。[illegible]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illegible]明珠青玉不足報，[illegible]贈子相好無時衰。[illegible]

豐陵行 [illegible]

羽衛煌煌一百里，[illegible]曉出都門葬天子。[illegible]群臣雜沓馳後先，宮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illegible]清風飄飄輕雨灑，偃蹇旗旆卷以舒。[illegible]逾梁下阪笳鼓咽，嵽嵲遂走玄宮閭。[illegible]哭聲訇天百鳥噪，幽坎晝閉空靈輿。[illegible]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贏餘。[illegible]設官置衛鎖嬪妓，[illegible]供養朝夕象平居。[illegible]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illegible]墓藏廟祭不可亂，[illegible]欲言非職知何如。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illegible]

秋灰初吹季月管，[illegible]日出卯南暉景短。[illegible]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illegible]光華閃壁見神鬼，[illegible]赫赫炎官張火傘。[illegible]然雲燒樹大實駢，[illegible]金烏下啄赬虬卵。[illegible]魂翻眼倒忘處所，[illegible]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照燭乾坤旱。[illegible]

[illegible]十九日[illegible]也省照燭乾坤[illegible]二三道士[illegible]其間[illegible]

[illegible]

贈崔立之評事

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illegible]

隨身卷軸車連軫[illegible]

[illegible]作千詩轉遒緊[illegible]

[illegible]自不供[illegible]刻青紅浮海蜃[illegible]

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illegible]

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乍見那妨哂[illegible]

[illegible]法官未登朝猶勝赤尉長趨[illegible]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illegible]

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illegible]

余始張軍嚴[illegible]

[illegible]但欲保封疆[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像怨句[illegible]

[illegible]何一篇[illegible]此已[illegible]如東[illegible]可[illegible]無[illegible]有精神有[illegible]及金鎔

[illegible]當今聖人求侍從拔擢杞梓收楛[illegible]

[illegible]王師西討[illegible]

[illegible]空衣可[illegible]

[illegible]能[illegible]取[illegible]死後[illegible]

送區弘南歸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illegible]

[illegible]洞庭[illegible]

[illegible]翠微[illegible]

[illegible]九疑[illegible]天

[illegible]有[illegible]象犀水貝[illegible]分散百

[illegible]人士[illegible]南日[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來[illegible]前人[illegible]

不[illegible]言不[illegible]我[illegible]荊州[illegible]

不能自肥[illegible]

[illegible]毋[illegible]衣[illegible]

[illegible]雖不逮驅[illegible]朝暮盤羞惻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

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illegible]蜃沈海底氣昇霏彩雉野伏朝扇翬[illegible]處子窈窕王所妃[illegible]苟有令德隱不腓況今天子鋪德威蔽能者誅薦受禨[illegible]出送撫背我涕揮行行正直慎脂韋[illegible]業成志樹來頎頎[illegible]我當為子言天扉

三星行

[illegible]

我生之辰[illegible]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illegible]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讙[illegible]名聲相乘除[illegible]得失少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剝啄行

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illegible]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秸有莞[illegible]門以兩板叢書於間窅窅[illegible]深[illegible]塞其罅甚完[illegible]寧可喻此[illegible]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illegible]我為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illegible]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illegible]

青青水中蒲三首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孟東野失子[illegible]

[illegible]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illegible]

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illegible]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illegible]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為之悲瑟縮久不安[illegible]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illegible]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illegible]而顛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illegible]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鰥[illegible]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

[illegible]蝮蛇[illegible]生子時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歎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即日以命還地祇謂大靈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illegible]闖然入其戶三稱天之言再拜[illegible]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illegible]

皇甫補官古賁渾[illegible]時當玄冬澤乾源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illegible]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illegible]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崖垠截然高周燒四垣[illegible]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暾[illegible]虎熊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黿[illegible]鴉鴟鵰鷹雉鵠鵾[illegible]燖炰煨爊孰飛奔[illegible]祝融告休酌卑尊錯陳齊玫辟華園[illegible]芙蓉披猖塞鮮繁千鍾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嚄沸篪塤[illegible]彤幢絳旃紫纛幡[illegible]炎官熱屬朱冠褌[illegible]髹其肉皮通髀臀[illegible]

[illegible]垤腹車掀轅[illegible]緹顏靺股豹兩鞬[illegible]霞車虹靷日轂轓[illegible]丹蕤縓蓋緋繙旛[illegible]紅帷赤幕羅脤膰[illegible]䘓池波風肉陵屯[illegible]谽呀鉅壑頗黎盆[illegible]豆登五山瀛四罇熙熙釂酬笑語言[illegible]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齶反[illegible]電光䃶磹赬目暖[illegible]頊冥收威避玄根斥棄輿馬背厥孫[illegible]縮身潛喘拳肩跟[illegible]君臣相憐加愛恩[illegible]命黑螭偵焚其元[illegible]天闕悠悠不可援[illegible]夢通上帝血面論[illegible]側身欲進叱於閽[illegible]帝賜九河湔涕痕[illegible]又詔巫陽反其魂[illegible]徐命之前問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飧[illegible]女丁婦壬傳世婚[illegible]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illegible]

[illegible]視桃著花[illegible]可小騫[illegible]月及申酉利復怨[illegible]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illegible]皇甫作詩止睡昏[illegible]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illegible]

縣齋讀書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illegible]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illegible]醒俗耳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illegible]酒熟無孤斟[illegible]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懼侵[illegible]謫譴甘自守滯留愧難任投章類縞帶[illegible]佇答逾兼金[illegible]

新竹

筍添南階竹日日成清閟[illegible]縹節已儲霜[illegible]黃苞猶掩翠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稀生巧補林迸出疑爭地[illegible]縱橫乍依行爛熳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含淚[illegible]何人可攜翫清景空瞪視[illegible]

晚菊

少年飲酒時踴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illegible]

落齒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illegible]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懍懍恒在己叉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山比[illegible]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illegible]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鴈各有喜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

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illegible]

人皆期七十[illegible]纔半豈蹉跎併出知己淚[illegible]自然白髮多晨與為誰慟還坐久滂沱論文與晤語[illegible]已矣可如何[illegible]

苦寒[illegible]

四時各平分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顓頊固不廉太昊弛維綱[illegible]畏避但守謙遂令黃泉下萌牙夭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飆攪宇宙[illegible]鋩刃甚割砭[illegible]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illegible]羲和送日出恇怯頻窺覘[illegible]炎帝持祝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鐮[illegible]氣寒鼻莫齅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口角如銜箝[illegible]將持匕箸食觸指如排簽[illegible]侵爐不覺暖[illegible]熾炭屢已添探湯[illegible]無所益何況纊與縑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熒惑喪躔次六龍[illegible]冰脫髯芒碭[illegible]大包內生類恐盡

纖啾啾窺鬧雀不知已微纖[illegible]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死却得親炰燖[illegible]苟不存簡固不在占其餘[illegible]俱死誰恩嫌[illegible]伊我稱最靈不能女覆苫[illegible]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illegible]嗇立若淚何漸漸天王哀無辜[illegible]我下顧瞻[illegible]去耳纏[illegible]調和進梅[illegible]能日發御[illegible]生風吹死氣豁達如寤[illegible]入前[illegible]行土脉[illegible]且黏[illegible]從[illegible]施及[illegible]風[illegible]坐[illegible]天平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

赤藤為杖世未窺[illegible]台郎始攜自滇池[illegible]滇王掃宮避使者跪進再拜語嗢咿繩橋拄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illegible]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illegible]南宮清深禁闈密[illegible]唱和有類吹塤篪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illegible]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illegible]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賃屋得連牆往來忻莫間我時亦新居觸事苦難辦[illegible]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不知孤宦未[illegible]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illegible]嬌兒好眉眼袴腳凍兩骭[illegible]捧書隨諸兄累累兩角丱冬惟茹寒韲秋始識瓜瓣問之不言飢飫若厭芻豢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給諫白頭趨走裏閉口絕諠訕[illegible]公[illegible]府同[illegible]按擢[illegible]山澗[illegible]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擐[illegible]下言人[illegible]又[illegible]史稱惟足[illegible]言致豬龍此語乃善幼[illegible]可罪[illegible]況住洛之[illegible]三年國子師腸肚[illegible]肯效[illegible]門[illegible]又嫌七[illegible]諫[illegible]日[illegible]

活計以鋤劚[illegible]之

男寒[illegible]剩[illegible]

官不事[illegible]罪在欺[illegible]行當自勉失

漁釣老[illegible]成[illegible]冰[illegible]

迢接[illegible]音問難[illegible]何由[illegible]

相[illegible]

貽子[illegible]

送侯[illegible]赴河中幕[illegible]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頭始生[illegible]我齒清如冰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能[illegible]一別[illegible]何[illegible]忽如[illegible]我[illegible]可鄙君[illegible]老可憎相逢風塵中相視[illegible]同學[illegible]官未路再得朋東司[illegible]數接遊宴以為[illegible]秋[illegible]夜[illegible]然

明燈[illegible]紙燭[illegible]風[illegible]折[illegible]

[illegible]

紅千[illegible]洲沙[illegible]晚生[illegible]沈[illegible]不計

日為樂不可[illegible]一巴[illegible]乘離坐[illegible]行行事結

東人馬何[illegible]

洸洸[illegible]司徒公[illegible]

師十萬餘四海欽風稜[illegible]河北兵未[illegible]天子不與肱[illegible]一提

[illegible]

[illegible]州師[illegible]不[illegible]除[illegible]

誠[illegible]弱[illegible]從[illegible]冠[illegible]死致先登又欲面言事

上書求詔[illegible]官固非[illegible]作[illegible]可[illegible]當作[illegible]

[illegible]歸[illegible]今君得所附[illegible]若

[illegible]

水[illegible]間[illegible]老[illegible]作[illegible]男兒[illegible]事[illegible]不

[illegible]勤勤[illegible]不進勉勉恨已仍送君出門歸[illegible]

若[illegible]笑[illegible]如[illegible]馬[illegible]言[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不掃[illegible]對[illegible]信知後會[illegible]日

月[illegible]期[illegible]行役[illegible]

性在[illegible]

東都遇春

少年氣真狂[illegible]有[illegible]二三月九州花[illegible]

原[illegible]服[illegible]文章[illegible]

老[illegible]知[illegible]死[illegible]所[illegible]

桃[illegible]時[illegible]所作[illegible]

心勝一[illegible]化[illegible]

[illegible]仇[illegible]如[illegible]朝[illegible]入[illegible]來[illegible]不[illegible]生

[illegible]東都官[illegible]坐[illegible]起[illegible]正[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有[illegible]王[illegible]往往[illegible]

[illegible]水容與天色比[illegible]岸樹共紛[illegible]相

[illegible]不[illegible]即[illegible]食[illegible]名利所[illegible]亦

已[illegible]悠悠[illegible]落落[illegible]一何

上戴天子[illegible]四面[illegible]動[illegible]不動[illegible]

通有[illegible]令在庭百[illegible]事[illegible]各[illegible]我[illegible]坐與

[illegible]如[illegible]中[illegible]給活性命為詩[illegible]

[illegible]春五首[illegible]東

[illegible]正月[illegible]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高花最先開[illegible]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illegible]選壯佯興不爲用坐狂朝論無由陪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歌康哉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不復啓[illegible]雖有九陌無塵埃策馬上橋朝日出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闋莫與和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時已催王師北討何當迴放車載草農事濟[illegible]戰馬苦飢誰念哉蔡州納節舊將死[illegible]起居諫議聯翩來朝廷未省有遺策肯不垂意瓶與罍[illegible]

前隨杜尹拜表迴笑言溢口何歡咍[illegible]孔丞別我適臨汝風骨峭峻遺塵埃[illegible]音容不接祗隔夜凶訃詎可相尋來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illegible]將衰正盛須頻來[illegible]清晨輝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況乃滿地成摧頹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迴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illegible]

相公[illegible]罷論道聿至活東人[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坐言事作吏府中塵[illegible]遂令河南治今古無儔倫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illegible]候館同魚鱗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巡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哀鴻鳴清耳宿霧褰高旻[illegible]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照耀荊璞真[illegible]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illegible]持竿洛水側孤坐屢窮辰[illegible]多才自勞苦[illegible]無用祇因循[illegible]辭免期匪遠行行及山春

燕河南府秀才[illegible]得生字

吾皇紹祖烈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illegible]功曹上言公[illegible]是月當登名[illegible]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illegible]羣儒負已材相賀簡擇精怒起簸羽翮引吭吐鏗轟[illegible]此都自周公文章繼名聲[illegible]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illegible]不敢妒與爭還家敕妻兒具此煎炰烹柿紅蒲萄紫肴果相扶檠[illegible]芳茶出蜀門[illegible]好酒濃且清[illegible]何能充歡燕[illegible]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illegible]權公作邦楨[illegible]文人得其職[illegible]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澀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

送李翺[illegible]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恒時雖云有追送[illegible]足跡

經自效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設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
寧懷別時苦勿作別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或無處士字

[illegible]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歸

[illegible]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蒹葭遠歷歷余所經悠悠子當返孤遊懷耿介旅宿夢婉娩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五

古詩

辛卯年雪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幡旂白帝盛羽衛鬖髿振裳衣白霓先啟途從以萬玉妃翕令陵屏翳載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慚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東野不迴頭有如寸筳撞鉅鍾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李花二首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獨繞百帀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牙奈何趁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泫然為汝下雨淚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敗顏蒼茫夜氣生相遮氷盤夏薦碧實

脫斥去不御慙其花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誰將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靜濯明妝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招楊之罘

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廄中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馬悲罷還樂振迅矜鞍轡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罘歸失得柏與馬之罘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罘歸入門思而悲之罘別我去能不思我為灑掃縣中居引水經竹間囂譁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稱獨學陋易貴不遠復作詩招之罘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綠駬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址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闞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illegible]終南曉望蹋龍尾[illegible]倚天更覺青巉巉[illegible]自知短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illegible]樂遊下矚無遠近綠槐萍合不可芟[illegible]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扃雲巖[illegible]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諵諵[illegible]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illegible]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illegible]馳坑跨谷終未悔為利而止真貪饞[illegible]高揖群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illegible]樓頭完月不共宿[illegible]其奈就缺行攕攕[illegible]

誰氏子[illegible]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媲蕭史[illegible]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illegible]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嗚呼余心誠豈弱[illegible]感謂往數詩究終始[illegible]罰一勸百政之經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illegible]

河南令舍池臺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illegible]欲將層級壓籬落[illegible]未許波瀾量斗斛[illegible]規模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真可惜[illegible]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藉[illegible]

送無本師歸范陽[illegible]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illegible]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illegible]眾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窞[illegible]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頷[illegible]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噉[illegible]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illegible]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illegible]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illegible]蜂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illegible]芝英擢荒蓁孤翮起連菼[illegible]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illegible]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歜[illegible]

[illegible] 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老懶無鬭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 [illegible] 舉室常顑頷 [illegible] 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憯 [illegible] 天地與頑鈍 [illegible] 勉率吐歌詩慰女別後覽

石鼓歌

[illegible]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 [illegible] 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 [illegible] 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 [illegible] 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 [illegible] 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 [illegible] 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 [illegible] 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 [illegible] 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 [illegible] 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illegible]

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 [illegible]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 [illegible]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 [illegible] 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illegible] 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度量掘臼科 [illegible]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 [illegible] 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 [illegible] 觀經鴻都尚填咽 [illegible]

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 [illegible] 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 [illegible] 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 [illegible] 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 [illegible] 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 [illegible] 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 [illegible] 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 [illegible] 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詩

[illegible]

[illegible] 考異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來飛一作飛來）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一作巖）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百舌舊饒聲，從此恒低頭。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聒亂雷聲收。[illegible] 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旋輈。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丘不為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啾。[illegible] 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泥，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illegible]

贈劉師服

[illegible]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臲。[illegible] 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飣栗與梨。只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illegible] 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illegible] 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點檢形骸外。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illegible]

題炭谷湫祠堂

（公時在京師。[illegible]）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列峯若攢指，石盂仰環環。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illegible] 森沉固含蓄，本以儲陰姦。魚鱉蒙擁護，群嬉傲天頑。翾翾栖託禽，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侔真，擢玉紆煙鬟。群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illegible] 至今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豔實，星瑣黃朱班。[illegible] 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龍區雛衆碎，付與宿已頒。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illegible]

聽穎師彈琴

[illegible]

……之論似未必然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

送陸暢歸江南

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鸞鳴桂樹間，觀者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荊棘焚。歲晚鴻鵠過，鄉思見新文。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歎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國□□□羿，坐食如孤□。……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兀冤。……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還家

雖闕短，指日親晨飧。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時節不可翫，親交可攀援。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

嘲魯連子

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鷂子。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嘴。開端要驚人，雄跨吾……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贈張籍

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挂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蹡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盞。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開祛露毫末，自得高蹇嵼。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綰。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剗。感荷君子德，恍若乘朽棧。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顧視窗壁間，親戚競觀覸。……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滻。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

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把長劍倚太行。衝風吹破落天外，飛雨白日灑洛陽。東蹈燕川食曠野，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深不可厲，借車載過水入箱。平沙綠浪榜方口，雁鴨飛起穿垂楊。窮探極覽頗恣橫，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芒。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旁無壯士遣屬和，遠憶盧老詩顛狂。開緘忽睹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何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

寄皇甫湜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床頭，涕與淚垂四。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談舌久不掉，非君亮誰雙。扶几導之言，曲節初摐摐。半途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尊與斟酌，四壁堆罌缸。玄帷

隱隱風雷[illegible]明[illegible]夜聞[illegible]閣[illegible]

口[illegible]有[illegible]勢[illegible]高[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

歸乃[illegible]連日披所有形[illegible]

[illegible]

子[illegible]得無[illegible]

所樹收[illegible]

[illegible]

腔[illegible]君乃[illegible]

如[illegible]可隱[illegible]

[illegible]新披[illegible]

[illegible]從此[illegible]

[illegible]東流水[illegible]

雜詩

古史散左右[illegible]生死文字間

古道自[illegible]古[illegible]今[illegible]

為[illegible]起飛[illegible]

下視禹九州[illegible]一[illegible]已[illegible]向

者參[illegible]子方[illegible]

[illegible]所見[illegible]次如[illegible]

拍[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

寄崔二十六立之

西城[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illegible]力階下駐入省門左右[illegible]紛披[illegible]徼冗[illegible]任[illegible]戰[illegible]

護見孤[illegible]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座各低面不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未[illegible]句[illegible]吟張口[illegible]官[illegible]

[illegible]連年收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祝[illegible]得如斯[illegible]如[illegible]吹[illegible]

[illegible]

分[illegible]月[illegible]其[illegible]附記[illegible]老[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知安[illegible]中[illegible]由來人間

駒[illegible]

有[illegible]身[illegible]部選可見[illegible]奇

又作朝士[illegible]得非命所[illegible]客居京城中[illegible]一[illegible]

巴[illegible]思[illegible]上[illegible]昨來[illegible]求[illegible]始得完[illegible]新[illegible]

[illegible]

用分高卑[illegible]我還好古[illegible]途[illegible]陰[illegible]每句[illegible]

[illegible]

毛功[illegible]水有[illegible]新篇[illegible]生[illegible]思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我成[illegible]

[illegible]

古[illegible]紅相[illegible]巧[illegible]吟其識[illegible]

[illegible]又寄

[illegible]湞淺舶胼開頭放我側方經[illegible]
脊水利役子錢[illegible]迷緩緩[illegible]虹樹[illegible]江
衣其淺退遊山水隔何由應填荒別來就十年君馬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長女當及事誰助出帨縭[illegible]
許兒皆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於氣在揮翰凡[illegible]
寶雕腸與懸[illegible]
能使酒盈卮我雖未衰老[illegible]骨力[illegible]所餘十九齒飄[illegible]
浮荒花眉兩眼視物隔[illegible]
[illegible]
無[illegible]不許游戲[illegible]敷敷[illegible]
[illegible]且是閩之節不

以物自隱孤厥眼黃壞[illegible]不[illegible]若有一時人[illegible]
[illegible]鵝過羊里鄉死陰食話[illegible]不[illegible]
各有寒兩[illegible]觀名計之利[illegible]仁者[illegible]所
之[illegible]不詎足相[illegible]久欲辭[illegible]去休念[illegible]時
宜無能食肉熟[illegible]又與[illegible]族[illegible]
[illegible]保納不背[illegible]不能前死[illegible]內[illegible]紙
舊居在東鄙茅茨[illegible]雜[illegible]指[illegible]消[illegible]春[illegible]
[illegible]生兮斷吾[illegible]死也[illegible]吾[illegible]文[illegible]自得道不
伏史筆[illegible]夫子同吾[illegible]新[illegible]未來伊洛上相拜
安良[illegible]年[illegible]我有[illegible]錢[illegible]朱提
[illegible]

[illegible]黃金[illegible]如工倕[illegible]
乃令千里鯨么麽微蠢斯[illegible]猶能[illegible]明月[illegible]抱出[illegible]野草花葉
[illegible]
細不[illegible]綠[illegible]糾結狀似環城[illegible]四隅芙蓉樹擢
[illegible]皆將[illegible]以[illegible]君身[illegible]失所逢有[illegible]川以喻夫道德
[illegible]
勸勸[illegible]草木[illegible]須[illegible]相鄉之
行止[illegible]是日[illegible]如合分支
[illegible]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illegible]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illegible]森森萬木夜殭立[illegible]寒氣贔屭頑無
風[illegible]月形如
白盤完完上天東[illegible]忽然有物來啖之不知是何蟲如何
至神物遭此狼狽凶[illegible]星如撒沙
出[illegible]強雄[illegible]油燈不照[illegible]是夕吐燄如長虹[illegible]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illegible]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
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蟆精徑圓千
里納女腹何處養女百醜形杷沙脚手鈍誰使女解緣青

冥[illegible]黄帝有四目[illegible]帝舜重其

[illegible]

明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水浸十日不惜萬

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illegible]雖食八九無嚵名[illegible]

[illegible]赤龍黑烏燒口熱[illegible]翎鬣倒

側相搪撐[illegible]婪酣大肚

遭一飽飢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匝

何處逃汝刑[illegible]玉川子立

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仝[illegible]再拜敢告

上天公[illegible]上天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蟆腸無梯可上天天階

無由有臣蹤寄身東南隅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

洩薄命正值飛廉慵[illegible]東方青色龍

牙角何呀呀[illegible]從官百餘座[illegible]嚼啜煩

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爲龍窟天河赤鳥司南方尾禿翅觰

沙[illegible]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

[illegible]

蝦蟆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蟆[illegible]

[illegible]擲於西[illegible]從白帝祠又食

於菹醢有加[illegible]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

齒牙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蛾抉汝出[illegible]

[illegible]卜師燒錐鑽灼滿

板如星羅此外內外官[illegible]瑣細不

足科臣請悉掃除慎勿許語令啾嘩并光全耀歸我月盲眼

鏡淨無纖瑕[illegible]弊蛙拘送主府官[illegible]

[illegible]帝箸下腹嘗其皤[illegible]

白[illegible]依前使兔操杵臼玉階桂樹閒婆

娑姮娥還宮室[illegible]太陽有室家[illegible]天雖高耳

[illegible]

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illegible]雖無明言潛

[illegible]

喻厥旨[illegible]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

還女月明安行于次盡釋眾罪以蛙磔死[illegible]

[illegible]

孟生詩

[illegible]

孟生江海士[illegible]古貌又古心[illegible]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

[illegible]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illegible]

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一門百

夫守無籍不可尋[illegible]晶

光[illegible]蕩相射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卻走驚怪靡自

任[illegible]舉頭看白日泣涕下霑襟朅來遊公卿莫肯低華

簪[illegible]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

從進士此路轉嶇嶔[illegible]異質忌處羣

孤芳難寄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

巢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illegible]清宵

靜相對髮白聆苦吟[illegible]采蘭[illegible]起

幽念眇然望東南[illegible]秦吳修且阻兩地无

數金我論徐方牧[illegible]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

欲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illegible]）。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illegible]）。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為久滯淫（[illegible]）。卞和試三獻（[illegible]），期子在秋砧。

射訓狐（[illegible]）

有鳥夜飛名訓狐（[illegible]），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喚誰畏忌（[illegible]），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栱（[illegible]）桷（[illegible]）頹墮（[illegible]）塗。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卵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拄西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illegible]），意欲唐突羲和烏。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臾。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睢盱（[illegible]）。梟驚墮梁蛇走竇，一夫斬頸羣雛枯（[illegible]）。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illegible]）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為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宦途竟寥落（[illegible]），鬢髮坐差池。潁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illegible]）。

答孟郊（[illegible]）

規模背時利（[illegible]），文字覷天巧。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朝餐動及午，夜諷恒至卯。名聲暫羶腥，腸肚鎮煎熠（[illegible]）。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拗（[illegible]）。弱拒喜張臂，猛挐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齩（[illegible]）。

從仕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抱歎音。棄置人間世（[illegible]），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illegible]）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床。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illegible]）昏頭雪白。此時提挈當案前（[illegible]），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illegible]）。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

送劉師服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illegible]）。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illegible]）。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illegible]）。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鉤。齎財入市賣，貴者恒難售（[illegible]）。豈不畏顛頓（[illegible]），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五

古詩

符讀書城南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疏。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鉏。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示爽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食，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掩眾俊，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湔。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

人日城南登高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姪亦可從。盤蔬冬春雜，樽酒清濁共。令征前事為，觴詠新詩送。扶杖凌圯阯，刺船犯枯葑。恋池羣鴨迴，釋嶠孤雲縱。人生本坦蕩，誰使妄倥傯。直指桃李闌，幽尋寧止重。

病鴟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掩兩翅，拍拍不得離。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生平事，殺卻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淩鸞鳳羣，肯顧鴻鵠卑。今者

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丐汝將命死（[illegible]）。[illegible]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為。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曾不報我知（[illegible]）。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illegible]）。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illegible]）。廣張罪福資誘脅，聽眾狎恰排浮萍（[illegible]）。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掃除眾寺人跡絕，驊騮塞路連輜軿（[illegible]）。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熒（[illegible]）。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腳不停。雲窗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幕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illegible]）。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晉人目二子，其猶吷一吷（[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區區自其下，顧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illegible]）。湜也困公安，不自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汙穢豈有臧（[illegible]）。

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

路傍堠

堆堆路傍堠（[illegible]），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

路高歷二

食曲河驛

晨及曲河驛，淒然自傷情（[illegible]）。群烏巢庭樹，乳雀飛簷楹。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親戚頓乖角，圖史棄縱橫。下負明義重（[illegible]），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illegible]）。

過南陽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illegible]）。

瀧吏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illegible]）。險惡不可狀（[illegible]），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尚

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譬

官居京邑何由知東吳東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

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

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爲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

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

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

鱷魚大於船

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

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聖人

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

固罪人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

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爲此水邊神色

久戃慌大瓶罌小所任自有

宜官何不自量滿溢

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

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飭其躬巧奸

敗群倫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羞

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即金

木誅敢不識恩私潮州

雖云遠雖惡不可過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子兮何爲者冠珮立憲憲

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畹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

治惟尚和同無俟於謇謇或師絕

學賢不以藝自挽子兮獨如何能自媚婉娩金石出聲音

宮室發關楗何人識章甫而知駿蹄踠

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偃臨當背面時裁詩示繾綣

英英桂林伯實惟文武特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

裔多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誠艱

難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寤寐想

風采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

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悁悁二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

嶷嶷桂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

待我逾交親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

勸養形神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

囷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

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不可闕未宜

後諸生嗟我擯南海無由助飛鳴

寄書龍城守君驥何時秣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捽

[illegible]乘潮鼓扶胥[illegible]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牙飛發屯門[illegible]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鱟[illegible]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illegible]蠔相黏為山百十各自生[illegible]蒲[illegible]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illegible]蛤[illegible]即是蝦蟆同實浪異名章舉[illegible]馬甲柱[illegible]鬬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illegible]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illegible]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并[illegible]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illegible]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雲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圍三江[illegible]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illegible]問知歲常然[illegible]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眾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忘故道[illegible]屈曲高林間林間無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蟆

蝦蟆雖水居水特變形貌[illegible]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illegible]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皴皰[illegible]跳擲雖云高意不離濘淖[illegible]鳴聲相呼和無理只取鬧[illegible]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illegible]我棄愁海濱恆願眠不覺[illegible]叵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illegible]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效[illegible]大戰元鼎年[illegible]孰強孰敗橈[illegible]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illegible]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illegible]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為孝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櫂[illegible]

別趙子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illegible]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illegible]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illegible]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北往來以紛如[illegible]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鬚[illegible]蚌蠃[illegible]魚鱉蟲瞿瞿[illegible]以狙狙識一已忘十[illegible]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區[illegible]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illegible]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illegible]

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不。我昔實愚蠢，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公其務貰過，我亦請改事。桑榆儻可收，願寄相思字。

[illegible]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illegible]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上有鳳凰巢，鳳凰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群鳥所託依。黃鵠據其高，眾鳥接其卑。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眾所希。上承鳳凰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鵠群，不自隱其私。下視眾鳥群，汝徒竟何為。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慎勿猜眾鳥，眾鳥不足猜。無人語鳳凰，汝屈安得知。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

猛虎行

[illegible]

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儕。群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麛。擇肉於熊豹，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四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為。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群山。攢天嵬嵬凍相映，[illegible]君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群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豈念幽桂遺榛菅。[illegible]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兀[illegible]未可攀。歸來殞涕掩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斸荒棘，[illegible]清玉刻佩聯玦環。[illegible]腦脂遮眼臥壯士，[illegible]大弨掛壁無由彎。[illegible]乾坤施惠萬物遂，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欷[illegible]暮唶[illegible]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

浮屠西來何施為，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夸雄鬬麗止者誰。僧伽[illegible]後出淮泗上，[illegible]勢到衆佛尤恢奇。[illegible]越商胡賈脫身罪，[illegible]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愈昔從軍大梁下，往來滿屋賢豪者。[illegible]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書至，紛紛過客何由記。人言澄觀乃詩人，[illegible]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illegible]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頰權。[illegible]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臨淮太守[illegible]初到郡，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illegible]去去為致思從容。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illegible]

梁維西南屏，[illegible]山厲水刻屈。[illegible]稟生肖剛[illegible]難諧在民物。[illegible]公乘軸老，[illegible]京幹[illegible]力健[illegible]帝咨女予往，牙[illegible]前[illegible]威風挾惠氣，蓋壤兩劘拂。[illegible]茫漫華黑閒，指畫變恍欻。[illegible]寬而美華實，[illegible]延講大訓[illegible]判[illegible]散[illegible]金舂撼玉應，[illegible]樊子坐賓[illegible]孔[illegible]老佛[illegible]遺我一言重，[illegible]受[illegible]呀豁[illegible]掊掘[illegible]如新去耵聹

銜鑣遍顯[illegible]（[illegible]）綴此豈為訓俚言紛莊㞦（[illegible]）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illegible]）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階墀

感春三首（[illegible]）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間藤陰已可庇落蕊還漫漫（[illegible]）亹亹新葉大瓏瓏（[illegible]）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翻翻（[illegible]）時節適當爾懷悲自無端

黃黃蕪菁花（[illegible]）桃李事已退狂風簸枯榆（[illegible]）狼藉九衢內（[illegible]）春序一如此汝頹安足賴（[illegible]）誰能駕飛車相從觀海外（[illegible]）

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懸樹垂百尺（[illegible]）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劇（[illegible]）嬌童為我歌哀響跨箏笛（[illegible]）艷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illegible]）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茫生者困乖隔（[illegible]）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illegible]）

天街東西異祗命（[illegible]）遂成游月明御溝曉（[illegible]）蟬吟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歸騎得相收（[illegible]）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illegible]）

日薄風景曠（[illegible]）出歸偃前簷晴雲如擘絮新月似磨鐮田野興（[illegible]）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illegible]）

題張十八所居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illegible]）蛙讙橋未掃（[illegible]）蟬嘒門長扃（[illegible]）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端來問奇字為我講聲形（[illegible]）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

曲江（[illegible]）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illegible]）大明（[illegible]）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寒光映骨睡驪目（[illegible]）我今官閒得婆娑（[illegible]）問言何處芙蓉多撐舟昆明（[illegible]）度雲錦脚敲兩舷叫吳歌（[illegible]）太白山高三百里（[illegible]）負雪崔嵬插花裏（[illegible]）玉山（[illegible]）前卻（[illegible]）不復來曲江汀瀅（[illegible]）水平盃（[illegible]）我時相思不覺一回首天門（[illegible]）九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

終日相追陪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擢擢菰葉長，芳根誰復徙。露涵兩鮮翠，風蕩相磨倚。但取主人知，誰言盆盎是。

記夢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挈攜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䠁𨃚，神完骨蹺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觥。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我手承頦肘拄座。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盤。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薄雲蔽秋曦，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衙，歸涼曉淒淒。綠槐十二街，渙散馳輪蹄。余惟戇書生，孤身無所齎。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佩玉冠簪犀。滉蕩天門高，著籍朝厥妻。文才不如人，行又無町畦。問之朝廷事，略不知東西。況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酬稗稊。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明庭集孔鸞，曷取於鳧鷖。樹以松與柏，不宜間蒿藜。婉孌自媚好，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鮮不調鹽醯。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將舉汝愆尤，以為己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迷。

朝歸

峨峨進賢冠，耿耿水蒼佩。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其聲，赬顏汗漸背。進乏犬雞效，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無堪等聾瞶。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曬。抵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

雜詩四首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

鵲鳴聲楂楂[illegible]烏噪聲護護[illegible]爭鬭庭宇間[illegible]持身博彈射[illegible]黃鵠能忍飢兩翅久不擘[illegible]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illegible]

截橑[illegible]為欂櫨[illegible]斲楹以為椽束蒿以代之[illegible]小大不相權雖無風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騏驥蹇驢鞭使前昆侖高萬里歲盡道苦邅[illegible]停車臥輪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群[illegible]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身喑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illegible]蛙黽鳴無謂閣閣[illegible]祇亂人

讀東方朔雜事

[illegible]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illegible]噫欠為飄風[illegible]濯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訶[illegible]偷入雷電室輷輘[illegible]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illegible]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簸頓五山踣[illegible]流漂八維蹉[illegible]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illegible]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illegible]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挼[illegible]群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illegible]向觀睥睨[illegible]處事在不可赦欲不布露言外口實諠[illegible]

[illegible]王母不得已顏嚬口㗭㗭[illegible]頷頭可其奏送以紫玉珂[illegible]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晝溺殿衙[illegible]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illegible]

譴瘧鬼

[illegible]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illegible]求食歐泄間不知臭穢非[illegible]醫師加百毒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於前徽[illegible]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靦然不知歸[illegible]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畿[illegible]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歌[illegible]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咄汝去莫違

示兒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illegible]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illegible]前榮[illegible]饌賓親冠婚之所於[illegible]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之[illegible]春華

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枕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
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
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疏恩封高平
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
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峨冠講唐虞酒食
罷無爲棊槊以相娛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
莫與張樊如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粗
跹跹媚學子牆屏日有徒以能問不能其蔽豈
可祛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
能坐如此比有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

庭楸

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繞之上
各相鉤連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
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
央間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
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煙我已自頑鈍
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權門衆所趨有
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閒往既無可顧不往自可憐

[illegible]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秘書至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君來晤我時風露渺無涯
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爲君施玩玩夜遂
久亭亭曙將披況當今夕圓又以嘉客隨惜無酒食
但用歌嘲爲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
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圓丘
峻且坦前對南山標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
巖谷興歎倦塵囂惟彼顛瞑者
去公豈不遙
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刁吐挺勳
可歌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宜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

公乎真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枉語山
中人匄我澗側石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
乍駢羅隨勢忽開坼有洞若神剜有巖類天劃終
朝巖何閑歌鼓燕賓戚孰謂衡霍期近在王侯宅
傅氏築已卑磻溪釣何激逍遙功
下不與事相撓樂我盛明朝於焉傲今昔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祇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
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尚誰要富貴自縶

拘貧賤亦煎熬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纓毀如籠中鶴六翮
無所搖擡如兎得蹄跡（[illegible]）何用東西跳遂看古人書傍衆前
人瓢（[illegible]）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謡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illegible]）

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illegible]）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
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
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
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淮
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
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三首

榜（[illegible]）舟南山下（[illegible]）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illegible]）
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illegible]披與歎
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卒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illegible]）餘年懍無幾（[illegible]）休日儻已
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illegible]）○南溪亦清駃（[illegible]）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
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翁我籠中瓜（[illegible]）勸我此淹留我云
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囷君米穀
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
急投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illegible]）形可與致佳
觀安可擲（[illegible]）即此南坡下又聞有水石拖舟入其
間（[illegible]）溪流正清澈[illegible]未能窮
乍可剌（[illegible]）起若遵[illegible]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

園圍松冠壁（[illegible]）
事役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七

聯句

城南聯句

竹影金瑣碎 泉音玉淙琤 琉璃剪木葉 翡翠開園英 流滑隨仄步 搜尋得深行 遙岑出寸碧 遠目增雙明 乾穟紛拄地 化蟲枯挶莖 木腐或垢耳 草珠競騈睛

浮虛有新斵 摧扤饒孤撐 因飛黏網動 盜啅接彈驚 脫實有開坼 牽柔誰繞縈 禮鼠拱而立 駭牛躅且鳴 蔬甲喜臨社 田毛樂寬征 露螢不自暖 凍蝶尚思輕 宿羽有先曉 食鱗時半橫 菱翻紫角利 荷折碧圓傾 楚膩鱣鮪亂 獠羞螺蠙并 [illegible]虛指[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星[illegible]交[illegible]

[illegible]角[illegible]縮[illegible] 餌[illegible]桑野[illegible]澌沈[illegible]岸[illegible]坼[illegible]兆[illegible]野[illegible]豐 萌[illegible]擾[illegible]由[illegible]沙[illegible]印[illegible]廻平 [illegible]耳開[illegible]難生[illegible]肥[illegible]蛇[illegible]刺 林鼓[illegible]逢迎[illegible]氣夷 空情[illegible]跡[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心[illegible] 村稚啼[illegible]門[illegible]紅[illegible] 驛馬[illegible]虎[illegible]利[illegible] [illegible]超[illegible]拈[illegible]光[illegible] 皮[illegible]開[illegible]

木盤[illegible]族[illegible]接[illegible]力[illegible]精[illegible] 荒學五六卷 古藏四三莖 [illegible]閥[illegible]里儒[illegible]拜 逕綠[illegible]渠[illegible]成春[illegible]蝸[illegible]徒[illegible] 追此訊前主 答云皆冢卿 [illegible]折[illegible]濱[illegible]在[illegible]禁[illegible]月 [illegible]望[illegible]石[illegible]材尚[illegible] 王嗡[illegible]唾拾未盡

[illegible]

瑤摘 [illegible] 白 [illegible] 飛 [illegible]

奇摘海異 [illegible] 天 [illegible]

驅五兵 [illegible] 李杜按 [illegible] 力雷車 [illegible] 大句 [illegible] 玄

造 [illegible] 高言亂 [illegible] 芒 [illegible] 轉 [illegible] 神

助 [illegible] 孟 [illegible] 巨細各乘 [illegible]

亦騰聲凌花咀 [illegible] 珠 [illegible] 綺 [illegible] 洗 [illegible] 醇

[illegible] 流金

[illegible]

已百 [illegible] 春 [illegible] 千 [illegible] 肌坐空 [illegible]

疑 [illegible] 解 [illegible] 不自 [illegible]

[illegible] 登手 [illegible]

[illegible] 伏 [illegible] 天京祥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良才 [illegible]

[illegible] 宗 [illegible] 神物 [illegible]

[illegible]

會合聯句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劍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讙來若泉湧。析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吟巴山犖确，說楚波堆壟。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狖雜百種。瘴衣常腥膩，蠻器多疏冗。剝苔弔斑林，角飯餌沈冢。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果[illegible]脫的妖，天[illegible]觀。京游步方振，謫夢意猶恟。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寫清越，愈病失肬腫。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雪絃寂寂聽，茗盌纖纖捧。馳輝燭浮螢，幽響洩潛蛬。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㾓。我家本瀍谷，有地介皋鞏。休跡憶沉冥，峨冠慚闒茸。升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薙荒茸。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珙。國讎未銷鑠，我志蕩邛隴。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洶溶。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梏拲。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塊然墮嶽石，飄爾罥巢氄。龍旆垂天衛，雲韶凝禁甬。君胡眂安然，朝鼓聲洶洶。

鬭雞聯句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崢嶸顛盛氣，洗刷凝鮮彩。高行若矜豪，側睨如伺殆。精光目相射，劍戟心獨在。既取冠爲冑，復以距爲鐓。天時得清寒，地利挾爽塏。磔毛各噤瘁，怒癭爭碨磊。俄膺忽爾低，植立瞥而改。腷膊戰聲喧，繽翻落羽皠。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妬腸務生敵，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殷甚飢餒。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紿。

獨勝事有然旁驚汗流浹[illegible]知雄欣動顏怯負愁看[illegible]

惻心我以仁碎首尚何䘏[illegible]

鑿穎道助叫波翻海瀾事爪牙難解[illegible]

噴晴時未息一噴一醒然[illegible]

丁頭垂碎丹砂翼拖拖綠[illegible]

尚賢[illegible]

飾清厲也比歸凱[illegible]

英心甘鬬死義肉恥庖宰君肴嗣雖[illegible]

魁始倡[illegible]

短韻有可採[illegible]

納涼聯句

遞嘯取遐風微〻近秋朔[illegible]金柔氣尚低火老候愈濁[illegible]

熙〻炎光流竦〻高雲擢[illegible]閃紅驚蚴虯[illegible]凝赤聳山岳[illegible]

目林恐焚燒耳井憶瀺灂[illegible]仰懼失交泰[illegible]

非時結冰雹化鄧渴且多奔河誠已㲉[illegible]

暍道者誰子叩商者何樂[illegible]

洗矣得滂沱[illegible]感然鳴鸑鷟[illegible]

嘉願苟未從[illegible]前心空縮縮

清砌千迴坐冷環再三握[illegible]煩懷卻星星高意還卓卓龍沈[illegible]牛喘甚

焚角蜩煩鳴[illegible]鳥躁飢不啄

[illegible]食[illegible]納肌血[illegible]已[illegible]長安[illegible]

儻還提辛放得佳朋於此談華摘青[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古[illegible]廿瓜羅大[illegible]

中[illegible]

青[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皓若積玉[illegible]

延[illegible]林珍[illegible]

[illegible]空[illegible]勤相勸[illegible]

右加[illegible]賈勇發霜硎爭前曜冰槊[illegible]

[illegible]微然草根[illegible]

舉先[illegible]改工異遲新說[illegible]損朋老[illegible]

[illegible]猶自將心[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未能飲淵泉立滯[illegible]

叫芳[illegible]近黃[illegible]仍[illegible]昔[illegible]余苦屯

剝直道敗邪徑拙謀傷巧[illegible]胡度

[illegible]氣熱石行[illegible]飢[illegible]渴秋更數君

須不可執君手無由[illegible]今來沐新恩[illegible]見[illegible]朴儒

[illegible]行無低徊正言危

[illegible]車馬[illegible]問[illegible]酒[illegible]

欣共[illegible]

惟[illegible]此志且何如[illegible]追[illegible]望[illegible]

秋雨聯句 [illegible]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 [illegible] 庭翻樹離合 [illegible] 牖變景明藹 [illegible]

[illegible] 未終飛浮亦云泰 [illegible] 到空山 [illegible]

[illegible] 聲垂白練直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未伏潤肥荒變 [illegible] 主人吟有歎客子歎無奈 [illegible]

侵陽日沉玄剡節颯搜 [illegible] 塊圠 [illegible]

[illegible] 臥江汰 [illegible] 游峽 [illegible] 來 [illegible] 前尚 [illegible] 自天外 [illegible]

[illegible] 究何逍逶 [illegible]

[illegible] 芳 [illegible] 遲閑 [illegible] 地 [illegible]

[illegible] 尋一聲 [illegible] 注咽 [illegible]

[illegible] 臥冷空庭門衣寒 [illegible]

[illegible] 水忽已倒 [illegible] 可

[illegible] 恐 [illegible] 害 [illegible] 思 [illegible] 動 [illegible]

[illegible] 決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庭 [illegible]

[illegible] 晴 [illegible] 映 [illegible]

[illegible] 亦 [illegible] 氣 [illegible] 陰 [illegible]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流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新不 [illegible] 毛羽皆 [illegible] 動 [illegible] 利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路 [illegible] 弱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往 [illegible]

[illegible] 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安得發商 [illegible]

[illegible] 吹宿 [illegible] 日照大野 [illegible] 泥化 [illegible] 戰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乾 [illegible] 肉行可 [illegible] 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稱最 [illegible]

[illegible] 亦以救 [illegible] 情初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illegible] 止無已太 [illegible]

征蜀聯句 [illegible]

日王忿違 [illegible] 有命事 [illegible] 防 [illegible]

[illegible] 天 [illegible] 刑神 [illegible]

[illegible] 刃 [illegible] 札 [illegible]

[illegible] 生 [illegible] 跌 [illegible]

[illegible] 更呼 [illegible] 飛 [illegible] 火 [illegible]

[illegible] 血 [illegible] 足 [illegible] 江

[illegible] 山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分三 [illegible] 七八 [illegible]

[illegible] 中矢 [illegible] 石 [illegible]

[illegible] 伏 [illegible] 亡 [illegible] 紅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illegible] 斗起 [illegible] 往 [illegible]

點若鉤[illegible]
抵[illegible]後水沲[illegible]投[illegible]
皇威[illegible]
強睛死不閉[illegible]獷眼困逾[illegible]
[illegible]呀[illegible]鬬[illegible]天刀封未坼[illegible]
[illegible]聞[illegible]擗[illegible]
[illegible]騎[illegible]指清[illegible]窮[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裁[illegible]巴
收[illegible]推[illegible]呼牟[illegible]

[illegible]戲[illegible]
[illegible]誇[illegible]
[illegible]辟[illegible]
漢棧罷囂鬧獠江息澎湃[illegible]
[illegible]戰血時銷洗劍霜夜清刮
[illegible]絕朝[illegible]刀[illegible]
[illegible]始[illegible]吉飛[illegible]
[illegible]獻[illegible]級[illegible]丹玄[illegible]
[illegible]念[illegible]
[illegible]視傷[illegible]
[illegible]報力[illegible]
訛寢[illegible]
公歡鐘[illegible]

孟[illegible]小臣昧戎經維用贊勳勦

同宿聯句

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illegible]三落春淚浩三浮秋浸[illegible]
奇覩象犀羽怪見[illegible]夜卧[illegible]朝行[illegible]
[illegible]危[illegible]情[illegible]一行[illegible]陌[illegible]山
分[illegible]死[illegible]以為巧舌[illegible]
[illegible]指商[illegible]不[illegible]逆[illegible]
[illegible]匪[illegible]說[illegible]朗[illegible]
高名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飲[illegible]光[illegible]物[illegible]門[illegible]

大學[illegible]不敢[illegible]
[illegible]一揮白[illegible]
[illegible]欲知心向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風[illegible]
冰溪[illegible]明絕[illegible]無斷[illegible]方軒[illegible]
此處不[illegible]賜定知[illegible]
[illegible]中奇[illegible]刑部[illegible]道[illegible]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高居限[illegible]
秋[illegible]歌三[illegible]思[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最長[illegible]白步[illegible]商[illegible]
[illegible]空[illegible]君知道[illegible]步[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吟榮錚紛雜抱照瑩疑怪[illegible]不擇也[illegible]翰
飽瀾漪穀[illegible]寫碎江喧街流淺深邁[illegible]念初相遭逢[illegible]苑
因媒介往煩賴決離愜興剸爬猻[illegible]
[illegible]研文較幽玄吟傳號雄伏今君輯[illegible]溫存感深
春[illegible]方馳伊我羽已鎩[illegible]
東球切奉明誠[illegible]近茲更疑[illegible]阻
若是探[illegible]欲知相從[illegible]拾
纖芥[illegible]欲知相益多[illegible]神欒銷[illegible]德符仙山岸來
立難致壞氣滿秋天河有朗[illegible]祥風[illegible]高[illegible]
雲韶擅東[illegible]之徒騰口甚[illegible]未來聲已赫始鼓[illegible]
名求鶴[illegible]之徒騰口甚[illegible]云
前敗闕揚再鳴先[illegible]

懸衆轄[illegible]程路一飛局[illegible]東野[illegible]
日隔官謝[illegible]空細立[illegible]照
何足道稽慎如[illegible]
[illegible]抱所訟冀二自申戒[illegible]聖[illegible]
求曝[illegible]惟當騎[illegible]
草[illegible]玹玠弱[illegible]比翁[illegible]何以驗高明[illegible]有閒
夬

遠遊聯句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離思春冰泮[illegible]不可收[illegible]
北忽以追飛[illegible]誰能[illegible]取之節[illegible]此去信悠悠[illegible]

楚客宿江上夜寬被浪頭[illegible]曉日生遠岸水芳[illegible]舟村
欲泊好木[illegible]
含悽二二別中結樹二愁人倚權打槳鳥吟新[illegible]
[illegible]時宵二振[illegible]
清氣尚留恨竹深空幽長悵然無已多感良自未即路涉獻
戰歸期此涼秋雨撒日半落孤[illegible]浪高沒大涯[illegible]
奇獨覓搜海鮮落明月[illegible]
我有一寸鉤欲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壯志離[illegible]
醉[illegible]出沒[illegible]
[illegible]淒斗牛[illegible]儔[illegible]
鏗[illegible]乘[illegible]追[illegible]天外步[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待誰[illegible]弗可[illegible]

[illegible]所求[illegible]
加渡深不枯赤[illegible]
[illegible]巴語相[illegible]
行[illegible]自相[illegible]夫外[illegible]中[illegible]
趣明代味[illegible]
深鼓利機[illegible]石沉[illegible]
[illegible]

縹緲高行遠浮游[illegible]去中悒稍稍豪[illegible]衣[illegible]
坐陳清猷得風髮[illegible]巧仁氣銷戈矛[illegible]名[illegible]眼
西海淑問無背休[illegible]夫子歸去無爽

晚秋鄆城夜會聯句

從軍古云樂[illegible]談笑青油幕[illegible]燈明夜[illegible]
觀碁月暗秋城柝[illegible]客方寂[illegible]
驚烏時落泊語關北[illegible]
一遇主貴陳力夾凶匪兼弱自牢[illegible]千戶[illegible]
平生恥論兵[illegible]不輕[illegible]從
然感恩義誰復論勳爵[illegible]多士被沾污小夷施毒[illegible]
何當鑄劍戟相與[illegible]閣[illegible]數鳴[illegible]
家人視[illegible]鵠終朝考[illegible]何日親[illegible]
潛[illegible]軍索林[illegible]羽[illegible]
使[illegible]
沙[illegible]涸[illegible]上大水
銘山子所工插羽余何作未足煩刀俎
[illegible]驅海若[illegible]雨矢逐天
狼[illegible]力戰誰敢却[illegible]二雲捲
翔[illegible]火箭著連空[illegible]矩
照夜焚城郭[illegible]軍門宜一令[illegible]建三略

[illegible]鼓[illegible]千[illegible]浮
旅交萬[illegible]作[illegible]野馬[illegible]旗火[illegible]將
極[illegible]狂可縛[illegible]若[illegible]兒起[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達披服[illegible]漫[illegible]可[illegible]
星[illegible]鬪雉[illegible]師
與隨唳鶴[illegible]虎
豹貪犬羊[illegible]饒[illegible]依[illegible]
[illegible]憑[illegible]論昏迷執安征[illegible]倉空戰卒飢月黑[illegible]兵[illegible]
兒徒更[illegible]逆[illegible]相[illegible]軸[illegible]淮泗[illegible]連[illegible]大
野[illegible]氏羌長河[illegible]東西[illegible]遠近[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天[illegible]鬼行[illegible]
支郡[illegible]削[illegible]

侯社退先功[illegible]新[illegible]徐不[illegible]
余雖司斧鑕[illegible]情本尚丘壑且[illegible]
終當返耕[illegible]街陳鉄鉞[illegible]
桃塞[illegible]興[illegible]地理[illegible]封疆天
文[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將軍[illegible]封能[illegible]
[illegible]諸[illegible]王怒給[illegible]哀人[illegible]
[illegible]安存惟恐脫[illegible]落[illegible]洗[illegible]不論所[illegible]鳥
巳安巢春[illegible]明動朝[illegible]京
洛[illegible]午[illegible]中堅[illegible]高門[illegible]朝

賀齎飛塞路歸較躍翩蹴橫雲漢奔閃東岑崿

拜迎羅鞬……吉閑遺結……江

淮泗清宇宙重開拓是日號昇平此年名作瑞

西洪拔方下宄……

究勇武颺亦旁魄……南據定襄……空湖

漢儒生極教化……武士猛刺斫……吾相

兩停將他人鑿落莫……印從幾飛佩門為登壇纂再入更顯

確固史擅芬芳官娃分綷約……蜚狐趙遣尉

文揮月毫講劍弄霜鍔……命衣備藻火賜樂兼拊搏

……五鼎調勺藥……

……帶垂蒼玉佩轡蹙黃金絡

誘接諂登龍……趨馳狀傾藿……日暮青娥……長袖

紅頰吹鳴籥……不忍辛勤何由恣歡謔……惟當早富貴豈得

暫宴安但擄權笑金仍祈知老藥……跋蹋……生莖合璧

……大鎮……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蒻

……洗沐恣蘭芷……割烹厭腥腰

……喜顏非忸怩達志無隕穫……

酒肆長悽慨戎裝有悔惡……

……山多隱豹野有求伸

蹇躄……推選閱群材薦延搜一鶚……左右供諂謔親交獻

……名聲載揄揚權勢實熏灼……

詭嚎……

孫輕騎繞下客豐醪……天貺……異市海腸……

……作樂鼓還……從……始張……取歡

殺月放求勝……通宵傳五白……

……氣爭呼六奇心運度……恩澤……誠布……

……詩……已……篇句……

……考古垂……告成上云亭

前堂清夜吹東第良晨酌……運……折秋……院竹

翻夏……五狩朝恒岱三畋宿楊柞……

殿慶吉年……討論馬法長……

……雪下收新息……陽生……過

京……

時……訛我僕或歌……一日……師……牛

……彌天地……帝……載

存耆……為詩安能詳……用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九　（考異音釋附）

律詩凡八十五首

題楚昭王廟

丘墳滿目衣冠盡（[illegible]）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illegible]）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illegible]）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illegible]）

叉魚招張功曹（[illegible]）

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illegible]）深窺沙可數靜搒（[illegible]）水無搖刃下那能脫（[illegible]）波間或自跳中鰓憐錦碎（[illegible]）當目訝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遥（[illegible]）競多心轉細得雋（[illegible]）語時囂潭罄知存寡舷（[illegible]）平覺獲饒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事已遼（[illegible]）盈車欺故事飼犬驗今朝（[illegible]）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冪冪（[illegible]）拂棹影寥寥（[illegible]）獺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釣渭日徒消文客驚先賦篇工喜盡（[illegible]）話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鴞（[illegible]）

（[illegible]）

李員外寄紙筆

題是臨池後（[illegible]）分從起草餘（[illegible]）兔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illegible]）莫怪殷勤謝正著書（[illegible]）

次同冠峽（[illegible]）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illegible]）落英千尺墮游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脈懸流揭浪摽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

答張十一功曹（[illegible]）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illegible]）篔簹競長纖纖筍躑躅閒開豔豔花（[illegible]）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

郴州祈雨

乞雨女郎魂炰羞潔且繁廟開鼯鼠叫神降越巫言旱氣期銷爍陰官想駿奔行看五馬入蕭颯已隨軒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休垂絕徼千行淚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颭（[illegible]）霜翻看不分（[illegible]）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illegible]）

題木居士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為神詎比溝中斷（[illegible]）

[illegible]遇賞還同變下餘[illegible]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雙雙一歸鷰一一叫鶴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illegible]

湘中

猿愁魚踊水翻波[illegible]自古流傳是汨羅[illegible]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叩舷歌[illegible]

別盈上人[illegible]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illegible]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簁[illegible]騁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illegible]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汙增高未覆危[illegible]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欲奪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illegible]已分年華曉猶晴色旆氣歛當酒換[illegible]還悲聽應知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澌[illegible]聚庭看嶽聳掃路見堆[illegible]陣勢魚麗[illegible]遠書文鳥篆[illegible]奇紋[illegible]別賦推能[illegible]行偏冷門高臥更[illegible]蜘閑病馬[illegible]浪走信嬌兒[illegible]靜愁[illegible]吟譜句授簡慚[illegible]慕前規捧贈同燕石[illegible]多慚失所宜

春雪

有雪乘清旦[illegible]無人坐獨謠[illegible]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illegible]還來伴舞腰[illegible]若柳[illegible]送長條入鏡[illegible]行天馬[illegible]可招[illegible]板驛[illegible]度橋偏[illegible]戲成搖江浪迎燒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蕭蕭城險愁布沾寒未搖綃莫欺良景促夜色自相饒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桃綻悵悵不能過[illegible]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閒早梅[illegible]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illegible]今香滴瀝疑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遍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illegible]貴多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illegible]先期迎獻歲[illegible]更伴占茲辰[illegible]屢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illegible]

早春雪中聞鶯[illegible]

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澀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嫩早誰貴後聞頻暫轉那成曲孤鳴豈及辰[illegible]從自棄桃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illegible]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熳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工部… 州人… 見… 作… 刪)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作向)

入關詠馬

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驪首當遇關門妄一鳴(慎或作忘)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作…)艷色寧相妒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illegible]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倒或作…)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渴或作病)

蒲萄

新莖未遍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作…)

吹石西泉…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秖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梁或作涼…二首)

定謚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台室屬良人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輀非厭翟還輾禁城塵(…)

秦地吹簫女湘波鼓瑟妃佩蘭初應夢奔月竟淪輝(…)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園草無復更芳菲(…主也)

和崔舍人詠月(…)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烝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浩蕩英華溢蕭疏物象泠(…作…)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皋禽斷續聆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間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兔(…)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泛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摛霞錦追歡罄縹瓶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扃風臺觀滉瀁冰砌步青熒(…)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螢(…)

詠雪贈張籍

只見縱橫落寧知遠近來飄颻還自弄歷亂竟誰催座
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慢
有先居後輕多去卻回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隈
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寒梅
終宜特階統未暇裁城寒教脾脫[illegible]
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挼定非燖鵠鷺真是屑瓊瑰
緯繣觀朝萼冥茫矚晚埃當窗恆凜凜出戶即皚皚壓野榮芝菌傾都委貨財娥
嬉華蕩漾胥怒浪崔嵬磧迥疑浮地
雲平想輟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萬屋漫汗
合千株照曜開松篁遭挫抑
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擠排陛級纔豈堪
裨岳鎮強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包羅委瑣該誤雞
宵呃喔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悠悠匝九垓鯨
鯢陸死骨玉石
火炎灰厚慮填溟壑高愁㩳斗魁日輪埋欲側坤
軸壓將頹岸類長蛇攪陵猶巨象豗水官
誇傑黠木氣怯胚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
龍魚冷蟄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華便專繩困約災威貪
陵布被光肯離金罍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
硉矹興與酒陪鰓

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爲媒
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
爲有詩從鳳沼來

送侯喜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
新年衙日來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
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
盡此生何慚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
里門先下敬鄉人橫飛玉盞家山曉遠蹀
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
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天仗宵嚴建羽旄（[illegible]）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illegible]唐制起居郎舍人分侍左右[illegible]）玉佩聲來雉尾高（[illegible]）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illegible]）郎署何須歎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

寒食時看度春遊事已違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illegible]）不見紅毬上（[illegible]）那論綵索飛（[illegible]）惟將新賜火（[illegible]）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時知制誥）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illegible]）應知侍史歸天上（[illegible]尚書郎入直臺中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illegible]）故伴仙郎宿禁中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鬬輕盈陵晨併作新妝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游蜂多思正經營（[illegible]）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illegible]）

莫道盆池作不成（[illegible]）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illegible]）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illegible]）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illegible]）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鬬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illegible]）

芍藥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爍綠盤籠（[illegible]）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illegible]）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并序 [illegible]）

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為亭臺島渚目其處為三堂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間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illegible]）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汨汨（音骨又踰筆切）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瑕減）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藹藹溪流慢（慢或作漫）梢梢岸篠長（篠或作筱）穿沙碧簳（簳古旱切）淨落水紫茸香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常到此迴（迴或作回）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illegible]）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為遮西望眼終是懶回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摵摵那似卷翻翻

稻畦

罫布畦堪數（罫音卦或作挂[illegible]）枝分水莫尋（[illegible]）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illegible]）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源或作塢）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illegible]）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蝦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illegible]）

（[illegible]）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菡萏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illegible]）

賽神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

榆莢車前蓋地皮（[illegible]）薔薇蘸水筍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或作將春）百般紅紫鬬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輝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帔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可或作何）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勝或作誇）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只或作何）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揀或作擷折或作揩）

十三

贈同遊（[illegible]）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illegible]）

贈張十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攜手城南歷亂遊忽見孟生題竹處相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蘋風[illegible]倒簾全落牆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illegible]）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方如蜀本作晚雨轉於律不當當從諸本）池岸草間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祇有今朝一日閒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閒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illegible]）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祇知閒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生中（[illegible]）

十四

遣興（[illegible]）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

律詩凡八十首 [illegible]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得長字 [illegible]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壤畫星摇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轉肅，[illegible] 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illegible] 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棋玉石忙。風流峴首客，[illegible] 花艷大隄倡。[illegible] 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强。

和席八十二韻 [illegible]

絳闕銀河曉，東風右掖春。[illegible] 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間，綾衾夜直頻。[illegible] 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illegible] 天銷霧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綍謀猷盛，丹青步武親。[illegible] 芳菲含斧藻，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巡池詠白蘋。[illegible] 多情懷酒伴，[illegible] 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illegible] 吹竽久混真。坐慚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illegible]

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妒歌童作艷聲。

太安池 [illegible]

遊太平公主山莊 [illegible]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闉。[illegible] 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屬人。[illegible]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illegible] 慢綠妖紅半不存。[illegible] 榆莢只能隨柳絮，等閒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illegible]

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中禁，[illegible] 玄堂掩太平。秋天笳鼓歇，松柏遍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劍化會相從。[illegible] 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鐘。[illegible]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畫翣登秋殿，[illegible] 容衣入夜臺。[illegible] 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illegible] 只有朝陵日，妝奩一暫開。

廣宣上人頻見過

三百六旬長擾擾，[illegible] 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慚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閒遊二首

雨後來更好，繞池遍青青。[illegible] 柳花閒度竹，菱葉故穿萍。[illegible] 獨坐殊未厭，孤斟詎能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

兹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illegible] 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

新林鳥鳴訝客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守寒事九衢壁

酬馬侍郎寄酒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濕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算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橫強幾纏繞深潛如避逐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牙防寖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掩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擺擾疑闔地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懦咨料揀兒癡謁盡髡侯生來慰我詩句讀和才將蝸呻吟至日暾

過鴻溝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

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兩府元臣今轄路一方迎餞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郾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

酬別留後侍郎

為文無出相如右謀帥難居郤縠先歸去雪銷溱洧動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雨猶乾印綬歸臺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燒燈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趁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郾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

相就著征衣

次硤石 硤石本或作陝石，陝州縣也，屬陝府。[illegible]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或作過連昌宮。[illegible]高宗顯慶三年置。[illegible]元稹之連昌宮詞[illegible]大曆[illegible]明皇帝[illegible]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illegible]

荊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扇開。[illegible]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迴。[illegible]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illegible]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或作晉公自蔡入覲，中重拜云云，愈云云，而和之。[illegible]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illegible]典午

非材職忝 或作[illegible] 得就閒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 [illegible]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藏角，平池散芡盤。羽沈知食駃，[illegible]緡細覺牽難。聊取誇兒女，榆條繫從鞍。[illegible]

一逕向池斜，[illegible]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illegible]坐厭親刑柄，[illegible]偷來傍釣車。[illegible]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瓶。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芡觜，露亦染梨腮。[illegible]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illegible]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峯不敢眠。[illegible]

詠燈花同侯十一 [illegible]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illegible]

黃裏排金粟[illegible]釵頭綴玉蟲[illegible]

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祖席 前字

[illegible]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杯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終願早回船[illegible]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illegible]況與故人別那堪羇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

送鄭尚書赴南海

番禺[illegible]軍府盛欲說暫停杯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illegible]衙時龍戶集[illegible]上日馬人來[illegible]風靜鶢鶋去[illegible]官廉蚌蛤回[illegible]貨通師子國[illegible]樂奏武王臺[illegible]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illegible]直割乖龍左耳來[illegible]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illegible]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illegible]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illegible]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嗟爾戎人莫慘然[illegible]湖南地近保生全[illegible]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illegible]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illegible]商顏暮雪逢人少鄧鄙春泥見驛賒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illegible]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

[illegible]

韶州南去接宣溪[illegible]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先自落[illegible]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隨愧使君[illegible]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竹牀莞席到僧家[illegible]暫拳一手支頭臥還把漁竿下釣沙[illegible]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illegible]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illegible]

過始興江口感懷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illegible]

來往再逢梅柳新 [illegible] 別離一醉綺羅春 久欽江總文才妙 [illegible] 自歎虞翻骨相屯 [illegible] 鳴笛急吹爭落日 清歌緩送欵行人 [illegible] 已知奏課當徵拜 [illegible] 那復淹留詠白蘋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illegible]

明時遠逐事何如 遇赦移官罪未除 北望詎令隨塞雁 南遷纔免葬江魚 將經貴郡煩留客 先惠高文謝起予 暫欲繫船韶石下 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illegible]

憑高試迥首 [illegible] 一望豫章城 人由戀德泣 [illegible] 馬亦別羣鳴 寒日夕始照 風江遠漸平 [illegible] 默然都不語 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illegible]

中郎有女能傳業 [illegible] 伯道無兒可保家 [illegible] 偶到匡山曾住處 [illegible] 幾行衰淚落煙霞 [illegible]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illegible]

行行指漢東 暫喜笑言同 雨雪離江上 蒹葭出夢中 面猶含瘴色 眼已見華風 歲暮難相值 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

白水龍飛已幾春 偶逢遺跡問耕人 [illegible] 丘墳發掘當官路 何處南陽有近親 [illegible]

寄隨州周員外 [illegible]

陸孟丘楊久作塵 [illegible] 同時存者更誰人 金丹別後知傳得 乞取刀圭救病身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illegible]

濁水汙泥清路塵 [illegible] 還曾同制掌絲綸 眼穿長訝雙魚斷 耳熱何辭數爵頻 銀燭未銷窗送曙 [illegible] 金釵半醉座添春 [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illegible]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衆知難繞墳不暇號三帀設祭惟聞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illegible]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 [illegible]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 [illegible]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 [illegible] 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遍憂麥作蛾飛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illegible]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 [illegible] 再領須句國仍遷少昊司 [illegible]

故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 [illegible] 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 [illegible]

牆下春渠入禁溝 [illegible] 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 [illegible]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illegible]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 [illegible] 禾颯風存蟋蟀斜暮商良多感無事[illegible]塵

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illegible]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 [illegible] 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同水部張員外籍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illegible]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 [illegible] 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或作和水部張籍賜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色映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慚汗仰皇扃。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又深。

送桂州嚴大夫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清為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

和僕射相公朝回見寄

竭力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間。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山公自是林園主，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鎖，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

耒耜興姬國，輴……建……家。在功誠可尚，於道詎為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曆賒。衛門羅戟槊，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真皆齒列，二聖亦肩差。陽月時之首，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庭炬坼金葩。紫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譁。噌吰宮夜闢，嘈囐鼓……

味陳奚敢（陳或作服非是○…）名香萬孔幕（…）

重祥紛可錄律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代工聲

問邊擁帚事敬恭加餞潔當天月歲鑠捧日霞（蜀本或作…）

（目以爲君月喻以喻臣…唱酬亦譏俛仰但稱嗟…）

（…事…人用之…公自謂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考異 音釋附

○雜著

原道

（補注 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毀行書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有下或有有字）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小字）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私言或…）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或無以字）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illegible]）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illegible]）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illegible]）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illegible]）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illegible]）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illegible]）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illegible]）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illegible]）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illegible]）傳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illegible]）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illegible]）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illegible]）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illegible]）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illegible]）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illegible]）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

其稽（稽或作情）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八字）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或無不字上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身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illegible]）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illegible]）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illegible]）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illegible]）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illegible]）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或無其字）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形上或有鬼無聲字）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行難

或問行難曰舍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州

獲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閒客席（[illegible]）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誄之（[illegible]）某與某何人也（[illegible]）任與誄也非罪歟皆曰然（[illegible]）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誄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誄之邪（[illegible]）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誄也何有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illegible]）

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illegible]）他日又往坐焉（[illegible]）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擇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illegible]）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illegible]）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illegible]）先生曰[illegible]子之言孟軻不如（[illegible]）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illegible]）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illegible]）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illegible]）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illegible]）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illegible]）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illegible]）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illegible]）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illegible]）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文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illegible]）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illegible]）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illegible]者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肩而[illegible]，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鶡冠子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

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雜著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

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

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illegible]俱收並蓄

[illegible]

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illegible]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illegible]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illegible]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illegible]

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illegible]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illegible]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illegible]子不知耕婦不知織[illegible]乘馬從徒安坐而食[illegible]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illegible]

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illegible]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illegible]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illegible]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illegible]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illegible]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illegible]後世不知其承大敝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illegible]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敝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

夏曰[illegible]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illegible]辯球正紛紊糾射以齊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illegible]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illegible]然矣[illegible]謂不可守遽而從之[illegible]千里及門而後雖死死[illegible]一決不可[illegible]始有[illegible]之皆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illegible]而[illegible]伏文[illegible]而尚悉賢[illegible]浮乎天道[illegible]神化道之行也其無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陷穽以待之[illegible]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防之[illegible]此野人鄙夫之所及也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illegible]介於屈彊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illegible]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illegible]豈材力爲有不足歟[illegible]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illegible]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illegible]彼之屈彊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距[illegible]則千里而近而與我壤地相錯[illegible]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處思有以乘吾之便[illegible]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

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勞雖之不期猶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

([illegible]) 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illegible])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illegible])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illegible])汝不懲邪而呶呶([illegible])以害其生邪

行箴([illegible])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illegible])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illegible])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illegible])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illegible])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illegible])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illegible])

後漢三賢贊三首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illegible])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眾流閉門潛思論衡([illegible])以修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illegible])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憤世([illegible])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告明([illegible])度遼皇甫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雁門問雁呼卿([illegible])不仕終家吁嗟先生([illegible])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illegible])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illegible])其後果敗以此有聲俶儻敢言默無常人以為狂生([illegible])州郡命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illegible])論說古今發憤著書([illegible])是名交人稱其文足繼西京([illegible])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illegible])

諱辯

愈與李賀書([illegible])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illegible])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

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敎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浸浸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鬬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離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

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illegible]今世之所謂士者，[illegible]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illegible]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illegible]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illegible]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illegible]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illegible]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illegible]

釋言

[illegible]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illegible]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illegible]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illegible]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illegible]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illegible]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

其黨徹相因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庶啄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二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旣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愼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愈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愼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耶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以獨稱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所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初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

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illegible]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illegible]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illegible]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illegible]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illegible]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illegible]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illegible]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illegible]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illegible]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illegible]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illegible]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illegible]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illegible]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illegible]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illegible]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illegible]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illegible]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illegible]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illegible]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illegible]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illegible]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illegible]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

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illegible]）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illegible]）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illegible]）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illegible]）撫河中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illegible]）剗戎蕃威蕩戮凶回聲政宜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燕尹克司來帥能旅何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哉（[illegible]）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illegible]）天子是嘉俾錫旁王

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本連理之柯同榮異穗之禾（[illegible]）土也久矣（[illegible]）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吾僕之產茲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于余抑也（[illegible]）（[illegible]）不知所如頌詠長言之于康衢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illegible]）願封植兮永囿俾斯人兮不忘（[illegible]）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illegible]）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籍觀（[illegible]）曾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illegible]）然比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噪（[illegible]）劫眾阻兵懍懍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

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illegible]）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illegible]）河之沄沄（[illegible]）源于昆侖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illegible]）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遊（[illegible]）

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以御史大夫受天子命為徐泗濠三州觀察使授節鉞鎮徐州且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三君子燁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

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
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
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
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
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
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
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
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
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
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行者牽者
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
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
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
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
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
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
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
矢房甲胄之屬缾盂簦笠
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
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
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
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
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
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
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
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
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
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
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
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
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
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
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
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
丞曰當署
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
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
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
丞之設豈端使然哉
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
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
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

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illegible]）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illegible]）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illegible]）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illegible]）斯立易桷與瓦墁（[illegible]）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illegible]）水㶁㶁（[illegible]）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illegible]）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illegible]）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illegible]）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illegible]）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illegible]）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illegible]）竊寄目償所願焉（[illegible]）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illegible]）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illegible]）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illegible]）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illegible]）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illegible]）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illegible]）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illegible]）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illegible]）不鮮者治之則已（[illegible]）無侈前人無廢後觀（[illegible]）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illegible]）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illegible]）

科斗書後記（[illegible]）

愈叔父（[illegible]）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illegible]）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illegible]）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

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注：[illegible]〕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注：[illegible]〕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注：[illegible]〕因從歸公乞觀一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　〔注：[illegible]〕

雜著

鄆州谿堂詩　〔注：[illegible]〕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注：[illegible]〕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注：[illegible]〕曹、濮〔注：[illegible]〕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注：[illegible]〕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注：[illegible]〕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注：[illegible]〕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注：[illegible]〕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注：[illegible]〕復歸於〔注：[illegible]〕，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注：[illegible]〕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注：[illegible]〕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注：[illegible]〕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注：[illegible]〕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注：[illegible]〕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注：[illegible]〕憊心罷精，〔注：[illegible]〕磨以

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之字）公亦樂眾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illegible]）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illegible]）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壤（[illegible]）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illegible]）及我憲考一收正之（[illegible]）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蟊（[illegible]）節根之螟（[illegible]）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illegible]）而磔之（[illegible]）凡公四封既富以強（[illegible]）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illegible]）是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illegible]）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illegible]）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苽（[illegible]）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illegible]）此邦是庥（[illegible]）

貓相乳說（[illegible]）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illegible]）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illegible]）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illegible]）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illegible]）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illegible]）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illegible]）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illegible]）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illegible]）因敘之為貓相乳說云（[illegible]）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illegible]）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illegible]）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illegible]）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其悉以陳之（[illegible]）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有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一者之異云乎○[illegible]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illegible]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也字）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爲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魯之德不論於二霸[illegible]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非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論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從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辟而闢之則廓如也[illegible]其所守者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illegible]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illegible]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得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illegible]諸生達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齊晉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徼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illegible]至秦用商君之法人以爲周以弱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矣秦使天下皆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豈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或於舊說[illegible]

問夫子之言志各言爾志[illegible]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學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登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illegible]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illegible]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illegible]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illegible]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見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illegible]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紛然[illegible]諸生書亦皆有人焉[illegible]而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略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勞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illegible]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illegible]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未識四者之所謂願聞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illegible]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

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爲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
一（或作二成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
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illegible]）易
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illegible]）後可

問人之仰（[illegible]）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
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illegible]）
（或有在字或無禮字）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illegible]）
（[illegible]）耕者
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
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illegible]）
與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illegible]）
（[illegible]）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
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
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
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
五色出納五言（[illegible]）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
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解隱義不可以淺抑其年代
（[illegible]）遠矣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illegible]）
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illegible]）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
子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
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
樂於萇弘是也（[illegible]）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
（[illegible]）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illegible]）

問食粟衣（[illegible]）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
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
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
母之於子（[illegible]）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
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illegible]）不然則
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illegible]）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
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
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
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illegible]）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illegible]）愈
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
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
德不同也（[illegible]）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
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
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illegible]）
（[illegible]）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
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illegible]）
（[illegible]）視政之
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illegible]）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
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illegible]）且吾聞之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illegible]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illegible]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illegible]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illegible]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illegible]入則諫其君出則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illegible]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illegible]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illegible]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illegible]孜孜矻矻[illegible]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illegible]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illegible]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illegible]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illegible]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illegible]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illegible]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illegible]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illegible]傳稱舉下緬者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illegible]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illegible]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

曰遷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有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其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也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其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擔之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於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于國學矣然則學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賢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懲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循業其事而隳其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

在齋郎之名苟無也[illegible]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
利於其積不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術哉[illegible]
[illegible]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
非利舉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illegible]故曰議罷齋郎而
以學生為之乎亦不得其理矣[illegible]

禘祫議

[illegible]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
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
肅敬祀事[illegible]
[illegible]
在擬議不敢自專[illegible]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
繁據所執各殊自殘中之初迄至今茲祭經禘祫未合適從
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illegible]
[illegible]今輒先羣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
懿[illegible]廟主宜永
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illegible]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
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
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
之合矣[illegible]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
以為不可[illegible]
立七廟一壇一墠[illegible]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
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
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
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
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
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
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illegible]四
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
[illegible]
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illegible]
[illegible]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illegible]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
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
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illegible]
[illegible]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
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
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
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
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
非傳於後代之法也[illegible]禮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
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
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illegible]又常祭甚眾
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
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非所失禮也[illegible]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宜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illegible]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而陳[illegible]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

論曰昔孔氏之門弟子[illegible]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illegible]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顔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illegible]生乎其心則爲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頗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illegible]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illegible]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顔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illegible]顔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illegible]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數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

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illegible]曾不慎也故學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皆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顔子之不貳過[illegible]在是矣謹論[illegible]

[illegible]試小功不稅書

[illegible]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illegible]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illegible]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illegible]古之人行役不逾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illegible]

（[illegible]）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者恆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illegible]）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戚戚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illegible]）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傳意（[illegible]）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illegible]）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illegible]）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illegible]）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illegible]）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illegible]）爲禮部（[illegible]）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illegible]）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蕃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illegible]）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illegible]）生言曰蕃仁勇人也（[illegible]）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illegible]）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illegible]）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illegible]）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illegible]）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illegible]）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所愧其無傳焉（[illegible]）

答張籍書

[illegible]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沉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暮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

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illegible]）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illegible]）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illegible]）其聲嘵嘵（[illegible]）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illegible]）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illegible]）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illegible]）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illegible]）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illegible]）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illegible]）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illegible]）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illegible]）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illegible]）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

書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稇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為文也

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或無狀字，或作代張徐州賀白兔書云）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其心（或作全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illegible]）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illegible]）。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闕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illegible]）兔，陰類也，又窟居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群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離之為言，猶離也，又附麗也。（[illegible]）安阜，名其屯也。（[illegible]）有安阜之嘉名，為安附之喻（[illegible]）。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illegible]）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鋒，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illegible]）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敢議家念，（[illegible]）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illegible]）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illegible]）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求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illegible]）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illegible]）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illegible]）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illegible]）延納而博（[illegible]）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illegible]）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鬷明之言，（[illegible]）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瑰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illegible]）

愈白尉遲生足下：（[illegible]）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illegible]）賢公卿

大夫在上比，有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苟援之，必有以取之也。（[illegible]）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illegible]）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illegible]）。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辛亨之誡，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illegible]）。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談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翊書，亦云足下之文遠甚。凡其（[illegible]）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俊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illegible]）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大君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鄭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illegible]）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illegible]）、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illegible]），移族從并與京兆書（[illegible]），自襄沂至鄭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辰及申，凡五日（[illegible]），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玩之（[illegible]）；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illegible]）。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illegible]），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illegible]），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illegible]），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illegible]）。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illegible]）。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illegible]）；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illegible]）。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illegible]）。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讚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為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撫賜示問（[illegible]），感戴戰慄，若無所容措（[illegible]）。然尚有感識須盡誠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illegible]）！又連下句（[illegible]）。愈幸甚，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illegible]），竊自討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illegible]），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

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方〕…然字非是。）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經循，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遂以疑歸。倔強日日，逮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爲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閣无甚字。諸本无閣（？）二字。或作特。今按：得失之意，已爲明矣，詳首矣。）愈再拜。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方〕从三本。一无效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方〕上止作止。〔方〕蔡本下句无行字。或作止。今按：上句止字當作行，下句則當作止。无理不可。今從蔡本。）受容受察，不復進謝。（閣本无受容字。）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方〕无之字。）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疏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外下〔方〕从三本。无於字。非是。）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奸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方〕…字。或作…。下或有矣字。未上〔方〕从三本，有之字。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非是。）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長下〔方〕从三本，无者字。非是。）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方〕…无必字。）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黠姦，（黠…切。黠…黑也。…）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至…詩：…曰…黑色。…受…。下或作…。今按：私字下當有恨字。…七字…句。…又…）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方〕从閣本。[illegible]）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五

書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庶民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

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illegible] 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illegible] 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illegible] 彼之處隱就閑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illegible] 而方閑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illegible] 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illegible] 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illegible] 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illegible] 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illegible] 干黷嚴尊，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illegible] 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illegible] 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illegible] 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illegible] 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illegible] 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illegible] 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illegible] 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illegible] 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illegible] 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illegible] 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illegible]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illegible]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illegible]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illegible]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illegible]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illegible]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illegible]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illegible]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illegible]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illegible]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illegible]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illegible]瀆冒威尊惶恐無已[illegible]愈再拜[illegible]

答侯繼書

[illegible]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敷得足下陝府所留書玩而復之不能自休寄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illegible]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illegible]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illegible]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illegible]與時世不相聞[illegible]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

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門戶或無二字)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汲汲或作汲汲)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強不息(息字無)故因書奉曉(曉或作)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得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也字無至字)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於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之字無)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

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以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將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

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illegible]) 愈再拜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illegible]) 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illegible]) 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illegible]) 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 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illegible]) 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illegible]) 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illegible]) 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illegible]) 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有人字或[illegible]) 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一無觀字[illegible]) 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illegible])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illegible])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illegible]) 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illegible])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illegible]) 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重答翊書([illegible])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illegible]) 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illegible]) 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illegible]) 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illegible]) 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illegible])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illegible]) 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蕩蕩無與舉世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illegible]) 近者閣下從事李協

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illegible]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illegible]數日籍益聞所不聞[illegible]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illegible]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illegible]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illegible]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illegible]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illegible]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illegible]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illegible]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illegible]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illegible]籍又善於古詩[illegible]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illegible]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illegible]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illegible]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illegible]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illegible]籍慚蹙再拜

答李秀才書[illegible]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illegible]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illegible]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illegible]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illegible]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illegible]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illegible]愈頓首

答陳生書[illegible]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illegible]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illegible]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illegible]不以累于其初[illegible]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

而已矣[illegible]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所後乎其文者也[illegible]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illegible]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illegible]愈白

與李翺書[illegible]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illegible]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

僕之家本窮空重遭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illegible]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illegible]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illegible]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illegible]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illegible]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illegible]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illegible]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illegible]非不願為子之所為顧力不足勢不便故也[illegible]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illegible]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illegible]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illegible]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illegible]愈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六

書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illegible]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illegible]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illegible]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illegible]其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illegible]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illegible]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illegible]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illegible]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illegible]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illegible]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illegible]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illegible]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illegible]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illegible]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illegible]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采納焉[illegible]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illegible]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illegible]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爨之不足[illegible]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鮮相見為憂謝相知為不謀適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illegible]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illegible]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位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illegible]生又[illegible]鄉邑去[illegible]其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恐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惟能之[illegible]雖改一稱比舊

尤佳（[illegible]）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illegible]）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illegible]）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illegible]）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illegible]）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illegible]）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illegible]）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illegible]）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illegible]）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illegible]）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脩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illegible]）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illegible]）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illegible]）以及之乃相親（[illegible]）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illegible]）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illegible]）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illegible]）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illegible]）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illegible]）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邪（[illegible]）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illegible]）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

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
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
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
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
不嗜者；食上或有於字 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
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
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
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
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
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
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
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
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
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
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
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
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
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
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
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
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
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東京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
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
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
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
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
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
若加其新也；屬
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
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
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
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
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
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
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
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
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
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
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
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懔懔然惟恐己之不自聞
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
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
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

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illegible]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illegible]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illegible]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悩悩而易其行[illegible]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illegible]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illegible]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illegible]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illegible]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illegible]亦其心之所好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illegible]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illegible]如僕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illegible]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illegible]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illegible]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雖若窮荒苟然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illegible]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illegible]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illegible]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illegible]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illegible]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illegible]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illegible]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斃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其心腑振撓其骨筋[illegible]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illegible]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illegible]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

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嘗弱君子神明所扶持然猶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illegible]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illegible]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illegible]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illegible]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illegible]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illegible]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illegible]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illegible]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illegible]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illegible]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illegible]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illegible]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illegible]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illegible]久不[illegible]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illegible]

與祠部陸員外書[illegible]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升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illegible]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illegible]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illegible]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illegible]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illegible]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於野[illegible]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illegible]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illegible]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illegible]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illegible]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illegible]有韋群玉者[illegible]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illegible]

〔[illegible]〕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遊衆輩爭不從其
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illegible]〕
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
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
可也〔[illegible]〕有沈杞者〔[illegible]〕張竑者〔[illegible]〕尉
遲汾者〔[illegible]〕李紳者〔[illegible]〕張後餘者〔[illegible]〕
第〔[illegible]〕李翊者〔[illegible]〕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illegible]〕
〔[illegible]〕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
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illegible]〕往者陸
相公〔[illegible]〕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
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illegible]〕其後一二年所
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
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illegible]〕

〔[illegible]〕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
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
為美談〔[illegible]〕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
蔑無聞〔[illegible]〕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信之資〔[illegible]〕行之
道惜乎其不可失也〔[illegible]〕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宴娛樂
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
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illegible]〕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illegible]〕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illegible]〕

〔[illegible]〕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illegible]〕
〔[illegible]〕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illegible]〕
〔[illegible]〕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
〔[illegible]〕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
〔[illegible]〕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
〔[illegible]〕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illegible]〕
〔[illegible]〕赫赫乎洸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illegible]〕
〔[illegible]〕謂海[illegible]高義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就
〔[illegible]〕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illegible]〕其亦待士
之道未其〔[illegible]〕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
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
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
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
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illegible]〕假如愚者至閣下以
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
遠矣〔[illegible]〕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
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illegible]〕精鑒
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illegible]〕
詷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
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illegible]〕愈也布衣之士
也〔[illegible]〕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

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作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illegible]）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illegible]）以閤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illegible]）愈再拜（[illegible]）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illegible]）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illegible]）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illegible]）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illegible]）

（[illegible]更詳之）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illegible]韋舍人）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濆音[illegible]）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illegible]）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illegible]）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illegible]）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illegible]）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illegible]）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illegible]）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illegible]）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illegible]）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

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
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
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
禁其為彼也[illegible]夫百物朝夕所見者
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
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
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
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illegible]足下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
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
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
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illegible]若聖
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
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
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illegible]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
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
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illegible]愈白

答殷侍御書[illegible]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蹶然汗出以愧
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
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
日失月亡以至於老[illegible]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
士真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illegible]前
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illegible]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
恨遭逢之晚願爾俾其學[illegible]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
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
可令敘所注惠出其書奉命反側善[illegible]不僅斯為多方敢
不喻所指入月益涼時得休假[illegible]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
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近世
公羊學幾絕何氏[illegible]
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
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illegible]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
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illegible]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illegible]
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
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illegible]愈再拜

答陳商書[illegible]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
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illegible]愈
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
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illegible]叱曰吾瑟
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illegible]
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illegible]是所謂
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illegible]今舉進士於此世
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
立齊門者比歟[illegible]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
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illegible]故區區之心

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省讀謹上言之惟吾子諒察[illegible]愈白

與孟尚書書[illegible]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illegible]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illegible]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illegible]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illegible]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illegible]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illegible]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illegible]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illegible]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illegible]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illegible]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illegible]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illegible]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illegible]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illegible]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illegible]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illegible]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

呼其亦不仁甚矣〔小注漫漶〕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
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
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
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小注漫漶〕
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
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小注漫漶〕夫信陵
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小注漫漶〕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
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
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
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
其非而趨是耳〔小注漫漶〕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
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鄉大夫之世耳其人
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小注漫漶〕故天下靡
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
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
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
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小注漫漶〕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

負僕所以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
明矣〔小注漫漶〕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
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小注漫漶〕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小注漫漶〕使至連
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小注漫漶〕重序河南事跡
本末文字綢密與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
想所為益深勤企〔小注漫漶〕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
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小注漫漶〕雖
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押於要路有一言可信之望雖
百悔亦不敢默默〔小注漫漶〕今既無由緣進
宣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孜孜所期待獨將語於人不見成
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懼且愧之
〔小注漫漶〕勿深措意幸甚〔小注漫漶〕
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衹增愧耳良務
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
山必反即詐為瘖棄去〔小注漫漶〕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
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
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
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小注漫漶〕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
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小注漫漶〕
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小注漫漶〕

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撰白其先人事帕門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榮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埃愈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九

書　序

與鄭相公書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轉與孟仕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寧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裝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家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稱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有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与及裝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伏閤位尚有闕負辜嘗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守事未嘗挫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退還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

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苟竊橫逆以負而閣下旋擢尚有少覬不滿之欲猶足更容輒冒言之益增汗慄[illegible]

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illegible]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illegible]環蔡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illegible]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頗僭作威福[illegible]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鄂渚[illegible]親與士卒均辛苦撫循[illegible]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illegible]以壯士氣斬所乘馬[illegible]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illegible]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illegible]所以蓋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illegible]受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illegible]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蝝之聚感兇豎喣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師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illegible]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脫而出[illegible]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illegible]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illegible]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惓惓不能自休[illegible]用兵不大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征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跡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恩[illegible]事不任感激[illegible]

（之恩而[illegible]以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
十一郎行已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
私得厚庶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
文字鄙薄令撰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
敢自疎比所與揚書記書爲緣久闕附狀求因間粗述下情
（[illegible]）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高遠
捧讀再三但增慚悚僕射公忠賢棟梁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
謙虛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恨以官守拜奉未
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illegible]以史考之[illegible]元和十年二月[illegible]）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illegible]）伏計倍增[illegible]愈
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illegible]）
（[illegible]）疎懦羸弱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切念旬
朔不卽獲侍笑言東望頳汗有兒女子之戀（[illegible]）不能自禁華
（[illegible]）獨宿直舍無可告語（[illegible]）
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閤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
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illegible]）接過客
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親近藥物
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宜滌疏滯為國自愛區區隨奉承之心幸
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illegible]）

（[illegible]）

所示情恭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參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
尚不臺參（[illegible]）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
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
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illegible]）
（[illegible]）
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
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
制也停推赴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
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
智者正謂此耳愈多自修報狀不得（[illegible]）伏惟
照察（[illegible]）

送陸歙州詩序

（[illegible]）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
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
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
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
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
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

不能成[illegible]光一州

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illegible]

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illegible]

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illegible]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illegible]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illegible]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illegible]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illegible]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illegible]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illegible]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illegible]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illegible]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illegible]三子者之鳴信善矣[illegible]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

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序

愈常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位，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由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一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群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樽俎既陳，肴羞惟時，盞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illegible]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illegible]坐于樽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illegible]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illegible]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暭下第序

[illegible]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illegible]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illegible]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illegible]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illegible]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illegible]眾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illegible]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illegible]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illegible]

[illegible]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illegible]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illegible]朝之碩臣皆其舊交。[illegible]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illegible]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illegible]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illegible]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illegible]今將易其業而三禮[illegible]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榮。[illegible]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illegible]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illegible]

送李愿歸盤谷序

[illegible]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illegible]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illegible]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illegible]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illegible]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illegible]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illegible]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illegible]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illegible]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

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illegible]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illegible]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illegible]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illegible]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illegible]盤之泉可濯可沿[illegible]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illegible]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illegible]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illegible]

送牛堪序

[illegible]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

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或無上乎字）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卒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𧾷𧾷（或作趑趄）聚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序

送董邵南序（南下或有游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illegible]）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或上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或無苟有二字況能自字）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illegible]）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illegible]）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illegible]）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又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illegible]）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餽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illegible]）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illegible]）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illegible]）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illegible]）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illegible]）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illegible]）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illegible]）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illegible]）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illegible]）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illegible]）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illegible]）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或作[illegible]）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illegible]）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illegible]）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

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或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illegible]）余既重柳請又嘉游者能喜文辭於是乎言（[illegible]）

送楊支使序（[illegible]）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illegible]）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illegible]）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illegible]）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illegible]）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令中丞之在朝愈日往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illegible]）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為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其本（[illegible]）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illegible]）夫樂道人之善以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illegible]）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illegible]）

何於韓同姓為近（[illegible]）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々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illegible]）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illegible]）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illegible]）道有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illegible]）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illegible]）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illegible]）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illegible]）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illegible]）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illegible]）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illegible]）氣之所窮盛而不過（[illegible]）扶輿磅礡而鬱積（[illegible]）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礡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illegible]）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illegible]）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illegible]）廖師郴民

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illegible]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illegible]

吾少時讀醉鄉記[illegible]，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illegible]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illegible]若顏氏子操瓢與簞，[illegible]曾參歌聲若出金石，[illegible]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illegible]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illegible]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illegible]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illegible]

送孟秀才序[illegible]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illegible]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illegible]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強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illegible]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之；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之。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鬥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illegible]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illegible]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illegible]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illegible]

送王秀才序[illegible]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illegible]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illegible]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illegible]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illegible]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

名字曰馯（音寒）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
孟軻師子思子思
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
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稱其文辭
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
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
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
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
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荊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
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
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
恒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
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統
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
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
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
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
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
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從
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
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
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
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
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
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
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
將服承命卒不得辭
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
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
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
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
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
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
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

序

送區冊序（[illegible]）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illegible]）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illegible]）誓言相好，自南海拏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illegible]）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illegible]）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illegible]）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illegible]）歲之初吉，歸拜其親，（[illegible]）酒壺既傾，序以識別。（[illegible]）

送張道士序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illegible]）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illegible]）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illegible]）恨無一尺棰，為國笞羌夷。（[illegible]）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眾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illegible]）寧當不竢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illegible]）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疑。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illegible]）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illegible]）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illegible]）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illegible]）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或無世字，非是。）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

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illegible]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illegible]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illegible]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illegible]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illegible]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illegible]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illegible]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illegible]

[illegible]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illegible]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illegible]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illegible]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illegible]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illegible]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illegible]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illegible]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illegible]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illegible]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illegible]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illegible]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illegible]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illegible]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廄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瑰怪之士宜乎遊

於大人君子之門也（[illegible]）。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州下或有也字），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illegible]），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illegible]）。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illegible]），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illegible]），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illegible]）。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吾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illegible]）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illegible]）。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illegible]）。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掌其府事（[illegible]）。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illegible]）。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illegible]）。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愧也（[illegible]）。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illegible]），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illegible]）。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illegible]）。

送石處士序

（[illegible]）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illegible]）。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illegible]）。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illegible]）。」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illegible]）。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illegible]）。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illegible]）。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illegible]）？」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illegible]）。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illegible]）。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illegible]）。

字記闕[illegible]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illegible]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illegible]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illegible]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illegible]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illegible]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illegible]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illegible]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illegible]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illegible]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illegible]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illegible]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illegible]從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illegible]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illegible]

送鄭尚書序[illegible]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illegible]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illegible]袴靴迎郊[illegible]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illegible]帥守屛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illegible]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illegible]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illegible]風一日踔[illegible]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illegible]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illegible]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illegible]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illegible]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illegible]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illegible]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入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稱或作當）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無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見左氏記[illegible]）也又往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疾或作復上或有以字下或有之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方云考食貨志[illegible]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illegible]乃置于大都督府[illegible]唐志[illegible]今按[illegible]所治字當也）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illegible]）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爲下或無之字）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私其下或有字其或作有。今按[illegible]）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際或作隙）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

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illegible]朱銀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一字兩得或作得兩一或作[illegible]）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illegible]）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

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鄭字涵相國餘慶之子）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校理上或有曰字下[illegible]）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之或作名下或有而字上有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或無矣字下有於字非是）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illegible]）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

可謂親薰而炙之矣（[illegible]）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illegible]）（[illegible]）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無下字）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司下或有[illegible]字）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

詩（[illegible]）

（詩下或有[illegible]字注洛上或有新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作政）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illegible]）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illegible]）鳥哢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illegible]）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illegible]）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以喜不利則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illegible]）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藝下[illegible]）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illegible]）於時應而和者凡十人（[illegible]）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illegible]）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illegible]）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illegible]）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illegible]）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illegible]）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illegible]）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
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
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
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
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
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
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
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
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
喜二子相顧慚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
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
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
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
其不用意而功益奇
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
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
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
論詩
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
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
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
二子齊應曰就矣道
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
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
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
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
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
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
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
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
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
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
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
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
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
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龍
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在冷
足自安遭焚意彌貞
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上比
香爐尖下與鏡面平秋瓜未落蔕凍芋強抽萌一塊元
氣閉細泉幽竇傾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方當洪鑪
然益見小器盈睆睆無刃迹
團團類天成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旁有雙耳穿
上為孤髻撐或訝短尾
銚又似無足鐺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

何當出灰炭[illegible]無計離瓶罌[illegible]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挈[illegible]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illegible]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illegible]徒示堅重性[illegible]不過升合盛[illegible]傍似廢轂仰[illegible]側見折軸橫[illegible]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illegible]以茲翻溢愆[illegible]實負任使誠[illegible]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illegible]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illegible]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illegible]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illegible]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擎[illegible]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illegible]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illegible]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考異音釋附

祭文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illegible]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illegible]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illegible]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illegible]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illegible]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illegible]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illegible]

（[illegible]）時未幾皆化翕然（或作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或作久有下數年）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illegible]）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illegible]）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illegible]）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養以來京師（[illegible]）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illegible]）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illegible]）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illegible]）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illegible]）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illegible]）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illegible]）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illegible]）

題哀辭後（[illegible]）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群群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illegible]）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illegible]）以吾所為合於古誨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怠（[illegible]）志益堅（[illegible]）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illegible]）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illegible]）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illegible]）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illegible]）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然居何故而讎邪（[illegible]）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illegible]）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illegible]）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illegible]）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illegible]）嗚呼遠矣何日

而忘[illegible]

祭穆員外文

[illegible]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擕扶北奔避盜來攻[illegible]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illegible]予有令聞我來自山予之暖明我鈍而頑[illegible]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illegible]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雁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朋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樂在手君揚其鍾君君子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復側[illegible]誨余以義復我以誠[illegible][illegible]終日以語無非德聲[illegible]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illegible]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illegible][illegible]上懷主人[illegible]內閔其私[illegible]進退之難君處之宜[illegible]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攸攸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illegible]不日而逢重我心惻自從聞君毋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illegible]孝子而殞哀哀我之至入門失聲[illegible]酒肉在前君胡不饗并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illegible]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illegible]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兹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illegible]當貞元之癸未陽皇威而左授[illegible]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貫部而西邁過清光於斬觀[illegible]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買而來遷[illegible]哀窮遐之無從望百憂以自剔[illegible]疑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夜接雄詞於章句[illegible]跡於[illegible]以爲名曰太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貺投又魚之短韻[illegible]而舉秀唉新命於衡陽對新易於館候空大庭以見處[illegible]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請酎抗北湖之空明[illegible]介之[illegible]宴州摟之谿違泉管嗽而並奏[illegible][illegible]得因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illegible]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還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illegible]念暌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投綿紆以託心[illegible][illegible]示紘誠之不渝[illegible]僅後日之北還約窮歡於一盡雖捩體之殘實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illegible]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illegible]憶交酬而迭[illegible]莫觶杯而哭柩羌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illegible][illegible]遭解古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飛彼險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illegible]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孰都其始終敢不明白而兹羅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

助教薛君之靈[illegible]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illegible]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酹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二員外之靈[illegible]貞元俱從賓處司我明誠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寅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牽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illegible]聲永絕心耳靈親之喪終喪乃歸陽翟[illegible]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莫究其用訃嗣於宗天維不仁[illegible]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illegible]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illegible]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illegible]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鶉獿君飄臨武[illegible]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illegible]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illegible]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illegible]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illegible]南上湘水屈氏所沉[illegible]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illegible]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廄處無敢驚逐以我驂去[illegible]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illegible]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illegible]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遌無捨[illegible]衡陽放酒熊咆虎嘷[illegible]不存令章罰籌蝟毛[illegible]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鯿[illegible]刀鱠餘家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illegible]

户歌用[illegible]為人受[illegible]

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illegible]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illegible]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illegible]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斯朝中宮縉紳推學宗黨是則某等忝隨令子同服官僚屬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維年月日[illegible]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illegible]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illegible]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illegible]情狎其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慭之懷具僚興云亡之歎況某等忝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誰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蔬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illegible]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考求丞相之所辛問舉儒拱手宗祝稱心兄皆指陳根源[illegible]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鄉[illegible]咨問以質歸從我若足為軌儀異我若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擬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儐佐宗親措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illegible]贈以周辭求無不施孰云其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欽道義致[illegible]哀送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illegible]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性情[illegible]蔽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illegible]曰稻既穖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illegible]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杆

穫也（[illegible]）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illegible]）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illegible]字[illegible]）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illegible]）劃（支也分也散也音[illegible]）然（[illegible]）捐雲卷月日也（明月非[illegible]）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illegible]字[illegible]得上[illegible]有[illegible]）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illegible]）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illegible]）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illegible]字下[illegible]下有[illegible]）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illegible]）（[illegible]）蠲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illegible]）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illegible]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illegible]）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illegible]之字[illegible]神[illegible]作）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作[illegible]）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illegible]）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illegible]題曰祭城隍文[illegible]此文）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下[illegible]）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illegible]以上[illegible]）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illegible]）宜降疾咎于其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illegible]）

（[illegible]）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illegible]年月日[illegible]作[illegible]壬寅朔五日[illegible]）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illegible]）犧尊青黃（[illegible]）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illegible]）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illegible]）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illegible]）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

匠旁觀縮手袖間（[illegible]）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illegible]）嗟嗟子厚今也則亡（[illegible]）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illegible]）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illegible]）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上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illegible]）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illegible]）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illegible]）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頓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不稱靈明（[illegible]）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illegible]）舊碑斷折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illegible]）顧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頹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貺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illegible]）

祭竇司業文（[illegible]）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殿功參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汝為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是肆平（[illegible]）命副儒宮（[illegible]）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祭考妣孝道之上（[illegible]）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illegible]）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三以辭（[illegible]）文（[illegible]）刺史郎中四繼三同（[illegible]）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勤在庥之逢（[illegible]）自視雖穀空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illegible]）分竿河洛姻立並躬俱官於學以繼臨洪恩許不酬報德以空（[illegible]）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侯主簿文（[illegible]）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illegible]）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

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
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
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艱我無利權雖死爲
子之方葬我方齋祠方葬或作云葬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
尚饗

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
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
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
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
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死祀字以闕杭本○今天下或有下字按此人字
當爲民字以避諱而用人字也下句同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以罰字蜀本在罰於是
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劬以化正其
下闕無香惟腥神于東罰無差施罪將于尹愈身是甘是宜
中于或作沖之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
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
古法淮南子曰以甲乙日爲青龍一長八尺居中央大者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法丙丁日爲赤龍一長七丈小者龍七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戊己日爲黃龍一長五丈小者龍七長各二丈五尺庚辛日爲白龍一長九丈壬癸日爲黑龍一長六丈小者皆如此作
神之來齊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以惠茲人急急如
律令符將前作非是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
射馬公十一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
必有意將明將昌實綴初試佐戎滑臺滑州斥由尹牟適彼甌

閩艘航又上音業下音忽鼓鼚上音冒下音湯顛而不踐蹴然
蹴也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執鄭符簽毀安州抗節番禺
禺夫其頳斂起大獻擢莛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
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披大
魁殿勤乳以承相歸治留長蔡師注來稷晉寶隸涉鳩鳴
雀乳不見梟鵰惟蔡及許實爲血仇命公并使耕措之牛東
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疢惟樂郊
惟東有鄰惟西有鴟顛覆朋鄰我餘有幾今有餘幾有甲或用左氏身
其擢萃中居斬其梟首疆定可安惟公之難
長百僚度役四方孰樂可棣顏瞻衡嶽將舉以付
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湖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
賀門或作門之賀○余本作是用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
同危事且死且生莫奠猶奪歸來握手會不三四曾不濟輸
酬酢文字曾不辭飽以勸酒截東或作東截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
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帨於月日十五日則一出而陳
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
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
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西下或有天字
之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

等永州龍興寺智學上嘗見說中州之西有區曰身毒，彼佛言曰西方有出界曰極樂世界，無量壽佛。區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七情九慾，以至長生。有能三心八識，以心是主者，苟能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武君[illegible]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豈有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晢晢兮目存，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懃，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舉以[illegible]，文以[illegible]，孤身後繼，[illegible]家[illegible]，選于吏部，遂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遂承宗正，日朝帝庭，比歸陝郡，吏畏[illegible]姦，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始於晉，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慙，謹具薄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十二兄文（公從兄發也）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illegible]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得居，葬不親斂，不塞[illegible]不續，增[illegible]制生死[illegible]歸女嫁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illegible]長[illegible]哀以[illegible]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恃。[illegible]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illegible]水火無災，及身[illegible]。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夭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illegible]秋霜[illegible]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通有聞。念茲[illegible]頓顙[illegible]。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南北，孰云此來，遇暗喪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

單。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illegible]）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illegible]）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illegible]）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illegible]）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illegible]）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illegible]）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illegible]）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illegible]）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illegible]）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illegible]）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illegible]）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illegible]）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illegible]）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illegible]）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

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illegible]）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illegible]）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illegible]）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illegible]）

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illegible]）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illegible]）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illegible]）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illegible]）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illegible]）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illegible]）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子之靈孤字疑嫁而有子女子之慶纏疾中年又命不永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提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闋尚饗

祭滂文

爰曰老成二子湘滂公為延孫死知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守潮州湘滂從行冬公移袁滂至袁年十九卒見公所撰墓誌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何何或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灃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情或作姿相豐端不見闕鬪幼而孤鍾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既相諧偶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減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號慟窮發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君諱元特字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舉貢進秀有司第之惰或從事元戎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參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臺吏暨省御史闕人尊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尚都顧倖未乎繫君之頻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殖財發姦閣府署割割或作償其恨犯君獨高厲露刃成林弓矢猿獲猿獲或作千萬為徒謀誰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懸捐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與窀東屏屏或作愧或作與誄以贈之奠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挐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嬭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值吾南逐逐或作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在水中央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碑誌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illegible]）其先隴西人也（或無也字）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東下或有食大字之得五字）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有又字）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作於）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illegible]）鄉曰慶義原曰嵩原（[illegible]）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illegible]）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illegible]）死而不朽孰謂之夭（[illegible]）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illegible]）已虖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illegible]）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深州有安平縣）（[illegible]）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illegible]）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illegible]）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詼諧縱謔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illegible]）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illegible]）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鄆州既至表授右衛冑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illegible]）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一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illegible]）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芟（[illegible]）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illegible]）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或無其字）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自一至其廬問為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illegible]）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illegible]）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者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者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辭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將有後乎（德者下或有其字）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有而字）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悲下或有哉字）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大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illegible]）昌黎韓愈為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illegible]）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illegible]）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

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illegible]

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illegible]

乞留[illegible]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illegible]

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嬉[illegible]豪州定遠丞

[illegible]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

直明州鄮縣主簿[illegible]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博士延為

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illegible]先生之

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

紛羅顛倒是非[illegible]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illegible]卑讓肫肫

出言孔揚[illegible]今其死矣誰嗣為

宗[illegible]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illegible]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illegible]以道德文學伏一世[illegible]其友四人

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

之四夔[illegible]其義以為道可

與古之夔皋者侔故云爾[illegible]或曰夔[illegible]相世謂相

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

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

仕多避處江淮間[illegible]士皆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

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illegible]衣朝服從騶吏入下里舍請盧君

[illegible]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

磨礱浸灌婆娑嬉遊未有所為為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

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

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illegible]其後為太常博士監

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

[illegible]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illegible]

歿訓子女得冊道甚[illegible]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illegible]

[illegible]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

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

之有季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illegible]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

其往請銘焉[illegible]立於是葬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

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

詳也[illegible]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為可以書其

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皋者侔

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illegible]諸說周公孔子樂其

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

於義乎[illegible]銘如是可以宗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

君得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鄭

州司馬父進成鄭州洛交令[illegible]

[illegible]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illegible]

[illegible]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illegible]

夫人之先出於周[illegible]以鄭為氏因初

侯曾祖諱隨祖諱珍厥考諱縡咸無休歸于房宗生九子左

右蔡稷祠春秋道順德茂顏且格宜壽而當命何[illegible]

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王珝（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无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節前兵馬使（鹽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焉其行矣（懈或作數）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歸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兵外賞賜勲上柱國實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師旭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二年或作一年）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誅叛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緡錢有加（錢下或有五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衙右或作右衙）階為特進勲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盧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或無焉字）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或作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陷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府諮議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illegible]

[illegible]夫人清河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享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二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男二人女一人或作男一人女二人）（或有字）（或元有字）一君子於是知揚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或作大夫）咸泣辭親從難于秦維敖受始逆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稗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暇魯陵之岡孝河在側（仂之或作……）丞丞孝子思顧勲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為諫議大夫（或作……）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男三人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初有文年十四上時兩詩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嫁妹甥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

於野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色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圜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不為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今天子脩大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巳巳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身不得年又將尤誰官不遂歸譏於時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為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為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秘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為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皋女皋為給事中皋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為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為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

韓文二十四卷終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朝下或無五字)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公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等相望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嵩下或有山字)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觚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女上或有子字)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故爲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琯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名聲益彰微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諱眩爲虢州司馬父諱繇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京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一官勵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盩厔令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雍次向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舉殯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中丞或作大夫)將行召河南令韓愈(或作往)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吾道於吾兄也今屬奉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兄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有弟有子(年或作名)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歛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既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一作字)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虢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選尉京兆鄠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殷九卿一人陵廟事丞

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遷萬年令主壻奪驛田京兆尹將附之公不與士大夫權書怒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不禮其屬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歸因畢使不便命公使崇文或無崇字學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稱其能見坐前致抗已事已或作事已曰莫如郎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淛西李錡反權將之戍諸州者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之或無之字衢州以錡反告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賊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錡誅適敗縛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殺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賚人將紫衣金魚以賜

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黠巫鬻令二人以贓賦民賦錢五千萬請緩民輸期一月天下輸皆緩一月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暐常州長史贈某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

其次曰道易女一人嫁殿中侍御史海鹽韋某皆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皋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石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脩學益進交游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功奏從事若君獨於天下爲第一授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順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文明姓韋氏[illegible]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音云鄖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唯公之父政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illegible]選授峽州[illegible]遠安令以讓其庶兄[illegible]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illegible]授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叛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illegible]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illegible]至鄆州會新羅告所

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或無之字順宗即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義滑行軍司馬[illegible]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褰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illegible]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急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illegible]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或無邑字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illegible]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

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illegible]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渫[illegible]汙氣益蘇[illegible]復作南昌縣徙[illegible]于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illegible]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illegible]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其流入海矣[illegible]溉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此類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illegible]使其大如是其細可

略也[illegible]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illegible]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illegible]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illegible]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illegible]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illegible]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宙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illegible]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illegible]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illegible]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illegible]祔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宙謀曰我公宜得

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注略）賀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奕閭取益以
畢可謂有源卒用無媿（注略）爲人
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毀而益
明仇者所歎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爲
司衛少卿具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注略）憬之子構（注略）
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注略）景公生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
覆其宗贈戶部尚書（注略）
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注略）與其弟增以俱小
漏名籍得不誅爲賣口贓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
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累官至御史中丞坰
既至長安宏家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注略）宏死坰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
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從臨渙徐州
節度張建封表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從
事彊得雖入今四年（注略）及尉王屋
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藏入
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令畢侯來吾無憂矣（注略）
緡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見以其贓死（注略）
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指與葬
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注略）娶清河張氏女（注略）
生男四人曰鎬鉦鉄鋭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
爲比丘尼其季一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
婁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必加其身其後窮推人自求
官退而從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苟其澤王屋謹
廉而神不福其（注略）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死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明允先（注略）河東人世勤固（注略）戴厥身（注略）
銘文（注略）連倫惟明允加武貴力牛虜業不持更夏陽有
祚爲去平陽民思悲河東士河陵原宜茲人肖厚完（注略）
（注略）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毋弟証（注略）
扶大夫（注略）
銘系序初

襄陽盧丞墓誌銘（注略）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郎中韓愈
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注略）吾曾祖父母（注略）
[illegible]祖也爲[illegible]五世而吾父也爲襄
陽丞[illegible]自曾之南[illegible]年[illegible]入十年嘗[illegible]
其[illegible]年[illegible]貞[illegible]六十三年終[illegible]六十七[illegible]河南
[illegible]先君[illegible]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illegible]
[illegible]生子[illegible]二人[illegible]女子[illegible]
也夫[illegible]任江西[illegible]
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奉[illegible]
[illegible]五日[illegible]近[illegible]以其力[illegible]

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illegible]

[illegible]

稷、仁、沂，諱曒，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illegible]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illegible]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illegible]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illegible]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illegible]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盡養其遺孤子君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illegible]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illegible]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illegible]君字直之，祖讓，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illegible]妻彭城劉氏，世有衣冠。[illegible]祖好順，幽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即汴也。是為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其後有守上黨[illegible]者，惠于民，卒遂家壺關。[illegible]曾大父延嗣，中書舍人；大父含液，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揚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後辟不肯，留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為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于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無田無宮以為歸，無族親朋友以為依也。天將以是安施耶？[illegible]

銘曰：

有行以為本，有文以為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柰何！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方〕孔子三十六□〔閣〕□）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一作……）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竦聽喘汗（……下或有……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方〕……）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朝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音申）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廣武下或有……字〔方〕……河南……河陰縣……○今……）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上或有……下或有……字）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方〕……或作……）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或……）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闇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方〕……）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方〕……其……尹）

杜氏自敖侯翼始分翼從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爲河東太守葬其父洹水之陽（〔閣〕……）之其後世皆從葬洹水又正倫爲太宗宰相猶封襄陽公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生循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作……）大理生廙（……）以大理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舉進士第司徒北平王燧

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遂至濠州
刺史徐泗州軍乱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或作紀諸本無此三字)
(千人四字皆在下句或云兵字之下兩斷以下複有兵字者元理甲字以救行或富在兵字上始斷以等如者)有功加
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為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
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
除吏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為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
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无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
郡君張州彭州刺史贈礼部侍郎諒(或作涼)之女生子男三人
貫立為天長主簿詞立為壽州參軍誼立為順宗挽郎女一
人(貫一作貴或作賞)將葬公之母兄太常博士冀為公之夫人及子男
女詩曰葬宜有銘凡与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
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為進士乃
篤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守或作及一作成)寨錫餘羨漢若不思公
賙卹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廐虛空
事在于人日遠日忘(在于一作在乎)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
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平陽或作陽平以平陽路公今數如此◎公石本卒數多次◎公石本云皆出系表當書)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
(家或作先本出表作家◎以石本云代或世作世)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肅閑令發
聞開元受賜更名書于太史(令下或有嗣字或作謝)治行淮州終功南
邦享有土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国公薨贈尚書
右僕射司空(洽或作治)公諱應字從眾冀公之嫡子用大
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虔或作鋋)割飭等都作
縣安遠以利人(騎或作騎)鑿敗灘石以平贛(古暗切)

(……)梗陶堯而城罷人築笄沼嗣襲封又加
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渴禁陸岳城攢陽界中二邑
得上田除水害(上或作上田或作土田)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
軍司馬改刺廬州又號其城人不歲苦(或作……)入為尚書職方
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韶鎮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
至貿斂出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北或作長)公至則出倉米下其
估半以廩餓人蜀關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蜀或作關下或作……)救擢
字李錡將反以閉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
常半年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
相喜之鑴其說響山石君宜(宜當作……山名)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
得石者五十萬餘府得錢千者八十萬(石或作……)公之寓州逢
水旱喜毀出與人歲熟以其得收常有羨利故在所人不病
飢而官府畜積(積或作……)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
以職即其処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
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一本或作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
陵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諶
曰宜有刻也(或下有字)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
恕因其族弟進士舉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温啟緒既
作以及賬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下完上實師于其鄉鄰寇
逼庭營居響山牆屋脩施(……)襃功刻表
丞相之辭(……)受代而家叙跡及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
代大家維誰其保(保或作……)既顯既顛戒于終咎(咎或作……)伊我襄
陽克慎以有延畀後承莫不率守(守或作承)有塞于原維樹在經
(在或作……)以告無期博士是銘(……)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illegible]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illegible]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或作以其]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illegible]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illegible]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illegible]秦有獲為大官

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illegible]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illegible]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illegible]從戰捺祿[illegible]走可突干[illegible]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illegible]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誅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illegible]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illegible]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illegible]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illegible]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illegible]中郎少卑[illegible]子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援我節制有壇[illegible]數備禮嘗以有宗廟[illegible]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illegible]云誰其子其有無孫[illegible]乃惟有人[illegible]念昔平盧為擇大夫承之危不違戎四方其平士有息息來覲來齋以館烝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薨在滎陽葬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者仕慕容垂國為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為滎陽太守後開者號其族為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為曾祖是生擬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illegible]贈吏部侍郎公諱儋[illegible]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illegible]長能季卿謂其以能興立鄭氏[illegible]自課學明左氏春秋[illegible]士選為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解上下以賓不登[illegible]僕射[illegible]以襄陽兵[illegible]淮西公以參謀

留府能任後事戶曹屬于涼涼地入西戎自貴谷徐城三世
皆未還葬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為三葬葬從東徐城墓無表
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
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
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
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勵嫌間卒用有就
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度河
東軍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
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
士心及昇大師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
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嬉
嬉之大燕校講民事施能不竢日用能以千月
成政既征敢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發朝夕八月

庚戌薨年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
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滎陽上疾比薨問交道比
華弟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民吏及旁九
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
如何公與賓客朋游飲酒必極醉投壺博
弈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
別自號白雲翁
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
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
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

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
長女嫁遼東李[illegible]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為
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或作嘗下或無常字）常患富無以奉所欲
得（若下或有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為
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
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
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
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
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
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
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
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泮閟之詩使聲
于其廟以假魯侯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
家為之銘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
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
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
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

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岐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從石本安或作臣）卿于太宰燕盜以驚（[illegible]）孽黨相維河北失平踰登元和大聖載揚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嵎（[illegible]）魏土與兒戲兵（[illegible]）吏戎怒莫保首頸（[illegible]）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謀奉（[illegible]）門請起田侯（[illegible]）事奉我天明（[illegible]）君王（[illegible]又云二三子[illegible]）東綽弓戈考校度程提壇（[illegible]）籍戶來復邦經（[illegible]）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廟于宗以降命書（[illegible]）旌節有鞠鈎尾神旗鉦鼓以長魏師（[illegible]）

（同但有文耳。鼎之无底者非）乃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迫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乃思乃父追秩是卿嬗德嫄賢（[illegible]）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址見于蒼龜祖考咸喜（[illegible]）田侯兩有文武記其分職（[illegible]）則可作承輔（[illegible]）告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以時爾祖爾思（[illegible]或作祖考之思）

碑誌

劉統軍碑（此篇公書[illegible]石本[illegible]可疑者別見）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illegible]）既葬將反柩于京舍于墓次（[illegible]）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說事會莫將退感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放德焯勤（[illegible]）者莫不祖完隆辛崇終有都督之詔日事時功以著不可誣（[illegible]）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有謚有誄有幽堂之銘（[illegible]）又如即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縱哭捨杖拜曰縱不敢違（[illegible]）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氏彭城本自楚元陽曲之別（[illegible]）公祖還公曾祖考爲潮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遷與其高寒棄楚不還遂于公身三世晉人（[illegible]）公生而異魁頗雄異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憎噫（[illegible]）告邊師可破之計（[illegible]）錫琳爲橫巴蜀廉卿（[illegible]）公由游奇軍船諭招（[illegible]）折其尾毒不得動（[illegible]）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計民里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爲曲環（[illegible]）軍爲環強冠氣死決敗算成攻於征指環有許師公實佐之

蘇民氣敝多出公畫（或作謀）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
貳夫子所憑蔡卒辛喪圍我許郛新師不牢勛勤（[illegible]）
恐奔兇又將遣公為陳方應變為械（一作戒）與之上下冠無所
適（處也）賴遂至道敗（[illegible]）
曲元侯以勢自憚復入居許為軍司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
享嗣環職奮忿從德乃與縣之通塗其榛棘羅蓋嬉遨連手歌
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僉之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
（[illegible]）
公即踰言此皆臣德防斷不補償民於某（[illegible]）臣奮且疾宜
即大罰上曰爝害大臣其來（[illegible]）允余之思
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不迴六月陛
熱上下歔欷（[illegible]）公
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甚不能造闕仆臥在宅閣有加錫
命為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在相百僚長首冬十一月日將南
至公遂薨年六十二奏聞但悼俾官賻弔悲不聽朝贈仆
潞州悴殁之賚於數為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國
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

（[illegible]）

徐與秦俱出柏翳（[illegible]）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illegible]）
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
子遂虎吞諸國為雄（[illegible]）諸國既皆入秦秦無所取
利上下相賊害卒偾（[illegible]）其國而沈其宗徐處
得地中文德為治（[illegible]）及偃王誕當國
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
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
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謠忘歸（[illegible]）
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illegible]）
（[illegible]）
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
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
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
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
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illegible]）
（[illegible]）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
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
茲無聞家（[illegible]）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
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illegible]）民多姓徐氏支
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
隅棄玉几研（[illegible]）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
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illegible]）開
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
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
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
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樸下窄不足以揭（[illegible]）虔妥靈
而又梁桷赤白陊剝（[illegible]）不治（[illegible]）圖像
之威照（[illegible]）昧就滅藻拔級夷庭木秃缺（[illegible]）
（[illegible]）人祈畦日慢祥慰弟下（[illegible]）

州之羣支不獲除麻余惟遣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綿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受命其實蕃姓歷短冒長有不償亡諸謀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閭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鄉之王殁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教蠢蠢廟氏不主於神惟是達矜榮之完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冠龍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節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弟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家系其奚以昉稚昧於長久唯敎辭家幸有石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爲古而達於詞者述以命愈愈謂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立後其人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將有繫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嗣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補常居陽間陽夏至晉爲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周申儒過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德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在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卿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野孝侯諱顗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寮亮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學今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學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殁登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愼德行業治閑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賛辨章仍持節將

蜀滑襄荆畧迨河山秩登禄寓以有廟祀其如其志又延籲
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頗或作饗)詩曰(謝本作下二字)
袁自陳分初尚賽連(?)越奔造漢博士陵詢司徒任德忍
不銅人(有袁褒傳上錄有韓圖司徒名安也[illegible])
收功厥後五公重直書氏于南來盟華下
湯臚孝侯用道據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聽經唯義之
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威寧未名一休趙難避成與時
之浮孫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蔡州承播(把或作[illegible])
(考或作[illegible])數以立廟祿以備器(見[illegible])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拓
厥松柏其葉肆肆(葉或作[illegible])雖表之廟孝孫之爲頒妙郎宜以銀
以龜以平其纖孝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
登遂銅(鉦或作)肴臑胎骼([illegible])
([illegible])
降登受胙于廟有成([illegible])雖曾雖祖雖考之施其發玄清
于汝孝嗣以報以祗凡我有令非本爲思刻詩雖繫雖以告
之([illegible])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
相天后事遂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與艱難中能道進退龍
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
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内目擩耳染不學以能([illegible])
([illegible])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
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illegible])轉同
州澄城丞益自飭理同官憚伏([illegible])衛安使嶺南黜陟求佐
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還進昭應主簿([illegible])表胃領湖南

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滯事曹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
公一府遷佐(胃或作胄[illegible])爲佐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
品服副胃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
遂萬年令果辨([illegible])徵絶([illegible])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
之爲([illegible])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
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illegible])林鑾洞獠([illegible])南方守
保死要不相漁劫於郎服時公私有餘削衣眂食不立資遣
以班親舊朋友爲義([illegible])任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
公食邑三千户中人使收命書雁侍失禮客主遼言欲貳大
僚未至度州長史而坐使者([illegible])
([illegible])
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公事無失謹
致孝既葬碑墓請銘銘曰
房氏三相厥家以聞儒典校書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
在佐使于南乃始以致既辨萬年命專容服功緒卓殊嶺
循吏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思銘以著之([illegible])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或無尚書以上二十八字)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今天子之舅太師
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太夏
以氏白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瑀
(或有)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於是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
子少詹事([illegible])末二月因遷太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

國子大原益掌廄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挾卑年少歲餘超
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
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中度（上下或作[illegible]）與官者事法久愈謹（[illegible]）
（[illegible]）由是朝
廷推賢所燭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illegible]）
（[illegible]）
大將軍皆以選進不與衆等（[illegible]）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
莊憲皇后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
日為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于萬年縣洛女原
（[illegible]）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
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illegible]）請太子右庶
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今不可以辭（[illegible]）應曰諾而
為銘曰
有嬀氏（[illegible]）閥貴出炎軒蜀
塗莘摯（[illegible]）
正妃之門（[illegible]）孰曁其川不羨其源王
氏周貴官封繼嬪（[illegible]）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
天子舅（[illegible]）卑躬慎德不御驕橫方年未老后哀禍新
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玆石久載攸存（[illegible]）
（[illegible]）

碑誌

曹成王碑

（[illegible]）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illegible]）
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
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
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illegible]）轉貳國子祕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
己於學（[illegible]）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
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illegible]）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
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illegible]）
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
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
奏報升秩少府（[illegible]）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
駕部告無事（[illegible]）
（[illegible]）
遷真于衡（[illegible]）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
生勢長（[illegible]）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史（[illegible]）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illegible]）
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illegible]）出則囚服就辯入
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illegible]）即貶于潮以遷入

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國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冠兵大選江州群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鍁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鏺廣濟

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𨻳隨光化捁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

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真食三百戶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兆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伊慎王鍔李伯潛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

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徙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鄂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蒙烈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二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齦其奸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戶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一男二女夫人撫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間無不順適

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自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絳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強以肅成敏以和女子嫁與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治外事治不為易施于其家雖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蓋啓封備服以時時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充引

駕伏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illegible]）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illegible]上或有太史字）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illegible]）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微或作[illegible]）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illegible]高女二字并見李翺文集。今[illegible]）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窮下或有[illegible]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illegible]）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欺我或作[illegible]）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illegible]）幸而聽我行其謀（[illegible]）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illegible]）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illegible]）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illegible]）馬也不可使守閭（[illegible]）佩玉長裾不利走趨（[illegible]）祇繫其逢（[illegible]）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illegible]）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illegible]）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為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咸曰盧其族閥閱承守不失其初（[illegible]）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為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illegible]）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夫貧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illegible]）元和五年尚書薨（[illegible]）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illegible]）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illegible]）葬有日言曰吾父友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〻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恒（恒胡登切）出為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illegible]）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于執喪畏我侍側（[illegible]）及闔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illegible]）夫先其歸其室有立（[illegible]）合葬有銘（[illegible]）是收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沖貴顯拓拔

世（[illegible]）為（[illegible]）中入（[illegible]）父惲（[illegible]）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
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喜學學
無所不通（[illegible]）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
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illegible]）斟
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illegible]）
（[illegible]）其説汪洋奧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illegible]）
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illegible]）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
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判入等補秘書正字（[illegible]）（[illegible]）母
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號授伊闕尉佐水陸
運事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為運佐如初宰相武
公元衡之出劍南奏奪為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
臺號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為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
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為
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illegible]）其年十月
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illegible]）池
令府君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殁者四人其一人嘗
為鄭之滎澤尉（[illegible]）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説既去官絶不
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
君出自初為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
所以為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舊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
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説於蜀
得秘方能以水銀為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
行大受韓愈退之（[illegible]）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
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illegible]）君既殁愈追占其夢
曰山者艮艮為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
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與君合

德覲戚無退一言（[illegible]）男三人長曰初悟
（[illegible]）次曰彪其幼曰還道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贏其躬以尚其後人（[illegible]）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以（大或作太）聯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長者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鉏削荒纇（音耒）納之太和而已其囊橐細碎無所遺漏繄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隴西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昇所挾為（或作昇）太師薨始以祕書郎爲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闕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屈然已見（大或作太）歲中奏為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部郎中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糧料使兵罷還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直下或有次字）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

母弟全素從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殯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請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

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閣下或有門字母
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
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或無鄉字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
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
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字
有以字或無有字[illegible]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
故事有易名況士哉或無古有光字賢者下十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
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illegible]初先生
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
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illegible]維出
不訾[illegible]

[illegible]

維卒不施以昌其詩[illegible]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
第二子憲公躬孝蹈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
名聲與延紹德惟允君生之年憲公歿世與其兄朗為孤於伯
父氏始識有知則好學問惡衣食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
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
臨一時擇壻得君于門歸以其子[illegible]選授奉禮郎楊於陵
為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illegible]朗
從益附華問弥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

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
疏諫乃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
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
學士以親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考
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
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九年以疾罷
遷秘書少監閒于鄠[illegible]十年正月病於甲午寘
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illegible]年四十男
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與
聞子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
保貞孝公[illegible]之承孫故訓令大常德輿之女[illegible]
良是似是宜[illegible]四月
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墓
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illegible]謂愈曰子知吾弟久敢屬以
銘[illegible]銘曰
於古風操[illegible]頎而長兮[illegible]
[illegible]不羅其章其圖不[illegible]
美世令而年弗不究惟後之成[illegible]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
東都明年兄子塗與其弟運扱等護柩[illegible]葬長安鄠縣馬頭原
夫人北海唐氏之封[illegible]前事余進韓氏門
伏哭庭下曰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illegible]張目而言曰吾
不可無告韓君別識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illegible]
[illegible]

塗為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恩既與為禮
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方求誠入字謂（新本作）名曰月與封
皆孝權所為（方下或有）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其上世有甚者當宇
文時為車騎大將軍鄭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
忠公至孝權間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太子通事舍人（先考）
（或作）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孝權蓋尚小（徹述）
（某字）母曰太原縣君卒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
（上有）選為河南府文李（或作）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為
判官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能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
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鄭縣尉明
年故相趙宗儒鎮荊南以孝權為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
拜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彈毆中按皇甫氏子毋病不侍走
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語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毆法悔
我皇甫媼何疾衛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
外郎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疑有立與孝權
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為銘（此下或有）
（銘詞）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一本檢校上有金紫光祿大夫字）（公食邑二千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
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官北方（樂）樂
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
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或作）公少好學問始
為兒時重遲（一作）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
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
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
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為環檄李
納指擿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氣懾環封奏其本德
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敗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
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
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
引兵叩城留後上官涗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為抗
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
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誅蔡何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
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
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涗死拜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涗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
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
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
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
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
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
即詔還京師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
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
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
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
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
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

音聲不大爲若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郯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方作是）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illegible]）我銘不亡後人之慶（[illegible]）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　考異音釋附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illegible]）

君諱某字某（[illegible]）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illegible]）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illegible]）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illegible]）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吾既究知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貴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爲黃金（[illegible]）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阨（[illegible]）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迁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illegible]）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illegible]）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illegible]）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illegible]）要無有能精神以弃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

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陝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illegible]）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illegible]）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illegible]）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illegible]）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illegible]）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illegible]）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illegible]）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illegible]）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illegible]）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閒宂閉門死年六十（[illegible]）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鼎叔胡師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其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illegible]）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寮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illegible]）

公諱惟簡（[illegible]）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初姓張氏肅宗時奪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illegible]）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太傅薨公兄弟讓嗣公竟奪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illegible]）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攜家從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日乃至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声得見德宗於盩厔（[illegible]）西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illegible]）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illegible]）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illegible]）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役者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敢治（[illegible]）及公為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不能直吾屈即齎牒來見公發視立杖閽條之以地還與平人闔若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疑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與吐蕃接賊當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於夷狄

當用長筭，乃將當承上旨，數條教（數所角切），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鏄鉏斸（[illegible]）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illegible]），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舩循渭（[illegible]）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劍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illegible]）。既事，將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illegible]），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illegible]）。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傷，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某甲葬萬年鳳棲原（[illegible]）。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韶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illegible]）。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先寶，彭之漢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慮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內難京師（[illegible]），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illegible]）。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僕射童羈，既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illegible]）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illegible]）。其孤遲、邁、巡、遇、述、遠、造（[illegible]）與公婿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illegible]），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爲貝州（[illegible]）。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林徵爲[illegible]臺正字。父諱臣，用進士卒官平陽襄陵令，贈澤州大都督（[illegible]）。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躬非其身力不以衣食（[illegible]）。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官，以文章占上第，從爲倫勤自刻削，不干人以嬌時弊（[illegible]）。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館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群吏多坐贓死（[illegible]），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畢迺南倉曹。公實就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與語不阿忤權貴，除獻陵縣令（[illegible]），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illegible]），以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辭章，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升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官造祭器，率博士生誦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illegible]）。選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illegible]）。考功以閑選尚書駕部郎中，數之事，犯尚書李巽，二時士盡鐵事富驕，恃勢以語承相（[illegible]）。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府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祖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illegible]）。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

女嫁名人年幾八十[illegible]可傳[illegible]

銘曰

竭竭胡公飫衆以方挾其財料每發如望宜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鎭軍遣諸府介遷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叢有斬賊守官篤部名昇已屈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敢其有君子雖之少府古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從公後人無忝嗣夔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從秦而西其後天水略陽以著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黨太守撫州大都督長史倬有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鎭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愿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采實武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貪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雖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音因審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部有困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蹤陳不以露布候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號可長用除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贈郎官致賻官爲野輿上下弔哭曾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扁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若己與有無忌嫉者子頡坐字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頡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頡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勞詔以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頡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蹤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實不倚卿大夫功德其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餘既葬其子璩監察御史璩請宗號爲名臣乃作銘文曰

然服喪來有請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戰楚從秦蜀逢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武詞浮者望推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宜多年命以秩壽考宜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

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illegible]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奉世莫疵人所憚畏公勇爲之[illegible]其所競馳公絕不窺[illegible]孰克知之德將在斯[illegible]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 并序

[illegible]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illegible]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illegible]乃考圖數貢[illegible]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illegible]明年平夏[illegible]又明年平蜀[illegible]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illegible]遂定易定[illegible]致魏博貝衛澶相[illegible]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illegible]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illegible]放兵四劫[illegible]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illegible]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illegible]傳三姓四將[illegible]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illegible]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illegible]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illegible]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illegible]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illegible]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illegible]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illegible]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

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摠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

兄（或作姊父作殁）奔走偕來同我太平（偕或作俱）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西夷畢來（西或作四淮蔡或作蔡淮）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碑誌

南海神廟碑

（神或作東。○此篇今以石本校定。石本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云南海之神曰祝融。○今按東海之神曰勾芒，南海之神曰祝融，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或作東海神阿明，南海神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或云海之神亦見於太公金匱。東海次最貴是生見太公書矣。）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昇或作升。天寶十年正月，祭之祝官以嶽瀆，南海封廣利王。一祭各以五月、十一月十七日）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灣，烏還切）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解或作辭）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享或作饗）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蒙或作被。石本作盲風。○上盲音，切。盲風，疾風也。月令：盲風至。或作盲風。曰：風名也。呂氏春秋：東北曰猛風。只作盲。或謂盲風，明本作吂，本謂山之厲風也）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孔戣）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殿，都甸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

不為表襮（[illegible]）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
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
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illegible]）
上（○今按[illegible]）其恭且嚴
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
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
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
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illegible]）
（[illegible]）五鼓既作牽牛正中
（[illegible]月令[illegible]）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
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
神具醉飽（[illegible]）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
食（[illegible]）
（[illegible]）闔廟旋艫（[illegible]）祥飆（[illegible]）送颿（[illegible]）旗
纛旄麾（[illegible]）飛揚晻藹（[illegible]）
（[illegible]）鐃鼓嘲轟高管噭譟（[illegible]）武夫
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
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illegible]）
（[illegible]）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illegible]）
治其廷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
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
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
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
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
困不能償皆以丐之（[illegible]）加西南守長
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illegible]）人士

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
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illegible]）
（[illegible]）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
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illegible]）咸願刻廟石以
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illegible]）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
自令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illegible]）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
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illegible]）
（凡五[illegible]）

處州孔子廟碑

（[illegible]）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
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illegible]）
（[illegible]）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
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
敬禮如親弟子者（[illegible]）句龍棄（[illegible]）以功孔子以德
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
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
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
（[illegible]）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
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
侯李繁（[illegible]）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
顏子至子夏十人像（[illegible]）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
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
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illegible]）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

置講堂敎之行禮肄習其中（[illegible]）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illegible]）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窄不著（[illegible]）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illegible]）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illegible]）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illegible]）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illegible]）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illegible]）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illegible]）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illegible]）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illegible]）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illegible]）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illegible]）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illegible]）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illegible]）充羨兮蛇蛟結蟠（[illegible]）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黃陵廟碑（[illegible]）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illegible]）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

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音元沅一作沉）湘之間（或作及文當作反）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illegible]）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illegible]）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illegible]）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illegible]）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今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illegible]）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illegible]）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斷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illegible]）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illegible]）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鄉下或有爲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贈諫古歷御史爲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illegible]）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然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illegible]）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久而嘉之（[illegible]）其後入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illegible]）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illegible]）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媢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illegible]）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事（[illegible]）爲奏再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爲峽州刺史（[illegible]）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塡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illegible]）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絶火延隄松江路害絶阻滯秋（[illegible]）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illegible]）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倚流無

在省視同列皆踧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拘刑字是字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産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衍械人遺水旱賦實公曰我且減燕樂絶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句无足字下无之字代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誘嬰其舍以其公字息上或有曰字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廪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其日歸葬於其勛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葬下或无其字或有某字詞曰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疏矣不伸較是一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挾秩而積涵涵而停蓄爲華英不矜不盈而英爲華一本作英華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君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遂名有直有諷辨過堅懇巨邪不用懇一作堅或作懇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思顧日遲翔于郎署署下或有字奪密發帝之令簡古而對不比于權以直友窮鼓擳挫揠竟遭斥弃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煥昫以醒昫或作煦喝坦之敞之以絶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流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一作藉通之攸除姦訛革風袪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絶浮屠屠一作于或作平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謳一作歌或作謠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俟奄忽淪謝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奄忽一作勿隨又云此銘有美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抗爾韻例又異也今按銘文率廣韻石二句雖自叶韻而利句高字乃與勞韶韻叶非例異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為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之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舊，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道，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

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獷，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為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組，三年而墟。槁乾四呼，莫敢濡足。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庸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咸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

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
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
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
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
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
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
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
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
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下或有於上字）嗚呼士
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
（詡況羽切）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
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
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擠下或有而字）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媿或作愧）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
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
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
也（死上或有以字使字或作便）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
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窮或作斥）
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
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
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
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
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
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

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或作行正）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諾下或有與字）與
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
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
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
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公諱道古字某其曾祖成王千里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復
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皐有功建中貞元間
以多才能能行官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
王以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
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
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隋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
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鄂岳道
兵會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
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
泌以故起閭閻為刺史不效貶循
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
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
于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倩倩生子
絃絃為進士李女貰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鄖
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佺遂山令次配崔氏諱紡
生緯紹緒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
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
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
銘曰公宗室子生而貴當能孝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循

下以交家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太或作本非) 當八弟兄未錦又亡(或作)

覩其迕于南年及始衰譙黜不復而以喪歸(譙或作) 海壑弥弥

万里千繼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君或作公) 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此下文有君其季也) 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壽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或以君上有字) 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迁虞部員外郎(戶之或作非是) 均鎮襄陽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迁祠部郎中(方字) 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 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或無) 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 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此六字或無) 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 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觀故无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鑾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 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 銘曰

再鳴以文進涂闢佐三府治藹厥績郎官郡守愈著白 洞然渾樸絕瑕謫 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 襄城有子二人皆有其後皆番以大而其季大盛官至分州刺史分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故季諱縑為河南令以卒 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時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為一夏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 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迁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 映卒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在冕府累迁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摠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數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

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衢或作衡）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其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數，亦無二書亦無月日者，或本非是。史下无兼字。）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孝，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節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或有歲字）奏至，天子為之罷朝，（或無奏至二字）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作人）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祔或作祔其明或作睽）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世綵或作繇或作係）方 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或作之字擬錯在上又公）其文曰：

薛氏近世冠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累或作不以事累），偪僥以隨。所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寶人以上或作中），（方此文銘句一韻古音貴上為韻叶實或作貴或作實）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韓弘妻　考異 釋音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前鄜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或作州非是或無司字）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聞內外尊卑。（公或作之非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稽賀（或作）。事舅姑齊國太夫人，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姻。（方或云上或有字）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須縣偏師，卒就察功，受節居滿，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諭勉，固不變，天子嗟歎之。（方歎上或有再字或有嗟字）長慶二年二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大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周或作）顯於魏，以佐文侯。高陵（高陵或作）相漢，義以家興。遷于南陽，始自郎曲。連蟬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大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子在鄜畤，為王屏翰，有援千里。（公或作父非是）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毋兮，莫我撫已。（莫我撫或作莫撫我）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所齊，家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某或作貽周）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或作）同昌諱兟，生皇考諱

叔向官至左拾遺溧（[illegible]）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
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謹厚重舉進士登第（[illegible]）
（[illegible]）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illegible]）元和
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
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
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從事從母家居未出
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選（[illegible]）其至及公
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為給事中
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竇生未嘗以干有司（[illegible]）公一舉成
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illegible]）其佐昭義軍也
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
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illegible]）歸東都從
史卒敗死公不以是避去為高與人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
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大不同自
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
怨叛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待之卒莫與公有怨嫌
者（[illegible]）其為郎官令守慎法寬恤不刻（[illegible]）教
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
恂恂造慄得師之道（[illegible]）公一
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閬夔江撫四州刺史
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
佐大府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
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書（[illegible]）父
之志曲而不黷（[illegible]）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
貢女子三人（[illegible]）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
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

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illegible]）逃竇（[illegible]）服子夷以冊家竇為氏皇澤（[illegible]）旋河積（[illegible]）以相頡頏納孔軌（[illegible]）而家平陵（[illegible]）遷之（[illegible]）後去觀津（[illegible]）靡緒夫子是承我敬其
德作詩孔哀寘于幽刻（[illegible]）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
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
煩以政（[illegible]）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
留奚去之果（[illegible]）曰吾敢要君年至一宜去吾為
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illegible]）
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
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
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
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illegible]）
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illegible]）
戣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
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
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
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

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illegible]）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illegible]）（[illegible]）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蚶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illegible]）（[illegible]）下郡令答外按小兒毅御史獄公上疏理之（[illegible]）下郡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illegible]）（[illegible]）

昌卅三

（[illegible]）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illegible]）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illegible]）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illegible]）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illegible]）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以告者公召殺之（[illegible]）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illegible]）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illegible]）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illegible]）天子入先言遂敕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illegible]）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illegible]）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

昌卅三

隋其季者幼（[illegible]）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illegible]）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葬戣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戣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孔世卅八吾見其孫（[illegible]）白而長身寡笑與言（[illegible]）其尚類也莫與之倫（[illegible]）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illegible]）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illegible]）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

陝州刺史（陝州已見前）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蘇州或作杭州）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illegible]）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illegible]）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illegible]）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矣或作矣字）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遣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閱堂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譏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孤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譏而出（[illegible]）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illegible]）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illegible]）又具為科條（[illegible]）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而

歲皆稱其便（[illegible]）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illegible]）祖諱景肅汾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illegible]）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illegible]）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蔡復迴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著其餘幼也長女婿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婿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illegible]）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illegible]）其友愛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嘉之有石我最其詳萬世之藏（[illegible]）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illegible]）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二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illegible]）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illegible]）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illegible]）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

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句末或有人字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見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而字當作乃而何下當有多字蓋承寫者乙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考異音釋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後山詩話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故效其體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注〕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注〕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注〕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注〕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注〕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注〕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注〕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注〕紹述諱宗師父諱涚某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也字此字皆非是〕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注〕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賊或作賦）後皆指前公相襲，
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illegible] 神徂聖伏道絕
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郱，（[illegible]）字某，其趙王綰之後。（[illegible]）以王孫道明，唐
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趙王、長平王。（平下或有王字 [illegible]）
（[illegible]）淮陽生景融，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
（[illegible]）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
岌為蜀州晉原尉，（[illegible]）生公未晬，（[illegible]）以卒，無
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
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與自言：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
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
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浸傳之，聞諸父，（[illegible]）
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
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縱學，無不覯。以朝邑尉選，賞公員卿第其所
（[illegible]）試文上等，（[illegible]）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
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illegible]）為華州錄事參軍事，爭
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之朝，拜南鄭
（[illegible]）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
尹斬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illegible]）且曰：令退，遂怒之，拾擯三年無
（[illegible]）所得。（[illegible]）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
將有為也。識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得用宿（[illegible]）改
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
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illegible]）
（[illegible]）
公內外行完潔，白晳疏眉，稱成何家，士大夫敬之。夫人
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夫
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郱為澄
城主簿，其嫡㶁鄜城令，（[illegible]）汶防城尉，漢監察御史，濬洗
濬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
東若干里，漢韓氏塋也。故予與為銘，其詞曰：
僉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illegible]）
（[illegible]）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
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illegible]）
（[illegible]）詔
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
不廷，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
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illegible]）至數日，
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
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illegible]）居月餘，
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
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illegible]）守者以告其魁，
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不
如遷之別館。（[illegible]）
（[illegible]）
即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

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illegible]）。且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侯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illegible]）。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illegible]）。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illegible]）。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illegible]）。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illegible]）；噎喑（[illegible]）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illegible]）；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illegible]）。

（[illegible]）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illegible]）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illegible]）。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illegible]），有文章德行（[illegible]），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illegible]）。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illegible]）。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為之誌（[illegible]）。其詞曰：

苗宗茂茂（[illegible]），位卑或䟽，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illegible]），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媲德門（[illegible]）。肅其為禮，裕其為仁（[illegible]）。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縈縈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illegible]）。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illegible]），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illegible]），嗟咨夫人，孰與為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illegible]）。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illegible]）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illegible]），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

行以識其葬(識或作誌)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其世或作其詞)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河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其字)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專或作嫌)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譟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或無刺史字)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作杖)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理或作治)其葬曰(山谷李翺以古本定)翺既還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還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瘞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捽或作[illegible])法曹爭尤強遂幷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逕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士弔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二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或無又字)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壻也(女或作子)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數十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

死（大方作害。今按古史內或作實今從南子及內經書作當存此法叛此別未害字乃實之訛而方考之不詳也乃）

（死乃或作及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

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

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

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百或作有）豚魚雞三

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

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

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

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已或作矣下或有云）

（事不干知此斷）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考異音釋附

碑誌

盧渾墓誌銘

前汝父母右汝兄（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弟後有汝兄二字惟一人）汝從之居

視汝如生還汝居兮日月之良（良下或有于汝二字）汝居孔固兮後

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考出）

（諱字太白或作長史公）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

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下無字）圓押愛州民丁某至

頗省其家後大衛曾曰司錄君（趨）以前太言曰請韓公過公

與小民押至至其家害於政（政或作字）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

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

田頃凡百萬君諱叡素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

少而奇壯而強君而通（通下或有字或無）以元和元年六月十

四日卒年五十七（或無七字）娶京兆田氏女（或作字）男曰家女曰門

曰都皆如（或無）初君樂虢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吉官猶

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下葬）

（或有字）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材或作村。今按當有此字）嗣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字）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

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下或作開封字）

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

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或有字。公從弟字）

（開封字公從父以兄弟則）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

界中數百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此）
況曾祖諱廷潭州長沙令祖諱瑀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
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
年二十七以疾卒（侯作疾）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
為中書舍人（[illegible]）
銘曰
夫失少婦（或作婦失）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illegible]）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為韓
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
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
其後（或無其字或無此字老成）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滂既兄弟
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
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illegible]）
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為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人字）
退大喜謂其兄湘曰其進翁且以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
乃然可以為賀（[illegible]）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為人
亦然（或無文字）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illegible]）吾與妻
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或無下字）嗚
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無字）莫
不歸於死壽何少多（[illegible]）銘以送汝其悲柰何

女挐壙銘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佛夷
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
使爛漫（[illegible]）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
南海揭陽之地（[illegible]）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
遣之（或無之字）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illegible]）
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
南山下（層或作曾）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音茂）
易棺衾歸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illegible]）
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illegible]）其
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
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
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illegible]）
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illegible]）宰相
休憬曾姪孫出鄭氏（[illegible]）外王
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
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
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來其先獻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
母嬪則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偕身（[illegible]）其柰何刻銘墓石
以告觀者（[illegible]）

乳母墓誌銘（[illegible]）

乳母（李氏）

乳母李，徐州人，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入朝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或作二），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

雜文

瘞硯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凢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𩡃，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䨲，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

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illegible]懼楚[illegible]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illegible]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illegible]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illegible]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illegible]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illegible]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illegible]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illegible]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illegible]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illegible]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illegible]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illegible]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illegible]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illegible]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illegible]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illegible]

送窮文

[illegible]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illegible]牛繫軛下引帆上檣[illegible]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illegible]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illegible]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

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

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illegible]）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illegible]）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考異音釋附

行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illegible]）

曾祖仁璣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illegible]）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illegible]）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illegible]）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illegible]）爾之馬歲至吾數皮（[illegible]）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illegible]）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illegible]）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illegible]）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illegible]）

紇既（注）大感自廻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廻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緣或作欲）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留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下或有心字）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遂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注）彼爲臣

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注）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注）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注）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作已）退

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注）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注）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注）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注）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注）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

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注）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注）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逐之（注）代之（注）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琳作亂求殺萬榮不克（注）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注）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

惟恭及諸將至鄴逆以入。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卒慣，復加厚。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

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闢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妄言，不飲酒，不謟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解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連延不及，撼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

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盍難
其人而重其事今子[illegible]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
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
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
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
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
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
然乎[illegible]閤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
閤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閤下之德而憐侯
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勑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
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
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
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
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
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illegible]）又今年雖旱
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
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
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illegible]）
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
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
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
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
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
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

傳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
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illegible]）
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
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illegible]）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
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
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
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illegible]）
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
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
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

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
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
存而利遠伏乞特勑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
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illegible]）
愚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憂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illegible]）國子館學
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
孫補充（[illegible]）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
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illegible]）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

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賛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孝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illegible]）其先爲嬴姓當周之衰趙奢爲趙氏晉亡而趙氏爲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燕韓魏爲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閼與（[illegible]）有功號馬服君子孫因是以馬爲氏（[illegible]）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郿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illegible]）武德初朝京師拜武候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五鈴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遺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鎮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鞍器偕寡孺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illegible]）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illegible]）其年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二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illegible]）無子少府始孩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illegible]）以（[illegible]）扶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待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悟置左右子男二人敖前左衛倉曹參軍敗（[illegible]）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飫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撮其大者爲行狀托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舊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illegible]）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illegible]）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illegible]）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

制有司者也孚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以錢出領又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領舊錢贖人較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金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慚惶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勵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叨冒以居提刀遂擢常以盈而自懼方思退劃里閭何意恩澤益深擢命超忝鼎鉉自惟庸賢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以熙陛下覆燾之恩下以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是以毫釐之差或致蹈於霆海盈劉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周宣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玷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咸在有司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為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詔旨神監昭達聖情感通春雪始降時雪滋從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慚無效用覩斯慶澤豈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一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後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於時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illegible]）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脩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表獻上（[illegible]）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釐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常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illegible]）陛下知臣之無擢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illegible]）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神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憐其微誠獨斷不疑特待踰等（[illegible]）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啟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養育如天地實羣臣效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擢寵光既領憲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關於防虞幾至隕越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之舉伊尹於庖廚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豈止蒙此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鱉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illegible]）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illegible]）（[illegible]）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

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以擒其帥而得地也提封萬里而求
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遥斯皆陛下聖德所施感物來
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祥瑞無任抃躍
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illegible]）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
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每
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illegible]）前件
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從使幕歷資
著名朴厚（[illegible]）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
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
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右京兆尹李脩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王父用
撰前件碑文者（[illegible]）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顯崇豈
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其碑文謹錄本隨狀
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
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其官某乙（本或无此四字[illegible]）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
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
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

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無
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illegible]）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
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泰和敏持身甚苦
閒物知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
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
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尚書刑部郎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
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寬恬淡外和內敏潔靜
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
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無一字）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
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illegible]）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illegible]）
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
敢措手（[illegible]）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績卓絕
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
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塞天地其載於書
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
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

美其號以爲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上號或作號名向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暧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迹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此中二字或无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賓或作以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illegible]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失或作作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illegible]

奏韓弘人事物狀古本云四月一日[illegible]奉進止碑文宜賜韓弘一本[illegible]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無先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辛并愧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賞元功臣子之職下霑末師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若勸勵爲事多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勳效韓弘榮於寵賜特齎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賜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措躬無地無任感恩慙恨之至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考異音釋附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帝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惟捕士平賊獲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竊如上字或聞初戮賊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延頸嗟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身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所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悃賊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人字[illegible]之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雖有不靖[illegible]兇下陵剛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軸上宙或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道或作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以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illegible]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illegible]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諜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illegible]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illegible]臣於告賊之人本無[illegible]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illegible]不避煩瀆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illegible]伏望恕臣愚陋僭瀆之罪而收其懇欵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illegible]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illegible]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illegible]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illegible]帝嚳[illegible]

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illegible]）帝舜及禹年皆百歲（[illegible]）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illegible]）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illegible]）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illegible]）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illegible]）事佛

求福乃更得禍（[illegible]）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illegible]）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illegible]）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illegible]）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illegible]）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illegible]）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illegible]）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

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illegible]）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illegible]）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illegible]）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illegible]）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illegible]）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illegible]）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

以桃茢（[illegible]）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illegible]）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illegible]）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illegible]）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illegible]）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illegible]）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illegible]）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正上表有今年字上道或作就路）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邇則字無）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illegible]）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illegible]）臣

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illegible]）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illegible]）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illegible]）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illegible]）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illegible]）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

十年（[illegible]）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illegible]）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illegible]）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illegible]）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illegible]）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illegible]）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老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陳請懇至（[illegible]）于再于三（[illegible]）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今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illegible]）天人合應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歡欣踊躍以歌以舞（[illegible]）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illegible]）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經緯天地之謂文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

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
除剗寇盜字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
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内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
天下矣（閣本上亦有功字）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
冠古方當議明堂辟廱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接三代之遺
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illegible]）
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
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
縱觀為比銜酸抱痛且耻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攀追彷徨之
至（[illegible]）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直不加
大戮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
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
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
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
國家太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
蒙朝廷奬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績效寂蔑又蒙
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
惶無任感恩戀闕慙惕之至謹差軍事衙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受奉遺詔昭升大位
（[illegible]）恒承天地神祇求有依歸華夏蠻貊求有承事神人
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
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
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緒當中興之昌運發自主邸
春宮茂著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
初嗣位遐邇莫不懽心奉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泣或作感）用
俊乂流竄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天下
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
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
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
陛下儀而象之以求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
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
欣懽踊躍感恩戀闕之至（[illegible]）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
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illegible]）恩洽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
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
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
發號出令雲行雨施體刑政之或差諒鰥寡之重困知事久
之滋弊慮法訟之益煩察人罪原除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
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
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
之恩踊躍欣懽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
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
懽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
首皇太后鳳資先皇嬪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休坤育實
贊於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
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

崇華夷同慶同特限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無任蹈躍欣
歡之至（賀或作賀）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東
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
徧覩非煙非雲（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容狀難
能詳述抱日增輝移時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
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
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按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
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卿雲歌）
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
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illegible]六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也）伏惟皇
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
既兆仁壽之域以躋（下以或作以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
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
官以彰聖德所致曉然闕廷心意飛馳無任欣抃蹈躍之至（[illegible]）謹奉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一首　國子監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
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深或作考）
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
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
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
更臺省任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
官吏懼憚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
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
奏聞

慰國哀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
哀慟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
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况在臣子不勝痛裂伏惟陛下
痛貫哀摧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庭
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或有臣字）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
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
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
勅旨

請上尊號表（或有國子監字）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
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或無字）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
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
整齊乾坤出入神聖（[illegible]）無爲之業游心乎混元之
宮不誅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
清潤北岳之關神鬼受職（[illegible]）

冀州（冀州向是十度至第二十一度為晉地屬冀州北岳常山于定州恒陽在古冀州之域也登閩閩礼職方氏曰冀州其鎮恒山閩也○今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上時也）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脩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恒威懾德失據很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彼或作此）哀天下之（非是）窮寡釋四海之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嫘皇（嫘或作媧）殺黑龍以濟冀州（淮南子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堯誅九嬰以定下土（九嬰水火之怪）血兵刑剸也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何遠也（二事並見淮南子）

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爲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鬱而不奏天下號人稱不備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伏以陛下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心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下或有謹言二字）

舉韋顗自代狀一首　尚書兵部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頗宜當之乞廻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方無孔戣字）

其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或無得字）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以往者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illegible]）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閑若戣尚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illegible]）然人實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illegible]）頻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野之外姦盜尚多（[illegible]）以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曾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悶茲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illegible]）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長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illegible]）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朔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illegible]）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鍾爲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illegible]）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illegible]）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量正直之性稟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均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illegible]）其貞苦自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

袁州申使狀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誦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方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禦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以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縱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遠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有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二狀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責或作貴 或有傭字[illegible])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勑旨

論淮西事宜狀(或無宜字)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勞於或作勞其 耗於或作耗其)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償或作補 非是)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或有之字 非是)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或作以戰下[illegible])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聽下或有陛下字)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下新史作乃 [illegible])(秋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辭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必改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費或作情 [illegible])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衆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懾或作[illegible])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illegible])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團分措頓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文無[illegible]字 [illegible])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各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緣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援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有下或有兵字)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illegible])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惟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畏死（[illegible]）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illegible]）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illegible]）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是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殁（[illegible]）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illegible]）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illegible]）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illegible]）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illegible]）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illegible]）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

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若下有法字使作令陵有若字无二字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或无又者字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錢下疑脫一件字○今按此條當有一件字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illegible]臣今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貴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illegible]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illegible]腳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illegible]每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illegible]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illegible]今又稱既有巡院請兼監臨監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illegible]○今按[illegible]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

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illegible]）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雖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illegible]）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兩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月得一錢之利豈能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眾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前甚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illegible]）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illegible]）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illegible]）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illegible]）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榷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illegible]）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其罪（[illegible]）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illegible]）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眾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遐邇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敕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四十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目錄

第一卷
明水賦　芍藥賦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第四卷
通解　擇言解
鄠人對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集傳
新書本傳　文錄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遺文
遣興聯句
有所思聯句　贈劍客李園聯句
遺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春雪
贈族姪　嘲鼾睡
晝月　贈張徐州莫辭酒
辭唱歌　知音者誠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飲城南道邊古墓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池上絮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潮州謝孔大夫狀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洛北惠林寺題名
謁少室李渤題名　福先塔寺題名
嵩山天封宮題名　過杜兼題名
華嶽題名

昌黎先生外集目錄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一

諸本有外集[illegible]分為十卷凡二十[illegible]四篇不知何人所編[illegible]

明水賦 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為韻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illegible]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illegible]持鑒而精氣[illegible]旁射照月而陰靈[illegible]潛下不視而不見[illegible]合道於希夷[illegible]之則盈方向功於造化賤於有生於無[illegible]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於潢汙[illegible]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生之祭何為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illegible]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illegible]之名實處[illegible]之器降於圓曒殊與金莖之露出自方諸乍似鮫人之泣[illegible]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illegible]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illegible]流[illegible]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始漠漠而霑濡漸微微而浪生[illegible]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illegible]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illegible]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illegible]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是公少作[illegible]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剪汝天女勞何事低頭鄰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並[illegible]欲將雙頰一睎紅綠窻磨編青銅鏡[illegible]一樽春酒甘若飴[illegible]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

韓退之

海水 [illegible]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鄧有垂天鵬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illegible]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游

贈崔立之 [illegible]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illegible]

（陳且考由子夾子摩翠或作勞）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游不足羨深況諒難就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二句或無此）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悵空一來（由未或作未能）（方作蓬未○今從古字通）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裘或作衣 羸或作馬羸或作）主人情更重空使劒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節歲不肯周 聿或作節）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兼味下或有賢字 賢或作成字）冰食葛製神所憐（憐或作）填窗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書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

（方按蜀本舊志或无玄宗字諸本皆有考唐史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云云此議當作於此時以吏部侍郎為禮儀使）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全篇無此六字）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七代或作事七世 五代或作五世）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上或作止）祖功宗德不在其數（數或作）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武王下或有也字）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藏下或有於字 中下或作祧於 第或作）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二篇方從蜀本增去○今從之）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上賈滑州書（賈耽以貞元二年爲滑州刺史[illegible]）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干或作于），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illegible]）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此下或有章字）。曰：豐山上有鍾焉（[illegible]），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illegible]）。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illegible]），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illegible]），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illegible]），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illegible]）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僮，待命于鄭之逆旅（[illegible]）。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illegible]）。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illegible]）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乃與群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illegible]）。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illegible]）。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illegible]）。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擯曰：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illegible]）。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illegible]）。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illegible]）。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illegible]）。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趍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illegible]）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illegible]）；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illegible]），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illegible]）。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illegible]）。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illegible]）。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

而不亡也（亡或作忘）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或無其問字）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亡或作忘）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今上或有年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闕…）

與少室李拾遺書（…此書作於元和二年公時尚為博士新書云…也）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累強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今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

（音館今本作瘦傳寫之誤）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以腳疾廢居里巷……書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一雙江南……一人有半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夭或作天赤或作亦或無二字）（其後字或無）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illegible]）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illegible]）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illegible]）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illegible]）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

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乎字或無）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illegible]）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illegible]）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illegible]）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illegible]）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此書諸本皆無惟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illegible]）

[illegible]

（鈞不怨名譽而適所有會於心耳又嘗書公言人生貴不殺名有定分何得以二途之說以亂韓公以而顏答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爲官事則恐其有謫或其從所附益也此）

愈啓（方無二字）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有熱下字或作熱）。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切，方作竊，切之意。此下石本如此）。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爲多幸（石本多作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竚，方作佇，當作竚。石本作佇）。不宣。愈白（方無愈白字，今按石本下云名下云上白，四月七日此下）

愈啓（方無二字）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惠，方作慧，能字或在之下，有然字。石本及諸本皆作至此二十七字，今按此句來晴明以下乃其下第二幸十一字，而書石本同，但云六月廿日前）。至此一二日卻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方無渴望字）。不宣（石本一有不宣字）。

愈白（方無二字）

愈啓（方無二字）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論（論，方作諭）。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方無邪字。石本作意，旨作而，字作無，下二字作大也）。○本也（今按石本後亦自多此數字）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今按此與石本作一蓋其所指，然則又有所謂者曾不悟其所見而文字略同，但此六字乃石本耳。又按石本但云不當有此字，然乃而讀之對，問其音是闕故不發其實義，之字色之隨易了而六字耳去曰）。此旬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方無旦夕二字。此下石本上有一不字，俗則見出上）。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方作繫，諸本作係。今按此與石本公語但郭作），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方本下有所字。石本出下有者字。所字下有異字，或有戀字，所者皆非是）。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方無自字。激，方作徼。行字作徼，四字皆可疑，考之與下文以爲道也，當作激字。自修行者，皆無事之實也。大顛師作州字）。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方作並作勞。蓋此謂得道之人不當累於山林城郭，以來往爲勞，道故如是。今按石本與方本皆作并，今按并字石本，以其下言一來亦不甚勞，而能安於所適之道，乃並作勞爲得道之意，如此字用爲之書，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今按石本作，天台石本與方本同，以爲通，自立於萬物之上，故字略同，此書乃大顛之事，其實如此大顛也）。不宣。愈頓首（石本下云，七月十五日。方本同，但無大顛字，前作前二字，今按石本爲是）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方〕〔閣〕晉公爲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爲監軍，公爲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而送之。〔方〕云：此序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爲公諱耳。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或作右左。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美或作義。〔方〕貞元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或無也字。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閒。衝天鵬翅闊，報國劍鋩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閣記采其蘭以事父母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方〕杭無浮屠二字，下有上人二字。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方〕不與，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又上或無又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下或作云。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與或作歟，下或有人字，或無下字。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歡乎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

與路鴻秀才序

〔方〕云：送路鴻、送汝州二序，皆缺落不完，殘脫不可讀，口自河南令爲從事，以其時考之亦不合，故并闕之。今從其說刪去。

贈別序　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方〕云：有謝表論毛仙翁，此皆後人所附會毛仙翁序，非公文，如杭本之有外集者，亦不錄，足以知其果爲也。今從方本刪去。

通解

〔方曰通解[illegible]〕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甚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稱他下疑有人字〕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歟或作與〕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illegible]〕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遂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下或作手〕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爲之或作之爲下二句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illegible]〕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爲之師也〔[illegible]〕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illegible]〕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illegible]〕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illegible]〕向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爲〔[illegible]〕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illegible]〕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illegible]〕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人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illegible]〕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illegible]〕且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亦亦知其不能也〔[illegible]〕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illegible]〕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illegible]〕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illegible]〕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illegible]〕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illegible]〕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illegible]〕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illegible]〕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羅於過者亦鮮矣〔[illegible]〕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慎而甚

於汜水（[illegible]）

鄠人對

（[illegible]）

鄠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為後勸（[illegible]）。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illegible]）。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illegible]）。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乎（[illegible]）？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為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illegible]）？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不讐於市而已，況復旌其門（[illegible]）。

河南府同官記

（[illegible]）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illegible]），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齊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illegible]）。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illegible]），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illegible]），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illegible]），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illegible]），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illegible]）。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illegible]）；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illegible]）。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偹于官（[illegible]），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荊，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illegible]）。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illegible]）。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illegible]）。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illegible]）。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illegible]）；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illegible]）；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illegible]）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
人莫汲內下或有城字方或有出宜字宜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
此城壞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
害人漁者避之上或有城字或有日字臭陂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
有舊時高木方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
竹名或作竹方作昭字作始于大傳師蘩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
木取足此林或作藏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
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繼
判其內處偏西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
多甎可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爲墾甄音氏號氏
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
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
作得邳是舊將中邳元和中邳下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
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
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有或作有於字是來
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
下西望商丘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
之故文久立於廟階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怕或作是
殤作隴西李翺太原王涯
上谷侯喜實同與焉 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
愈書

考異音釋附

除崔群戶部侍郎制

物地官之職邦教是先以選國華以從人望其官惟舊體道
懷仁外和內敏和外或作外和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
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久貳儀曹升擢惟允邁
玆令德寵然休聲令或作此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
尤難難或作謹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云云字可云云

祭董相公文祭下或有丞字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
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陸長源或無長源二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
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穎觀察
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
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
氣敘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兩水于雲濱水于坤
番昌生物有假有因生或作性天驕唐邦錫之元臣朓朓
元臣其德乳頑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求其盈不
致其敵爰立作相討讀實勤出若無辟暗德之闓
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兼滄郊遹去疢疾乃
施實不知其勞以鎮維昔浚郊厥亂維舊
有發有狂其蔓孔翩公其來矣爲民父母
父論其義毋仁其惠既柔既從執訊云其初
播是自邁祖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
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以完公
既殁矣人誰與安獨旅渾渾有關其郭嗔嗔歎呼公來之初

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羞在盤嗚呼我公厥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載）

祭石君文（或作祭石洪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朱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二學士之靈（[illegible]）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illegible]）不事顛躋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未登其躬（[illegible]）曰吾與愈與游為久愈（[illegible]）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嫠（[illegible]）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奉[illegible]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illegible]）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illegible]）嗚呼君遇至於此吾復何言（[illegible]）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illegible]）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死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illegible]）

高君畫讚（此篇[illegible]今按[illegible]）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浩瀚[illegible]舍白珪遺紙一張德音不志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illegible]）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illegible]）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illegible]）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illegible]）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静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illegible]）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illegible]）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illegible]）

直諫表（方本[illegible]見第三卷今從之）

論顧威狀（同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一（[illegible]）

（[illegible]）

史臣韓愈撰（[illegible]）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illegible]）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illegible]）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illegible]）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譖朝臣[illegible]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寶惟重祖宗之業允歸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稟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祇德存誠恪慎于厥躬祗勤于

大訓必能敷至化安勸庶邦朕疾彌留弗與朝夕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illegible]）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戚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illegible]）二十三日上知內外（[illegible]）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illegible]）王叔文以棊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棊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illegible]）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illegible]）宗正卿李紓為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之副（[illegible]）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謚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

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似已下缺)我國家列聖亦克循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朔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寢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升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　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纘觀之大孝以虧臣子本願之義猶不許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喪過禮羣臣憂懼萬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奏皇帝舉揖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二一作四)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故字)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御史作)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或作郎中左或作尚書右丞)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　乙卯太常奏禮天子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縣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祥祔廟畢復常從之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苛[illegible])(或有京兆尹實上節)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頻奉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斂[illegible])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寀參政以吝為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徵或作人)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疑或作給)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謝之日([illegible])積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illegible])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譚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　壬戌(御史)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illegible])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illegible])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順宗實錄二　二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直下或無直字）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其與物當）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其田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以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郎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皐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甲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承元緒膺寶纂業務求賢職閒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沉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

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雖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之〈翰吏什籍檢元籍字除之職當作時已〉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下或有日字〉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温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祗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醲郵字或〉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或无不序非是〉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三 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鑒茲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稱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啟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寅畏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郡王　癸酉（丑當作）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大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廻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廻紇以薦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廻紇可汗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至於赤嶺東被疾吐蕃傳歸其柩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是日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使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羸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使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禁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制減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皐為尚書左丞　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栅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敗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以萬年令房啟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啟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

遂獲罷於叔文求進用（因字或無）叔文以為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荊南授之云脫不得荊南即與湖南故旅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旅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是日作癸丑）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皐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州尚下十八字又作以右丞韓皐為鄂岳沔蘄團練觀察使所日缺甲辰）日初皐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請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皐從弟曅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彩物賜登而叔文不居文珍等所惡擯不得賜（或作向叔文下數句書多不可請疑因後來傳改已曹字而不去書文如前或當云中蓋上文已有脫文多善惡其專權久句不貝究當更有之文考等所惡五字有不當字郎不當專更有文有此九字即上不當有不書字且出文有曉字書甚明今當去文珍等字學不明字更若有下九字則語意明白尤復可疑矣）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為秘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為賢為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奏峘為刑部員外判南曹晏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為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以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為禮部而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則或作即）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為衢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長告謂長假也泌卒竇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快快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韜戎器（或無袜字或作袜非是）映以為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秘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為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為襄府（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都督府襄府下當有陽字）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己）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𦤎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劒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劒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illegible]）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illegible]）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滑亳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掠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illegible]）羣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

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勸或作勳下同）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illegible]）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人或作校）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illegible]）屬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陟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老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皋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均嚴綬箋表繼至意與皐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擾攘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一日或作白出或作是）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

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以為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為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貶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泄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實獻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似或與武當〉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譖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能漸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戢或作攝彈或作憚〉延齡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勢中〉〈曾以翰裴延齡譖得罪但書贄等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諱漏也〉言事者皆言其枉惜多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憚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城或作〉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憚或作懾非是〉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下或有子字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或字并容作〉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本作〉城揣知其意輒強與酒〈〉〈今當刪去以之者將四字也〉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

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直臣或作直言）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也或作乎）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性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illegible]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

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illegible]）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illegible]非是）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終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illegible]）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

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句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宜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諠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

有韋皋裴均嚴綬等牋表（[illegible]）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illegible]）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羣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五〔起八月盡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illegible]而天祐匪降[illegible]疾恙無瘳[illegible]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illegible]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illegible]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illegible]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illegible]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以能宜祖宗之重永荷天地之休命泰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先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勅[illegible]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旌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脩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illegible]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户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幷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illegible]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游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illegible]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illegible]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illegible]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illegible]因歔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

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黄裳子壻與黄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毁壞（作懷）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齊（一作將以曲成兄事懼撫）是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貶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一作成）御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元和元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覽獨超乎希夷強名之極猶存乎罔象（一作狀）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咸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七葉之休承九聖之耿光照宣兆庶發揚大號政有攸本不俟嚴裕格天（俟一作竢）恩翔春風仁育群品而功成不處裁去之付神器於沖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魏魏事表無得而言頌然殊朕猥膺大寶懼未俾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令天下幸安皆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無以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爵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啟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脩短一作修短）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沉痾洎於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奮纘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豎盡禮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黎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瘳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內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繼一作紹）務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七）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詔至後出臨三日皆

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詔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illegible]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illegible]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illegible]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illegible]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 [illegible]

六經百家學 [illegible] 擢進士 [illegible]

第 [illegible]

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

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illegible]

[illegible] 調四

門博士 [illegible]

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其姓字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改江陵法曹參軍[illegible]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illegible]

改都官員外郎[illegible]即拜河南令[illegible]

遷職方員外郎[illegible]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illegible]

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illegible]轉考功知制誥[illegible]進中書舍人[illegible]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

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譁起由是改太子右庶子[illegible]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illegible]

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illegible]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

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以償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

[illegible]

[illegible]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

[illegible]

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illegible]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

為服朞以報[illegible]

[illegible]

每言

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

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

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

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

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illegible]

[illegible]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𦕐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illegible]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授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illegible]中手持口誦飢食渴飲沛然滿飽[illegible]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僭敵無[illegible]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illegible]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

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竟無家見一敝筐弃在壁中有故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畧讀之愛其文意不當是時辛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著得之以著于亦常宰達之以藉綠利未暇學也其後慕茶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故拜而篤之嗜年始及第進官于洛而得偷嘗與校購得出

潮州韓文公廟碑

傳文而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翕然趨近古吾家所藏書乃卷取韓文最爲舊物爲尋吾發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生序章所則此序獨與當本不同不知何處所謂者若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

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
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
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
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
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
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
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
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
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
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
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
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
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卷終

聯句

有所思聯句〈此下二聯句見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婉晚春淚銷顏容〈郊〉臺鏡
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夫山上石別劍水中龍〈愈〉

遣興聯句〈上同見〉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
恐金石契斷為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
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駑蹄顧挫秣逸翮遺稻粱〈愈〉時危抱
獨況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
志可以耀鋒鋩〈郊〉蘧寧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
佩蘭永芬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上同見〉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惟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愈〉照
海鑠幽怪滿空歘異氛〈郊〉山磨電奕奕水淬龍蝹蝹〈愈〉太一
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惟壯三軍〈愈〉有時幽
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
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間雲〈愈〉

遺詩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補注此詩得於王曹所輯唐味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竇今為河南令韋執中以分司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節為韻人各一首開三年叢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
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補注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以正集中春雪詩韻句玩辭旨抑未有考據者姑之疑亦公作附〉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着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已上並一首諸本所載舊本所无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篇又取贈侯姪嘲鼾睡二篇於此不録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贈侯姪 上或有親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胷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禄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鼾睡

此詩已見李希聲家有韓退之遺詩十篇希聲云皆非退之所爲録其一篇以見其未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飇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絶，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痱癗。上蒲罪切下音磊 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葅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采。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黄河弄濆薄，梗澀連拙鯀。南帝初奮槌，鑿竅泄混沌。南帝子南海之帝爲儵與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迴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絶於斯，繼出方衮衮。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苯䔿。上音本下音村草木叢生也 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閫。鴻濛總合雜，詭譎騁戾很。乍如鬬呶呶，忽若怨懟懟。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書月

玉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嘲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女工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杭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艷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逶遲。復遣悮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艷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

知音者誠希 或作知音誠稀 舊本題作知音者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别。行行天未曉，攜子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冰玉清顒隅，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遷。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灃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暗浪舂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

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中丞裴度也 張道士）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理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纖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今亡此文恐非 或作今同法）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洪慶善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沒見於張籍祭文詩下 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此所傳或辛丁書房以指 舊書序存者公斷部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 以爲伊川之說公子曰何必死以死作先醫學 賦分錄伊川之 字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其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僞爲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它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注并脉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文且云元和八年脉又稱少作其非公作无疑今删去）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册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合生之類莫不榮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蜀本有之字以爲韓愈詩之後六此篇見文苑英華以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疑）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臣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勑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内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術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三字或无此）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有歷字上一字或無此）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忻抃之至謹差神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賀或作抃）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晁氏年譜以爲公貶潮之時所云公既南行家亦譴逐二月二日已是南州之南而此公言七月二十七日[illegible]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謙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貧窮至身衣口食給未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其奉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恋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杞下所[illegible]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郞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伯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紋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illegible]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郞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傳學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漱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譁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戒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河南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郞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郞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閣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書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廿卷此文雖未必出公手然筆削之際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
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
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
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
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
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
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
將佐以從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卷終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新編外集一卷

（唐）柳宗元撰　（宋）韓醇音釋

清乾隆鈔本（四庫底本）

詁訓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

內府藏本

唐柳宗元撰。宋韓醇音釋。醇字仲韶，臨邛人。其始末未詳。宗元集爲劉禹錫所編，其後卷目增損，在宋時已有四本：一則三十三卷，爲元符間京師開行本；一則曾丞相家本；一則晏元獻家本；一則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修家，云即禹錫原本。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劉禹錫作序，稱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誌文，非當時本也。考今本所載禹錫序，實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與振孫所說不符，或後人追改禹錫之序以合見行之卷數，亦未可知。要之，刻韓柳集者自穆修始，雖非禹錫之舊第，諸家之本亦無更古於是者矣。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參校，獨據此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者別作外集二卷附之於後，蓋以此也。至淳熙中，醇因沈氏之本爲之箋註，又搜葺遺佚，別成一卷，附於外集之末，權知珍州事王咨爲之序。醇先作韓集全解，及是又註柳文，其書蓋與祝敦頤韓柳音辯同時並出，而詳博實過之。魏仲舉五百家註亦多引其說。明唐覲延州筆記嘗摘其註南霽雲碑不知折城鑿穴之辭何本，潘岳馬汧督誄，是誠一失，然不以害其全書也。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一

唐雅　唐詩　貞符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元和十三年刺柳州時作表牋奏十有四年發公自而又以禮部員外郎謫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出為柳州刺史是元和十三年戊戌為十四年也禮部郎官尚書牋奏故云雅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稱其表云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章儷判述如經能崒然聳專總於盛漢之表作者哉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 徒對切惡也書元惡大憝 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 徒各切 有剛方之力不得備戎行 杭音 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 一作德 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 小雅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民 大雅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 小雅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 平淮夷則江漢常武 大雅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焉 鏗鍧炳耀 鏗口耕切鍧呼宏切 溢人耳目 音蕩又去地浪切 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 據史順宗永正元年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憲宗元和元年三月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以獻 夷劍南 據史永正元年八月劉闢自稱西川節度留後元和元年高崇文討之九月劉闢伏誅 取江東 據史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公西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十一月甲申李錡伏誅 定河北 據史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五年赦之至十年有罪絶其朝貢自稱留後六年復討十三年承宗獻德棣二州 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 悶音 一作蒲誦吉勇 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死罪死罪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非西彭義軍也德宗正元五年拜吳少誠為節

度使十四年反詔諸道兵討之其弟少陽自為留後憲宗元和九年少陽死子元濟偽表請主兵不許遂有反
謀時主者節度兵討之數不利朝臣多請罷兵獨裴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十二年宰相逢吉等又
建言宜休師惟度請身自督戰帝留謂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以彰義軍節度淮
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以韓弘為都統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為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為兩使幕所
奏罷中官監陣使行營專制號令一戰氣倍來哉李愬夜入蔡州城縛吳元濟以獻度遣馬總先入蔡持節慰
進撫定其人民始知有生之樂衆皆除淮留馬總為留後
皇耆其武耆音指又巨移切致也詩周頌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蓋取武王之武為于溵于
淮溵音殷今出水縣北小溵容紀李光顏宜齒及吳元濟戰于小溵河即此也既巾乃車一巾
作徒環蔡具來狡衆昏囂狡古巧切囂許驕切甚毒于酲酲音呈酲病也狂
奔叫呶呶尼交切一作呶以扞大刑扞侯旰切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
誅四紀其佚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
以蘉蘉音茫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于社是宜禡莫駕切
類禡社宜皆師祭也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金節煌煌錫
盾雕戈盾之尹切干也所以蔽身犀甲熊旂威命是荷荷音河左氏昭七年傳克負
荷音作河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蹙笮是崇笮側界切
也鼎臑俎胾臑奴刀切又骨也胾側吏切五獻百籩禮記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
允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溮溮音師水名也乃翼乃前孰圖
厥猷其佐多賢究究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遹昭陟降連

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
無恃頟頟頟鄂格切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郾郾於幰於建
二切潁川縣名彼昏卒狂裒兇鞠頑裒蒲侯切聚也鞠音菊與鞫同鋒蝟斧螗
赤子匍匐厥父是亢亢音剛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
胡本又胡昆切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餔餔蒲故切蔡兇伊窘
悉起奔聚左擣其虛擣音禱靡愆厥慮載闔載祓祓音弗丞相
是臨蒞其武刑蒞施是切解也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
長上聲曾是讙譊譊尼交切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
之成國胙以夏墟胙存故切度本傳度入朝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
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晉地即夏之所都故曰夏墟左氏昔武王克商分唐叔令以唐誥而封於夏墟
誥大是今太原晉陽也一本昇之成國作公予有晉封意若重複耳度拜稽首天子聖神
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
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〇〇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愬音素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考愬本傳
初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敗以袁滋代滋復無功以愬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鄧節度使
愬至軍推誠待士衆願為死知元濟戒教有功獲其將李祐釋而不殺與其謀計賊之由是悉賊虛實
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至師責戰益急十月愬用李祐計自文城因

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吳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賞犒賞功師，還之。月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illegible]卒峙之（峙丈里切，峙具也）匪徼匪競（徼古堯切，求也）皇有正

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踣蒲北切，僵也）柔惠是馴愬

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岌嶷（嶷魚力切）

熊羆是式衡勇韜力（衡戶庚切，韜土刀切）日思奮瘂（一作思奮于瘂，一作日思于瘂）寇

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驤長戟酋矛粲其

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

肌辛貢爾有維被攸恃乃偵乃誘（偵丑盈、丑正二切）維彼攸宅

柳河東先生文集

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諜厥圖（諜達協切）以究爾

訛雨雪洋洋（洋音羊）大風來加于燠其寒（燠於六切）于遁其遝

汝陰之茫懸瓠之峩是震是拔大殲厥家（[illegible]）狡虜既

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行一作呂）乃諭乃止蔡有

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沄于分切，水流貌）既清而瀰

蔡人行歌我步逶遲（[illegible]）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

初（類[illegible]切）胡類爾居（[illegible]）式慕以康

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

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

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愬李晟子也，晟字[illegible]）（西平秉[illegible]之亂功居多，後封西平郡王）惟我有臣晞先（一作元）大邦俾惠我人

于廟告功以頌萬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曲，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爵、行[illegible]等曲[illegible]。吹[illegible]序戎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illegible]為詞，述以功德代漢[illegible]。改[illegible]思悲翁為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illegible]言曹公與袁紹戰[illegible]官渡也。改[illegible]

[illegible]

集084-291

鼓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洪基也改巫山高為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為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為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為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為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為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為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為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為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為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為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改黃爵行為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世魏晉之曲皆二十有二篇而公之序云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宜公意之所取者止於是耶公為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二月八月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十一月公貶永州司馬歌曲蓋元和改元後作云鐃尼交切如鈴無舌有柄吹尺云鐃切

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閑（閑音閒）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元俱切）伏觀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惟唐獨無有臣為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署音暑）有戎樂詞獨不列令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一有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懟直類切）默已專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森豪為生人義主以仁

○○○○興武為晉陽武第一（晉陽太原屬邑唐高嘗大業十二年煬帝以為太原留守是時煬帝南巡江淮天下盜起太宗在晉陽潛有安天下之志義寧元年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與太宗謀遂起義兵於晉陽八月高祖克長安式以元年隋煬侑帝唐高祖即）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煬余亮切一本作偷）德焉歸氓畢屠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斥田圻（圻音祈一作坼恥格切）流洪輝有其二（一本作下有其二分天）翼餘隋斮梟鷙（鷙音利例字但上古先切鳥名鳥音教）連熊螭枯以肉勍者羸（勍音擎羸倫為切）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句三字）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 一本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叛仰王之業知天命在唐之運歸於有道李

我舜命為獸之窮李密遼東襄平人隋末楊元
感起兵密陽家往從之不見用九年感敗密亡歸
以策干東郡賊翟讓讓推密為盟主號魏公移
據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義寧元年隋遣
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唐武德元年密失利遂
與其衆二萬人歸唐中既至高祖拜光祿卿封
邢國公復懼等密有不平未幾高祖遣密叛密語
山東收其餘衆通復有詔召密安撫東山以叛據
桃林城熊州副將盛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初
密之始起兵也徐世勣為其將以黎陽就守之
及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庶
魏郡皆世勣所統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孝恪
日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
之敗以為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
密請自上之高祖大悅賜勣姓李及密以謀反
誅帝遣使示勣以密反狀勣表請收葬詔從之

獸之窮奔大麓 音鹿山足也 天厚黃德狙獷服 狙七余切 獷古猛切 劉春美新出角之敵狙獷而 不錫王狙獷犬虎人者也 甲之櫜弓 音高弓衣也 弭矢箙 弭綿婢切止也 箙音服矢房也 皇旅靖敵逆覆自亡其徒匪予戮 屈贅猛 贅字唐韻集韻並無此字 作猷若暴強族也周禮有司猷氏 虔倮倮 某音 麃 以尺組 縻忙皮切 噉以秩 噉杜覽切 與啖同 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 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 音香 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 其十八句句三字 其四句句四字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

降充為戰武牢第三 王世充西域胡也隋煬帝 時以戰功累遷至右翊衛

將軍唐武德元年煬帝凶問至東都世充等奉
越王侗即皇帝位侗封世充鄭國公二年世充
逼越王侗求禪遂僭位改元開明國號鄭三年高祖
詔討王世充世充聞之遣諸州鎮驍勇皆集洛
陽以備唐九月秦王世民及尉遲敬德屈突通
與世充戰大破之世充僅以身免先是竇建德
乘隋亂入高雞泊為盜後越王侗封之為夏王
因與王世充結好至是世充乃窮蹙遂遣使
求救於建德建德悉精兵來助之秦王乃分兵
守洛陽而親將驍騎出武牢東以待建德之至
建德困於武牢不得進秦王與戰大破之
擒之因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降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掎角 掎居綺切又偏引也 左氏譬如捕鹿晉人角 之諸戎掎之又三國志吳陸遜 曰掎角此寇正在今日 怒轂麛 轂古侯切鳥子 生肉者諸本並

作轂鄉[illegible]切義與穀 同麛莫兮切鹿子也 抗喬嶽逖萌牙傲霜雹王謀內定 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憚華戎廓封畧命之疊 [illegible] 懾中扃疊畏 三切不明也 畢以䜣 䜣音欣也 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 其十六句句三字 其二句句四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充勇以暴師平之為涇水黃第四 薛舉隋末起兵隴西號西秦霸王 武德元年寇涇州秦王世民帥兵拒之

後進高墌至于豳岐唐兵不設備而敗舉遂拔
高墌城八月舉謀取長安會有疾死子仁杲立
復圖涇州十一月秦王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
將兵來拒秦王使之相持八十餘日遣將擊之
於淺水原羅睺軍大潰秦王乃親帥驍騎搏
水臨之仁杲遂降十二月歸獻于長安市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太白天狼星名天官書西暴之鐘侯在太白西

狼於狼狐為太白當秦攘而注隴即秦地故云又天狼妖星以喻僧號胜詔曰暴哀宜步天射天狼有鳥

鷙立鷙音至羽翼張鉤喙決前喙許穢切距一作趯傍趯他歷切傍音旁

也怒飛飢嘯翾不可當翾許緣切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

渭肆翺翔上音刀下音詳頓地紘紘音宏提天綱列缺掉幟掉徒弔切又志招

搖耀鋩列缺雷名見漢書招搖星名招搖王明于兵鋩音芒鬼神來助夢嘉

祥脈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其十五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

○○○○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為奔鯨沛第五輔氏

輔公祏也隋季與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伏威自號總管以公祏為長史既降高祖遣使拜東海伏

威使公祏渡江擊陳稜據丹陽唐武德二年杜伏威遣使請降公祏自立遂付封討

公六年秋威入朝留公祏居守八月遂僭位國號宋遣將徐紹宗侵海州趙郡王孝恭李

靖黃君漢李世勣等討之七年三月公祏敗走野人執之送孝恭斬之乃傳首京師

奔鯨沛盪海垠吐霓翳日霓五兮五结二切也吐霓音倪翳於計切

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墊丁念切書下民昏墊授以神柄推

元臣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蒙霧攘汝陽切與霧同又音茂開海門

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淮南子羲和日御也乘清氛赫炎溥

暢融大鈞

●●●● 右奔鯨沛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其八句句四字

○○○○ 梁之餘保荊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為

○○○○ 苞枿第六蕭銑梁宣帝曾孫隋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等推銑為主銑初據巴陵自號梁王以十月稱帝公頡嶺州兵救江陵生

黃景珍等乃以十月稱帝公初頡川兵據江陵生

來歸銑不五日遠近爭附眾數萬乃起巴陵自稱梁王又二年僭稱皇帝

遣將收嶺南郡縣表西至三峽南交趾北拒漢水皆附之勝兵四十萬唐武德元年

唐高祖以李孝恭為信州總管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之十二月攻江陵兵圍其城東下

以擊之李靖率江陵兵拔其城下等以擊之門宜都二鎮進克夷陵銑將舟艦以救荊州

七年江又擊走之孝恭乘勝直拔江陵勒兵圍之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

謂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

乃率官屬縞素詣軍門降于孝恭曰當死者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

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以孝恭為荊州都督以靖為檢校荊州刺史五十

守南方諸縣以統軍來降者元是自戍禮之[illegible]所不從二

於是南平

苞枿斷矣枿五割切苞芽之蘖生曰枿書若顛木之有由蘖蘖與枿同音茂

惟根之蟠彌巴蔽荊荊州即江陵也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

氏書曰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完一作

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眾投迹死地謀猷縱化敵為家

虡則中浩浩海裔不庭而罔係縲降王（縲力追切盖手 係縲其子不止）

（係縲猶結縛也俘湖江切）定厥功澶漫萬里（澶上音但切 漫莫半切 澶漫水大貌）宣

唐風蠻夷九譯（譯音亦傳四方之言曰譯）咸來從凱還金奏（凱可亥切 金奏）

旋 象形容（翹王李恭侍為號侍帝執光者 荊州大總管出師破就江以進）震赫萬閧

罔不讋（讋音慕義同涉切）

●●●●右苞桁二十八句（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三句句五字其九句句三字）

○○○李執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為河右平

○○○○第七（李執方隋大業中舉兵亂金城執與曹珍等據河右以叛天下盜起更建自稱河西大）

（涼王恚有河西唐武德元年高祖與書招之 公政其間奉仍執大書遣其子詣入貢高祖命）

（張俊德拜軌為涼州總管封涼王二年俊德至涼執以去帝號受唐官爵書招諸之為天子）

（不可復自號黙執從之遣部晚入見奉書稱皇從帝大涼皇帝俊執從而不受官爵高祖怒始錯）

（與師討之會李軌特安修仁兄與貴仕長安表請說執遣之舊興貴至武威執以為左右衛大）

（將軍興貴乘間說執令舉河西以歸唐執不聽與貴遂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執執出戰而敗）

（興貴走執執平閣河西悉平執以）

河右澶漫頑為之魁王師如雷震熸以顛（熸音昆盧昆切小）

（名在涼地領使回切）上聾下聰騖不可迴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

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

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句五字其二句句三字）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

○○○○廟為鐵山碑第八（突厥古匈奴北部也舊史云隋大業中始畢可汗值天）

（下大亂中國之人奔之者衆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之控弦）

（百餘萬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高祖起兵遣劉文靜聘于始畢引以為援始畢遣其兵衆）

（從平京城自恃有功驕每中國未定每優容之武德二年突利可汗頡利官闕承）

（文見之貪求無厭言辭悖慢中國之患今年寇定襄明年榮寫色侍者則深入貴則請和今者吳九年）

（又入寇使侯太宗與戰乎涇上李靖太宗親征觀三年太宗李靖李勣六總管征之十餘萬）

（旨受詩詔節制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

（頡利大懼遁于鐵山遣使入朝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慰撫之靖乘間襲擊）

（逆大破滅其國頡利走出奔張寶相生擒之復定襄至帝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

鐵山碑大漠舒二虜勁（頡利突厥二可汗也）連穹廬帶北海專

坤隅歲來侵還或傳于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

襄降魁渠窮竟窟宅斥余吾（余吾水名前漢武帝紀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斥）

（升一作）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輝（輝一作耀）耀明鬼區利澤

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首惟帝之譽

○○○○右鐵山碑二十二句（其十一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請本邦第

○○○○九 劉武周馬邑人隋義寧元年斬郡守王仁恭自稱太守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附于突厥 兵攻取三月襲破樓煩郡取汾陽宮俗稱皇帝會上谷賊宋金剛率衆歸之遂圖晉陽而向 以爭天下唐武德二年率兵侵并州又進逼介州陷之五月高祖遣李仲文討之一軍全沒 月右僕射裴寂請行連討又為宋金剛所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武周又進逼并州 王元吉棄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留中大敗十月太原宋金剛進兵 江夏之三年四月破宋金剛于介休金剛又破武周于晉州武周及金剛皆走突厥太宗遂平并 州並復故地未幾金剛謀叛突厥為突厥所殺亡

本邦伊昔惟時不靖根柢之搖 柢木根也丁禮切 枝葉攸病守

臣不任勖于神聖 勖勉也許玉切 勞惟鉞之興萬爲則定洪

惟我理式和以敬厚禎既衷庶績咸正星暮載大惟人

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 句四字

○○○李靖滅吐谷渾 吐音突 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 舊史李靖傳正

○○○○ 貞觀初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為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尚堪一行太宗大悅即以靖為西海道大總管統諸軍討之九年師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諸將咸言不可進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大破其國吐谷渾之衆殺其可汗來降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寇歲侵擾我疆逷遙險且遐帝

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

千萬人銜枚默無譁 漢史李郃傳衍枚擊項羽定陶顏師古注曰衍枚止言語諠譁也 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者也 東刃踰山徼 徼古吊切塞外境也 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

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

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犒樂窮休嘉 犒口到切 登高望還師

竟 一作 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 要伊消切 遮揚雄傳注 [illegible]與 前 凱還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 句五字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 高昌地在京師西四千八百里京國有二

○○○○ 十一城唐武德二年麴文泰王自後其朝貢不絕正觀四年入朝太宗禮之至貞觀中遂與西突厥連兵擊焉耆伊吾太宗下詔切責之不從十三年命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率師討之十四年文泰聞王師至發病死子智盛立王師遂進攻其都口降之師凡得高昌三郡五縣二十二城八千戶高昌既平

麹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 別彼列切 既恃遠且險縱傲不

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爲徒 螭抽知切 龍旂翻海浪馹騎

馳坤隅 馹音日驛傳也 賁育搏嬰兒 孟賁夏育古之勇士也 一掃不復

餘乎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驟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illegible]）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貞觀四年四月西北君長請上號為天可汗）以覆我圜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句五字）

○○○○說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為東蠻

○○○○第十二（周書王會見今汲冢周書第五十九篇 [illegible]）

（[illegible]）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illegible]）鵰鶚駭群龍（[illegible]）自天墜（[illegible]）乃信神武功繁廣居臣人累累來自東（[illegible]）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illegible]）咿嗢九譯重（[illegible]）

廣輪撫四海（[illegible]）浩浩知皇風歌詩鐃鼓間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句五字）

○○●貞符（并序）●（[illegible]）

○○○●（[illegible]）

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illegible]）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illegible]）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illegible]）推古瑞物以配受命（[illegible]）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公一作）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

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首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伯切）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奪鬬怒（欽古本宋書欽慄洽是欽作譬）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歐其內於是乃始噬禽獸（噬音誓）咀果穀（咀在呂切）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倪結切）爪剛者決羣眾者軋（乙黠切）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一無遊字）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嚚魚巾切）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電光繞北斗[illegible]）大虹（瑤光如虹貫月[illegible]）元鳥（[illegible]）巨跡（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illegible]）白狼（湯時[illegible]）白魚流火之烏（武王[illegible]）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詭古委切譎古穴切）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痍音夷煦[illegible]）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虺許偉切[illegible]）上引天光（[illegible]）推類號休（[illegible]）用夸

誕于無知訞增以騶虞神鼎（漢武帝時作瑞歌曰騶虞騶虞盖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司馬相如封禪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騶虞也又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又得之六年並改元元封元年封泰山太初三年行延東海上還修封泰山禪石閭此公所以反之也）

附鵩鵩歐縱叟（縱于周知史書易西漢衡山王傳曰夜縱叟王謀反事上縱叟起往也）

俾東之大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言）皆尚書所無有

莽述承效（王莽承漢書作符命公孫述亦效之以不言引讖文而稱帝）卒畜驁逆其後有

賢帝曰光漢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

德（東漢光武紀建武元年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六月王遂即皇帝位）魏晉而下

雇亂鈎纍厥符不貢邪用不精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

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排音拔鑪音廬）

爨以毒燎（爨狀亂切燎力照切也）熵以膺焰（熵音商燒也焰以贍切火光）其人沸湯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

起丕降霖雨溥洽溢沃蒸為清氣块為泠風（泠音零）人乃

滲然（滲音聊清涼也）休然相綿以生相持以成相循以咸寧琢

斵屠剖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

肌膚以達于夷塗焚炘抵拵奪是轉死之害不起而人

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奋袒呼搞迎

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猾俱命過德義威殄

戮威隆厥緒無劉于虐（書曰劉殺）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

歸于唐躑躅謳歌（躑直炙切躅直錄切不進貌）灝灝（音浩）和寧帝庸威

栗惟人之為敬冥厥賦積藏于下足謂豐國鄉為義康

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

謂嚴威小屬而支（屬之欲切斷也）大生而孥（孥不戕汝子孫也）愷悌

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竭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

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

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

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

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

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

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商太戊時有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高宗時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政行德從祖己之訓殷道復興）宋之君

以法星壽（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故延二十一年也景公在位六十四年而卒）

鄭以龍衰（魯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觀也龍鬬我獨何觀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魯以麟弱（哀公十四[illegible]）

年西狩獲麟左氏云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白雉亡漢（漢平帝元始元年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以薦宗廟）黃犀死莽（漢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彊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諶時壬切一作忱）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於音烏歎美也一作穆穆）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寸莫畢屠澤熯于夷（熯音罕又音旱火乾也一作炎）濊炎

以辭（濊音味切濊也辭普洽切潤也）殄厥凶德乃歐乃夷懿其休風是煦（吁句切）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上聲去久切下音張糧也五十其數）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一作）丁巳扶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𠭖（音假大也）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人（一作）之歸濮鉛于北祝粟于南（濮鉛南方國名見爾雅祝粟北方遠國也）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𣎴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號音豪）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視民詩（作之年月日皆不可得而考書以貞符後詩專以其言元齡耿如此大抵有裨于文）

○○○（雅頌而承民常詩乎）

帝視民情匪幽匪明慘在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視乃降明德乃生明翼明翼者何廼房廼杜惟房與杜實為民路廼定天子廼開萬國萬國既分廼釋蠹民廼學與仕廼播與食廼器與用廼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

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肆音）其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惟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忘

柳子厚墓誌銘（劉夢得序公之集云六子厚名此與杜集歷行己之文方有退之之誌若埋文在附于第一退之永今並依公所編次用附于見于此）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

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
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
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
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
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一作校書郎）儁
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
發（踔敕角切[illegible]）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
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

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一有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
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
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
濫停蓄為（一有深字）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
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
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
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
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
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

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
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
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
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
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
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
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
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詡況羽切）
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

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
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皆是也
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
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
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
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
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
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
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

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十七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一作貴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一作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泳一作可一本作爲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連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　既固既安　以利其嗣人

祭柳子厚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死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犧表何切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上知立切通作縶羈馬絡頭也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覩旁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刺音戚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一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賦

○佩韋賦（并序）○（史記西門豹以性急當佩韋以自緩韋者柔皮也佩之所以戒其急）

（通于閒日此公賦之所以作也然作之時日不可得而詳據呂溫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此正元末事也時公之後學中庸見於文者甚多賦亦當正元二十年）後敘

柳子讀古書睹直道守節者即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上苦角切 下音淳）日月遞而化升兮寢（子鴆切）道初而狂神（狂一作枉）雖大素而生華兮汨末流以喪真（日古切 思切）睎往躅而周章兮懵倚伏其無垠（懵年孔切心迷也）世既眷予之大和兮眷被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逵兮鬱縱臾而不揚（縱子勇切臾音勇持吉鈍俾也注見負荷）猶恙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登嵩丘以垂目兮瞰中區之[?]理（嵩息中切中岳也瞰苦濫切書闞迷視也）橫萬里而極海兮頹風浩其四起恟愯怛而躑躅兮（恟音凶說文剡烈也躑直炙切躅除玉切躑躅行不進貌）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探

先哲之與謀兮（列切 於）攀往烈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讀人之嘉猷（直言也 謂音嘗）喔行行而躓踣兮（行行並下浪切剛強貌躓音致踣蒲墨切也）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愁然於伐國（魯論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尼父幾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孔子往於魯為大司寇定公十年齊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齊景公歸而巳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四年孔子為大司寇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于兩觀之下）藺抗顏以詆秦

兮入降廉猶臣僕（藺相如趙人也為趙宦者秦王會趙王於河外澠池秦王與趙王飲酒酣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鼓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終不能有加於趙趙王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宣言曰我辱之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門謝罪）吉偃蹇而布和兮殘萑苻以屏遏（左氏昭公二十年鄭子產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萑音丸苻音蒲）劌拔刃于霸侯兮退跼蹐而畏服（沫也左氏穀梁作曹劌劌以勇力事魯莊公為將齊桓公與魯會于柯而盟劌即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

而問曰子將何欲劌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
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
使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
色不變辭令如故劌居衛切圓丘六丘弓二切侍雅朝
鉤謹
也
寬與猛其相濟兮執不須茲之威德克明哲而保
躬兮恢大雅之所勖
大雅云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勖呼玉切
陽宅身以執
剛兮柔易師而蒙章
陽處父也住十會性剛直好高而
左氏文公五年處父聘于衛反過
寧寧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書曰沈潛明
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
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而易之乃以
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賈季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
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
遂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羽慎心以盤志兮晉身離而不
懲
項羽敗於垓下自度不能脫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
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

騎楊喜等五人各得其一
體使蕭追切很也盤音庚
雲岳岳而專強兮果黜志而
乖圖
漢朱雲好倜儻大節成帝時常言於朝曰願賜尚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
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慶忌比
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何如耳時左將軍辛慶忌
以雲卒著狂直於世以死爭之上意始解乃得已自是
遂不復仕嶽嶽字亦見朱
雲傳師古曰長角說也
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
就陵
前漢陳咸以父萬年任為郎抗直數言事萬年嘗
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
年大怒曰乃翁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
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遂不復言萬年死
元帝擢為御史中丞後
以言石顯事免為城旦
洩冶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
誅
臣洩冶也左氏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
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

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
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
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訐居列切告也
衵女乙切又女栗反婦人近身內衣也
苟縱直而不
羈兮乃受羅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困摧轅而失途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崍九折坂嘆曰吾
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曰九折者言其險也
遵大
路而曲繳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而允塞兮抵暴梁
而壞節
廣翊廣梁梁冀也後漢梁冀以外戚之勢暴恣
多非法沖帝即位以李固為太尉與司徒參錄
尚書事冀既鴆殺質帝李固及胡廣趙戒杜喬皆以清
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
當娶冀女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明日冀會公
卿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胡廣趙戒皆畏憚曰惟大將
軍令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冀愈怨免固立蠡吾侯是為
桓帝冀遂枉害李固及杜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志欲扶持王室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
曲從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
言廣戒得書悲懟皆長嘆流涕
家撝謙而溫美兮會子
公而喪哲
家子家鄭公子歸生也子公鄭公子宋也左
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
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
黿事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
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
之而見君子反諸子家子
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
義師仁而忍很兮遂潰騰而滅
裂
西漢翟義方進之子也平帝時為東郡太守至王莽
居攝義心惡之乃謂陳豐曰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
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故擧兵西
誅不當攜者遠宗室子謀輔而立之諛今時命不成死
四理名猶可不怨於先帝乃立東平王子信為天子自
嗚大司禹衆兵討之恭開而大懼遣將攻之義不勝與

劉信弃軍唐七補得尸琛淶御市夷滅三族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李斯事秦二世為丞相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諸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乃下斯就獄趙高治之斯不得已遂誣服要斬咸陽市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徐偃柔以屏義兮儵邪離而身虜徐氏出自嬴姓夏后氏封之於徐主偃王三十二世為周所滅張華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諸侯服從周王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鬪其民為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

柔弘和而却武兮湛宗覆而國舉柔弘和一作來柔知名字不同事不可得而考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史記專諸[illegible]者伍子胥亡楚如吳乃進之於吳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札逃不肯立吳人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故嘗陰養謀臣以求之既得專諸善客待之及楚平王死吳王僚使其二弟將兵圍楚之者楚發兵絕其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後乃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酒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公子光遂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而自立為王任柔一作仁柔

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音叨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

亂曰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

小注此鬼字不出西宮本出此

交修兼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作三作

瓶賦

并下午賦其辭意皆有所託當是永正元年謫永州後有所感情而作也此賦晁太史變騷中序之詳矣鴟夷字又見史記齊世家見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号鴟夷子皮注云蠡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嘉以有罪故為号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又蠡本傳注則云若盛酒之鴟夷用之則多所容銷則可卷而懷不件於物賦所云酒語也大意則以謂鴟夷雖巧曲不作於物而或以致敗亂亡國之患未若為瓶卯手決泊而不媚私驕則非巧曲徼覬一時者之比此公白俯云耳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罍罃相追罍音雷酒樽也罃音罌長頸瓶也罌一作甖音假借名諂諛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喙呼穢切口也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頹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上倪堅切下音蚩己雖自售音壽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湄鉤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齊才詣切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綆音梗說文井索也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覬一時徼古堯切求也覬音冀幸也子無我愚我智如斯晁太史無咎取瓶賦於變騷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託車而瓶以疏遠居井而羸此雄設同塵於

皆辭者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之槩以病已無為鴟夷之智以愚人益吏相明亦猶雖為反懸非反也合也

牛賦

公以牛自喻也謂牛有耕墾之勞利滿天下而終不得其所為緘縢組豆之用雖有功於世而無益於己彼羸驢駑馬曲意從人而反得所安終謂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搞譎後感憤之辭云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黃鍾滿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云黃鍾謂土也脰音豆項也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詩賦彼牽牛不可服箱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

陷泥蹙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尻丘刀切說文脾也或穿緘縢上古咸切下徒登切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逾者不如羸驢羸倫為切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音霍菽自與騰踏康莊康莊道路也說文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毗亦切避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祟賦 并序

序云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益公自永貞元年為禮部員外郎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十一月貶永州司馬賦當在貶永州時作也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為之賦太玄干以準易之升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測曰赤口吐水君子以解祟也注赤口謂九也九為口舌八為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致若大燒城詩曰哲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由生矣祟音遂禍也

胡赫炎熏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熇虛嬌切又呼酷黑各二切炎氣也上彈飛而莫遏彈音單盡也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滲所禁切涸也涸音竭也又胡故切紛揮霍而要遮要伊消切楊雄傳注要遮風雷唬唬以為囊裔兮回祿熇怒而

喊呀回祿火神也唬呼交切又音[illegible]集熇音扇熾也喊虛咸切呵也呀虛牙切張口貌炖堪與為穀鐵兮蒸雲漢而成霞堪與天地也炖他昆切風而火盛貌一語[illegible]切甑也又平聲[illegible]音[illegible]路也[illegible]信另切[illegible]也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一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叉予合切[illegible]夸父逐日影欲得飲於北隅[illegible]走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廣數千里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淮南子日出於暘谷登於扶桑入於虞泉而秦音葛膠轕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雜貌楚詞膠葛膏搖脣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施掉舌見史記蘇秦掉三寸舌施披巴切沃無瓶兮撲無篲旋芮切又徐醉切掃竹也金流玉鑠兮鑠式灼切說文鑠銷金也宋玉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已而烘

物愈騰沸而骮齣(丘加切大嗃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玄之奥訟衆正訢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遭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嚳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豁呼括切燎音了又力照切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夫何長喙之紛拏兮汝不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一作東)感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

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瀏力周切又二九切瀏貌)始彼狙雎倏施而以出衆為利者夫何為耶

懲咎賦

(張賦云累郡印而南適又云宜守重仍子厚謫此謂永正元年出為邵州刺史既貶永州可為也又云循凱風之悲詩邪適大而降酷此謂元和元年丁內艱也又云逖再歛之寒暑蓋自丁內艱至是服除為元和三年秋矣賦當在是時作新史亦錄之謂宗元不得召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云亡)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

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繫縻一作擊摩縻日縻媒以自志兮)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睢火規切盱音吁荒忽不可考信也楊雄曰天地未分睢盱盱)下駁(一作駁)詭而慄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訏音吁訏謨大謀也)欣余志之有獲再微信乎策書兮謂耿(一作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

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姑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卒迫曰猝)勢危疑而多詐兮逆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互一作乎呀虛牙切嚇音赫怒也又呼駕切已距人也莊子仰而視之曰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鑊音穫說文鑴也)奉皇鑒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適(累力追切)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讁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莊子無人非無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麏俱倫切麏也麚音加壯鹿也)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

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霾音埋風而土也曀音翳陰而風曰曀）黝雲涌而上屯（黝於九切青黑色屯聚也列子望之如雲屯黝一作玄）暮屑窣以淫雨兮（窣蘇骨切屑窣雨聲也）聽嗷嗷之哀猨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漯遠遙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揹戀奔以紆委兮（崣音嵬小山上銳為崣委于愧切）東洶湧之崩湍（洶凶勇切湧音勇水大貌）畔尺進而尋退兮盖洄汨乎淪漣（汨古忽切水平欲曰淪漣水動也）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扶分切）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詩凱風美孝子也）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適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貿音茂）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劃呼麥切）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上音坎下音可）羕余志之脩謇兮（一作脩謇楚詞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又云吾令謇脩以為理注好脩謇謇奇異之節）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顛身以直遂兮衆人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横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列而不頗（頗音坡楚詞循繩墨而

不明）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賦云肆余目於湘流蓋在永州時作又云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竊希勇乎黝賁頑予愚質而減齒兮宜觸禍以阽身當在年四十以前也公生於大曆八年癸丑至元和七年壬辰為年四十以前在元和五六年間歟）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騷云紛逢尤以離謗）氣沈鬱以杳眇兮沸浪浪而常流（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浪音郎）青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騁玄虬蹙泥兮畏避鼃黽（虬渠幽切無角龍鼃烏禾切黽來也鼃拱忍切給也一本作黽）行不容之崢嶸兮（上助耕切下音宏）質魁壘而無所隱（魁苦猥切壘音磊不平也）鱗介槁以横陸兮鯢嚼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郢余曰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湘水出零陵北入江零陵永州也九疑山名湘中記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云垠音銀）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蜚音飛蒼梧見下注）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史記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山海經曰蒼梧山）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司馬子蘭所讒賦離騷九辯九章投汨羅而死惜規緣

切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藐音邈列往則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巘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上音隱下音鄰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蓊烏孔切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魑丑知切魅音寐史記舜流四凶族于四裔以禦魑魅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善言四十而不惑見於魯論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黝賁黝伊糾切北宮黝也賁音奔孟賁也孟子四十不動心而猶希北宮黝孟賁之養勇見公孫丑上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阽身阽音鹽危也楚詞阽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知徒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

續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公上文言湘中事茲川意謂湘江也湘水尚書不經見此公謂曾莫理夫茲川耶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衡山南岳也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則衡山亦見於周職方矣公謂殷周其盡大衡山未詳余因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亍音皓切潦郎判切洳如倨切蒸沸熱而恒昏戲兕鵩乎中庭兮鵩音蓮蒹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虺許偉切楚詞雄虺九首注虺別名也毛詩為鬼為蜮陸機疏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礫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虫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短狐伺景謂此狐一本作弧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

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在永州懷思鄉閭而作集中有與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使斫伐有衰惰毀傷之意與此賦原田蕪穢廬不飾之意同書在元和四年作賦亦當後先此于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沍兮沍音互水凝也莊子河漢沍而不能寒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慊苦簟切慊也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愈微

愔伊淫切愔愔怡和悅歘騰踊而上浮兮歘諸譜無從三火者莊子音釋翻蕭注云歘生芝也後漢張平子思玄賦歘神化而蟬蛻兮並作況勿許勿二切疾也暴起也俄滉瀁之無依滉戶廣切瀁余兩切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顥音昊白貌見詞天白顥顥又云雲霏霏而承宇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鉥余以往路兮鉥音述暮鉥也一本作訹者與誘也馭儗儗以回復儗音擬相疑也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纚音徙連也又音灑楚詞索胡繩之纚纚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一作以瀰漫兮瀰音彌漫莫官切水大貌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飈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汩兮靈或作零雨而

音帶汩越筆切滯汩水流貌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兮陰霾披
離以泮釋霾音埋風雨土也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
忽崩騫上下兮晏本崩騫翔以上下以徊徨兮聊案行而自抑指故都
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
推解兮垣廬不飾山嵎嵎以巖立兮嵎音虞水汩汩以漂
激汩音骨又趨筆切魂恍惘若有亡兮恍音怳惘音罔惚也涕汪浪以隕
轍類曠黃之騑漠兮楚詞與纁黃以爲期注纁黃蓋昏時騑音拚黑壤貌欲周流
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佁丑吏切儗音擬佁儗不前也心回互以
壅塞時音支曰汁凝也鐘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罾罻

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罾音曾罻音尉網也桎音質足械也梏姑沃切
手杻也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
兮謂九夷之可居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惟道大而
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
縱步史記老聃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五
千餘言而去神仙傳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門道見老子老
子知喜命應得道乃以長生之事教之遂莊之恢怪兮寓大鵬而遠去莊子
蒙人也逍遙遊篇云北冥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

之爲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
首仁也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
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公永正元年貶永州司馬凡居永十載在永時所著文皆有感憤之意如前閔
生夢歸等賦情見乎辭有不能已者囚山又敘二賦而作懲賦云黃十年莫余省蒼白永正九
年乙酉至九年爲十年矣明年春召至京師出爲柳州刺史云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一無對字迴合仰
伏以離迾兮迾音列遮也若重墉之相襲爭生角逐上軼旁
出兮其下坼裂而爲壑軼音迭又音佚相出也一曰使軼壑音豪壑也欣下頹

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而漬厚土兮沓達合切合也
漬疾智切漚物也蒸鬱勃其腥臊上音星下蘇曹切陽不舒以擁隔兮
羣陰冱而爲曹冱與沍同俗作冱胡故切固寒也西京賦涸陰冱寒側耕危穫苟
以食兮哀斯一作下民之增勞揩一作精林麓以爲叢棘兮
麓音鹿山足曰麓易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疏云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虎豹咆噉代
狴牢之吠噑也音虎圈虎檻加虎聲也狴音陛一作博物志狴牢獄別名噑音褒也也胡子胡
井眢以管視兮眢音鴛目無明也又廢井也左氏宣公十二年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
拯注視虛廢井而求拯己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
病夫噭噭匿兕吾爲柙兮兕序姊切似牛一角論語虎兕出于柙注柙檻也匪

忝吾為宰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曰以
理兮賢曰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見太史集晁取之於
變騷曰語云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者
矣未聞以山林為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
而出懷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皆陷穽也
故賦囚山淮南小山之詞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謂
賢人之伏非所宜爾何至以幽獨為拴牢
不可一日居哉然終其意近招隱故缺之

愈膏肓疾賦

晏元獻公嘗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之或謂公尚少時作景
公晉景公也春秋成公八年晉侯殺趙莊姬之子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視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公借以論治國之理焉

景公夢疾膏肓肓音荒鬲也心下為膏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
遂俯伏一作俛身于堂下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家子
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
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卞和
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
埏尺延切和土也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
安膚腠營胃腠音奏膚理也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
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妄以為讖楚禁切驗也
果不得其所復餐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一
經不足悲傷不足歎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
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
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
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廈
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諭大子今察于孰是爰
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寢食捫摽感歎捫音門撫也摽婢小切又匹妙切也
生死浩浩天地漫漫漫莫半切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
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鮐音台善輔弱者殷辛夏桀為
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衰亡之國在賢哲
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上居宜切下音半馬絡繫也
余能理亡國之刓弊刓吾官切刓也斃也愈膏肓之患難君謂
之何以鑑曰夫八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
虫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由道之斎也患出於邪佞身
之憊也憊蒲拜切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
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

秉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音魯）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昃（音仄）（子曰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羲和日御也）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雊古候切雉雊事見上貞符注）成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踧欲茫然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債予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瘳佐荒淫為聖主保夭壽為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

論

封建論

（唐之藩鎮初非有取於封建天寶之後安史亂定君一北地以控振將鎮養孽萌以成遠憚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所謂諸侯從而王室弱之患等遂提無遷日公自學其陽之生封建出於勢之不得已而秦廢一之說其曰唐興制州邑立守宰也然猶桀將時起虐害方城者去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盡非不能忠置守宰而使兵籍悍將為中國史臣替責元子課歷數唐諸憾如驕諸李劉秩杜佑等言而詳取公之論以為為書鑒誠知害者作者之年為來詳）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一無則字）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榛側詵切說文曰叢也）鹿豕狉狉（音丕說文曰）（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

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
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
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
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一無有字)大者諸侯之列
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
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一無有字)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
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里胥而後
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
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

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
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一作濩)星羅四周於天下
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扞戶旦切詩兔罝公
侯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覲禮天子
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
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
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一無矣字史記魯武公九年武公與長子
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

太子後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
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立懿公弟稱於夷宮是為孝公自是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
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春秋宣三年定王使王孫滿勞
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射王中肩者有之(中陟仲切春公桓公
三年周桓王以諸侯伐鄭蔡人衛人屬焉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伐凡伯(春秋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誅萇宏者有之(萇音長春秋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周人殺萇宏盖劉
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劉范不當為昏姻而周之責則在萇宏也)天下乖盭(盭音戾)無君君
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

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掉徒弔切說文曰搖也春秋尾大不掉)
遂判為十二合(一作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
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
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
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
不數載而天下大壞(一有其字)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
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
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謂陳勝吳廣之屬賈生過秦論曰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天下雲合響應山東豪俊遂並

（起而亡秦族矣）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叔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因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謂若七國之反漢書吳王濞傳景帝即位晁錯說曰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逆削諸侯地建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

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謂藩鎮之擁重兵也）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

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得魏尚於馮唐（漢書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會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之

法賞太輕罰太重帝悅遣赦魏尚）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黃霸傳霸為人明察治潁川為天下第一）覩汲黯之簡靖（漢書汲黯傳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細苛為東海太守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輯音集秦入切）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一有必字）斯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締丁計切說文曰結不解也）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疾智切說文曰目匡也）勃然而

起牽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

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者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則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此牧民篇之言也然公大意謂廉恥自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作之年月未詳）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一有也字）世人之命廉者（一無世字）曰不苟得（一有也字）

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一有也字）世人之命恥者（一無世字）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

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敍惡矣苟得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公以為未之盡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則亦與孟氏修之之說有以異乎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奚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眈眈於獨見此音鷙說文曰目也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雖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雖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女巧切擾文云擾也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達通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春秋昭公十九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至孟子謂孔子奚取焉哉取非其招不往也則斯言出於孔子信矣公曰傳之者誤其果然哉嘗味其言至有曰失其道而守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意者當時之人必有竊

聖人之言違道而居官者乎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無也字）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慘（扑普木切說文小擊也梏姑沃切說文手械也拲古勇切說文兩手同械也）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全其工一有也字達於天下矣一作也）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呂不韋之所作也其月令之不合於周法者尚矣嘗觀孔䟽違）禮記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言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士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春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所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固已疑之何公曰夏后周公之典

遠矣信然哉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十有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術音遂說文曰六鄉之外地一曰道也)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趣人收斂(趣音促說文曰違也)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竇音豆說文曰空也窖音教說文曰地藏也)修囷倉(囷區倫切說文曰廩之圓者也)謹蓋藏(藏才浪切又如字)勞農以休息之(勞郎到切說文曰慰也)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省息井切說文曰察也審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當丁浪切)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待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鼽音求說文病寒鼻塞嚏丁計切)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保音寶說文曰堤也障也)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

遹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上忽先王之典章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一無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一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一無之字〕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悟〔悟音忤說文曰明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上居宜切下邪字同〕其有囂然而不顧者〔囂魚巾切說文曰語聲也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闕

斷刑論下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蔡聲子之言也然自古刑賞初豈嘗有拘時者哉唐書刑法志太宗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及觀此則唐之刑賞亦固不以時而無別也公之斷言其必有自而發之哉〕

余既為斷刑論〔斷都玩切〕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冬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夏為不善者必

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居隘切說文曰怠也）為善者怠
為不善者懈是毆（音區）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
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
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
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
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
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
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
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執非是當取孟子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之壹）

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
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
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
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
以諂是物哉吾司知順時之得天不知順人順道之得
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五
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癢不得搔痺不得
搖（痺必至切說文足氣不足病）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
而飲目不得瞑（瞑毋迥切說文曰目不明也）支不得舒怨號（去平聲）之

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
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
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
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
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
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
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
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
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効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

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
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
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丁浪切下同）
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
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
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
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
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
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叡智者設也或者

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按唐史德宗正元十五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詔宣武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徐泗山南東西鄂岳軍討之公時為集賢殿正字有此論意者謂淮右一方負國似不足以動天下之兵信然矣然自少誠死少陽元濟越走十有八年訖憲宗元和十二載而兵不解迫憲宗排辟任度乃克擒吳元濟而首平之則前日之所以申其惡於天下亦所不免矣）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春秋莊公二十九年鄭人侵許左氏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聲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朘一作是一作私一作傷朘遺金加）（說文朘縮也）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按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公謂石碏六逆之論有不可槩者故從而辨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

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一無矣字）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敗一作賊）固不乏焉晉厲死悼公立乃理（晉世家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公使為卿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戰乎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宋世家湣公七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公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及襄公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不聽遂與楚成王戰大敗傷於泓而卒）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魏人范睢也自號為張祿先生穰侯魏冉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拔魏范睢說秦王

曰臣在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王於是廢太后出穰侯以范睢為丞相封為應侯事見史）魏相成璜（胡光切）而踈吳起乃危（成魏成魏文侯之弟璜翟璜也魏文侯二十五年問李克以魏成為相時吳起事於魏有功至魏武侯立以田文為相吳起不悅與之論功自是起遂去魏之楚楚以為相事見史）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史兩書呂婆樓薦王猛於符堅曰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及堅僭立遂以王猛為中書侍郎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曰城矣）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初即位已用於秦然胡亥季有殺於趙高及即任高侍恩專恣遂誣奏李斯反狀鞫治之腰斬咸陽市夷其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決高事見史）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臲音臬卼音兀危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以為狂為怪（咻音休說文曰痛念聲也孟子衆楚人咻之）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

○議辯一十首

○○晉文公問守原議 不詳其作之年月然觀公首意當作於憲宗元和間蓋自德宗懲朱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守原於寺人始有甚焉故首論晉文公之失而終之以景監宏石之亂國政其曰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議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蓋亦深懲當時宦者之禍當時之君由之而不知也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洪志之亂作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㪍鞮以畀趙衰 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傳夏晉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於是問原守於寺人㪍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經餒而弗食故使處原㪍音孛鞮音奇徵史記或作履鞮典作㪍鞮注云㪍鞮披也衰初危切晉大夫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 媟音薛褻文墳也 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 是時楚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狐

（偃為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史）晉君疏而不咎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桓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以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懇數其不可公卒桓用三子三子專權自是國內亂殺群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相公座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九乙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鞅獻彊國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宏石得以殺望之（按史宏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病委以政事蓋望之等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謂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遂譖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設）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一作問非失舉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春秋宣公二年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左氏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昭公十九年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盾徒本切宣子名）

駮復讎議

（事之本始詳新史張琇傳所載子復父讎者凡七人韓文公亦有此議見子張韓謂子復父讎雖不詳於律然先王之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不可貫著為定制公則以服讐死義之人不可以王法從事殺下所議附于令豈公之意深罪夫陳子昂議法之為非其人哉史裁公以議書詳盡有以夫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為縣吏趙師韞（音蘊）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一作奚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黷音讀說文握持垢也）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一無以字）向違害者不知所以（一無以字）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讞語蹇魚戰魚列三切說文並）

議罪也

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籲音裕書無辜籲天號音豪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又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音牆）奉法之吏是悖（音孛）驁（音傲）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

若取此以斷兩不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觀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見之公謂周公之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必不違其失而為之辭誠王言也）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去）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丁浪切）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

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缺傾雪切說文曰器破也）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實考之鄭穆公在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識幾百歲若列子當鄭穆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穆時而非鄭穆時決矣一字之誤乃尔哉魯穆公之生在夫子既沒之後云）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音須）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四）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僖公古文並用釐虛其切）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音省）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史記范蠡傳文子姓辛名妍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二篇）

（按唐藝文志有徐靈府注有李暹訓注其學蓋出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錄老子遺言為十二篇且劉向所錄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注卷數皆合豈暹等有以拼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音堯說文山危貌）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叉初加切說文手指相錯牙五加切說文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

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此曾子在孔門其生最後於夫子且又老而死而語實載之此公所以疑論語非成於孔門諸弟子之手也然聖門師弟道學之傳咸出此書或曾子諸弟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公下篇論堯曰首章之言謂夫子素所諷道之辭誠得其旨盖推遜征伐之事皆萃此數語問非聖諷道之餘其何以表見於後世耶）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盖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方鳳切說文誦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覆扶富切說文盖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音擅）不及己下言（作一）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閔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涸音鶴說文渴也）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鬼谷子按史記蘇秦傳注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横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注有尹知章注然其書序謂此書即受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宏景注今公又謂有元冀者為之指要幾乎言要鬼谷子書大抵皆縱横之術其於道誠陋唐史敘鬼谷子遂為蘇秦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

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說文戾也）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時葆（音保）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音治陿也）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狙子余切說文曰猿屬也）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齊晏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然書觀之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與非儒明鬼誠墨者之道公謂不當列之儒家中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唐藝文志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云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莊子為南華真經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耶公謂太史公謂莊周書多空言無事實況取而益之則空言尤甚若有所不取史記注亢音庚亢倉子王即本作庚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楚人姓名）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畏音於鬼反又烏罪反累音壘又路罪反史記莊子傳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下注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鳥羽為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鶡冠子三卷其書五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嘗讀其書謂其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公則以為皆鄙淺言且疑好事者偽為之二公去取之不同如此鶡音曷似鶡）

余讀賈誼鵩（音服）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

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五

○碑九首

○○箕子碑（事之本始詳於碑作之年月碑皆不載然當是未遷為前作附次正元十六年）

○○○文章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乃旦切）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慇懃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謂比干而死）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為（微子去之與音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叢徂紅切正作叢書作叢）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戲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尚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

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爲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居同）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嗣頌辭經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公集有所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中刺道州則序所謂某年月日者即元和九年也其出日明年二月丁亥即元和十年公是歲三月爲柳州刺史碑蓋在柳時作序云九年八月丁未祭于新廟當作十年八月蓋唐制釋奠春秋皆用上丁以長歷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元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爲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陬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燎力照切又音了）罇俎旂章粢稷而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音碑）榱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廡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毓音育 [illegible]）本（草）權其子母蔬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揖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曰則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莛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甚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譬作？）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群儒

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擧天地之大發日月之明
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
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
甫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
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盍銘玆
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玆碑銘曰
荊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辟公振音真振振公子仁厚也惟德之造亦旂金節來涖于道師儒咸會嘉
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頖宮庭燎伊煌煌音皇有煥其容公

升于位必莫不恭虔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
攸同咸忻以歆歆音希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從昀
其原昀音匀又音旬說文墾田也旣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
廟有嚴昭祀顏配潔玆器用斁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序
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旣成崇報孔明于古有
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
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骿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
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窮世有頌辭益蕆其多蕆音[illegible]
公斯考禮民感感一作咸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
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荷音河師于辟雍大邦以
和侑酳申申酳余振切王道式訖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
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作之年月具本篇柳州隷嶺南故曰古爲南夷碑末尚闕惜字不得其全也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椎音追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爲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卉音毀草也書島夷卉服攻劫鬬
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
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士

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惟
諾旋音璇辟音壁唯以水切並見禮記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
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
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
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
洎于嬴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
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以會群吏卜日之吉
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
一無有字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

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後闕

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注麗猶繫也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終南山在京兆府武功縣潘岳關中記云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京兆尹韓府君即韓皐也據皐傳云正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由皐奏不實遂貶撫州則十二年旱又可知矣作之年見本篇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虔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兆均盩音厔音窒縣名扶風郡虔承聖謩撫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斲板榦礱柱礎礱盧紅切礎音楚陶瓴甓瓴音零說文瓦似瓶甓待厄切爾雅瓴甋謂之甓詩中堂有甓葺垣墉恢度舊制度徒故切說文法制也立三筵六尋既興功元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和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販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璆音球琳音林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厥貢惟球琳琅玕厥紀堂條枚秦風詠焉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梅梅柟也又云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它本一作杞棠條枚一作杞堂條枚謀甚矣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祀祀一作化荒爲穰易沴爲和沴音戾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教則曷能發大號孚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由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儲音除說文峙也峙丈里切爾雅供峙具也厥獻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徧祈禜雩皆有章程禮記祭法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禜雩祭水旱也禜音詠雩音于相近即禳祈音也顧惟終南祠位庳陋不稱願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東道宣天休穫此利貞篤與陰陽化爲豐穰

賫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鎬下老切）擁其嘉休眷茲于人永宅厥靈屛屛新廟（屛音亦與奕同）整頓端莊神位峩峩清後祀承則潔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叟耆夫鮐背齯齒（鮐音臺齯音倪）碩畫表經頌宣聖德爰刻堅石永世飛聲

太白山祠堂碑 幷序 ○（此碑與前篇同時皆以禱旱作太白終南地勢相屬韓集南山詩謂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遠則二山誠關中之名勝禱應如響宜齒韓裴蓋有勞於二祠者故公又作文碑陰以志之）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爲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疾祟降則禱之（祟音遂神禍也）咸若有荅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畏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闊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泰稷用豐野夫謳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

文亡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皐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今裴府君諱均

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蒞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畫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敎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獲（音獲濩大也）說文康獄肅給咸斷猛制之令行于彊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異稱其理爲甸服冣今茲設廟位神神歆而寧宜爲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唐志永州縣四湘源居其一公永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至是凡十年矣清河崔公能史有傳其日十有一月庚辰即十一月七日也二妃事韓文公黃陵廟碑紀之甚悉）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天火曰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會群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贏羨（延面切說文餘也）均節委積（上於偽切下子智切聚也）（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少曰委多曰積）咸執牘書至于祠下稽度既

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埴音植。埏也。）迺桴迺載工逸事遂作兒顯嚴粲然而成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内若嚚瞽上承耀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祓殃孼（毆音區。祓音弗。）說（文：除惡祭也。）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奸音干。）有翼其恭有苾其馨況牲炙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史記：堯妻舜以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嬀汭，舜所居，嬀水之汭。嬀，俱爲切。汭，儒稅切。）神位湘滸（音虎）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牷既肆（肆一作疈，拍逼切。疈，副辜祭。疈作疈。）罔椒馨爰糈（先呂切，神之米）祠循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爝孼炖（徒卑切，火盛貌）于馳風說神用播遷時罔克蔡邑今群吏告于君公康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桴音敷，編竹木。大曰筏，小曰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峻墉滬巖清閟（一作閉）左右率從神祭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主以對嘉祉南風滑滑（音骨，又烏沒切。說文：流貌也。）湘水如舞將子無斁神酺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

古

饒娥碑（饒娥，史有傳。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父勣，徐志知碑所載。又云鄉人異之，歸贈其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鄱陽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其曰建中初作，則公之文當在正元間作。）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波切）娥爲室女淵懿靜一（一作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音元）鼉（徒河切）魚蟹蔽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上音宛，下音豪）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壖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貽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嗟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真好靖不游戀絺紵（上丑知切，下直呂切）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于風濤（一作于一作於）匍匐奔哭號天以呼顙目耳鼻血交流三日頓踣（匹侯切，又蒲墨切。說文：斃也，僵也。）氣竭形枯（一作西汙）父屍既出孝竭已殂黿鼉魚蟹有蛟泊魚充流滋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鄱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傷槐罷誅（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令犯槐者刑，傷槐者...）

者死有辭而傷槐者且加刑焉其女罷而告晏子曰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槐而賊人可乎晏子入言之公乃出傷槐之囚

趙姬完父，操棹爰謳。（烏侯切亦作區列女傳趙簡子南擊荊至河津津吏醉不能渡趙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告曰妾父聞君王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餘瀝醉如此君若誅願以微軀易父死趙將渡少一人檝棹曰妾居河濱習舟楫之事遂與操渡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乃聘為夫人）肉刑不施，漢美淳于。（漢志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會逮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願沒為官婢以贖父刑子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天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為傳。恫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邱，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

○○○睢陽廟碑（南霽雲新舊史皆有傳魏州頓邱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遂留巡所至德二年祿山圍雍邱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因遣霽雲乞師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遂自臨淮還睢陽絕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相哭累日十月城陷霽雲等皆為賊所執賊將以刃脅巡不降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降乃與姚誾等遇害惟許遠執送洛陽韓文公嘗叙李翰所作張巡傳後其言南公之為人亦甚悉據傳霽雲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論永州公）

謂承嗣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則此碑當在永州作也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史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豪出千人。不還與詞，鬱尨眉之都尉；（衡賦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注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漢書李廣傳廣歷上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從衛青擊匈奴青乃自以精兵出塞捕虜而令廣并右將軍出東道先是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爰臂注曰臂如猨臂通肩也）天寶末，寇劇憑陵，噬吞突河華嚚（山名）天旋斡羊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圮音起說文山無草木也）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漢劉歆字子駿哀帝初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晉王衍字夷甫東海王越共討苟晞衍以太尉為太傅及越薨衆共推衍為元帥衍懼賊鋒辭曰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相見語移日衍因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且勸勒稱尊號勒怒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惟公與南陽

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謨大同 訏山于切說文齊楚謂信曰訏曰大也 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 文選表洗兵戰 裂裳為旗 左袒而一呼皆至 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呼大故反 柱厲不知而死難 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謂不知己去居海上及公有難乃辭其友而往死之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君者也 狼瞫見黜而奔師 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出亦其所也其友曰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

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瞫尺甚切又式荏切 忠謀朗然萬夫齊志力 一作 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強 謂戡首張道瑁宋曹等州張公巡率吏哭玄元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 入守而百雉齊固 百堞城也城高三堵為雉謂賊攻雍丘城張公巡說白堡樓城上東努攝賁以焚賊不敢向也 初據雍邱 隸十州謂單父尉賈賁合兵擊宋州張通略走襄邑為賴邱令所拔賁引軍進至睢晤巡兵之合有衆二千也 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踵 睢陽殘害 州謂張公巡以馬三百兵二千至睢陽與太守許公遠等合道將南霽雲等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 收尸于汴 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

進 疏勒盱眙皆地名 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于九攻 史墨翟宋大夫書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堞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為之屈 志益專於三板 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通鑑周紀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 偪陽懸布之勁 一作功 汧城鑿穴之奇 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懸之史田單攻齊救城中十得千餘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敗走偪音逼汧音牽 息意牽羊蓋鄭師之大臨 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 宣公十五年楚子圍鄭不能服將去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謂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幣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 韓愈傳云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嚙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韓文公云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溫公考異止從舊傳公此所載又有啖此足矣之文其不同有如此 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遺

無衣之賦 春秋定公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注云無衣
三章章三句首憎武亘切
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 韓信淮陰人也項梁渡淮信仗
劍從之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
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
其輩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
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
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俾燮之歎息 後漢傅燮與取歸共討金
城賊燮子幹恐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欲令
棄郡而歸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
節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
賢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
有周苛之懷慨 漢書高帝紀項羽拔滎陽城生得御史大夫周
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趨
降漢今為虜矣羽遂亨周苛懷下
閉切慨口溉切壯士不得志也
聞莠能從果其初心

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 東漢臧洪傳初因張超遣洪與大司劉虞計事至河閒值
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于袁紹紹初見奇之蒙後軍
其能達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勒
所領將赴其難且從紹請兵而紹不聽超城遂陷洪因
怒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遂生執洪殺之時洪邑
人陳容見洪當死因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留為容曰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
殺見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直臣
致憤惜蔡恭於累旬 劉璠梁典曰梁天監三年魏人圍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嬰城相持
百餘日魏人雖盡力攻城而道恭每隨方抗禦道恭疾
篤乃以城付其弟靈恩道恭尋卒先是詔使郢州刺史
曹景宗舉兵為之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史
中丞任昉奏彈景宗其略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
之存一朝弃甲生曹死蔡優
劣若是直臣蓋指任昉也
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

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
在縕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葵刻鮑信之形 三國志魏武帝三年
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
以為不可岱不從遂與戰為賊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
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進兵擊黃巾於壽張力戰
鬭死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陵圖龐德之狀 魏書龐德初從張魯聞太祖定漢中通船
來降拜立義將軍與曹仁共討關羽樊下
仁使德屯樊北會天大霖雨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德
乘小舡欲還仁營舡覆為羽所得羽欲降之德力爭不
屈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及齊王正始三年詔
祀大司馬曹眞將軍龐德等十八人於太祖廟廷
納官其子見句踐之心 國語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
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乃致其父母昆
弟而誓之曰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
羽林字

孤知孝武之志 漢百官表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
林騎又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
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舉門關於周共 周禮地官司門
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
死政之老與孤注死政之老謂死事之父母與其子也
又遺人字門閒之
奏續以養老孤
徽印綬於漢 儀業時印綬非若今之
金璽銀非是使照之
也蓋居見官則佩是印綬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
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印銀印艾印綬十要
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
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見孔氏雜說
王獻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為勇
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駐敵立僅 僕一作 以怒寇俾其專
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

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勍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力請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霽子計切）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刺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爾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洛陽唐東都也）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漢書宣帝甘露三年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旦切）見危致命漢龍死事周苛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群凶（婪盧含切貪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魚乞切說文屹山皃）制其要領（要伊消切說文腰也）横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鏃缶穴中傾（傾丘營切又丑廉切視也正閃也）鈐馬亟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嗟指而歸力窮氣執猶抗其詞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恧（女六切說文慙也）孫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爲勳烈孰與儔躅（躅廚玉切說文蹢躅也）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五

唐柳先生文集卷五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六

○碑五首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六祖大鑒禪師蓋自達摩爲初祖大滿爲二祖鑒智爲三祖大醫爲四祖宏忍爲五祖至大鑒爲六也據傳燈錄大鑒即慧能大師俗姓盧氏父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始因聞客讀金剛經遂問法焉客以得於黃梅忍大師爲對師因去直抵紹州與尼無盡藏者解說涅槃經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老云能有道者居人於是競來瞻禮且營緝寶林古寺舊地居之師請我來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過智遠禪師請益遠曰菩提達摩傳心印於黃梅宜往參決師辭去遂造焉忍默識之後果傳衣法至儀鳳元年居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師大異因請出所傳信衣瞻禮會諸名德爲之剃髮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要歸舊隱遂適曹溪學者不下千數中宗嘗詔之不起後化于新州國恩寺肅宗代宗皆欲事之至憲宗時始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扶風公馬總也據德傳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從桂管經略觀察使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東坡居士嘗題此碑後亦詳及之矣公元和十年三月十四日出爲柳州刺史碑蓋十月後作東坡居士又謂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其知言哉）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

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躍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誖音佩又音勃說文亂也）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

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出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纛音導左纛也以犛牛尾爲之）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噩音咢說文曰譁訟也）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

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渠焉切說文上出也）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
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
之曹尨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
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徒結切說文車相出也）乃萬其趣匪思愈
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
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
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
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
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
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
辭徒堅求肯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雷考釋氏宗派法照智詵皆學於五祖忍公惟居公真公及衡山承遠皆未詳其曰南岳大長老天子名其居曰般舟道場公嘗爲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蓋指日悟爲般舟和尚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公正元十八年爲藍田尉照死於七月十九日碑蓋七月後作）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
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
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
食不遺則食土泥（遺以醉切說文贈也）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
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
薪槱（音酉說文積木燎之也）以爲僕役而媟之（媟音薛說文嬻也）乃公也
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
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乎正（于一作下）不求而道備不言
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
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施
與饑疾者不尸其功（施施智切說文惠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

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
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
初法照居廬山由（中一作）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
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
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
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
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
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

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敎（一作致）其中服庇草木蔽
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
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
臨洪咨謀往復窮眞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
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宏碩惟孝恭立之茲石書
元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作之年月碑皆不載碑陰記謂京兆尹ㄙ宸揚公以其隴地爲道場及師之死自餘杭命以行狀來使余爲碑據新舊史京兆尹ㄙ宸揚公楊憑也憑元和四年以爲江西觀察使時贓罪貶臨賀尉徙杭州長史公時爲永州司馬碑蓋是時作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
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
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冑無終承于釋師
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劒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
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慧
爲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
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
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
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
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
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
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
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
寺中徙居（一作于）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楞音稜）不越閫
者五十祀（閫苦本切與梱同）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
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
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
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某日葬于卓然

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
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
内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
雲教从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眞門（一作師）以
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
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
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斁羊益切厭也）葬從我師無忘

真宅薦是昭銘刻玆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旣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宏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音諤)辯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擧族受敎京兆尹宏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爲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一云公位)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陸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宏農公自餘杭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旣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元和三年永州作師言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二世而離蓋自迦葉至師子尊者爲二十三世也馬鳴即馬鳴尊者去迦葉爲世十有二龍樹即龍樹菩薩去迦葉爲世十有三公謂其弟子浩初第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據公集又有送浩初序顧亦稱之即初之賢蓋足知海之爲人矣)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地理考之安南者猶南之極遠也而天竺之道自此而通安西者猶右之極遠也西域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理之遠可知矣)其沒也距今玆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空愚夫失惑(一云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嚚魚巾切春秋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忍即五祖宏忍大師也)離而爲秀爲能南北相訾(訾音紫)反戾鬪很(下胡懇切說文不聽從也秀即神秀禪師號北宗能即大鑒禪師號南宗)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一無書字)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音圂說文擾也)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

又從之負大木礱（礱音聾說文曰礲也）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二爲僧五十三朞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元覺泊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父曰擇交同州録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爲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岣古后切一音縷嶁九后切一音樓岣嶁山在衡州）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奥爲禪（奥於到切）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胡郎切說文衍也）徒聽誑言空有元闢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絶異（苞音包說文長也）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弥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運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一作動言事爲）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六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七

碑銘六首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肅宗在位之三載也南嶽衡山也其山在衡州　據塔銘法證和尚死於正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七日葬公其年秋書綢藍田尉碑及塔銘皆同時作也）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軌矩鮪切說文車轍也）器宇宏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髫音迢髫髮童子垂髮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仵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泊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

爲生而(一有知字)未始來殁而(一有知字)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顧
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
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黙柔惠
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兹道惟則師之功勤勞
以廣維奥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
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
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紱溥博恢
宏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
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
凡度學者五萬人(一有爲字)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
而周道廣而不尤功多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
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内
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
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懽欷欣踴(敍音布)如獲肆宥故
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
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廩閣羣經則理得其深
其道實勤而心無求白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
之葬門人慕號(音豪)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兹塔礱石峻
甃植木蓊茂(蓊音翁又烏孔切草木盛貌)凡衡山無爲比者然而未
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爲余
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咸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
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
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闡昌善切)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
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
崇岡卽以石兮垂文章孝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公嘗作南岳彌陀和尚碑謂代宗時有僧法照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禮焉度其道不可微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此碑所謂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與前篇合甲申正元二十年公時蓋爲監察御史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
者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
其處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
密體卑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

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
判深微登壇莅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
道不思以爲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
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造入性海洞開眞源
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
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
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卽
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刳巖巒（巒音鸞小山而銳）廞舍宏大廊廡
脩直（廡音武說文堂下周屋）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

顓（音專）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十
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
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
呼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
不飾揣食不味（揣徒官切說文聚貌）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
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眞者動而成
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
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
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
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孱昏乃興毗尼微容是論（論盧昆切）
八萬摠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
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
祁祁（祁祁盛貌）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垠音銀岸也）帝求
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
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祖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
旣塗旣斲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
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

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
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作之年月及師之出處死生碑之甚詳據碑云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此尼戒以史考之乾元肅宗卽位之三載廣德代宗卽位之一載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岳大明寺律和尚則大明寺始立於廣德爲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於乾元元年特三某年正疑之碑陰爲尼無衆書也）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
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
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

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歷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撮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勲列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脩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

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軌中匜（音移盥器也又演爾切）奉杖屨爲侍者數百翦髮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灝音浩說文豆汁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眞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丕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咸儀有繼道徧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音曳末也）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竁穴（竁音釧穿地也）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而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碑晉宋尚法故爲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

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爲弟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縞音杲說文鮮色也舄音昔說文鵲也）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爲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作之年月碑雖不載然公所爲大明師碑皆謂丞相）

李公以執經受大義今又謂親大律師而稽首尊之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也碑當次前篇作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末一作没年五十七既没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昝姓昝子感切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與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覩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廪公瓚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祲音浸大精氣之感祥春秋傳見赤黑之祲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荊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雲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

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雲霓變化兮迎大仙

龕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七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太尉段秀實代宗時以白孝德薦為涇州刺史新舊史皆有傳舊史載其事甚詳新史取公所為狀書之汾陽王郭子儀也王子晞子儀之子晞耳據狀元和九年永州作集又有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此狀當在書之先云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涇與邠州皆隸關内道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晞音希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邠悲巾切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一作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嗛音歉說文不足也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釜音輔正作鬴鬲音歷屬也盎於浪切盈道上盈一作盎唐書改作盈與槩同如蔡叔之蔡新或作盈一又作弃袒臂徐去袒一作把非是至撞殺孕婦人撞傳江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

壞(胡怪切)醸(女亮切)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
上(槊音朔說文長矛也)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先到切與噪同)盡甲孝德
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
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
(躄必亦切說文不能行也)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
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
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
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
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

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
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
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
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
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
未晡食(晡音逋晩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
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
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
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

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
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諶氏壬切)督責益
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
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
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
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衣於旣切)手注善藥旦夕
自哺農者然後食(哺音逋哺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
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
耶涇州野如赭(赭音者說文赤土也)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

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
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犯天災傲大
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
天地尚不愧奴隸耶(隸郎計切)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
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
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岐音祁山名)朱泚幸致貨幣愼
勿納及過泚(此切)祖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
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
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

梁主洮反太尉終吏以告洮洮取視之具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
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
周邠斄間斄徒郃切過真定北工馬嶺歷亭鄣堡戍鄣音章說文紀邑也堡音保說文埤也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
姁況羽切常低首拱手行低一作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
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

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
尚遺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
○○○開國伯柳公行狀柳渾新舊史皆有傳又字夷曠柳氏本自魯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展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又史氏為柳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見為秦滅乃遷晉之解縣秦置河東郡故為河東解縣人公諱其先河東人貞帝后稷阼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蓋以此也據縣正元十五年柔謹上狀蓋同時作誌
○○○曾祖善才皇荊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
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永嘉懷帝時也有濟南太守
卓者去其土往代一作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
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
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盤族著於南朝歷代史及
柳氏家牒惟公貿皃魁傑度量宏大引和博達而遇節
必立休曠放弛而愿識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

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蒞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
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探摭奧旨以知道
為宗摭之石切說文拾也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
己為用自始學至於大成耽嗜文籍耽與耽同都含切注意鑽
礪鑽祖官切說文所以穿也倦不知游息歲不待規擬擬石雅切儒言雅
音雅一作經風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
當夭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
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遂命奪去其業從巫一有之字言
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

道亟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其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譎古穴切說文權詐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為之冠音貫館同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道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懼罹害鄰知切遭也靡弃殘耗加守永置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illegible]鋪大和以惠鰥嫠古頑切下里之切敺除物害敺音區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

政無犯令尨茸之姦尨音蒙茸如容切說文尨茸亂皃寧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康謳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別焉塾音孰學也禮家有塾里閈大變允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劾以主撮之任撮倉括切足進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適隱於武寧山群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遂采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欲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

乎節日裴東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奸音干與姧同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榷鐵榷訖角切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征征一作任和鈞閑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因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郡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畫征之地大詰姦猾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鼓勤歆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謠祖音聞于他郡達于京師而後已

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衡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固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善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程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惠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群吏示之法禁考中脩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時累其能政端於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峭七肖切時分部所繫於

於公尤重凌江並海（並蒲浪切說文近也）竟吳越之域皆所蒞焉
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
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於秘書（右）拜尚書右丞直而
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苛音何）而吏皆率法務宏大
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
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
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紿音怠江南呼欺曰紿）
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搒箠訊問（搒音彭說文笞擊也）
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扳草逕踰秦

嶺由突路朝於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
涕累陳討盡賊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
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戴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
雪偽署之汙（謂賊追以相印渾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也）
是歲盜據淮泝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
有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群臣望聲徇利者皆曰
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喋音牒多言也）衒玉而賈
石者也（衒扃縣切說文行且賣也賈音古說文賣售也）王衍談天下殷浩敗中
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
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翊音翼）匡弼大政造
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務大之容援下情於上以鄙天
心順嘉謨於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
其章布於外數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
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
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名丞相告之左僕
射平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
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

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
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
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
絳侯懟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媿焉既而西戎乘間
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
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猷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
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涖盟諸戎戎果縱兵
逼好大駭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
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害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

所以示寬裕之德杜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
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罷得罪于
左右者有司以監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
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
工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
含育之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
不協僕公休木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
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竊罪
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冀有爵勤之勤勤音的說

也文鍾獻利屢中工嘉其功勁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
為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明
而止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耄音懇迫陳
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
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
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侃可旱切說文剛直故處
心積慮悖蹇之道表於朝端違釋回朴忠之誠沃於
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
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

之士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
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違生知足客落如
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
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
以陳訐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
以已周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篋淪寓還壞
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騭舊行騭音質說文定也升也敷贊
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誄
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
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
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次前狀作謚法云大行受大名
小行受小名以狀考之今所議謚其受大名者哉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
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案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
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
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
誠克彰遂踐焉祠以匡王國奉上盡諂輔之志退迹有

雅謨之高主璋問望洽於人聽所以彈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京元既當旌厲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懿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謚曰貞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陳京新舊史皆書於儒林傳五代祖叔明父業陳氏自潁川汝南下邳廣陵東海河南有大望潁川居其一也段忠烈太尉秀實其曰將復前之爲相者京率其黨爭之盡德宗欲以前相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等五人爭之也按狀和正元年八月五日爲尚書禮部作戎曰貶來州司馬作非是蓋貶郡及永在九月後云）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隷京兆爲萬年甯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璠仲兄前大理評事袞以公文行之大者告於會吏於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歷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泉布二錢名也漢書食貨志王莽即真以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貨泉二十五貨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其後私鑄作泉布者妻子沒入官）公曰非是爲也某

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卬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閑之壯與其王躔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皆得閑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敕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彷徉（彷音房佯音陽何也）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次大事得莫道爲博士舉疵禮（疵才支切疵文病也）倚㕣典合于大中者衆爲淫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闕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

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群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孰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恂而退（恂音旬）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閒數歲外姻急其禮公容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

於考功莫不陰受其旨意而爲進退（一有者字）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大廟罔東向之禮（罔一作曰）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繄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服焉（議詳京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憚其上下之勤執汲之艱也（執武遠切說文引之也與徒司又音万引書也）請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

曰吏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群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羸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識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

用鄭吏部高大常爲相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楊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業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邪夫其忠烈之係也相府之大議大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省官之不可奪也正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漢書）

朱雲請於成帝曰願賜尚方斬馬劒臣斷佞臣一人頭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其孝類潁考叔潁春秋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寘姜氏於城潁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廉類公儀休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他鄭魚蟠機事皆類是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馬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殿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卷九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九

〇表銘碣誄一十首

〇〇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相國房公琯也玄宗時嘗以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今刺史太原王屋益遷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與等人作宰相坐不建親學士再貶覲州司馬徙為袁州刺史宜春即袁州也涯刺袁州在元和三年間此碑當是時作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一作與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名公王者之後若宋公史記微子開者商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仲卒其子宋公稽立是為微仲史記衛世家衛武公以商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八傳至於釐侯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鄭桓公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為幽王司徒史記之敘屬王宣王立其弟友於鄭是為桓公說若虢叔王季之子也以為文王卿士其記之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為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為卿士若虢叔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作為一與若葉公白公史記楚世家楚昭王卒立越女之子章是為惠王惠王二年

平王之庶弟子西名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葉公子高也葉失涉切楚邑名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浩公西漢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武帝即位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申公時年已八十餘浩音浮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一與上遠字並作表人不勝其懷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

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賀滿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濡音儒說文霑濡也凡我子孫罔不載其盛德之詞文而不刻吏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illegible]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下子于禁中道一作承公之道刺於我邦承一作由又作序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遠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陽公史列之於卓行傳既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時陝虢觀察使李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以著作郎召并賜緋魚城自稱多病封還詔不敢强及為宰相又言於德宗於是召拜諫議大夫碣謂四年五月即正元四年又云後七年者正元十一年也又云四年九月者當在正元十五年九月然考城殿在十四年則所謂又四年者當云三年字之誤矣公集又與太學諸生書謂此亦甚悉公正元十四年時為集賢殿正字碣蓋是時作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

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城本傳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者城聞之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日不止聞者寒懼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白麻壞之哭于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籲音籲說文呼也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書日會徒北鄉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盻徘徊盻音[illegible]說文邪視也昔公之

柔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懦（一作撰）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鍾鼓瞻仰德宇高逈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隨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酗吁句切說文酒營也）腆（腆他典切說文多也）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遣鄉黨令來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肅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邇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市告諸儒願立貞珉倬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元宗家于北平

隱于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高巍懿醇（嶷魚其切又魚力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黃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議袞于周行爲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名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祿醴爰初隱辭覆菁基仁（覆孚救切菁音青語雖覆一貫進吾往也主菁土簋也）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厲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洽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孰人用畏蹈麤（倉胡切）偶貪淩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楨楧麼施尊嚴而威公瘵其良俾升于堂瘠者既肥（瘠音何）榮如衮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執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請天益高曾莫我聞青衿滯滯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跐躅（上丑紀下音厨說文行不進也）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質新舊史有傳本名淳字元沖學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爲異儒頗傳其學時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諸朝拜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素與韋執誼善方）

（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避憲宗名遂改賜名質卒於正元二十一年又有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行於世五曰是歲立殿天子踐祚丙理益正元二十一年八月憲宗立改元元和也公集有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云宗元出邵州不克卒業於陸先生之門書又謂始至是州作陸文通先生墓表今以末獻與宣英讀之此表蓋作於元和元年九月出爲邵州刺史後）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前漢藝文志春秋分爲五注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今用其三焉（左氏公羊穀梁也）秉觚牘（上音孤下音讀）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訐居謁切說文相斥罪相告訐也很下懇切說文不聽從一曰盭也）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

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 訾將支切又音紫說文毀也 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 啖音淡 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而

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 魄步角切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魄字唯此音步角切唐韻除匹陌切外魄音托注史記落托貧無家集韻又作薄音白各切注云聲也歐陽尚書大流于王屋爲鵰其聲魄韻中音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云音步角切 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 膠或作轇音膠轕音葛說文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雜 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援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其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乎後世遂相與諡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一無碣字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正元十九年癸未爲御史時作新史楊凝傳一如公碣惟不載其以校書郎爲書記耳凝和爲宣武軍節度判官時益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有不軌之謀朝廷以董晉爲檢校左僕射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觀察使晉辟之於幕府也其守亳州亦晉之力焉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日葬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 趺音膚說文足也螭抽知切說文似龍而黄 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 圓一作圭 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不周月而孤

伯兄憑翦髮為童家居于吳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輯音集斂也書曰輯五瑞）東海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為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為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徙荊州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為起居郎書事不回著垂國典又為尚書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上丁歷切下以證切）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部以馭羣吏姦臣席勢威福自

己他人求附離而不可得者（離音麗）公則却之私以胥吏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為己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為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詖辭（詖彼義切孟子詖辭知其所蔽）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為宣武軍節度判官亳人鈇守往涖其政孤老撫安强猾殲死壁鑿磽鹵（上丘交切說文磽也下音魯說文鹹地）芟艾榛荒（芟音衫刈草也）作爰田以贍人食濬決潰汙築復堤防為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使于汴鄭帥喪卒亂（帥一作師據湜傳湜為董晉幕府時孟叔度撗縱撓軍治而凝亦荒湎晉卒鼎作擬走還京師則作師喪者字之誤矣）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為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强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一作命）于朝制書成曰孝友君子謂揚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

之所以知者酬焉（子厚述之婿見弘農楊氏誌故曰某以姻舊獲愛云）

故御史周君碣

（御史周君周子諒也新舊史明皇開元二十有四年冬張九齡等罷知政事遂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門下事二十五年夏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謂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遂以子諒之言奏明皇大怒廷詰之子諒辭窮集之殿庭朝庭廷決杖死之公謂在天寶年與史若不相合耳作之年月碣首脫之）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諂丑琰切諛音腴）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

于墀下（墀，陟尼切。釋云：塗地也。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唐。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者也。（一無者也字）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

兮（一本無兮字）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呂衡州名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德宗正元末，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二十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唐選兼殿內史，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以鉦奏貶道州刺史。以政閱遂改衡州。初從陸質治春秋，又從梁肅為文章，隸翰稍富，一時流輩推尚。公集又有與呂道州書，正與溫論非國語也。劉夢得集有衡州刺史呂君集紀，亦以文字亟稱之。公謂[illegible]大化光最雅，其特信史。元和六年永州作。）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窆葬于江陵之野。（窆音泉）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呱音孤。書：啓呱呱而泣）。蓋嘗聞于古而覩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子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哩州吏（一作刺史），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涯涯夫子，故潔其儀。冠仁服義，櫓書詩（櫓音魯。說文：大盾也。）忠貞繼佩，智勇承纂（音貝）。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一作不）怒，妖孽咸疑。（孽，魚列切）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為呂，勤唐以力，輔宰萬邦，受胙爾國。（胙音作）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

五侯伊祖之則駉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
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
由我而得數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
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茍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
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儺百氏錯綜道光超都諫列
屢皂其囊後漢蔡邕靈帝時爲議郎上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致
邊求侍臧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
壖而宣切說文城下田也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兹郎吏制用經

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辭云能備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君自他曹載出於一作自挍筆削旬任
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糾侫爾邪諂訣是畏遷
理于道民服休嘉恩疏若昵惕爾如遐實關其習而抑
于家載其喻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追感不刑加浩然順
風從令與譁蘇鋒外邑我爾盈車雜耕隣邦我泰之華
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鼛鼓斯屛鼛音皋說文大鼓也人喜則多始
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省潤言進

其律號呼南竭謳謌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適祖匿
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鄰
左傳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今我興仁
化爲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左傳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又襄公二十九年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故罕氏常掌國政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
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遲咎俾民伊祜而君不壽矯
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康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

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磬左傳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遠茲易
簀易音亦簀音責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
德討儒時中之與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
日月以耀羣黑疑生所怪[illegible]起特殊齒舌嗷嗷嗷牛刀切說文眾口愁也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
敷佐王之器竄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群吏

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墓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作之年月具本篇魏府君弘簡新舊史皆無傳公謂宗元聞其道而覩其文也久居又同閈故哀而銘之按柳公世系具先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則府君亦吳人矣）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邁者（邁宅屋切）與子及孫臧舉進士嗣為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珪（與實同）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覦（音衣）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監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温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叢賢良連居科首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

外郎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殁震悼之聲遐邇一辭（一作一同一作同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為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堂無抱孫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弔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為郎從事府吏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於家由是處約以終其世既歛家宰庀其政（庀普婢切說文治也具也）視廩唯釜鍾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還車歸于洛師（遣詰戰切周禮大喪飾遣車遂歌之行之說文遣祖奠也）其日祔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覩其文也久居又同閈（音翰里門也）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滂暢周流炳蔚紛綸為周賢能為漢賢良（周禮卿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漢史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始任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討謨用揚
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
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翩其旗爰舉寔帷行道
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
辭

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公集又有祭崔史君敏文即永州公也文謂某歲以罪戾謫棰炎方誌云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則此誌當在永州時作）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吉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
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月
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
府君之墓尚書諱狩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
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狩於宜切禪音擅按史玄宗天寶十四載祿山反玄宗乃將幸蜀時肅宗在東宮亦親總諸軍討之既至平涼郎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等奉牋迎上及至靈武遂狀容是日今泯逆亂常委流涵洛主上倦勤移幸川蜀工山且倦奏請路絕宗社神器額須有所歸萬姓顒顒思泉明聖天意人事不可同是伏願殿下順其舉推以安社稷王考之大孝也凡六上牋詞情數切上不得已遂即皇帝位即日奏其事於上皇乃大赦天下以朔方支度副使大理司直杜鴻漸為兵部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漪為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事）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
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楊州江都丞府君諱
道禎（知盈切）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
清源浚之以蠲潔（蠲圭淵切）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植之
以茂實以循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唐百官志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各一人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又云千牛備身左右各十二人掌執御刀）吏盩厔三原藍田尉（盩厔隸鳳翔三原藍田隸京兆盩音輈厔音窒）仍
有大故三從同位縱投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
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辟冠猾驁（時已京切驁音敖）黎人
擒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茭（糗去久切又丘救切）戎備畢給版圖

田漁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
政令煩拏（女加切）責奉叢沓一日不背（字當作背諸韻皆無此字唯吳本楚辭中背字有如此書且文云一日不背鐫誚四至當是甚字明矣）鐫誚四至（鐫遵全切誚才笑切）
（吉鐫秋誚萬之也）公為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輿之揖讓
異（一作美）於寮僚入為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嚴險湍
悍人類禺獸古号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
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戶為胥徒家有禳禨（音擾）大考虐
鰥孤以盜邦賦毆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
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

而征賁用集擒戮妖師毀祆蔿淫昬者千餘室祆音薰說文矣某也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執為德門清河濬源其流浤浤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貽于後昆惟魴與鯉魴音防舊史是尊孰為茂功

尚書清風揭其有融勃然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數和六戎赫奕大陽克昇于中孰為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謳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縣吏是者縣下八切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克揚休命孰為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痗音每又音妹也痗始焉是賴今也何戲孰奠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丨崔氏出自齊丁公呂伋食采於崔因以為氏後分清河博陵二望據誌君諱簡字敬守其曰葬湘滻即永州也元和七年壬辰作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翹君翹音祈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孫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孫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葬于社之北四百步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攻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毆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瘍音陽說文創瘍也又音易一特作易非是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

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窮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從志其一二大者云

覲為祖昪為父世文儒積強厲簡其名字敬守年五十增以二葬湘滻音莖說文水涯也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丨公集有排人傳其首曰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當即職喜也史傳裴光庭之子稹則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甚明一作積非是司空杜公黃裳也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集又有裴君豐崇二陵集禮後序即此所謂藏之南閣者也葬在元和十三年碣蓋是時作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損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微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登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搜遯疑玄（遯他歷切）探抉遯隱（抉音決遯音狄鈍詩者定爾功）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者股肱（書肱伊切）役咊喙以集樂事（聚訽濺切說文口也）作坐立二部伎國御奇其績奏趨以為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為佐雜紛龐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顧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學（學音覺綴林衛切）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朞歲畢具剸金州決萬弛陂（弛賞是切說文弓解也陂去逆切說文阬塞也）去人水禍諸茭原茅朊成稻粱陟萬年令蒐劇辦肅讌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痁泄卒（泄音肆）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閑蕩進交大官不視盛類扶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亂謫謠鏵嬃（嬃五各切）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据棠牘（据倶遅切）（說文拾也）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長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是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銑蘇典切）一（洤泊永）字本枢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鄉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雅書宮闈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昇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又張蒼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郎於會司（周禮司會之職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謂裴府君為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也）徵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滸墊沃卒移（墊都念切書下民昏墊）增我歲食易其芋魅游手閒民相顧聚來徵為萬年治劇于都百務叙成讌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

悍吏胡巧其辭援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拖三年（施余支切改易）也吏赦進資盧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殞在前長原有墓高祖曾父叔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其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九

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

誌八首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并序）

（張公名舟考之舊史在憲宗元和元年以安南經略副使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四年八月內中奏破環王國綵不可考而五年七月乃以虔州刺史馬總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公歸張公某年月日元于位其書莫待日用某月日封敘公之元及葬當是元和四五年閒矣公時蓋在永州云）

漢光中興馬援碑嶮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無偶時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理繪于前人（唐志安南中都護府本交趾郡武德五年曰交州后交趾）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溧州武德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夫積行餘慶公以忠肅備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術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新州新春主簿句會敏給厥聲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申周什衛有閒彰徹轉金

吾銜判官三歷御史續用弘大傷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兇獠猾亂(獠音条)復生而廷擾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謨督捉禍本納於兇執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救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徧而具五人備偫委積卹旅無庚癸之呼(偫音偫偫直里切積子智切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登首山呼庚癸乎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隱語)緒完板幹控帶兼戊己之位(東漢西域志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帝改爲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注云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單都寒切唐姓可單氏後改爲單氏)公於是陸聯長轂每合艨艟(上音蒙下音同博雅云舟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故(一作扳)所以歸于我理焉當首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剿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毳充焉誠敬皆用周禮車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齊可覆而

無所恃乃剗連爲以闢坦途(連爲未詳然當是山名剗音棧)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來成通濤厚霄之阻皆爲高岸(皆音昔說文摘也周官有哲蔟氏)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爲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唐史南蠻傳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東西三百里而贏南北千里西距真臘霧溫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其後馬總充安南都護時其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乃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公誌觀之則張公亦書有是作特史不書之耳)亦圓圍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途丘陵(易以豉切周禮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此言雖易而險也)而萬世異寶奇琛(琛丑林切爾雅曰寶也)殊俗異類盈于王府槀街(魏都賦槀街之邸不能及注街邸蠻夷館漢時所立也)蒙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累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家帷輦其家老告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閥以志于丘窆([illegible]又充內切說文穿地也周禮大喪甫窆)以告于幽明銘曰

閩限荊衛（荊衛之地在周非所有）秦開百粤（秦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平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粵與越同）南交州之启交劉是啟（武帝初置交趾郡元鼎六年開屬交州）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虞威載烈（伏波馬援也事見上）究段北附晉敢發（王謂晉武太康元年王濬克西陵壯頃充以夫美威孫皓交降於晉也）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惟大之哲吏歷毗贊顯揚彰徹既受休命東益峻節度其謀猷于以康棨摩晨導征匪貊逺萊（音陌）（陌五子疏粗之於充舟之道者大伯小伯也疏重之於充舟之道者大萊小萊也貊貊萊是萊也）之通南平貨有來舍説踐山跨海堅其鶴列（列往于此無威鞠於麗其之間）

制器足兵貴女蠔（嶁蠔結于四隅）烏壘屈服文章富威來逺（音遠）開鍾會朝天闕銅柱乃使球山以筋海無遠迩（音遠 音件）冠罔踰越琛賣之獻（音賣 與貞同 切）罔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褰疏上封斯裂位尼元侯年躋大耋（音迭 徒結切）（大年八十四）邦人號呼罔禽悽咽卜兆長少逮商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鈌

唐故邕管經畧招討處置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不志考之史志太宗文武大聖皇帝十四子長曰承乾承乾生象象生比比生庾庾生位位即邕管經畧招討使也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注曰別子公子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又曰繼別為宗者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為小宗者文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謂別子曰承乾繼別曰象大宗曰比以是推之蓋可得而考矣據藉在元和十四年於是時作）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別筆列切）馬皇太子以奮愛適奪危懷欲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繼別曰象嶄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封郇國公大宗曰比（比毗斯二迷切）太子詹事贈秘書監生庾（音庾 尚異）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之以奉南服克

稱天休繼有功德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進大僕主簿叅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為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事皆范司空希朝（音帝）進殿中侍御史胡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台俾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為請（唐德宗貞元中安史亂天下皆率安故可以分地以抗衡者自私大曆正元之間其人衆之逐擅署吏以賊抗自私主大曆正元之間蓋欲禮署之也）（叛將黃洞蠻擊以成猖獗元年罷公謂正元故事）公恐懼抑留復徒析東為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

其率皆辟大夫革（革音亟）判岳信二州得劉向秘書以能
卒化黃白日告徒試術爲仇家上變就鞫無事勃皆殺
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判泉州會鳥獄費玫（獄字諸韻皆無或謂當作搖此考之傳蓋是鳥字也）殺郡史毆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
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爲經略招討使就生則殺弓
橐中（弢音韜弓衣也橐音託囊也）去斤候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伏得
自幹淮諸酋長感傾有送款效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
郡人還于史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月頃有
黑蜻鼓江（蜻音疲文似龍無角）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

柳先生文集　六

復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密合汞丸黃丹砂爲紫丹（汞胡貢切與澒同說文水銀也）能入大不動以爲神服之且十年然卒
以是病甚下赤黑數日薨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年五十七條寧庇事有縑五兩（縑音題文佗切說文赤色帛兩直讓切同禮）無金銀泉貝幾不克斂夷人號呼放聲歸以明年（與通五兩）
月日葬附其考長安西南高陽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
五年歿父墨亦都督邕州終孫孟與恩丑文丑曰仲權
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挾傳陵崔行儉幼靖有
立志滎陽鄭師貞敏捷能群皆聞名銘曰

文濬維祈實亘實延家燒不嗣宗以吏傳部公克膺厥
事繼賢是是左丞（是丞職切說文水清也詩是是其止）惟道之宜公寬且
惠以教則順五叅戎政二佩郡印師欽民定克懷以信
鼓辭告訕（訕一作）卒曰其評爲獄猖狂盜侮剿山帝命于
南迸彼群蠻虎龍煌煌英落是將丹之金玉以爲公服
公既莅止告以文理推義起仁弢弓服矢（弢音韜與上同）闢是
垣塹完其父子復我邦賦施于卒士兒不功衿情不伐
喜蠻人沸懷投刃以侯方底成績虫變告妖悍石構災
昇厖而號椎髻卉裳（椎音槌髻音介卉胡計切皆夷服也）來時來觀牒牒
膴原（膴音武膴膴原美也）稱之顯魂松栢芊芊（芊音千也）封域安安

柳先生文集　七

代有爲猗先文之孫

唐故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并序）

（鄧氏出南陽安定二望南陽王武丁封叔父說於河北是爲鄧侯後因爲氏一曰本夏姒春秋有鄧侯吾離之後爲楚所滅因以爲氏考公謂刺史鄧君爲宣姒之裔則系出北方伊弘農仏場忠也濬誌云元和五年卒明年某月日葬誌當是五年作云）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脩皇連州
晉城令祖少立皇舍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
惟君敏給以御下康忠以承上幹蠱之稱合於諸侯（盎音）

古信謹之跡彰于所蒞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吏職於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湖南則手撰閱實以修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澈問之頌覓猛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蒞卝人錫石之地卝古猛切周禮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禁厲以守之說文卝銅鐵樸石也與礦同以參鳧氏鼓鑄之功周禮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遂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主蒲康切人無怨讟以苦役讟音怨也諸凡處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則旁輯傳置下繩吏部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諮僚財賦之重侍君而理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幕之任董龜虎之威憂谷敬愛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爲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司直兼招討副使兼統攝康貴三州事尨茸之下尨莫江切又莫紅切茸而隴切又如容切說文亂兒直道有立獷悍之內獷古猛切悍下罕切又音罕姦威以行賦增而不掇吏一而無臧然以憂深閭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

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贊曰某贊十三年矣衷禮具爲京兆尹弘農公始由湖南爲江西再以君爲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群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

吳姓之裔司徒陸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訊獄西蜀讞語蹇魚戰魚列三切並議罪也乎其猩扞上部禮切下音肯名擬延視南楚總統條貫貿遷化居貿音懋書曰懋遷有無化居貨殖攸贊改命銘範貢輸增算既飭財賦亦專傳館傳知戀切去牧荒陬肅其聽斷紱歟以息陬音鄒暴戾斯逭行非選事進不遴難始賴其寧終闕見悍戾狃憂積慮隨睨散年極中身葬在高岸才即命耶君亡興歎

呂侍御恭墓誌

公嘗爲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今又誌呂侍御之墓其序述二君蓋許相周南郎公餘度也元和八年癸巳永州作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以浙東道節度大使延之生渭爲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

七州生四子溫恭儉讓以溫爲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爲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橫書（從子容切）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曰我師尚父胄也大父渭先人咸皖方岳今天下將理平察究冥幽消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爲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凡而上三世世爲進士吾之文（之一作爲）不墜敎戒獨武事未克纘厥緒（纘作管切）因弃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廣爲長安主

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府表進殿中侍御史爲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進留假嶺南節度判官至廣州病瘵痱加痱（瘵舊本作痱香山九公謂皆作瘵音皆唐瘵也痱音常又音帶說文刲也一曰下病）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奧曰壞曰特女子三人曰瓌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祔葬於大塋欵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與於世溫洎恭名爲豪傑知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溫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一無下有字）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溫恭者耶恭兒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大而又不克呂氏之道忠乎與銘曰

颯風之風乎不可追（風音馮大聲也）有志之大兮今安歸呂君去我死乎吾誰依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御史馬君史無其傳）

（君之表系亦莫詳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爲柳州誌云元和九年卒明年其孤使以狀來請銘當是在柳時作也司徒杜公佑嗣曹王皋尚書戴公胄南書趙公昌此皆其所嚴事若嫡曰宗一卿公之從兄弟云）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祔于先君食下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則以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一作事）桂州嶺南江西荊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爲顯官凡佐台由越官判官至押番舶使（舶音白蠻夷之海舟曰舶）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皋尚書胄尚書伯儀尚書昌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嘗嶺南五府（謂嶺南安南桂容邕也韓集有送鄭權尚書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

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問起居正謂此也儲跱出卒跱文里切致敎以謀叶
平哥舒晃假守州邑民以使安殄火訛殺吏威海盜增
算邦賦大城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為吏
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志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為
人贏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
始以長者重許與閑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當以國
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現優崇至忘其
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
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衛胄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

韋氏出曰徽曰徵曰敬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婿曰宗一
其銘曰
不辭于位不替于謀虎冠以平撫民以蘇僭夫不學悍
吏不年惟寶于鹽亦贏其筭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生
于年乃歸于滁衣柔膳甘于挽一行行孫携觀理考古散
事斯齊克壽克榮嗚呼終哉于陰之原安位其墓千萬
子孫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
銘孟氏未出當極公子仲孫之後仲孫為三桓之孟故曰孟氏也誌云九年者元和九

年明年用兵于蔡者謂元和十年討吳元濟也其年孟卒此誌當作於十一年去
孟氏之孤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篇來告曰
日月有期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
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
帥魏國公軌為宰相軌貴此也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
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一有于字趙
起復居故官為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
罷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
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于襄陽靖

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佐軍政是以又
為衛將軍度恭潔廉動循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
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迭不備患邑不敢禮安
州迫寇壤多戎事政出一切文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
兵一有于字蔡朝廷諸公自外諸侯咸以公為請未及徵氣
來吁溢為水得膚而卒年六十淮公志專于中貌嚴于
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劍象闈國雖饑不疑食
謀度倚咤陟駕切叱也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
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諫寸遵慶求曰某銘

曰
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我政執禮以屑咸致厥命齊齊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服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剌于安法亦可議然伏南荒豪士歔欷（上音虛下音戲）開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特施俄仆于京代山兀兀植栢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一作年月建銜不書然受君謂余生於辰今而通乎戊辰戊衞也吾其死矣乎及是如其言者是元和三年戊子也公與凌君死元和元年同貶員外司馬誌在三年永州作或謂作於元年誤矣集又有哭連州員外凌司馬詩即與此同時別集又有後誌而此本不載已別刊之外集）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濇（音色骨也）不賢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于國于道無以成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從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戊辰戊衛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可食吾甚樂焉于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吳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諸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節賙人之急出貨力猶弃秕稗（上音匕稗蒲卦切不成粟也）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

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邠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使判官換循罷人（罷音疲）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爲尚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一作利又誤作和）衰

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
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
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
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愍逢尤
天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楊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讎禁書
贊推轂覲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汚吏竄
彝倚從躬啓沃匡危疑輿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
財用足道之躓〔音致〕身則辱爲江壘九疑麓仍禍凶遺茲

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猗傷〔音哉〕何以葬南嶺曲魂
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故嶺南監鐵院李侍御墓誌〔一作誌元和十三年卒明年某月日甲子葬伊闕卯十四年也誌是時作〕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皆得籍宗正故沂州
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宗政爲族曾祖生樂壽令昱
昱生虢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澥字濯纓
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北
服趙西定戎東討齊魯五年間兵征卒戍餽饟千里凡
進用唯財賦爲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荊南兩稅使晉
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餽給車繫舟連又守湖南監鐵轉
運院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敏勤爲卒〔一無
卒字〕辟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廬江何氏
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鍔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
二人曰夔曰尊女一人曰某夔尊皆幼不能事何夫人
哭且戒柩行萬里歲覲其禮爲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
甲子銘曰
涼爲帝基充稱厥亂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

仕倚儒憲憲濯纓亦用學徒既穀既官式懋爾勞四方
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于荊于交闒石是
釣邦有休功惟吏之勤異施于大以盡其有執司壽天
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違亘興銘
詔于神永永是徵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誌碣誄一十一首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元和十四年年誌亦是時作也周官小宗伯之職辨廟祧之昭穆注云父曰昭子曰穆也君之諱字考之史表皆不詳

裴氏之昭音韶曰贈户部尚書諱某穆曰起居郎諱某生均州刺史諱某均州與其弟大理丞爲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辟司徒弘正取爲從事以開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當伐蔡及鄆汴常爲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侍太夫人于京師道發疽子余切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于某縣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遒而經始杖且廬銘曰

世守不遷秀于士卿不利有司发客于梁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宮臣理屬仍受國命南蔡北曹五載有兵柔剛輔理平視大平馬牛既寧告養于京棧車草草棧仕諫切我來周道載飢載勞神奪其孝形嬴于各其馬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閭勝欲不遂有弟之恭既安且益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元和六年永州作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爲汝南守居河東又五世曰慶相魏魏相之嗣曰旦仕隋爲黃門侍郎其小宗曰楷至于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閎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于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爲容備吏事始任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爲嶺南節度推官副南永安軍判官府羅爲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屬氣癘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邪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泼于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某乂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化以簡惠和柔臣鄉所奉假守支郡每陽以寧闔很仇怨教諭克順從公于荆蠻戎来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飛始咸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志其痛其理也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顯

其聲令將以某月日祔葬蔚文不得令辭而誌焉是與
以益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爲
神羞余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爲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寔
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惟君
是嗣其政克修儲閑補吏環衛分曹南越之庵從事以
寧來安撥攘蔚仍于兵是董是經既成且平告告呻呼
革爲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提一作挺于海壖而宣切城下田
也壙于鄧邦壙音曠墓穴也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纔

而不廬纔音在充充令妻髽首而居髽側瓜切禮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麻爲髽
也烏獸號鳴助我踊踊刻此悲辭藏之奧隅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楚國公皎初以玄宗在藩邸時皎察其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及即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內命之捨敬曲侍無私呼之而不名其後寵遇日甚其子慶初生未晬玄宗許尚公主後俞二十餘年及相休有印皎之上追從容奏之故緣加恩命詔慶初尚新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公謂寔馬閑元皇帝外孫且曰予慶初得尚公主其逌蓋如此也元和十四年柳州作

秘書郎姜寓音污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
上蔚益貴幸于慶初得尚某公主生寓寓生三日上曰
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勑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
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與其問在蜀
漢則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歎則復命好
遊嗜音以生貴富畫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
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奇集羇切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
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髀部禮切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
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
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
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函均之得喪誰
缺誰豈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蹷蹷於進
取蹷厥衛切說文蹶遽走也不施施於驕佚左娃右壺樂以自放雖
老而客死未嘗戚于己與夫拳拳恐悸蒙詬負義得之
狗狗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正元十八年藍田尉作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
之墓之後自去祖贈太子少保諱聞俗而上其墓皆在

灞水之左（灞水出藍田谷北入渭隸長安灞音霸）今王父哲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邃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遺孔子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一無知之者三字）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嘻乎甚耶君諱

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禮未練而歿練小祥也）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温和叔東平人崔群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趙公矜之葬自正元十八年至元和十三年已十七載之久來章乃能求於人所不知若其異如此來章之孝公謂神貴相之錫之是吏告以兆語信哉元和十三年作）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三十二（一作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泰謝兒之曰（謝侍廉切一作利）金食其墨而大

以賁其墓且冊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上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周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卜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一云於是）噫今則夷矣直杜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蒐焉（蒐祖侊切況文洲會東芋未注日蒐春秋置芋蒐表坐）辛亥啓土有木馬發之緋衣緅余（緅側侯切青赤色）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出而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興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斷

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於由明經爲舞陽主簿恭帥反杞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猘也挈之（挈音契猘龜也）信也絕之有未其綫神異列之愆既來章神賁恫女（恫音通又痛也）說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考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綦綦鬼相望吾亡在外而有子而孝獨歸故鄉常盛其銘旌爾忽忘（望其還也）

故溫縣主簿韓君墓誌（弓高侯韓王信之子頹當也鄆州公文著作郎與萬州史表亦不詳其名君之第二兒所書李曰恭恭亦爲祠部郎中云正元十六年作）

有故唐溫縣主簿韓慎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從于南陽傳世至今唐侍中諱瑗克用貞亮奮于國難侍中兄子鄆州刺史諱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某生司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諱某嗣以文行大其家業君萬州次子也以文任爲建陵挽郎累調授王府參軍襄州襄陽尉至于是邑貞元十六年又調于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某病卒于長安承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一日竟某盤吉祔于成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先三日外姻家老謀爲之志李弟恭哀不能文故託于友焉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及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于孝移于忠施于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定其辭書于石曰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眼而不壽焉善是憚衍于祖考初筮攸告李也之紀寘哀無垠終窶（窶郎切）且貧控于仁人備物稱家其儀式陳是相其悲載刻茲珉

東明張先生墓誌（先生自誌世莫傳煞謂吾生天寶年說正元乙酉當是二十一年也明年正月某日葬卯元和元年公時在永州作蓋先生死於封而封與永爲近也）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雷有以文爲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爲黃老術語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究畢玄道行峻異得眾真秘書訣籙聚經籍圖史作於斛斛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慈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乾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女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

子某等爲碑以誌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虞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包涵而靑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佛以遁德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惡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盡荼很倖（倖舊作倖奇山光公謂當作倖很也盡音爲很 下悲切倖下耿切）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顇（上音萃下音華）睽聖圖壽（鼠觀切）離中就異歆然與神鬼爲偶（歆許勿切又有所吹起）頹然以木石爲顙僮侗（上音童下音洞）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虞鳴鶴誄并序 ○虞氏之來尚矣在漢則有曰延曰翊在吳則有曰翻仲翔是也在晉則有曰預曰喜史皆有傳至唐則有曰世南郎秘書公甫于吳陽世德以昌若君之考終於汾州刺史也作之年月不可考和公理惟音夏有爲貫相親又云變歎二紀矣間斷言盖公生於大曆八年自爲貫而及二紀則當是正元十四五年間矣

惟某年月日前進士虞凡卑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里旣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孝子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肅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僑府在越爲郷延翊輔漢（翊大）旣定封疆（胡切）東徙之賢時惟仲翔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爲斯文有蔚其芳秘書多能垂耀于唐自于漢陽世德以昌（君先父終汾州刺史）賛尚父（尚父郭子儀也）休徽用揚惟我先君並時翱翔冷主記室蔚其輝光實契伯仲承永不忘漢陽元子昊紹其美傳襲儒風旣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合于郷論爲秀士（禮命郷論秀士升秀士郷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百郡之選貢于京師昧歿騰揩乘危蔽欺生之始至則會其僞退默以謙人忱而隱名郷是學先進咸推方出群類振耀于時禍丁嚴氏崇命無所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哀有幼主禮或多違執徇于名而不是思役使就道來歸若更竭誠哀其中歎衆惟萬里來復祇祔于墓遠不交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合嗟觀禮興慕復從郷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闕于邦家倚閭千里歡咏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虞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樂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戶神明不仁降此大苦嗚呼

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親（貫與丱同穀梁子云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通家脩好講道為隣既冠于阼（音作）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爾繼年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吏為砥礪（砥音紙）咸去韋弦（史西門豹以性剛急常佩韋以自戒董安于以性寬緩常佩弦以學以）自今則遷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誄行諡（音示行之迹也）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伴細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溫溫其恭維德之經先氏有作今也是雅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君諱字不可得而考准曾祖寧州公即裴宇其也操傳守）

（眞之于六丈曰爛柳相安宗又其次曰僑柳卿起居郎故號曰起居郎丞相弟也員外公未之表系其名位俱不詳中丞公即裴仲立字真之嘷曰冒猺行立而此誌謂與裴君為弟兄其某盖明甚元和十四年柳州作）

河東聞喜某君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上與切田廬也）君之弟中丞公晳桂州命其僚柳宗元以銘君之出河間邢群以狀來告曰曾祖諱某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起居郎父諱某尚書刑部員外郎議官及子闈事獨出載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可比直疑危頗很難處分之地（分扶問切一延）

（合）字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時為第一天下皆仰以為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閒而不大君以友悌懇植承其休也光而不揚豈天鍾其於中丞書而不充丞耶不然君無位以天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公尤愛幸相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家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奉夫人之喪自萬年來有侯猶異室銘曰

時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務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實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于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推俊抑釋太史是論默陟異幽邦命以尊神書豈福不棄于君胥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哀（一作）不丹于石

覃季子墓銘（君之死年月並亡惟公謂柳先生來永州求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則當是初至永時作也）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介特不苟受施（如智）讀經

傳言其訛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𦢊音貫樹
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韋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
晏孟下到今鬻音育鬻熊也周人有書名鬻子一卷其術自儒墨名法至
於狗鼠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萬
於闕不以仕為事然陟使取其書以氏名閱除太子校
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
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涸而遂乎涸胡涸切葬
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求其
墓以石銘銘曰

因其獨豈其辱

續榮澤尉崔君墓誌 元和九年葬前誌贈太傅崔公祐甫為之祐甫既卒而未克葬故公續誌以書其後之故云

太傅公既志榮澤君之葬明年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以卒一云卒贈太傅與以字榮澤君之弱曰膺備物具
貨入于汴汴陷于戎喪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
膺之亞曰太素仕至雲陽令求其將行謫南海上元和
九年移信中一作州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誌久哭命
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于某葬周某月甲子志

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綴故且志終事之年
月日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表誌六首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公永正元年八月謫永州司馬明年元和改元先夫人卒于永州明年歸祔于侍御之墓表當作于是時其曰叔父殿中居即公為作墓表及墓版文所謂叔殿中侍御史者是也墓表及版文皆不載殿中君嘗唐宰相年來亦上貳曰某榭方營田副使殿中侍御史故其名不得考焉公所作殿中墓版文曰紀唐夫之志叔王且之節不識於觀作元元侍御史墓誌難其名不可考而知其誌侍御之墓明矣公表以諱與者為侍御曾伯祖則與嘗為公高伯祖而新史公傳及韓文公為公作墓誌皆云曾伯祖若有損焉）

○○○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孫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濟房蘭鄜四州曾伯祖諱奭（施隻切）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廣孝慈子河游（[illegible]音朽）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

處以修業作違暑賦合羣從弟子姪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衎衎無倦（衎空旱切又虛旱切）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遯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忤音誤）猶鞠其狀先君故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貧其閒既而以為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罷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藉田書齋沐以獻遂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謂郭子儀也）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為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為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楨音貞）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世不能容表為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箸而興以夸焉（[illegible]音貴）以為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推詩終東直以免於恥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

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為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為
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三
辭而後獲徙為宣城四年作閿鄉令（閿音閔又音民 氐弘農郡洛）考
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為鄂岳沔
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狄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
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諂（一作陷）正士
以校私讎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
聽理至則平反之為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為長者不
敢懷私以請聞奉究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

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中丁仲切）作鷹
鶻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為心疾
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
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
喜齊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
第上聞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
曰是故抗姦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
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有）七月某日葬
于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郎天
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
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為
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
教教二女之歸他姓咸為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
太君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既及（一作乃）宗元貶秩為
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
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
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
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薦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

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
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
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考其次第當與前表同時一作且見於記者凡六十八人當以史得及年表考之其可見者三十有七人信乎當天下之善士矣）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
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見袁恕己傳）

姜公輔為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元）後以罪貶
復為刺史卒（有傳）

齊映南陽人為相以文敏顯用 有傳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為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善舉職為邪險構扇以貶死 有傳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為大官有土地入為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有牆仞不伎以謀克蜀加河中節度 有傳 一作加司空出為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寬碩大與物無忤為渭北節度入為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 凝以兵部郎中卒 附楊憑傳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 贊為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歙處置使卒 質為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附穆寧傳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為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為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厰白其狀以故貶後為尚書郎 附裴遵慶傳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為刺史瘵痼卒
李鄘江夏人果撿自負嶷然善為官為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 有傳
梁肅安定人最能為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有傳
陳京泗上人始為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詁訓為給事中止方以為相會感疾自刃瘵痼卒 見宰相表 感一作惑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

居郎貶官卒 弟愈文益奇 愈有傳 會見宰相表
許孟容吳人讀書為文口辯為給事中當論事由太常少卿為刑部侍郎 有傳
李觀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為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為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愨人也為御史中丞覷覷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為判史卒 見宰相表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為相出使辱命貶判史復為義成軍節度卒 有傳

盧羣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為任
事為義成軍節度卒 有傳
崔損清河人畏慎為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
幸以損為長者 有傳
鄭餘慶榮陽人再為相始天下皆以為長者及為大官
名益少令為尚書河南尹無恙 有傳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
丞復由中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

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王紓其弟 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
右今為徐泗節度紓有學術 魯直為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
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 舊史附路隋傳
虞當會稽人為郭尚父從事終汚州刺史以信聞
賈弇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
賈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呴呴 况羽切意與姁姁和樂之義同 儒士也有名至兵部
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茝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諫式至河南尹茝鄧州刺
史惟儉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
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
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為尚書郎外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某人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甚有名以
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
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為
相罷居尚書 有傳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
屏棄永貞中召以為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
死傳舍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
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百存爲文學至
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賢
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
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秘書少監（附柳芳傳）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穎清河人至檢校郎官（有傳）子羣爲右補闕贈給事中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見宰相表）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
郎貶復爲刺史（附蘇世長傳）
崔芃（蒲紅切）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强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位

辛惲（紆憤切）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東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見宰相表）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
宣力皆没没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
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敢悉書所
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如右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即公之叔父會銘先侍御者正元十二年公爲集賢正字時作集注云爲會葬人作豈以其僞書本道節度張公乃遣殿中監李翺忠致陽侍御史重規等救助汝南周公巢等琢石書德以見其一時定禮之盛耶）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
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曾王父
某官王父某官皇考某官奕世餘慶蓄而未稔濟德流
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爲善者惑嗚呼哀哉惟公敦柔
峻清恪愼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恒常英風超倫孤厲自
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强毅遊刃立斷自少耽學

頗工為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數迫上道乃
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
首科休有令聞羣士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
生徒撰擇貢士（撰息轉切周禮大司馬群吏撰車徒注撰謂擇之也）儒黨相賀庶
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使延為叅佐總齊軍政甚獲能
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主帥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
埃退與道俱沖漠保神優柔肆儒四方聞風交馳鴻書
載筆束帛（音姚使者所乘又曰小車）乃作叅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
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衆銀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

潜機理賦究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做改
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饑歎
（力[illegible]切 一作[illegible]）黜首休息月校歲會（古外切）莫不如責庫豐財
羨（延面切餘也 庫一作軍）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
副使分閫之寄叅制其半（閫苦本切）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
臣坐嘯公堂無事朝端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祿不及伐
冰（禮記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政不獲專達（周禮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於
私館享年五十嗚呼哀哉奔驥騁力中塗踠足（上於阮切曲腳
也）高鴻輕舉在雲墜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
尚書郎寧王張公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
中監李輔忠賵賻甚厚（上撫鳳切下符遇切贈死曰賵賻助也）行軍司馬
侍御史韋重規等留畱救助事用無闕丹旐素車歸于
上京撰期定宅（撰息轉切）莫有愆素（上音愆）故友諸生宗人外
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克窆玄堂（窆音砭悲驗切葬下棺）掩坎廣
輪（上古漢切禮記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顧盼無依徘徊增哀顧勤
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相與琢石書德用
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粹和既强毅又柔嘉登儀曹擢文章司學徒
儒風揚自渭北來朔方戎政閑黙首康冤惠文垂朱衆
才不施天茫茫刋樂石篆道德（一作芳）延休烈垂憲則於
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公既表殿中君墓版又加拼高殿中君名諱不可考見先侍御墓表注）

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氏禽
氏以食菜為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
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某遺貞白之操表儀

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某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某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謟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異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上音匕）故官府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内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為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閫委政繫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丙）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家姪某等抱孫即位率卒備禮祗奉喪帷歸于京師以其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音措）於

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髫音迢小兒垂髻也）呱呱涕洟（呱音孤）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還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擇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啟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此下四事皆舉柳氏之先文行之著者方輿公諱僧習當後魏時為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為理化之始其導子堯作堯祠頌以為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為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媿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上音鼻下許應切）皆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南史柳惲字文暢好學善尺牘少工篇什有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仕宋為吳興太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諸本云太史莊按禮記檀弓下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率性廉介懷正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

如魯士師（柳氏出自姬姓魯孝公子夷伯展孫無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謚曰惠食采於柳下遂姓柳氏是為柳下惠）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叕哭紀事哀不能文故叙而終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令君及其夫人卒于大歷建中間葬于正元十九年公時為監察御史此辭不載令君之名末之年表亦無可考焉）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孫某奉其

先府君泊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瀛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域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所介切）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為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為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于其人闕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敎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于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絶尤推君

之政風于下邑命為吏部尚書郎度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外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返葬孫某嘗為黔州録事參軍今無禄仕而志不敢緩初君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回知之女德容溫良大歷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于虢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窆焉既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

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所介切）衣黜食寒妻子飢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為旅人徒跣（音鮮）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公自永正元年九月自禮部員外郎謫邵州刺史十一月又移永州司馬至元和十年正月召至京師出為柳州刺史宗直與公俱故死于柳韓昌黎集中有雷塘祭雨文慨此志則知非昌黎之作明矣）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為己師聞惡若己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上音孤下音讀）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為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譔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讖緯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工讀書不廢晝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脹（上音閭皮也一曰傳也下知亮切腹大也廣韻腹前曰臚）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間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為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為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予道加瘧寒數日良已又從謁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而也（一作歸）卧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一作既）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誌一十三首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公元和五年尚謫永州司馬故夫人卒于永州明年安祔于先侍御史府君之墓表且載夫人之卒則誌表當是同時而作）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涿音卓地名也今上谷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某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之兄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音戮）徙播厲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illegible]）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既舉葬紉（[illegible]）猶以不肖之辭狀述先緒志其酷焉謹譔事詞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

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一作口）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已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蒞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既得

命於朝祗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家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為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衍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竄窮徼（吉弔切境也）人多疾殃炎暑熇蒸（熇呼木切又虛驕呼酷果各三切熱也）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訴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呼嗟遂遘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為禍為逆又頑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於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闢而目不見孤囚窮縶（陟立切）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紓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適臨邛令柳君是為公之伯祖）

（銘不載臨邛之諱新史年表亦載曰某為臨邛令而名亦不傳銘亦不載其子之名而曰終旌德尉史亦不載其名而曰旌德令其不同如此正元十九年公時為監察御史）

夫人姓李氏辨族姓者趙郡贊皇之東祖祖某為某官父沖為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嶷然殊異及笄（音雞女十五曰笄）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翦製之事又能為雅琴奏聲操縵（操七刀切縵末旦切禮記不學操縵）之具婦道既備宜為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清池之先

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指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自中書以上為宰相四世噫我伯祖以宗胄碩大而齊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嗣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為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室焉夫人從子而返于淮澨(音虎水涯之名)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已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

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為楊子丞疾痺廢痼而沒太原王紓(音舒)今為右補闕穎川陳某(音基)為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二壻實來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縗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捿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邛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衰疚甚焉諸姑合以為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叙柳氏為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大火鶉火二星名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日月會於鶉火蓋以紀卒之年月也)夙淪夫子嗣又喪(甲督)韓帷不復珉之(輤兒見切或作眚喪車飾也)陽兆靈趾捿鳳里良之山允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譴之言者青烏子(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笋山葬之當出二千石)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此叔父殿中君之配也殿中君葬在正元十二年二月公作墓版文載夫人吳郡陸氏時尚無恙也是年冬十一月夫人卒乃合祔焉故曰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謚備于版文云)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遂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單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婉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僚寀(伊息究切)謂我文學掾仲父士林殊異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沖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家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府福壽集成母儀[illegible]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

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婁幼穉在抱委𦆽就位（𦆽音推）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繈褓（上巢兩切 下音保）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褁門著祐神道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棄於是月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夫人公前所誌伯祖妣李夫人之女也前誌云夫人二女皆得良壻校書郎渭南尉惟其一也此誌所以具載陳君云）

（正元十七年公時調藍田尉）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為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命也既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朞月其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顧殺禮（殺所介切 周禮因新殺禮）以成吾私適先夫人之墓而定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於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樓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我之黨是用寵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慤而文願以為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為也戛無恨矣嗚呼賞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梏為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為徐州長史祖諱某為清池令考諱某為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世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不書其卒葬之年月然其文曰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歿而皆蚤世按裴氏婦葬以貞元十六年則此文皆與裴氏婦誌相先後作）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凡歸于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葬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焉可以已今之制凡誌於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

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長展丙切）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一有歸字）其時事會世難告（一作書）教罕至夫人憂勞踰月然泣不食又擢貽太夫人之憂慮給（音息上聲歎也）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為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為辨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一無之字）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成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者耶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一作以）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一作之年月見本篇公時為集賢正字）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先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稹業之以貞直以至于金吾府君諱儆（音警）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為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思過尤厚故夫人侍側無戚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閔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盥酪（音洛）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笄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為妻道也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懥之色（懥音致忿也）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為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舅姑之養用為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昕滌濯羞籩豆薦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家姊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諱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

疑作鍾

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為叅軍事不及
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
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
族視之如己（一有宗字）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
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
尚虞精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紿以少間故二稚未
齔（初覲切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命以傳
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
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

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
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
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
于乳媪（烏皓切）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
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
號哭而為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
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
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貞元十五年公時為集賢殿正字公蓋憑之婿憑嘗為禮部郎中而諸本誤作凝非是觀其祭楊詹事文可見矣）

疑作傳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
中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禮部
郎中憑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
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
任歷荊南鄂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
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
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
姆傳以告遂號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

之戚焉及許嫁于我柔日既卜（禮記內事以柔日注謂其在內為陰）乃歸
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髫稚好言（髫音迢）
始於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
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
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怵惕之義表于
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
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
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
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

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
夫人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
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
衰門多釁（音舋 坼也）上天無祐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
齊斬緦經衰酷其間冠衣純采朞月者三而已矣無乃
以是累夫人之奔歟悼慟之懷禹月而已矣哀夫遂以
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
歲庚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娩淑姿（婉音宛娩音晚 晚人母免娩

娩順也）翩翔令容（翩七將切）委窮塵兮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
死同穴歸此室兮

下殤女子墓塼記（殤未成人也人年十九至十六死為長殤十五至十二死為中殤十一至八歲死為下殤公時謫永州司馬）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
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之為
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
為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為成人者然卒夭斂用緇褐
銘用塼甓（甓蒲歷切）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岡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
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小姪女子墓塼記（生甲申即貞元二十年死己丑在元和四年公時尚在永州）

字為雅氏為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丸是日葬
東岡首生而惠命則夭始也無今何有所之微當速朽
銘茲兆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

文（夫人王叔文母也公以附叔文故此銘極所稱道叔文侍東宮諫太子不使言宮市

之弊公所謂道合儲后者考新史叔文傳順宗即位不能聽政王伾密語黃門蘇州司功參軍單召叔文拜起居郎翰林學士與王伾中路容韋忠言吏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韋執誼作詔文施行時韋執誼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及公皆為死友叔文母死至不發喪至宮者俱文於詰於乃發喪憲宗以太子監國既叔文渝州司戶明年誅死公之所謂將明出納有獨綸通受之勞副經邦事財之職直哉然乎哉叔文既敗公以是貶邵州刺史總是一斥不振方作銘時像正元二十一年秋而八月憲宗立逐正逐叔文之罪豈是時猶未悟恥其從與許五客者謂是時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未意公亦悔所不且矣吾昌黎氏之言曰予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誠有得於公之心哉）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漢孝景子也）王有明德世紹顯懿至唐有文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愼言爲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一有君字）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彝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弃萬姓嗣皇承大位

公居禁中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踰蘇州司功參軍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和均肅給之効內贊謨畫（一作謀猷）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祗敬以承上嚴肅以蒞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下爲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耆而昌世用羡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楊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平聲）若若紫綬榮于高堂惟昔孟氏號爲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懿懿夫人維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閟于靈

邃閟此顯魂（閟音祕）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新史崔仁師傳正觀初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指支黨欺獨係填獄詔仁師按覆知至悉去械爲具食飲湯沐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報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由是知名仁師生摯二世大父也公以簡之女故以仁師議刑不冤而銘爲公時在柳元和十二年作云）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爲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爲娛始簡以文雅

清秀寓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爲婦妻思其故他姬子雜已子造次莫能辨無忮忌之行(忮音寘很也)無犯迕之氣(迕音午逆也)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暮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年若干某月日還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基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録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更大赦方北還而其室已禍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御祖曰太子右

贊善大夫璪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畢祖曰某官紀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拏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予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師一言刑輕縮載二百其慶中缺曾玄不績簡之溫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僻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一作子)是怙夫屬忻然髲髢我我(髲音被也髢音弟)籩豆維嘉蒸嘗賓燕其羞孔多有苾有嚴(苾蒲必切香也)神饗斯何莫仲仲虺胡祐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詒淑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其族系不得而考公時刺柳州作云)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還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堋(堋音朋又逋鄧切葬也)用元和十四年月日子某爲石刻而納諸壙

馬室女雷五葬誌(雖不詳其年月其曰葬永州元和間公爲司馬時作)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纊音曠)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穀(上音丸下胡谷反切)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於墓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砌書玄塼追而納諸墓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十三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對五首

設漁者對智伯　按史記[illegible]晉以後六卿[illegible]

韓趙魏范中行及知氏是也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各令其子為大夫[illegible]定公[illegible]范中行反晉君擊之范中行走朝歌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illegible]公[illegible]乃立[illegible]公[illegible]智伯[illegible]范中行地最強[illegible]智伯[illegible]成王[illegible]一十二年[illegible]智伯[illegible]韓康子[illegible]求地於魏桓子[illegible]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illegible]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而分其地迹其事而觀之智伯貪而無厭卒殺其身公之設為漁者之對其切指一時之事情也至矣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一作于晉陽。智伯瑶音搖智伯名號襄子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

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鰷者魦音沙小魚也鰷音叙大白似[illegible]而黑[illegible][illegible]切音亂鯢也江東呼為黃魚鮎音低說文鯢魚也，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龍門山名在絳州同州二州之界，伺大鮪焉鮪音洧似鱣大者名[illegible]鮪小者曰叔鮪。夫鮪之來也，其魴鯉數萬魴音房赤尾魚詩魴魚赬尾，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螭丑知切似龍而無角者。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鰭音耆魚脊上骨，顛倒頓踣踣音[illegible]，順流而下，宛委冒懵懵[illegible]孔切心[illegible]也，環坻溆而不能出坻音遲水中高地一曰小渚也溆音叙水浦也。向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illegible]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illegible]巨[illegible]鉤[illegible]，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碣音[illegible]山名在平州盧龍縣石在海旁故名，求大鯨焉鯨音[illegible]海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鮫音交說文海魚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澥音[illegible]胡買切說文海之別也，震動大海，簸掉巨島簸補過切掉徒了切島都皓切水中有山曰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啜姝悅切說文嘗也，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向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閒

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為師)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修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三卿嘗裂而食之矣(按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是無異鯋鱮鰱鮪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使人之勢力綦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膾音檜細切肉也)刳其腸(刳音枯)斷其首而棄之鯤鮞(上音昆下音而)遺胥(丰寺切)其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於鹽切又於艷切)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傲五到切倨也亦作做一作)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云云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遂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韓趙魏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段規深怨而造謀(初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及智伯圍趙氏桓子康子遂與趙襄子使人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段規康子之相也)主之不悟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上音寒下音單趙之所都也)鬣摧於安邑(鬣音獵安邑晉地即今之絳州夏縣也)脅披於上黨(趙之地也)尾斷於中山之外(中山其後為趙所并)而腸流於大陸(澤名在邢趙二州界而濟河)為鱻薨(上音鮮下音槁二字並出周禮)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悟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觀公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時元和五年也此對雖不知年月其在永州作明矣)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屯徒渾切聚也嘔音歐又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音賴水流沙上也)連艫糜解(艫音盧船頭也)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音筮)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出甘州東城西自州北西至肅州)秦

有水猗汨泥淖（猗，舉綺切，偏引也。汨音骨。淖，女教切，泥也。）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眙，丑吏切，直視也。睨音詣，邪視也。）淺深險易，（以豉切）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出原州高平縣笄頭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名曰黑水。（通典出甘州張掖縣雞山）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一作萬）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廣州一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吳隱之為廣州刺史，乃至泉所酌而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螺，盧戈切，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蚌，步項切，廣雅釋文蛤也。）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

汝，闖闖以守汝。（闖，丑禁切，馬出門貌。）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眾裘我絺；溽暑之鑠，（式灼切）眾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音易。蜥蜴也。釋文似虵四足，去足真虵也。）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晁太史無咎取以附變騷，其傳曰：宗元之所作亦對襄王問客難之義，而託之神也。宗元以謂我愚而辭有得於我，溪亦當愚，故言己愚可以果神者，而神受之。然補之嘗論宗元因不愚，夫[illegible]能使黜愚哉？獨以其智以近利而不獲，既因以矣，而始曰我愚。柳宗元之因，豈愚罪耶？夫古之人臣正言為國犯難得死，抑晁錯為愚哉？救彼世咸曰錯為一身謀則愚，為天下謀則智，是夫士）

之善推者幸而進則曰智無以過我不幸而退則曰愚無以過我是進不失利退不失名玆錄宗元此對極智愚之辨以俟後之君子

對賀者（永正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此至永州後作）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唁宜箭切弔失國曰唁下同）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

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偲音思相切音也又七才切）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嗣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倡音昌佯音羊）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眥疾智切又才詣切目眥也）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新史杜兼傳書其為濠州刺史豪侈橫忌從事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殺之二人無罪死眾冤不究之此或人之問有及於枉殺無罪士二人者即史之所書也公乃取其能辨鍾離令之讒且詆使無罪之條戚得自達則史之所不書者也韓昌黎銘杜兼墓而二事皆不書特著其世緒為詳宜以其善不足以揜其惡故併二事而略之吾書既局措乎公之對缺而不全無以見公於有以去取微顯之意矣）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子也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當貸足慾吾以為唐檮杌饕餮

者亡以異（檮音濤杌音兀饕音叨餮音鐵古之四凶之二者春秋注傳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視乎目然聞之孰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罕相戚也而讒且誣曰狀其僚之過愬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愬我獨無有其僚因惕恐（惕之瑞切憂悸也）以俟譴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曰州君將我除也果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戚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擿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

譏誚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益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皆聞

天對

天對非徒作也屈原有天問公以對也原事楚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尙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之原彷徨山澤經歷陵陸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僑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然其文義不次叙請之所然王之爲之訓有曰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是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此是之語也至公乃爲之對問所王逸之夫始請之亦異說其義以天問之意參而采之書決內斷問答之意昭然義見用識公天對之言而附天問之語於下兼子家說以昭其義公之所以所王逸之夫者兼存之庶易以考焉若夫文義之不敘則漢諸儒所不敢易也

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此對天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謂太始之元初旹又無傳也

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此對天問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謂天地未形本無由也曶黑

晣眇往來屯屯龐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此以對天問其昭瞢闇誰能及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謂日月晝夜陰陽明晦惟元氣存也馮翼惟像淮南子曰天地未形馮馮翼翼言未形也曶音忽晣音淅也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

吁炎吹冷交錯而功此對天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蓋取穀梁子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之意王逸以謂天地人非也冷音零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

輠一作運轉胡依也梯果切

渾淪蒙以圜號此對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謂天圜九重取陽數

冥凝玄釐無功無作此對天問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爲傀繫維

乃糜身位無極之極漭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此對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謂斗極居中如太空所謂天圜地方斗極中央也王逸以謂極際非未然莽莫浪切

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宏一作宄

離不屬焉恃夫八柱此對天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謂天[illegible]以八山爲柱非所恃也亹音尾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

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巧欺淫誑幽陽以別此對天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謂九天者㬎東方曰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鸞天中央鈞天其數九而對以爲不然也

無限無隅曷懵厥列此對天問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謂天地方隅不可以數窮也

折一作坼

篿剡筳午

施旁豎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此對天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篿音專楚人折竹以卜謂之篿筳音廷篿筳也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一歲日月十二會圓自若也沓合也言天地合也

規燬魄淵太虛是屬棊施萬熒咸

是焉託此對天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謂日圓而明月生而靜星若棊熒無所託也燬音毁

輻旋

南晝軸莫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施旁運惡

有谷汜此對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謂日猶輻旋軸莫鳥可窮其出次日晨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汜也汜音凡又音祀又音汜汜水涯也

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久

窮不可以里此對天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謂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計也爚炎莫儷

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此對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謂日之炎光莫

其惟月明既極則魄哉生不可以死育則也魄音霸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

形惟神是類此對天問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謂月中有兔乃玄陰之所感也陽健陰淫

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為此對天問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云神女

已無夫而九子其民帝紀應劭注畫靈靈九子母或云即女岐也怪㸌冥更伯強乃陽

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此對天問伯強何處惠氣

安在伯強大厲也謂氣乖則致厲氣和則致祥鬼非有定處也㸌鄉嬙切水流貌明焉非闢晦

焉非藏此對天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

而廷彼角亢此對天問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謂蒼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明周

有起度也晉志云左角為天田右王則尤推攝天下奉事從公理獄錄功者也繆音料請切惟鮌譊

譊鄰聖而孽恒師龐蔑乃尚其圮此對天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謂鮌譊譊尼交切

不任治水而方命圮族不明不察其方命圮族而舉之也陸音泉汝切圮部鄙切后惟師之難

瞽頗使試此對天問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謂帝堯以事試之乃已曰試可乃已言為之也謀以人也曰也贊者咸曰吁哉試其可也謂言試不可也言以此試也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

刑在下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胡離厥考而

鴟龜肆喙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汩洫而施夫固不可

以類此對天問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此對天問鮌何所遂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鮌夫何以

變化謂鮌既殛于羽山禹為之所曳銜而其子有禹之聖其生也自不類也息壤史記索隱曰山海經啟筮云鮌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招音翹也雁者以招人過鴟與鵰同胝躬躄步橋楯勩踣

一作一無宜儀二字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受

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此對天問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謂禹明于經綸足勤勞成績以蓋其父之惡受數九疇錫元圭也殷之繼氏而不法則謂也胝張尼切躄音辟勩以制切踣蒲北切致也一曰蒲也晏音謂之行鴻下

隤厥丣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

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此對天問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州何以墳之謂禹行洪水就平降丣定土又行其宜塞從民之所宜賦則三壤而成賦中邦也寘持瑞切填音田胡聖為

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此對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蓋王逸注或曰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謂以為不然也畚音本鍤測洽切圜燾廓

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

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此對天問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謂康回共工名也子猶共工為天地所成未地何賴天之山天柱也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也故東南傾非康回所行而形也又回圓同音叟州錯富媼爰定于趾躁川靜谷

形有高庳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

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又

何溢為此對天問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謂九州川谷錯洿各有其勢水之東流回

環其理自不盈也嫩音燎泰所崇切敲音攸水流貌彦音尸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須洞而課校字有修長茫忽不準孰衍孰窮此對天問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解不可計其修衍也順音妥又胡動切墮音基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此對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謂崑崙之顛曰縣圃元氣所出上通于天非人迹可至也崑音昆崙音論尻丘刀切增城之里萬有三千千一作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啟以通茲氣之元此對天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五千里然一實一易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增讀作層修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此對天問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

唐柳先生文集 卷十四 十三

有幽陰無日之國龍銜燭而照之也惟若之華稟羲以耀此對天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謂羲和日御也若木似日而光耀月狂山凝凝冰於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此對天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暖音媛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有虬嫽蛇不角不鱗嫽夫玄能相待以神此對天問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王逸云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對言石胡不林在南已長不可見祭王逸云焉有無異獸都識有主云石林在西然有無異角之龍而負熊以遊載者吟古也切蛇音移蟜是色切虬音料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此對天問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王逸云雄虺一身九首速及電光倏忽之間也如先生云非是義在莊子甚明然招魂云雄虺九首倏忽往來吞人負丘之國身民後

死封嵎之守其横九里此對天問何所不死長人何守王逸注括地象云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後至使守封嵎之山嵎音虞有萍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枲此對天問靡萍九衢枲華安居柳先生云衢岐也山海經多宮其華五衢王逸云以類生九交之遠浮山有草其葉如麻赤華印枲也枲想里切巴蛇腹象足覿覿一作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已號黑水淫淫窮於不姜此對天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又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則北三危則南此對天問有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山海經言出黑水在西方玄趾三危皆山名僬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汙而潛謂不死此對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量乎垂乎聲鯪魚人貌邇列姑射鬿雀峙北號

唐柳先生文集 卷十四 十四

惟人是食此對天問鯪魚何所鬿堆焉處魚在海中鬿雀在北王逸云列姑射山鬿堆當為雀山海經鬿雀其狀如雞以鳥奇之深隱者所食人言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一作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群鳥是解此對天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王逸云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射當為雀烏也之上有木名曰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云日中有踆烏羽解字也禹懲於續盍婦並合肢離厥膚三門以不睞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此對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朝飽卒嫁於野民攸字子一作攸暨十而通之於台桑閔勤而不快厥家是繼其居也盍與眾同此紹民之情孤蠱傷也勤之力切嗷嗷同彼

咈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以不命徂為史者
曷惑曷尊此對天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謂益避啓於箕山之陽此天意也初何憂焉離蠥也蠥與孽同憂也
咈勤于德民以乳活危仇厥正帝授以捷兇
窮聖庸夫孰克害此對天問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謂啓之對民籍以生咈有扈氏之數而無教害者
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
稼萬億違溺踐堷休居以康倉姑不及先聖天一本無聖天
胡往不道此對天問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師書所謂禹曰予乘四載暨益奏庶鮮食暨稷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之克蹈臣法切安土也
啓達厥聲堪輿以叶鄭同容之緒
帝以賢嫡禹母產聖何繇厥旅彼淫言亂噣聰聽以不

啟此對天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illegible]
[illegible]
夷羿滔淫虞史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附此事降人
夫羿[illegible]反后相非天子也
哀禍厥孽保夫子既畔咈不
諶矢位滛嬪有洛之嬪焉髮有姣
[illegible]
夸天快殺鼎稀以虞飽饕賓
肤帝叛虐淫力胡肥台舌喉而豐厥福此對天問馮珧利決封豨是射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謂羿獵射神獸祭天祠而天意不順也焉扶也珧弓名也豨音希
寒讒
婦謀后夷卒戕荒弃于野俾舒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惜
身孤此對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謂寒浞羿相也浞娶純狐氏女浞謀殺羿而羿恃其射而不悟也
鯀殛羽巖化黃而淵此對天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鯀殛死化為黃熊入于羽山也予一作于
宜播殖稗于丘于
川維荒維滿維菝維蘆不徹以圉民以讙以都克酷厥
父厥子微一作徵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此對天問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乃以永厥祀也蓋不能平水土使民得播種故云
王子怪駭蜺形茀裳文褫操戈猶懵夫藥良

終焉蜺以狩命厥匪匿智漢莫謀形胡在胡亡此對天問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縱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此又屈原記其祠堂之所見故曰胡為此堂王子僑云在文子文子學仙子王子僑之文[illegible]
陽潛而蒙陰蒸而雨萍
號以興厥號爰所此對天問何以興之氣怪王逸云萍雨師之名號取亂切
以神爰有奇軀賜屬夷偶尸帝之隅此對天問撰體脅鹿何膺之王逸云天撰十一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云
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常
以恬夷要擇而陵殆或譎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此對天問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illegible]格切

流娛以力兄虖聚之[illegible]康假于田肆克宇之既家[illegible]既含宜咸墜厥首[illegible]湯奋

[illegible]

癸旅友以偪掎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illegible]康復信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illegible]

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處毒妖以大啓厥伐[illegible]

[illegible]以不儀克專以女嬉俾殆厥世惟辰某貴其于嫣之[illegible]

納[illegible]紂臺于瓊[illegible]克化之惟[illegible]登帝跡以亡之[illegible]

嬀疑厥號古[illegible]以顯之娲以化七十工獲鬼之[illegible]

[illegible]舜帝

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壓而執殆厥禍犬齗于

德終不克以嗟民庸致爰邑[illegible]以賦富[illegible]

何肆大[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心而終不能[illegible]之有[illegible]富貴之[illegible]

嗟伯之仁遷季旅獄雍同度厥義以[illegible]兩

嘉吳國[illegible]

文[illegible]

言鵬焉以爲不[illegible]

室尋鼎鼓謠美厥鶺惟軻知[illegible]仁易愚危夫易撲焉[illegible]

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降厥鯢于下匪挈孰承[illegible]

[illegible]

修伐巢殺民用濆厥疴以虐于虐夫易不

[illegible]

譽秋禱禖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嗟焉以嘉[illegible]

[illegible]

該德徹孝[illegible]蒡收[illegible]

于西瓜虎手鉞尸刑以司遷[illegible]

[illegible]叔正矜[illegible]

矜流虐爰賠[illegible]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illegible]

何以懷之王逸注云干求舞務也言夏能求協時務柳對之義不與王說同

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膚實被躬捷以旗之

此對天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謂紂為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懼癯瘦而反形體曼澤平脅肥盛宜其不免於路火而死也騃五駭切

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此對天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謂有扈氏釋牧豎而為諸侯也

民仇焉寓一作㝢啓牀以斮此對天問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謂有扈氏不安其民敢啓擊之於牀而殺之也斮側略切斬也

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隨民是冒而丕號以瑞此對天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云扈能踵啓之德天嘉其志田獵而獲大牛之瑞也以謂非湯之德不能發是也

卒營而班民心是市此對天問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謂湯往營班祿所以文民心也王逸云潛得也班遍也言遍施祿惠於黎[illegible]百姓也

解父狄淫遘愆以披彼中之不自而徒以色視此對天問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云人有循昏微之行惟為夷狄禽獸之行而不能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也居父聘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淫佚肆其情婦人則引詩而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公對之意蓋取諸此謂遘愆怨之婦字得不故也墓門有妹見之詩

象不兄龔而肆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此對天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謂象欲殺舜全虐肆害舜之詐而舜不藏怨又封之有庳以紹厥後也

莘有王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咼以不識此對天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以為小臣伊尹也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丐伊尹因得有莘氏之女以為妃

對之意以為湯東巡得有莘氏之女則有之乞彼小臣而言妃是得為不然也妃音霈又音配

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嗷鳴不良讒以說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此對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逸注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反居無幾何臼竈中有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對之意以謂不然謂為是說者是盡亂厥聖讒說害正未有盡邑以墊而伊可生也蝎音曷木中虫又許褐切第虫也譯音亦墊徒念切書下民昏墊

湯行不類重泉是因此對天問湯出重泉夫何罪尤謂湯之行與衆異故囚之重泉重泉者地名也

違虐立辟罪德之由師憑怒割癸挑而仆此對天問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謂湯之德與衆異從衆欲以割正有夏罪定有以啓之非湯之所思為也挑音挑

膠鬲比黎雨行踐期摔蓋救灼仁興以畢隨膺之咸同得使萃之此對天問會晁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此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令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以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速以甲子朝誅紂不失期也此對之意以謂武王不失期而行猶以水救火人無不從如鷹鳥之擊衆無不集者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業與鷹同凌之切柨也

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此對天問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謂武王孟津之師衰黃鉞以誅紂八百諸侯不朝而會羣臣或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初不以為善也雖卒武王順天應人欲福錫民而咨嗟之詞雖美之而定戒之也考之周書其詳可得而推矣

位庸

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圯之此對天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及成乃亡其罪伊何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棄也

咸逆厥死爭徂器之此對天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謂天下咸遡虐主

翼鼓顛慓讙舞靡之政而干戈攻伐之前皆爭先而行前驅鼓舞先蒙輩呼舍擊其翼不自知也

水濱說昭荊陷

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難之此對天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謂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沉之而不復還傳云君其問諸水濱者是也昭王之南遊也為越裳氏獻白雉王之德不能致故親往迎之初豈有是理也哉

稽慉析拍猖洋以遊輪行九

野惟怪之謀胡紿娛戲一作勝之獸鶡瓊池以迭謠此對天問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謂列子載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紀轍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次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遂宿于西王母觴王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此對時之有所交識也

儒一作瞑殷說爰

縻其弘幽禍挐以夸慎寰以漁淫嗜羲殺諫尸諱屠敦

鮮穢以徵而化扁是辜此對天問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以為妖而曳之於市欲殺之夫婦亡奔於褒後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商商亡傳周厲王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時被戮夫婦哀其夜號而收之夫婦入褒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以為大戮之因進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惑之遂亡其國見之幽王荒淫誅戮無所不可自取滅亡未可盡歸妖女之惑也之切切作山毅

承也負其絡切嶷族之切危東表切其似龍而大

厥道而詰彼尤違此對天問天命反側何罰何祐

天遂以家人么以離胡克合

桓號其大任屬以傲此對天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謂齊桓九合諸侯衰而矜之見殺叛

幸良以九合逮身而壞者九國卒至見殺非天道之無常亦其自取然也

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

倒視輔讒以寵于異召死雷濟克后此對天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謂紂自惑亂棄賢用讒比干諫而死雷開佞幸而賜金也周

文德邁以被萬夠順道此對天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謂文王之德紀一天下

醢梅奴箕忠咸畏以醜厚此對天問梅伯受醢箕子佯狂謂梅伯箕子皆賢厥成而天下之志同也紂不能容箕子懼而佯狂不顧仕也此兩語疑當紂之誅戮前紂藉其身是

服事文理相屬亦遂用意月

弃寘而功篤胡爽爲翼冰以矢盡崇長

爲既岐既嶷宜膺肘焉此對天問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稷狀異能將之其生也之見天之意有異其生也之以見天之鳥覆翼之也

紂凶以啓武紹尚爲伯鞠手西化江漢滸易岐社以

天國之命以祚武此對天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之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文王以正天命也

蹄梁

崇襄種仁蟻萃此對天問遷藏就岐何能依謂文王之化于江漢之國易社以就岐下民能皆歸之如蟻之附

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此對天問殷有惑婦何所譏謂紂為妲己所惑流毒百姓

于民民皆去也妲當釣切痛音過
肉梅以頌僞不台詐親孟癸惡兵躬
此對天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
殄祀之命以不救謂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所以訢
于天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
故赦之命至於絕而不乞殄與殄同
牙伏牛魚精內以
此對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謂
太公望姓姜名牙隱於屠牛漁夫
外萌歧曰厥心睽眡顯光
於渭濱有諸中而形諸
外惟文王以心識之
奮力屠國以嗣觀厥商
揚聲后何喜謂呂望鼓刀在肆文王親往問之望對
此對天問鼓刀
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歸音
音寬貫誰佳曰至於屠國之所
貝斧師古曰言其骨大故斧斤所斧也斤
發殺呂遷寒民于
烹惟衆啟文考而虔子以祖征
此對天問武發殺商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謂武王伐殷救民於虐皆中在文王則衆先懼故有
所不敢在武王則不敢不敢承文謨以卒此武功也

唐柳先生文集 卷十四

載文王木主以討
紂有不得已焉
此對天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王逮云伯長也林君也謂君也昔太子
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蛻訟賊而
以變天地
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以殺而君敬也宜
說可以變天地哉雉如字禮記王義云牛鼻者繩鳶或曰龍
雉逆獲多自死姬弋君以沿字禮記王義云倒行者目
音克就文虫在人頒者以二占聲韻姬之謂
天集
厥命惟德受之徹怠以棄夫又祐之
天下又使至代之謂皇天惟相有德以命惟何戒之皇天集
罪不能恐懼以自身則將祐下民而作之集君厥命後世受禮
渴辇之合作以久食眛始以貽未克屠成績
此對天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謂不進用伊尹禮祭祀
緒業流于子孫使昧其經始之勳不自始其明德卒終
無以成其功也
光徵夢祖幟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道
此對

天問數閒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謂於吳
王闔廬也闔廬名光壽夢之孫也言闔廬少小放
外不得立及其壯大終能厲其武
事以大吳國也傳音旁
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
此對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
皇王逮注謂彭鏗受
死自慕而誰饗以俾壽
壽永多夫何久長
祖進雉羹于堯堯饗食之以壽考至壽八百是理猶自
捨不壽謂枕滿而壁遠也對之意以謂無
蜫蠡
己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螯夫何足病
此對天問中央共牧后何怒
命力何固宜逮注云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何其食以牧草
之實自相咬噬因其常獨當憂之
夷獻自相攻毒因其常獨當憂之故
故取二出以為喻蜂蟻胡對切
書蜂也傳物志細書無雌雄
取桑虫及阜螽子抱而為己子云
萃回禍偶昌處昌祐
以女
此對天問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昔有女子采薇某有所鹿驚而走北走至於萃回之言

唐柳先生文集 卷十四

上和得鹿其家以昌
為鷸禍而得鹿亦以偶然
以鉞欲凡愛以快修富愈厥車
此對天問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
無祿謂秦伯有嚙犬弟鍼欲易之以百兩
卒承以旅
此對天問易之不能而鍼遂奔晉作針
欲以百兩車為全非也因鍼遂奔晉
祿王以百兩不奉多何求也此電
若之很嚴墮崖殄丁厥任
此對天問何不亦所也
問古昔屈原自道者言其厥日歸何憂于
日之欲去天大屈原自當電自解其故日
此禮義消亡之時也
假此戶懇切假伏庚也
合行違匪固若所呼嗟忿毒意譁
與野尚與詞怨憤欲何為也何處爰云謂屈原伏匿一
草醜齊祖
此對天問伊尹吳音憂動作卿何
長謂楚懷王之時秦欲伐齊
秦嗚厥詐讒發數屠啼以施
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
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

伕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
里懷王怒舉兵伐秦大敗於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
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
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
于秦此對之懲所以詳言原甞
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云爾

甘恬禍凶鑠爽懷不可

化徒若罷

此對天問悔過改更我又何言謂原雖苦諫
而楚王不聽則復不化以及於敗亡而不救
也復蒲通
切很也

閶緯厥武滋以侈頹

此對天問吳光爭國久
余是勝謂吳闔廬與楚
相伐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莫之
不信用賢人以至於敗者非一也

於菟不可以作怠焉

廬歸

此對天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闘穀於
菟楚令尹子文也問對皆哀今無此賢者但任子
蘭之徒也於
音烏菟音徒

致吾敖之閭以旅尸

此對天問吾告堵敖
以不長柳自注云楚
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
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王逸注以謂堵敖不長楚賢

人大誤然考之左氏莊公十四年楚子如息以息媯歸
生堵敖及成王焉則堵敖成王之兄而非文王之兄也
公之注
亦誤矣

誠若名不尚焉極而辭

此對天問何試上自予
忠名彌彰謂辱前無尚
名之心則天問焉極其辭如此一　昆太史與答
本作食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道　書取以譬楚
詞其象云宗元傳學樂不寵又妙於辭頗変離騷之出
獨能高舜逢狀其有所得如瑩皇出騷於原之辭無度
高此唐以宋辭騷之雖也蓋後原作離騷經揚雖爲反
離騷補之嘗曰非反也合也而宗元爲天對以蟯天問
雖闕對非反其於發揚則同離騷同反而始明天與固
對而益剿凡設疑以措合則逢者道昧者曉恍惚者而
屬而義於是焉白則反與對皆以明序者也非反者獨
異也是雖與宗元之意同也又太史公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
而餓死盜跖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
德哉此亦昔人天問之意也書曰天畏棐忱又曰天難
諶命靡常夫既以謂天難信則宜常失而又以謂天難

信而不可常何哉天未始不信而以民之作德者不常
故天之吉凶或反倫而要其終天常輔信則靡常者吉
常昔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故謂天者
必於其定則天可以不問而誠著抑屈原雖不忍溷世
而自况有以意逆志亦必不盲以其身遭離故離騷之
際未見於憂患而辭皆微天問難擬怪物行事撰理之
不合者以寓其疑而凡天之所以不合而原疑者孰愈
於人事之吉凶哉此原所欲明而難作者也故因天對
戚推本之以
虞原之意云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問答一十首

晉問 [illegible]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 [illegible] 宜知之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 [illegible] 掎之首陽起之 [illegible] 黃河迤之 [illegible] 大陸靡之 [illegible] 或巍而高或呀而淵 [illegible] 若化若遷鉤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俟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illegible] 聱𡸁鬱怒焉 [illegible]

若熊羆之咆 [illegible] 虎豹之嗥 [illegible] 終古而不去擭秦拧齊 [illegible] 當者失據熊狄惴怯若卯就 [一作] 麼 振振業業覷闖蹲戶 [illegible] 惕若僕妾其挨 [illegible] 其行則平盈旋繞紆餘蒼延若飛翔之翔舞 [illegible] 洄水之容與 [illegible] 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 [上音 illegible] 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 [illegible] 衝奔太華 [illegible] 運肘東指混潰后土 [illegible] 清濁殽沸 [illegible] 黿鼉蛟怪 [illegible] 于于汩汩騰倒趹越 [illegible] 交泊涯涘 [illegible] 呀呷欱納 [illegible] 摧雖失墜其所瀦澈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 [illegible] 雷動風 [illegible] 崩石之所轉踣大木之所拔搯淵洋潤蹈者 [illegible] 彌數千里若萬天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 [illegible] 檣櫓之所御 [illegible] 鱗川林堅礙穴開日而下者 [illegible] 椿椿法法 [illegible] 百舍一起若是何如吳子曰先

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設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左氏傳公二十八年子犯曰晉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指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鹵音魯太原晉陽縣)棠谿之工(棠谿屬蔡州)大化水淬(取內切淬火)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鈹爲鉤爲鏑爲鍭爲(吳本少一字或本無爲鏃爲字)爲鏃出大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太白招搖蚩尤皆星名漢志太白兵象也晉志招搖主胡兵備志兹星散爲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蓐收天之刑神)肅肅擬擬(山宜切一作邪邪)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奔奔淋淋滲滲(淋音林以水沃也滲音迪洒也)熒熒的的(熒音螢)若雷山冰谷之積視者眩掉(音調)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昊蕩洞射天氣晝白日規爲小鑠(式的切)雲破霄跕墜飛鳥(跕的協切漢書飛鳥跕跕墮水中顔又跕於墮落也)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音注周禮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乃使跟超(跟音根足踵)挾夾之倫(夾音挾)服而持之南瞰諸華(瞰苦濫切遠視也)北聾群夷(聾質涉切失氣言也)拉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曰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曹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此爲先軫之言恐誤)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左氏傳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注屈地生良馬故以爲名)土寒氣勁崖圻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歷而馬蕃馬師師兟兟(音詵進也)溶溶(音容)紘紘轠轠轇轕(轇音膠轕音葛)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騂或駹(莫江切雜色也)黫黫而陰(黫音煙)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幟音熾)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蹶(音厥蹈也)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澒壑(澒音鴻又他浪切)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槁迴食野赭(赭音者赤色)浴川蹙浪噴震搖瀷(瀷音悶切鼻也瀷音爲)潰清馬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上齒兩切本作敞下許往切惝怳往皃)開合萬狀奮者驚厲怒者人掎決猋坌躍(坌蒲悶切)千里相角風駿霧驟(驟祖紅切馬鬣)嘶山扶壑(嘶音斯)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倪結切)閼目相馴聚潑更噓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上古了切下卸乳術蝕也下又切)蛾雜畜集(上音紐)啾啾濼濼(上林騂集也立切上林切聲也狠沸獸即由切聲也)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

捽手飛麾指毛命物百步就羈韋以荀息(注見上)御以王良(王良晉之善御也者)起以范鞅(范鞅士匄之子即獻子也)軒以欒鍼(欒鍼欒黶之弟也上四公皆晉之臣也黶音魘鍼音鈐又諸從切)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左傳昭公四年楚使椒舉求諸侯於晉侯弗許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司馬侯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冀北即冀州之北)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行(瀋昌枕切汁也液音亦津液)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硐壑之紆縈凌嶒屼之杪顛(嶒杜九切屼五宮切嶒屼山貌)(杪音妙說文木標末也顛枝上端)漱泉源之塗潛(上古南切亢也下音營水回貌)根紋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星柿填厲谿(柿音肺削木札樸也陳楚謂櫝為柿)丁丁(中莖切許伐木丁丁)登登硠硠稜稜(硠呂切說文石聲稜很涼堅也下盧登切)(說文四方木也)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瀰瀰洶洶[illegible](上許拱切說文涌也一曰渹水聲也下呼肱切)若騫若崩若蟠龍之鬭

風霆相勝其殊而下者札嵲捎殺(嵲音憂)摧崒坱圠(崒昨沒切又作律切山峻貌坱於良倚當二切壓也圠音軋山曲)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張湛注不周山在西北之柱)鵾鸛鷲鶴(鵾音昆爾雅雞三尺為鶤鸛音灌似鶴而巢樹者為白鸛曲頸為黑鸛鷲音秋說文天先鵰也鶴音分說文康鵰也關西呼為鵰山東通謂之鶴)號鳴飛翔貔豻虎兕(貔頻脂切說文豹屬也以經能猛獸字天豻音岸胡地犬也)奔觸警懷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溢突硉兀(上郎兀切硉兀危石也)轉騰冒沒頹泰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觸蹙匯流雷解(匯音潰又戶賄切水合流)前

者汩越後者追陷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頹踏(摺縱涉切敗也)(拉落合切摧也亦通作摺)捽首軒尾(捽昨沒切說文持頭髮也漢書為捽草把土)顛入重淵(須明動切水大壑貌也)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洄山禰天既淨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挺拔而出林立峯崪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從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張平子東京賦是建叢臺於後注趙武靈王起阿房秦宮名房音旁)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並西漢宮殿名)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見禮記)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見綱目注)不患材之不已有

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械祁既成諸侯叛之左傳昭公八年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至昭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杜預注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
虒汾外祁音斯又作虒祈斤之切
先生曰河魚之大可當是黃河也上迎濤波羅罿津涯千里雷
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矢陳也春秋隱公矢魚于棠大
罟斷流脩網亘山罩罶罣麗罩都教切罶力九切罣古賣切又胡卦切集韻
官龍並作罾見去聲十五卦罣也麗音鹿罩罶罣麗皆魚器也纖經其間巨舟軒昂
汯汯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商顏山名在商州於是鼓譟奮集
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鬐鯨上巨巾切大魚也鬐下音耆魚脊上骨戮白黿黿音元似鼈

唐柳先生文集 卷十五 七

逐毒螭螭抽知切無角如龍而黃叱馮夷馮夷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
水仙是為河伯立水涯搜攪流離攪古巧切掬縮推移梁會網盛騰
天彌圍掉踴躍踴古聖人不能行也踴音勇跳也以登夫歷山之垂
歷山在河東如川之歸如山之推推一作崔如雲之披其有柔化
會神振拔漣淪上音連水成文曰漣下音倫小波為淪矯奇文矯居夭切出怪
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綺飛綴綴音劣生綴
踣亦作蹙頓踣踣一作路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伏龍籍
具一作具廿糅五味糅女救切雜也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汩散遠去
若夫魦鰋鮪鯉鰱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魦音沙鰋音偃鮪音洧鱮

前鰋音禮鰷音條鮣音叙美並見說文者對注鰷一作鰡音溜夫固不足悉數漏脫
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饕飫腥膻膏腴
肉爛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頞頞阿葛切賤甚糞土而莫顧者
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
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猗氏猗頓也史記猗頓用鹽起與王者埒富
猗於宜切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
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塍乘陵切畦戶圭切十畦也畹於阮切田三十畝
也若稼若圃敵敵兮匀匀渙兮鱗鱗邐邐彌紛屬邐力紙切彌音彌

唐柳先生文集 卷十五

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上山宜切又所寄切交灌互澍上音灌下互也
作音楷說文作一作若枝若股委屈屈一作曲延布脈寫膏浸
潗潗滑潤潗則入切彌高掩庳庳與卑通
溕溕胃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
潨瀜雷濺偃然成淵潾然
成川川一作大水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
神液陰漉漉音鹿甘鹵密起孕靈富媼媼烏浩切老女稱不愛其美無
聲無形熛結迸詭熛卑遙切說文火飛也回眸一瞬積雪百里皛
皛幕幕皛胡了切明也幕音覓一作冪冪奮脩離析脩音值也鍛圭椎璧

鍛丁貫切小冶鐵音鍛眩轉的皪眩音縣乍似殞星及地明滅一作激
相射冰裂雹碎巃嵸增益上音龍又音孔切下祖紅切又作孔切山皃也大者
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音墀水渚又典禮切坳者如缶日晶
[illegible]上音精[illegible]也發駭雷走亘步盈車方尺斂斗於
是聚斂合集聚徂累切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圓之巍巍音嵬嶶
手溪乎狂山太白之淋灕淋力尋切灕音離大水皃駭化變
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驅氣牛馬之運驅區與同西出秦
隴南過褒鄖褒即褒城縣今興州鄖縣也鄖即鄖州也北極燕代東逾周
宋家獲[illegible]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

其養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
韓獻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
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
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
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
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掖秦破楚
囊括齊宋曹衛解裂曹鄭處定周子溫奉冊受錫夾
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儀昂玉帛史記晉世家文公二年二月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五年四月晉敗楚師作王宮于踐土五月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
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作晉文侯命盟居切齊側皆切踐土鄭之地也天子恃焉
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
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
明所罰遠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
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廷之堂九几之室大
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饌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
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illegible]名犒勞贈賄勞郎到切
賄大貴切[illegible]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
丁寧以對不恭車埒萬乘埒音劣界也卒半天下鼓之則震

搖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
當此之時咸能離娛以來其上故其至于今好義而任
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矣然猶未[illegible]
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竊而權他人之力以
自為固[illegible]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與乎
吾竊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三河[illegible]

北道之源虎山則雷首之都耳平陽蓋今之晉州焉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型音刑鑄器之法以土爲法曰型也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於音烏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怨有昌言儆戒之訓儆居引切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凡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

進善其道不鬬分扶問切分守也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准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晁太史無咎取之以附續楚辭其後有曰昔屈原作九章九招數言之所陳與天合度自以王九歎以下皆依以立義至枚乘七發亦方公此蓋以諷吳王謝毋反卯同稱屈有古詩風則其已下亦其遺意之種意是不無就東七發沈致發沈太子久執不奢大命乃頗爲陳皇之可嗜況者七宋乃言孟子持寄而業之萬不失以言矣詳哉其意深矣晉問亦七體效七發以諷明君薄事從而隆道實古

〇〇答問｜公永貞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之黨黜為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

〇〇〇答問云先生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伏匿則答問之作當在到永州後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解音懈散也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諱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礨恢張群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塡扃一言出口流光

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諸侈狼音郎狽音貝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懵莫亘切不明也人吳紅日二切竊罪受辱幸得黜支躬完肌齊食求人之餘上下衣字於字依既切用人之貧無耕織居甑然而活給羞愧恐懼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誚才肖切吾縲囚也縲倫追切按何晏注論語云黑索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容曰何敢先生曰僕少嗜學問不

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躓音致蹈也與疐同）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蒲北切）愚惷狂悖若是曲直衝羅陷穽不知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鼓賢不肖明白其顛進者踣其德則皆茫洋深閎端貞鯁亮筦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嘌喈（上杲諧切大呼也又嘌喈多言也唐韻嘌喈大安也下子夜切嘆聲也又咨伯切大聲也）抵暇陷厄固足不足以趑趄批捩而追其蹤（趑千古切趄千余切趑趄不進也批步結切捩力結切）要其理則皆深明淵沉剖微窮深（剖普后切）

勢析是非（析思切）鼓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鉗其康切）耗眊窒惑（耗虛到切眊音冒目少精也）抉異探恠（抉一決切探音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就賊（攸抽切）固不足以睢盱（睢上許規切下況于切）也激昂而發其則言其學則皆搜攬羅絡稽覽雜博（音監）衝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槭䔁（槭子六切䔁字正作䔁）也雜蹴空虛竊睒道塗頫歎蒙愚（與同）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煇耀呼噓陰陽（噓一作兮）轇轕三光（轇轕長遠也一曰雜亂也）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潗㴱（培蒲口切塿郎口切培塿小阜也左氏襄二十四年傳）

鄙堯入切㴱五合切說文潗㴱水兒）毫聯縷纆塵出块入圖不足以撓橋踊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廣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上居宜下陟立切）客從而擠之（上毀西切又子計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義騄耳之得康莊也（義一作蟻白蟻騄耳馬名）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驅不出泥滓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嗚咬哇不入里耳（咬五巧切哇於佳烏瓜二切）西子毛嬙之路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益遂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蛙不離尺水（蛙音蛙水虫）卓詭倜

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麽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靡日彼切說文知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陟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罷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脩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躇躇遑遑（躇音儲）樂天闕兮文墨之彬彬（彬音邠）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公自永貞元年十一月改永州司馬元和十年正月召至京此文云先生來吾州十年則起廢答當在九年所作）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黧音犁黑而黃色）謖足以進（謖所六切起也）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躄必益切本書作躃跛又人不能行也）中廐病顙之駒（廐音究馬舍也顙寫朗切）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教戒始學者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與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教士始學者與女釋者伥伥無所師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為師盥濯之（盥古緩濯二切）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衣去聲）以其旗休暢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人（一作生一云數引人生）日繕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衆莫敢躐其制中廐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尾繇異技硿然大耳（硿苦東切又戶宋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皁恆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掣尺列切一切）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屛棄郡驛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顙駒

大而不尻可秣飾馬他馬已拔庳狹（拔蒲撥切）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廡音武下同屋字）薦之席蓐之絲浴剔蚤鬁（剔他歷切蚤音爪莊子為天子之諸御不爪鬋）刮惡除洟箠以雕胡（箠音垂研竹也）秣以香萁（萁音其林基）錯貝鞶纓（錯七各切鞶音盤纓音嬰）鞶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綏音雖）或膏其鬣或劘其脽（鬣音獵劘音摩脽音誰尻也）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旟前羅（幢傳江切旟音余說文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旟旟衆也周禮州里建旟）杠蓋後隨（杠音江旗竿）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臆音億）震奮遨嬉（嬉上聲）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

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也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矣足軼疾風（軼徒結切又音迭）鼻知膻香（膻尸連切與羶同）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延顙之猶有遭也（足延顙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兩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電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丱古患切木也）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

足（蹶蒲眠切）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得病伏焉豈躄足涎頳之可望哉吏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黨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十五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說一十一首

○○天說

（考之呂衆集中不見與公論所謂天之說者觀二公之出處亦相先後殿論其同在朝之日亦不久作之年月於他文無見爲然劉禹錫云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辭則其說皆由於於韓不詭爲錫論三篇見其集並不具載[illegible]公繼與禹錫書云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請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凡子之爲論乃吾天說附注耳其言云云三君子之所言學者覽其書當自得之也）

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郎果切并撰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一說有殼曰果無殼曰蓏也）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癰音邕說文腫也瘍音陽說文頭瘡口瘍疣音尤贅朱芮切胡背肉也瘻音漏說文頸腫也一曰大創痔丈里切說文後病也）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蝎音曷木中蠹非蠹螽音歐者）草腐而螢飛（蠲音螨也）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以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以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上倪結切）攻穴之蟲之禍物

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墾音懇耕治也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窾音款空也而又穴為偃溲音匽謂之溷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燔音煩焚也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悴秦醉切倖倖音幸衝衝攻伐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其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之一有字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而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

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鶻說

韓昌黎誌公之墓謂子厚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觀公鶻說必有宗意者昔賞於子厚之氣力而今不知報者也其末曰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則其意昭然矣 鶻胡骨切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乙六切熱氣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跂丘弭去智二切舉踵也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則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翮下革切羽莖也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而知攫一有持字食決裂之事爾鷇古候切鳥子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惟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

曰以呴呴而嘿（呴，吁遇切，又况羽切。嘿也。）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翅
翅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
夜（梟，堅堯切，不孝鳥也。鵂，音休，鳥名，晝時雖暗，怪鴟也。）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
近於呴呴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趯，音逖，跳也。）其動砉然（砉，呼
號切，皮骨相離聲。）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
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
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

（公正元十八年為監察御史文正是時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周禮：王者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國語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注云：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也。朝，音潮。）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
而已（而已音）今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朝拜之云今而非之）
（朝音招）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
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
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晉侯將殺豎（音襄）叔向夕（國語：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赦之。注：豎，內豎。襄，名也。聞之夕，謂夕至于朝也。）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
夕（左氏昭公十二年，楚師圍徐，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注：子革，鄭丹。夕，）齊之亂子我夕（史記：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注：闞止，子我也。夕，有事也。）趙文
子礱其椽張老夕（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礱，盧紅切。）知襄
子為室美士茁夕（國語：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智伯，瑤也。士茁，智伯家臣。茁，側滑切。）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
是名也（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黃門郎，今之給事中云。）故
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
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
其說吾將施于世可矣余從之

捕蛇者說

（公謫永州時作。當時賦斂之毒，民其烈如此。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公取夫子之言以證捕蛇者之說，理識有似者。）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
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攣，閭
緣切。踠，音宛，曲脚也。瘻，音漏，說文：
頸腫也。一曰久創。癘，音厲，疾疫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

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二十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涖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殫音單盡也）竭其廬之入呼號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踣音蒲僵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旱）叫囂乎東西（囂虛嬌切）隳突乎南北（隳音款一隳突乎南北）（突陀沒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駭下楷切）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恂音荀）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蜡說

（禮記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云其方穀為不熟則不通於蜡焉公正元十九年時為監察御史主祀事因有是說 蜡音乍）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癘音厲疫營隻切）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予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貞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得而知也是其誕慢慠怳（誕音但慢謨官切又莫半切慠五到切怳許往切慠一作驚）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無心字）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慢慠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貞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哉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

子之害（云）旱乎水乎蝗乎癘疫乎（一無上十字）豈人之為耶故其黙在神暴乎眊乎（上音冒目少精）沓貪乎罷弱乎（罷音疲下同）非神為之耶故其黙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嘆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金縢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趍（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均到下令為縣去其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水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所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郎到切）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黙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慢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公為是論以為道之不行其避世者當如聖人之言皆元和後竄逐窮謫時作）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芳無切）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者也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極一作拯）將復於至道而游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一無其字）桴而游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之一作之）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適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一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楊誨之憑之子也憑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誨之往盡然賀春嶺南道賀州之屬邑公時已在永誨之道永之賀公作是說以之狀誨之猶以為柔外則中則剛必不為弊車柔外剛中未必不為當人反復論辨有二書見於集其剛否）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工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

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杅山而倅杅直呂切周禮考工記行澤欲杅行山欲倅上而輊下而軒且叀詩戎車既安如輊如軒輊音致祥而曠左禮記祥車曠左注革之乘車也革而長轂以戰卑卑車也轂音穀巢焉而以望巢本作轈首作巢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春秋楚子登巢車安以養老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乘安車自稱曰老夫鞴以蔽內鞴音蓄說文鞴車前衣車後也字林載衣物車前後有蔽若今庫車垂緌而以畋禮記武車綏旌蕤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乎庭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箱大車之箱也詩睆車內容物之處為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罔者蚤輞音罔戒持也蚤當為爪考工記注蚤謂輻入牙中者也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輮考工記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矣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郄暑輿而者蓋考工記輪人為蓋注蓋主為雨設也敬而可伏者軾軾音式車前橫板隆起者也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揚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筍司而適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撓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輮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

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于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貨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于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觀其說不可謂無是理然其末曰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是蓋有所激而云

當在貶謫後作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曄音燁光也被緅表白紋之裏緅將侯切帛青赤色首步搖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艴怒頩普丁切傅雅艴頩怒色也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中非若儷也儷郎計切偶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堂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翛音霄羽敝也因取裘反

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獨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吳子武陵人也元和四年到永此文當繼是而作然其說有及于為天子求士者按辭竊負然不能知人則其說又非徒作云爾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敦怒衝㴋敦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敷舒為林木嵑嶭為宮室嵑苦曷切嶭魚列切誰其搏而斲之者斲音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illegible]一作竇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之者一無之字又何獨疑茲膚之奇怪怪一作詭詭古委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遂其聲而寂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音務又莫候切目不明禍賊姦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一無恒字多清明沖淳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

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徼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訐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羆說 觀其說云楚之南有獵者亦到永州後作然言四物之相畏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則在當時必有所指而言也

鹿畏貙勑俱切擇丈[illegible]劉也似貍能捕獸祭天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上音鶯瓦缶也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捽昨沒切戲丈持頭墨也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是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莫此為詳晉王嘉拾遺記又記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其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

為之圖宋齊以下（一作來）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
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
世聞其駭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
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公蛙切）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
（倛音欺古相也）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
百里而汗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下沒切齧也）草飲水
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
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
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于
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
驊騮白羲（音犧馬名）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
烏得為牛為蛇為倛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
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
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
間（一作閒）故終不能有得于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
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十七

傳八首

宋清傳

（觀其文當作於謫永州後傳曰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豈非有怨于當時交疏者不為之汲引附炎棄寒有愧肝者之為者說是以諷焉）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上以豉切下音售也）
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一作咸譽清疾病疕瘍者疕卑履切）
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
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
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
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
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
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
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賒一作賖）
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
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怫音佛）再則罵而仇耳彼之
為利不亦翦翦乎（翦子踐切）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

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遠之清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于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據傳曰其鄉曰豐樂在長安西當在正元末年為藍田尉前後作其曰問養樹得養人其益于為政者豈獨當時然哉取其道而移之官則民得安其生矣橐音託駝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瘻（龍主切尫病釋文偃疾）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一有人字）富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一作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音字乳化曰孳又津之切）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一作亦）不復顧其蒔也若子（蒔音侍種也）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勗呼玉切勉也）督爾穫蚤繅而緒（繅蘇曹切繹繭為絲）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嘻（一作善）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焉傳其事以

為官戒

童區寄傳〔詳其文當在柳州時作其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則非謫永時文也〕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一作以〕自毀齒以上父兄鬻賣〔上音育〕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鉗其廉切梏姑沃切〕至有鬚鬣者〔鬣音獵〕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僮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狀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証音正又之盛切〕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戰國策燕太子丹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為副而往之史記作舞陽〕

〔唐柳先生文集十七〕

梓人傳〔傳盡說物以寓意猶為依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故也其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又云其後京兆尹將飾官舍余往過焉此文當作於正元十七年優調藍田尉及將拜監察御史時作封叔終萬年令公蕤其裴見別卷〕

〔唐柳先生文集〕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隙去逆切說文隙壁也〕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礱音籠斲音卓〕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

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指曰鋸彼執鋸者趍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莫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隷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擧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於成能者進而由之

使無所德不能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衒音縣行且賣也）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擧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听魚隱切听然笑也）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圮部鄙切毁也）彼將樂去故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

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養可知矣傳所載當不誣其曰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反修而身與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誠有旨哉其曰赤之名聞江湖間亦永州時作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 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廁閒為書輾而圓封之輾音展又足展女蔔二切卧杯閣口曰輾 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一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外堂面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溷胡困切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揵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師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妻母訣其言辭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耳一作又何暇赤之笑哉

蝜蝂傳 作之年月無見焉然傳之所言蓋指當時用事貪取滋甚者必元和後既業然而作

蝜（音負）蝂（音版）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卬音昂亦作仰）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固不散（固一作因）卒躓仆（上知利切下音赴又音匐）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者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一作悲）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闕

（傳諸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詩言其事甚詳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愚云曹文洽韋道安傳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匄言救刺史者耶或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騷一十首

○○乞巧文

（荊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爲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柳公假是以自見其拙於珠已耳文曰民名絕命不負所知此文當作於民端之後旨元和以後作衆無咎取此文以變賴蟣系之曰周時鏤使而使吃其拙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致手責穀抱鬼者爲棲韓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者蓋之天鳩不巢在巢比爲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流僞因敝拙以爲巧意昔之不疑者令旨然矣甚之者宗元之作蹈亦閒時奔寫寧歸諸厚然宗元徵此奧云）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饘餌馨香（饘諸延切厚粥也餌仍吏切）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吴均齊記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爲嫁曰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冀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袵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軥轢（上音鉤下音歷）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

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槃其獨得貞卜於玄龜
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
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河鼓居其中)靈氣翕歘(呼勿切)
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
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
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
殼黿鼉螺蜯(上音羸下音蚌)皆有所服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
徉為狂局束為謫呀呀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
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違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

勢射利抵巇(音羲山險也)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
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
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
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女六切慙也)彼則大喜臣
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
狴犴(上音陛又[illegible]切下音岸)臣到百步喉喘顫汗睢盱逆走魄遁
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
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
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

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咨口所言迎知
喜惡黙則憎憐搖唇一發徑心中原膠如鉗夾誓死無
遷探心扼膽踊躍拘攣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
喑抑銜冤(喑音陰)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
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啽音弇哢音弄鳥聲)
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
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
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
有眉矉頞蹙(矉音賓目恨張也頞音遏)喙唾胷歐(音嘔)大赧而歸(赧乃版切)

塡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
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
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吶與訥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
輕便(平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上音拳下音攣)為世所
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屬音注)彼
獨何人多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
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袞朱褏(音袖衣袂也)手持絳節而
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
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

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安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汝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一作不一作不敢

罵尸蟲文

酉陽雜俎載人有三尸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公之此文非曰疏然蟲有所寓為耳公自貞元十九年以御史衷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俄而叔文敗公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然卑相衆才且因將柔濡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補袁州刺史而武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讒公者衆矣故尸虫以嫉其惡端有所指也當在元和謫永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一無特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一無者字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苟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一作刑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跪一作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窺一作闚此居七楼二切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摇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鬬為安佚譖下謾上謾謨官切欺也恒其心術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睨五計反走讒于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羃音覓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蛕恙心蛕胡隗切人腹中長虫也短蟯穴胃蟯如消去消二切腹中虫也外搜疥癘疥康年也癘疫氣也下索瘻痔瘻力鬭切瘡也痔治里切後病也侵人肌膚為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以付九關貽虎豹食楚辭宋玉招魂詞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啄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蓐收天之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將勑雷霆擊

汝酆都（酆音豐）靡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
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
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
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
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觀其文蓋指當時以謟曲獲用者其言或因先容以售其蠱則必有所指明矣繼之以病夫甘焉乃喜註物以為己適則又以見用者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指微矣皆既謫後作與前篇相後先云）

后皇植物（楚辭九章后皇嘉樹橘徠服今注后后土也皇皇天也）所貴乎直聖主
取焉（主一作王）以建家國亘爲棟楹（上音東下音盈）齊爲閫閾（上苦本切下音域）
外隅乎端中室謹飭（飭一作飾）度焉以几（度時洛切）維量之
則君子馮之以輔有德（德一作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詭
揉木（揉屈伸木也）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
（上音時下音裹）用絕繩墨句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
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
中遑生不亢託地墝垤（上口交切何休注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垤徒結切蟻冢也）
反時燠寒鬱悶（悶一作閉）結澀癃塞（塞一作蹇）艱難不可以遂
戲其端離奇詭屈縮惡巑岏（上音攢下五官切銳上也高也）含蝎孕蠹

蝎（胡葛切木中蠹虫也蠹書作蠧）外邪中乾（乾音干）或因先容以售其蟠（售音讐蟠音盤鄒陽書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
病夫甘焉制器以
安彼風毒毆形陰沴遷魄（沴郎計切僞為之沴）相禍氣侵骨淫神
化脉體仄筋倦榮衛逆乃喜註物以為己適器之不
祥莫是為敢焉可眠近以招禍辟（辟音僻）且人道甚惡惟曲
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怨在肩為僂在膝為攣戚施踦
跂（上舉綺切曲也下丘弭切有跂踵國其人行脚跂不著地）匍匐拘攣古皆斥遠莫
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惡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
朝歌回車（鄒陽書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簡牘載焉
昭王市骨樂毅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
此以希古賢謟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違法焉是專
咨爾君子曷不乾乾（音虔易君子終日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
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并序（與前文先後永州作晁無咎取罵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蝮蛇文以附變騷系之曰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蝮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

蔽之焉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腹蛇（蝮音覆毒蛇也）犯於人死不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噬音誓）肆其害然或慊（苦簟切恨也）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攣閭緣切腕烏貫切腫時勇切）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鬬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耜轂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闥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一作夫）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脇惟行之紆目兼蜂蠆（上音峯下丑邁切）色混泥塗其頭（頭一作）蹙然

其腹次且（上七私切下七余切）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斬害物陰妬潛狙（子余切）汝之禀受若是雖欲為蠚為蟥（蠚音蛙螫也蟥弋恐切蟥蟥反行即寒蚓也）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呥舌搖尾（呥音冉唯欽切）不呈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薙他計切除草）莧吾檻窒吾坦（一作）嚴吾扃俾其草不植而穴隙不萌（隙去逆切義與隟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噫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旣禀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扶音逸）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旣不化中焉能悛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赦（一作）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以悲歟

憎王孫文（一與前文先後永州作後漢王延壽有王孫賦有云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則猨之類而小者也）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仁

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乃旦切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虛驕切又牛刀切勃諍號呶上音豪下尼交切唶唶彊彊唶子夜切又則伯切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倪吉切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上下結切下五狡切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音歉以頰貯食曰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亦齚猿上仁革切一作齕也篤猿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浟浟兮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群山胡茲鬱其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上徒彫切下呂唐切叫囂兮衝目宣齗魚斤切齒根肉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鬭善類兮譁駭披紛譁音華駭下楷切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莊子腹猶果然字又苦火反飽意如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怨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號音豪旻音珉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傚廉來同兮聖囚蜚廉惡來紂之臣紂囚西伯羑里禹稷合兮凶誅謂舜用禹稷去四凶也群小人一無人字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否備鄙切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并序元和七八年公尚為永州司馬至十年方召至京師當在八年夏作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咸無安處老弱燔音煩死晨不爨取亂切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疲蓋類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莪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上五戈切妖言曰譌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又有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磔列張也格切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庶人兮敬收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

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
兮日十爇而窮災(爇如劣切)朝儲清以聯遝兮夕蕩覆而爲
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蔑突兮户駭人哀袒夫
狂走兮倏忽往來𨍏攸孥暴兮(暴音剝)混合恢台(恢台[?]云收怖息之)
兮(孟夏)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頹(僵音薑踣蒲北切)休炊息燎兮側
伏㟽媒門黄晦黑兮敢伺姦回若墜(一作墬)之天兮若生
之鬼兮行不訊兮固恐盡巳門之禹書(山海經乃禹所撰故云)畢
方是祟(祟音遂)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聖聰明兮念此下
地炅皇所愛兮僇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

不懲兮衆懟咸至(懟音許)皇斯震怒兮殄絶汝類祝融悔
禍兮(祝融火神音語黎爲高辛氏火正光融四面命之曰祝融祝怡也融明也)回祿屏氣(回祿火神也)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玄冥[?]主冥於空[?]水之神)
汝𩑛赤其文隻其趾是工衒巧莫救汝死然知亟去兮
(𩑛下八切)愚乃止此高翔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
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畢不懲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
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并序)
(元和四年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又與楊誨之書云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又加以衆疾大口則驟氣塞怖懼心而按勝不能自止此文自書病痞)

(且悸作於永州時也)
余病痞且悸(悸其季切)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爲宜明日買諸
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滓壯士切)
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鬻音育)欺子而獲售子之懵
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憮然憂(憮[?]切)推是
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
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歐開滯
結兮(歐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宜訢

兮(訢音忻)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
榮衛蹇極伏蠱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
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
予疾兮昏憒馮塞(憒胡對切)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微滓以
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蹲上音存下處羊切)
處身猥大兮善植圩畢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欹去奇切)(也)
累積星紀兮以老爲奇潛苞水土兮潛苞水土兮(亦作斂)
混雜蝝蚳(上惟船切蝗子也下丈飢切蟻卵也)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
夫悻害兮(悻音幸很也)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

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爲餌兮命㦤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愼觀之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爲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并序 零陵永州郡名 文作於元和末召之時)

零陵城西有螭(丑知切)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沂)螭牽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天明地幽孰主之兮(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壽善夭殃終何爲兮堆山釃江(釃山宜所綺二切)司者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趍走祇兮父

柳先生文集 十八　十四

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激激湘流(激音激水)泯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呼號閭里思兮(號雄反 纁驗)魂其安游覩相累兮(因江潭而進)記兮數事楚之湘累注累力追切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 嗟幽怪螭害江湄兮(湄音眉)涎涿重淵(涎延連切 一作淵)物莫威兮蟉形決目(蟉力幽巨糾二切)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戚旣大旱澤莫施兮妖猶下民使顚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上於危切 下音移)性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姦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

漁魚侵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沂心孔悲兮

哀溺文(并序 零陵永州郡名 文蓋指事以寓意 其曰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 蓋諂指貪利以損生者 文意皆指是 來哀夫永之溺者而哀夫世之溺者云耳 與指海貫之意同)

永之氓(永一作零陵)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浮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

柳先生文集 十八　十五

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湍兮浩洸蕩而無舟(洸戶光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常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旣搖頭(一作頭)而滅膂兮不忍(一作救)釋利而離尤(離猶罹 進不入以離尤兮 將復修吾初服 註離尤遭禍)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瀾兮(楚詞人將首縱目被髮 鬟只鬟如隴切亂髮也)魂倀倀而爲游(倀丑良切 又音棖)黿鼉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噬始貪贏以喪厚兮終

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
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誅分姑
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置於鳥魚兮胡昧罻而蒙鉤罻音尉
贊紩也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天與
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
寶焚紂兮尊利滅榮紂衣寶玉焚於鹿臺嬖夷公專利見周叛對狼死而猶
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貿音茂一無民字故
與彼戚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冀中人之爲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據文意亦永州作是無疑故以續楚辭集之曰昔屈原不遇於楚傷僥無

防依殺東寔騁詭遨遊入極以從已志而不可猶坦然念其故國至于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言故人招其鬼而後言之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難變其義益取諸此也言賈尚不可爲而又淳于海大泊奫淪八方易位魚龍神怪異禍不測乘與上書易對出入無處而可樂或上棄來音此宗元以請峙嵋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産之樂亦以誠世之士行險以徼倖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皆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音盪
蕩泊作泊一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隱突隱鳥規切突陁沒切
泛無形兮往來遂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上烏孔切下蒲沒切
君不返兮逝恍惚一無逝字怳與恍同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

趠嶢嵲兮趠敕角切嶢午么切嵲午結切萬里一覩崒入泓坳兮崒才伴切
峯嶢嶤也泓烏宏切坳於交切視天若畝說文與晦同奔螭出抃兮翔鵬振
舜天昊九首兮更笑迭怒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昊是爲水伯其爲獸也八首人
面此爲首虎身九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
齒齴齵文肌木元虛海賦或泛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齵士眼切齒不正齵
魚蹇切齒露三角駢列耳離披山海經鮫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鮫音交反斷
叉牙蹄嶔崖斷魚斤切齒根肉蹄教教教角二切嶷也嶔音欽山高險蛇首豨鬣虎
豹皮沈懷遠南越志鯨魚鯨也形如蛇而四尺沈瑩臨海水異物志虎錯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齒牙有似虎形或變乃成虎錯音倉狀也
群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

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一作溺水張衡思玄賦亂弱水之潺湲兮注引山海
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楚詞大招東大海溺水浟浟只注東海其水淖溺無沒萬物也其
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鯨其京切鯢音倪淫淫
嶷嶷魚力魚其二切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涵音含
高下迥置溺危顛崩湍搜踠剡戈鋋鋋時連切小矛君不返兮
者沉顛其外大泊泙奫淪泙音平水名谷也於淪切水深廣皃大淪終古迴
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
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始而一跌兮跌徒結切沸入湯
谷楚騷遠遊朝濯髮於湯谷注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佳南言日出湯谷入虞淵也舳艫霏解

精若木（軸音軸魑音廬若木楚辭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君不返兮魂焉薄

海若嗇貨號風雷（海神名曰海若）巨鼇頷首丘山頹（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著隨波上下不得暫時先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鼇音敖頷戶感切）猖狂震虩翻九垓（虩許逆切）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乎夷恫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恫音通）上黨易野恬以舒（上黨潞州也言天下平佳之地足以為貴而無虞也）蹈蹂厚土堅無虞（蹂忍久切踐也）陸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反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孟子膠鬲舉於漁鹽之中）范子去相安陶朱（范蠡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之陶為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富者皆稱陶朱公）呂氏行賈南面孤（呂不韋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後事秦莊襄王以為丞相封文信侯）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淑國祖（桑弘羊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其時商賈所無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之貨使商賈無所牟利於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賜弘羊爵左庶長）賢智走諾爭下卑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謐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大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甚不如自称鹽下五而名亡棲楓此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〇弔贊箴戒十五首

〇〇弔萇叔文（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告於晉魏獻子涖政悅萇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言萇忠誠也公哀弘以忠死故為云忠無咎故此文於焚雖萇音長）

〇〇〇

有周之羸兮（羸力追切）邦國異圖臣衆君削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帶命轉幽（一作幽）瘮蠱膠密兮（瘮音參蠱音古）肝膽為仇（一作尤）軒權窮貨兮志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艦以抑嵩宗坼陊兮（陊丈買切）（小山也曰山摧）一舉手排直壓溺之不虞兮堅剛以為式（壓乙甲切）（溺奴狄切）知死不可抗兮明章人惟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略大讒賊卒施快於劉狡兮（劉區妙切狡古巧切）恒就制乎強園松柏之斬刈兮蓊茸欣植（蓊烏孔切茸而容切）盜驪折足兮（驥音）罷駑抗臆（罷音疲）鷙鳥之高翔兮嬰狐惴而不食（鷙音至惴之瑞切）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提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擭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子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誠以夸功

兮哀清廟之將殘嫉樾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平聲騷云皇覽揆余于初度兮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頹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黮寥廓而殄絕黮徒感切趨馮雲以蹶魍兮蹶音貴文飛聲就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沍音互涸音鶴又胡故切形凝冰而自壞閽始而處末兮非大夫之世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兮一作比干之以仁義顯兮一作比干之仁義兮一無其義字論語微子去之其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緬遼絕以不群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弔子忠甫一作敬弔忠甫

弔屈原文

晁無咎取以附變騷曰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弔原至揚雄亦為又敝反其辭自嘗山沒諸江以弔之復悲原志達時不得以已鬻屈周為之巢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如況身二人者不同亦吞從志也及子學傳畢與昔人雖讒去國者與太史公所謂廬柳非窮悲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備之命宗之之弔屈昭困而知悔者其辭悲矣余謂斯言哉有吉然公再逐而過湘江要亦不能無感云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屈原為楚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讒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顦顇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音覓擥蘅若以薦若蘅音行離騷雜杜衡與芳芷若杜若巳皆香草名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一作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搶千羊切攘如羊切遭世孔疚音究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褎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注華象草華蟲雉也宗廟彝鐏以華蟲等為飾羔音高羊子小曰羔裘與袖同衣袂也左氏襄十四年衛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袖先生之意蓋以古貴者不服用而賤者又得以進御云耳牝雞吚嗄兮孤雄束味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也吚音伊嗄音愛味與咮同陟救切啄也蓋亦以喻賢者不獲伸其家而小人反以肆其誅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哇咬淫聲也哇烏瓜切梁元帝纂要淫歌曰哇歌咬於交切大呂六呂中之一也先生蓋亦以取喻云堇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堇音覲藥草烏頭也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榱音衰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娛娛一作娭娭讒巧之嘵嘵兮嘵馨幺切與譊同說文懼也詩曰予維音嘵嘵惑以為咸池咸池黃帝樂也便媚鞠恧兮美逾西施離騷有西施之美容恧女六切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瑱他甸切以玉充耳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俞俞跗緩秦緩皆古良醫也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鍼與針同但仲尼之去一有舍字魯

兮曰吾行之遲遲〔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兮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悃苦本切愊拍逼切〕滔大故而不貳沉瑣瘞佩兮〔瘞於罽切〕執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離騷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注荃蕙皆香草也荃音孫〕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眶去王切眼眶也〕呵星辰而驅詭怪兮〔謂屈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呵而問之作天問假以發而滿憤悶也〕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夫一字無〕雷電兮茍為是之荒茫耀嫮辭之曭朗兮〔嫮音誇會良矘音黨目無睛直視也〕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芊聲〕忠誠之既內激兮抑衡忍而不長芊為屈之幾何兮〔芊音敉國語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楚姓也〕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

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間之毅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注於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傳毅之有功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是無咎故亦取之於褒貶〕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廈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即上所載畏誅降趙之意〕狂顧傍偟無復為齊兮〔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名身毅以警動燕齊田單與盡君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東海洋洋嗟夫子專直兮不慮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初毅去趙歸燕昭王問伐齊之事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樂毅約趙惠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諸侯害爭合從與燕伐齊昭王以毅為上將軍趙惠王以相國印授毅并護趙楚韓魏兼兵伐齊其後又捐燕歸趙始終對趙之意可見矣〕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

以隕涕兮（離騷經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跪巨凡切）長跪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也（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作之年月不可考先儒或以為到永州後作謂柳以附王叔文逐當與許京兆書云早歲與負罪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敎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今又作此贊亦欲自解說蓋以桀比叔文言其居勢順便可以速得志云耳以叔文為桀而以德宗為湯是果公之意哉）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何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憧昌容切）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殺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廢狂作聖（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音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之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一作悔）

梁丘據贊（右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店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皆齊嬖大夫也言於公曰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史晏子以為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人齊侯田于沛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即梁丘據也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此君所謂終不撓厥政不姚反已者也夫以去亡之贊臧否猶得以江君而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方子學敗寡遠方左右近臣有能一為子學之地者中其曰激費梁丘誠有以哉）

齊景公有晏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寔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欿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音腴）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盡國圮（部鄙切）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疚

霹靂琴贊引（贊云零陵在永州時作也）（唐柳先生文集卷十九）

霹靂琴（上音僻下音歷）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音竅空也）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卧道上（硿苦東户宋二切石聲）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載一作再）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越如字禮記朱弦而疏越注云越瑟底孔也）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貴爲之質有柳子

尊勝幢贊（觀序云睦州於是識焉不疑謂李睦州也焉孺人睦州之外姊焉淑也據集有淑墓誌元和五年五月卒而此序云立之爲福焉孺人之墓贊當同時作）（唐柳先生文集卷十九）九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爲拔濟尤大塵非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識焉不疑礱石六觚（音孤史記漢興破觚爲樸觚謂方也）其長丰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焉孺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丈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福無限兮[illegible]在御大路遠兮[illegible]）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外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音吝）延永世兮與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靈昌滑州郡名也明皇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鬣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與公贊所狀皆合公書說周穆王八駿之圖可焚而獨於此贊龍馬之神此必有可信不誣者歟序稱虛遵從柳來南者此贊亦永州作集有送盧遵游桂州序孟）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其內馬云）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示余其狀龍鱗虺尾（虺許偉切）拳毛環目肉鬣（鬣音獵）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藉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䰕鬣（倮力果切）踠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顏是年鼓白馬賦曾有嗜光吐圖時忽瑞聖之符焉雖遭大亂兮）世痝道悚還吾真兮（痝莫江切）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渝焉潛泳旋翁淪兮（翁於淪切）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駿躬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阽音鹽又都念切危也）匪馬之慕吾誰覯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識懼箴

（或疑其憂懼二箴在正元末年王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詞意亦疑謫後文云）

人不知懼患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而（一作懼是或）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懸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集中與嚴厚與書在元和八年書云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此箴當作於八年之前也）

今之世人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孟子離婁下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為友後薦仲於桓公以為相林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柳土蠹皆蚍害交友者也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焉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作之年月雖不詳以觀其詞意當與前三箴前後作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 謂秦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也訑音怡自得貌 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 晉厲公六年鄭倍晉與楚盟晉怒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避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欲復戰晉患之鄢音偃 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及旅召公鉏使與蓋之公鉏既廢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出涕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若之何臧孫曰季孫愛我疾疢也孟孫惡我藥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瘉音愈又音俞

三戒 并序 公之自序之意明矣戒言永某氏之鼠當在適永州時作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 上音眉下音倪鹿子也 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 啖音淡 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慭魚僅切恭敬也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

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虎盤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一作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椸音移衣架也)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逯倫切)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臭尺救切與臭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銘雜題一十二首

沛國漢原廟銘并序(漢高祖十二年自將擊黥布還過沛宮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惠公即位乃詔有司立原廟至唐尚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卨(音薛與契同)佐命垂統股肱天子聖德未衰而內禪繼元臣纂天而受命四姓永休迭有中邦丘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時屠悉厥保永乃命唐帝之後握而興之(班固高祖贊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又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又俾九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王績不墜厥祀鼓曲逆(上音去下音遇)起為家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其如神舜之胄也(陳平出自嬀姓虞帝舜之後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戚三十二世孫遏父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卒佐漢封侯)以汝陰脫帝宿綱推虐暴氣扶炎天休運行嘉謀為之苗也(夏侯嬰出自夏禹之後杞門公為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夏后氏爵為侯謂之夏侯至嬰佐高祖封汝陰侯)鄼侯(鄼音贊)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蕭之裔也(蕭氏出自姬姓帝嚳之後商帝乙庶子微子周封為宋公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因以為氏)

至何事高祖封節侯淮陰登齋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呑齊殄楚平陽夏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韓氏出自姬姓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于韓因以為氏至信事高祖封淮陰侯周氏出自姬姓黃帝裔孫后稷封于邰七世孫古公亶父為狄所遷徙居岐下之周原故國號曰周至勃事漢封絳侯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盛德厚撰昊穹之奧旨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之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矣建赤斿於沛邑以

昭其神謂高祖既立為沛公而旗幟皆尚赤也以混諸侯謂秦併六國而復歸于漢也憑力於項以離關東謂項羽剖裂關東心離也而奉紹堯之元命作僭言功而四代之後咸厭其用得承木之大統而奈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社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尊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於此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寓尤於是庭而赤精降高祖既立為沛公祭蚩尤於沛庭尊靈命於是邦而群雄王發布衣於萬乘

而子孫得以備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嵩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以馬發跡蓋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於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康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惠皇嗣服畏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眹相舊邦之遺黎歟歟與同以紀唐之餘度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焉可已也銘於舊邑以廸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昨惟啟勳韜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群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春秋既雄虎噬東夏長蛇封豕封豕大豬也封豕長蛇以為食上國見左氏蹢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於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旆沛庭豹從雲蹤諸侯豪暴震盪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勳小勳功子殄霸楚遏荒神州廓宇懷濡黔黎聯亦表正萬國又靈用休

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王宗禮充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飾翚（翚折佳切）鼓邐據天位魂游故鄉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閟陰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劒門銘（并序 憲宗紀永貞元年劒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明年元和改元以高崇文為行營節度使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劒南東川節度使李康以討劉闢銘謂嚴公即礪也考礪傳宗嚴劉闢反以備傳有素擢拔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權設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數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此銘當作於未節度東川之前云）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危俗剽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發衆暴群疑不制妖孽（孽魚列切亦作孽）扇行怙恃富強捐天阻兵攻陷他部北苞劒門憑負丘陵以張驁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蜀為古梁州之地）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己任推仁伏信不待可死而人欽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憑帥出次祗候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備峙（峙音庤直里切）時饗犒取其豐糧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適利州踰嶇地乘山斬虜以還奔衝左師出於劒門大振頑嚚謝引胡脅蟣潰鼠駭陰無以固（一作以為固）扠奪地利以須王師封劉胃腸拔抉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武勳力裁（[illegible]音）鼓一振元戎啟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悱房吻切排音）斐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啟關險阨夷為大逵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群吏願刊山石昭著功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坤為坤維）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上去羊切下音矛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八國皆戎夷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為蜀）狂猾窺隙狺狺嘯呼（狺魚巾切楚辭猛犬）憑據勢勝厚其光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言及巴渝（巴渝在唐為劒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褒梁當其要束器備仗積糗糧是菑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委樓在握分命貔貅（上音毗下音休）陳為犄角（犄居綺切）（犄引也左氏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戎角之）右逾岷山左直劒門攻出九地上拔重雲躁天踊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群頑內獲同圖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他丹切衆也詩嘽嘽駱馬）大

懟囚戮（懟徒對切 元惡大懟）書戎夏咸欽帝閫服功惟懋是先開
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
是觀

塗山銘（并序 尚書曰娶于塗山孔安國曰塗山國名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曰塗山在壽春南北皇甫謐曰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作之年月未詳）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咸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揖）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王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周商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斯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待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術懷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啓禹之子而太康啓之子也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五子之歌注太康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史記所注亦引此）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畢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迴追遺法復會於是山（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俾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則以彰聖謨刑戮防風遺骨專車（國語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注骨節其長專車專者擅也）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愿者定混區傳祚後裔丕承帝圖塗山巖巖

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唐孝友傳曰壽州安豐孝子李興亦有志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於傳亦不紀其年月云）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一作亟疾）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上音淡下昧悅切正作啜）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清音疾增切）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産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此）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為（六）耨耒為業（一作任）而能鍾彼醇醲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孫枝臣昧死上請

制曰可其銘曰

懿厥孝思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陰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是勞孝誠雖將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指膺萬物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是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舜耕于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仲尼述經以教於曾（謂孝經也）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明道諸侯者以為魯侯乃以其穆仲之言立稱于夷宮是為孝公注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命士之祭祖廟 魯）亦有考叔鄭莊稱純（左氏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潁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寔興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奏章稽首懇勤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梲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并序 憲宗紀元和六年閏十二月辰漵州首領張伯靖反寇播費二州八年七月己巳詔南東川節度使潘孟陽討張伯靖八月辛巳朔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伯靖丁未伯靖降賊考柳公綽傳並義以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以地界遼不可遲卷來分司東都不聽後從鄂岳觀察使不書其平張伯靖之功者與銘所載銘者獨異進陪江漢之言若少異宜史偶遺之耶武岡在邵州邵與黔辰播費壽州在唐皆隸江南西道永州亦其一也公時為永州司馬作）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黔音鈐）蠻獠雜擾（獠音潦西南夷名亦作

叅盗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鈎牂柯外誘西原(漢定西南夷置牂柯郡西原亦西南夷地也)置魁立帥(一作伍)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主郡合符符合乃發其聽發兵也)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潭在唐屬江南西道)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驚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偉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怒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顧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襲母弟生壻㓜來

于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兜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中中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黏涕呼若寒去衣昔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尋務敎誨俾邦斯平我老羽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上許偉切亦爲蝮虫也下胡國切似鼈含沙射人爲害如狐也)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遹而違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一作鄉)以示我子孫億萬年(一作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我公之勤

其辭曰

黔山之嶠(音橋高也)巫山之墟(音盍曲也亦谿名)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一作未誅)期死以綏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一作授順)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及其信我塗四闔公亦之門我懸抵死公亦之恩既骨而克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蠻猾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畋音田獸與漁同周禮有獸人)輸賦於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一作折筭)公宜百禄皇䝰公功勞于大邦遠哉去我離

祠其良有穴之丹有屏之蘇匪曰余私公不可略祀鄰之德恒道公則弱余之世以永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者

井銘(公元和十年三月自京師謫爲柳州此銘十一年三月作當在柳州時文)

始州之人各以兕瓶負江水(兕音寫瓶五計切瓦墾也)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早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咸訊言然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上堅垍(垍說文云堅土也一作壯)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

將來景鑒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嘻青似於此其來日新以一作盈神

舜禹之事

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十一月丙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古今集中雖皆載此文晏元獻公擬其文遵下諸舉咸宜二首是傳主書寄作也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遷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荊川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獨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故儕獨曰朕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如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仁一作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歷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以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育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如然聆其耳聽其明蓋其聖人口從之所謂堯者果為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于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受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亦猶是也而啓賢聞於天下故不能人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兩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挾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與漢之世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之志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授之堯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

其言者非也聞者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咈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群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之石切）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

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隷出以爲公侯卿相與他爲彼周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謫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髙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刼戮困餓伏墻壁間以死無他爲彼固刼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雜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遭其傺其進晩耳而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後行于天下一得適其傺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作之年月不詳然其言云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則在京師未謫時作大抵爲以誠空空於內者賈於朝刺求過其分而實不足類云偶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賈音嫁孟子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側而不相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一本有材字）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掐乞洽切）擧之翲然（翲匹招切飄也）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爚□音）則遬然枯（遬音速）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上音支木實可以染黃）澤者臘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坂音反坡坂也）馬相踶（徒計切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臘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賈音古）（一有者字）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以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恶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乎

吏商

（孟子謂宋牼曰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矣懷利以利於然而不士者來之有之公爲吏商於孟子之言若甚庶者試於爲引孟子之言而謂吾言有不得已者爲且日吾哀大從於利者以亂而自出也結設是庶登進其志以成其政云則公視當世之士吏而汗者盡不勝其情不得已而有作也後世大吏錄一方庶一道所謂不勝其肅者至則日事處察其去也一方爲之驗氓何止以貨高也試然所謂敗而迷於道者來之閑也而又加爾爲是柳子之言亦無以旒于後世而況閑孟子之言爲作之）

年月不可得而詳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
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
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良盜賊水火殺焚溺之為患
殺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
小名惡終不遂名作者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
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
盜賊不得殺殺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
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

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
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
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
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
赭山以為章赭音者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
而舉世爭以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
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
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牼口莖切何以利教為也柳子
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
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
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吏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
乎下撓女巧切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
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疎未若孔
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時為巽上人作

其論諷淨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與永州修淨土堂記意相表裏當是在永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東海若東海神名也孟諸澤名據書故孟諸注在衍東北

阿音柯又士可切論當從丞音得二瓠焉瓠胡故切瓢也刳而振其犀刳枯音以
嬉取海水雜糞壤蟯蛕而實之蟯如遙切腹中虫蛕音回亦音尤臭不
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
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呀虛
牙切曰怪夫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
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
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霾音埋必泊之西澨澨音誓故其
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
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蟯蛕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

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予吾將爲汝抉石破谿盪群穢於大荒之島(盪音蕩)而同予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汩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我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

目我以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谿之腹也孰能之窮歲月耳顧若幸而哀我試東海若乃抉石破谿投之孟諸之陸盡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汩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谿而窒於無明之室而離於十二類之蟯蛕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二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孰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地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違一作)也不若二谿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極十六傳批韓寓文少有意於傚此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六首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按其元和五年十一月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題當同時作　俳音排）

○○○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

取青媲白（媲匹詣切 雅曰媲配也）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弃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滑音骨 稽音雞）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荅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掬音菊 溜力救切）則罷憊而廢亂（罷音疲 憊蒲拜切）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得安閑（操七刀切 見禮記 注操縵雜弄也）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樝音查）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蜇音折 螫也）

墐

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菹側魚切 周文王嗜昌蒲菹）屈到之芰（芰音技 屈到嗜芰 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曾晳之羊棗（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

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呫他協切 喙許穢切）彼亦勞甚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瑾字封叔嘗為萬年令公嘗為其墓碣謂其撰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據唐書崇陵德宗陵也豐陵順宗陵也又據序云司空杜公黃裳也宰相表正元二十年當為相元和二年罷二陵正其為禮儀使時黃裳罷相後方檢校司空此序當其罷相後作今相國公者裴均也均太傳元和三年入為右僕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累封郇國公故此序言相國郇公以此時考之當作於元和三年云　瑾渠巾切又音僅）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

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掇拾殘闕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于是河南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飭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一作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領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一作備具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技揚前載而畢得其中腧閒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隆裴氏乃悉去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辯列於下職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者一無而古字一無近字一無者字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鄒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為楚元王傅作詩諷諫其孫玄成以父任為郎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時玄成為丞相有宜罷郡國宗廟之議凡三詳見本傳鄭玄以褰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漢鄭玄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等凡百餘萬言稱為儒宗玄之孫曰小同仕魏為關內侯高貴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同為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懷王太傅死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能世其家盧植以儒學用而議為祭法後漢盧植通古今學懷濟世志時竇武以靈帝初秉政朝議欲加封植雖布衣聞武有名譽乃以書規之武不能用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為五世孫諶事晉為中書侍郎撰祭法注莊子以行于世舊史咸以為榮令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剛謂裴行儉理之高祖侍中公以禮義封禪謂裴光庭理之曾祖祠部公以禮承大事謂裴植理之祖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謂裴儆理之父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

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又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鄒公其宗子也鄒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一無揚字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愨溢于九族禮儀爭他門羽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于忠敬歟由于家而達于邦國其取榮于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從公至柳而卒公書誌其殯謂其讀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箴悉具備遂累貫通好文者以為工此即西漢文類之書也宗直死時年三十三此序在永州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駁音剝）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
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一有記字）迄于
今交錯相糺（糺音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于
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
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一作報之）文之
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
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
日甚未能僉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
裂（磔陟格切）攟摭融結（攟俱運切摭之石切說文二字皆云拾也）離而同之與類
推移不移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玉
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
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
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廢
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端耶始吾少時
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
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
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
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
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
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
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
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
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列辭
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
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
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文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
浹于漢氏（浹即協切）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
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楊君凌也憑之季弟故序云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謂楊憑以序屬公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洪農人憑由江南再道入為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為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史誤矣）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
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
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
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

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嘗為幼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風雅）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為一代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所不逮說致仕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于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張九齡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于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滿盈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偏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眾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

都符（一作何）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賦（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見）于世休聲未克充于時凡我從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按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名之名與文惟載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武陵元和三年到永序當在是時作）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文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驗而廣綴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于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祠賢士率以充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偘（口旱切與侃同樂也又強直也亦音去聲）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冒淩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

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官然後材不遺而智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一作大）其志嗚呼有（一無有字）可惜哉武陵又論次左傳三卷繼于宗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序言乙亥歲某自南徐來以歷考之乙亥即正元十一年也序言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然其名不得而考先友記中有所謂王紓王紹者紹得幸德宗為徐泗節度令言其伯仲豈是家之子弟耶）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隤者（隤羽敉切）鮮雖古猶今也（今一作之）求之于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家名聞達東臺（一無臺字）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捽（捽徒兀切）鞅（鞅於亮切）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續（一作讀）諸父兄之書而乃儌狂疾之功以為名（儌古堯切）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閒以兄弟嗣來京師會於舊里若璩瑒在魏（魏書應瑒亦璩咸以文章顯璩音渠瑒徒郎切）機雲入洛（機陸機雲陸雲也晉書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由是正聲迭奏雅引

更和播塤篪之音韻（塤音暄篪陳之切）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曹曷能及此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一作握炳之文）以贊闕石厲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操斧于班郢之門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序十三首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楊凝初以吏部郎中爲宣武軍判官與韓昌黎同董晉幕下凝自汴朝正于京昌黎嘗作天星詩以送之時正元十二年此云使還即凝自京還汴也汴州自大歷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德宗命董晉領其軍晉一時幕府皆望人如韓昌黎劉宗經韋洪景等皆從之凝後亦預焉此序所以言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而贊具表朝之美也具曰禮部郎中許公即許孟容工部郎中崔公即在屋皆一時預餞者）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悍音旱）亟就猾亂（猾音滑）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人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嚴爲煦嫗（吁句切）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于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憝（徒對切）遂安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際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一示作出）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僚屬皆餞焉容受重儒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與學已任文字爲倡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雖觴之餘遲伻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然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群序（崔群字敦詩史有傳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拜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與韓昌黎善友韓集有與群詩在元和初作與群書在正元十九年此序亦正元末年柳未謫時文也）

貞松產於巖巘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器識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名建杓甫遥切）南陽韓安平（名泰）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沖貌坦夷崇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邊說崔君之正余以剛（躁）常不常造次異宜求正于韓蘇和于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爲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遠且餞于野或命爲之序予于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

學登于儀曹敭于王庭（敭音揚）甲俊造之選首雄拔之列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令戎帥楊大夫朝晟也朝晟傳嘗為邠寧韓游瓌都虞候游瓌御史寬軍驕張獻甫代軍遂亂衆曾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朝晟斬首惡者一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晟加御史大夫正元九年獻甫卒遂代為邠州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賂云云與序所言楊朝晟軍政之嚴及備虞西戎之意皆合辟賓佐必其初年序作此時云）

儐閫嚴騄遴邠猱（騄鈕救切　邠音彬）令戎帥楊大夫時為侯奄書讀覆校用笞法蓋令不吐强禦下莫有退撓凌暴而花令者況斷壯勇爭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鷂冠者（鷂音遙）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容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皆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休德位未達而榮必責任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大倉之蓄俚而獲饜投石而賈（賈音古）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壖故壖（壖而宣切）拓邊西戎（拓音託）而羅諸侯之兵則或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摔腕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橐畫于借箸之宴發摩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樽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於漢史真可慕也（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發巴蜀吏卒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唐蒙因以檄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和帝時竇憲破北單于登燕然山令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不然是瑣瑣者烏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公此謫永州而吳武陵亦坐事謫於此武陵生水在元和三年序當在後作）

觀室者觀其陽陽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陽可觀而中可居也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究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懿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

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一云范傳真新舊史皆無傳序云其季弟為殿中侍御史以舊史考之乃范傳正也傳正有傳言自謂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即與序合且曰以其言也告于其倅公為監察御史與之為倅乃正元二十年云）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兵部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智以弄權詭竊冒易而莫示其實（古說專切冒取亂切）必求端愨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吏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于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郡縣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于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一序曰膺邯鄲之召北會元戎直道自達郎鄲趙地時在魏博節度府觀博田洪正自正元十年入朝南容宜其來聘之使郎其曰朝右禮備歸於韓門則公尚在京師以正元二十年前也）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於京師亦既充金馬石渠（公孫洪傳待詔金馬門楊雄傳歷金門上玉堂顏師古曰金門金馬門也施讎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顏師古曰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秘書也）則又溢於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於吳相如遊於梁（枚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謀為逆也乘奏書諫之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悉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妻對曰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書言封禪事天子異之云）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適之茂者也渤海幸君既登於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名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禮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雖枝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

貞元九年九月

右禮備復於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卜茲良辰詠嘆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遊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響（琅音郎）交動左右摩公以侍御之柱也予聞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此文元和五年永州作序言至于是州謂永州也言以府長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集有墓誌云卒於位是也李不詳其名）

士之習為吏者恆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恆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顧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紀

摩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長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非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公與苑論皆正元八年同貢于京師明年即九年公與論同登第其曰顧公守春官之缺謂顧少連也序作于九年四月云苑者元裔大夫苑何忘）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於京師自樹而後車必挂轊（音衛車軸也）席必交袵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辨於朴序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偪交同列之摩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於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主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圖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覲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泰蔚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叟稱

哉冠榮南諸侯之邦過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王粲字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嘗登江陵城樓作登樓賦）桂枝片玉光生於家是宜砥商雖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纖氣煥往即南方乘陵突雲呼吸溫風可無戒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兄之所宜私也摩公追餞於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於摩王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序雖不記其年月然觀其交遊之自而繼之曰）

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歸皆正元九年登第後文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九江在唐屬淮南道書注江分為九道也覩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厥後籀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習射于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覩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於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適將而名擢太常太常禮部也聲動京國士羣仰慕顧眄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違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探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與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與兄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強毅確克角切雅不鬻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遊是將乘商於浮漢池居郢城下武昌復於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群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見邀為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韋殆庶公亦嘗有序以送之其曰堈之外王父相國馮翊功在社稷者謂嚴震也震本傳德宗幸奉天進封馮翊郡王進中書門下正元十三年卒班方往省序當作於此前也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敘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為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執而禮言不黷慢黷讀行不進趨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脩耽學篤志之士耽都含切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工音渠下劃切勞也與屬者舉鄉里登春官擢居其甲為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為大夫良令將拜慶寧覲克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舊與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說濡翰于素因寓於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殊王將至得無修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申叔字子重此序當在正元十六七年間作蓋申叔繼歿於正元十八年公嘗書其墓碣云十八年居父喪未練而歿也）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仿音旁佯音羊仿佯徘徊也）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傖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長上聲）志益力強哉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凊奉引之隙（與隙同）必有製美製僕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吾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許我太甚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序不記其年月其曰余無祿食於世蓋謫在永州時作也）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詬古候切）於是切磋琢磨鏃礪栝羽之道（磋倉何切鏃作木切礪音厲）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屨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璆渠幽切玉名也）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遂其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趙不詳其名序云吾竄永州四年即元和三年作新史趙宗儒傳元和初撿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達拔吏部尚書為荊南節度使所謂宗人尚書者指宗儒也其子御史傳不載焉）

士之知感激許與嘗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謁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宗功由文廣陵判州仁我若子姓愿禮備厚有賢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識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痛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惠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衋然內傷（衋許力切）若受鋒及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其材足以用

歎辭而往以効於戲下（上音羲又許為切）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四年（一作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應幹觀其迹溫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之為荆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震折趨立仲日回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序十二首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舊史憲宗紀元和二年十月浙西節度使李錡據潤州叛殺判官王澹詔請入朝遂令常杭湖睦五州戍將殺刺史傳石頭城誅欲備逆未發聞州大將張文良等執李錡以獻李睦州刺史賈在此時李之新史李錡傳亦不載睦州事元和三年吳武陵乃以事貶永州序云睦州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大赦在元和二年睦州亦是時至永詩序當在是後作）

潤之盜錡（烏侯切又音奇）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問盜逆作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財工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死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羽其說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辭（鏗音坑鏘千羊切）出而為之詩（許訝）然後慊於內（慊苦簟切恨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衢匱而未發且

久聞吳之先爲者激於心（爲一作言）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涪州即南承嗣也霽雲之子故序言先中丞與霽雲夫忠烈之胤皆指霽雲而言傳載承嗣爲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闢叛在元和元年此序云涪州受譴逐郡凡二歲爲元和三年故後作云）

趙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國語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孫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所以結人心果報吳）於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改名曰羽林騎凡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國家寵光中太

遠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卬臨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瓡（西漢功臣表瓡讘侯孫單以其父卬爲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戰死事子單封瓡侯）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諫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秋爲校尉擊南越死事延年封成安侯）君之土田之錫猶挂于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涪音浮）扞蜀道勍寇（勍其京切）書不釋刃夜不解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虛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流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蠱音古易幹父之蠱用裕）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僻於文（僻是周切校卹也）其往也獨故凡義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義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序（零陵永州邑也薛爲令而去公序以送之且曰吾賤且辱不得與於考績幽明之說則序在永將作也）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晉虎詩在江之滸）飲食之（飲音蔭食音祀）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

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經望序當作於永州時

送薛判官量移序 薛不詳其名序云薛去違而吏於馮永與吏相接又將之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忍懟恣憤 懟音墜 憤房吻切 列於上遡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爾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咸傳道之可以爲勞矣而竟逮大獄以至於放不戚於貌不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乎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大凡受譴者咸得而未薄 未一作末 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違而吏於朗 朗今鼎州 是其漸於爾我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渭唐宗室子也序曰余弃刺柳至于桂君又在焉公元和十年既召而復謫于柳此在柳州時作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 灕力支切 水出零陵 出荔浦 荔音戾 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瘞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乎緩其不爲是久矣而回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公貺震之子也所謂相國馮翊公嚴邦坤陽柏是文武者即震也本傳德宗幸奉天震進封馮翊郡公之之進中書門下平章事正元十五年卒序當作于震未卒之前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實貨不中度敢進其咨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 淬音倅 礪音厲 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 濬作浚 激揚洪音沛哉鏗鏘乎克

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勳力盈於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抑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繡粱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趍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晉侯以樂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請與子樂之辭曰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大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始有金石之樂）饌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棨前驅之器以木為之王公以下通用以前驅也）中人處之不能無歡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

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應內訟撝謙如此撝（音揮）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一有者字）若高陽齊據者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脫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於右簡竊襃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秀才公理也公集有荅育士元公理書謂其有文行而不能薦於有司其未回其全去就之說則足下覩此而已今為序送一日退家殺壚修志增藝放贈言以勉之也序當在書後當正元十八九年京師時作）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躓音致說文跲也操音糙）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言一作貌）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閔其欲退家殺壚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能達乃枉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純鉤湛盧魚腸豪曹巨闕）患不得犀兕而剸之（剸旨兗切細割也）不患其不利

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韋殆庶下第遊南鄭序（此正元十三年作盍公自正元五年來京師求進士其在序曰余在京師九年則十三年未為集賢正字時也）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謂半孔門弟子三千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弟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後造之後閱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

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鉤喙甚直懷嗜（一作有）美餌而觖望獲魚之暮（觖古穴切又窺瑞切怨望也）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韋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之知焉韋生嘗南依儼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剪裁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映也以貞元二年正月拜相至是蓋已死矣）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廟遂筴與擯（筴音及又擯臏切）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蹇延三北蹶踣不振（蹶直蹋切）

（[illegible]鯛王切）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韋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與今則囊如懸磬僑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數其若心曹何然吾聞楫舟而克（秦穆公伐晉濟河焚舟）手劒而盟者（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攻邯鄲趙王使平原君合從于楚平原君約其門下客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于平原君平原君至楚與謀合從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遂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定從而歸）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于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遄市緣切）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訣者謂我言而中（而一作而）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九名策字子符其序云居草野八年崔子來而視余此序在永州作明甚集文又有與策登西山詩有云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則詩當在前而序當在後云）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吏其科以為得其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一作文舉）移

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寬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辭任將晚矣而歲其孤幼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孝一作仁）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

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愼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旣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晩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蒙澤之益錄𥳑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覲余（覲亦作覿）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忘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旣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蔡君不詳其名正元末在京師時作）

僕之始貢於京師蓍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一作之）未覿隱而未見曠乎遠而有榮者也（曠也意如日無光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公正元五年己巳進士七年未在京師歲在未曰鶉首故曰歲在鶉首壽星屬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登第故曰若今於壽星其果合乎）僕時悒然進之謂其誕慢惟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倀倀遑遑就四進而後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雅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鄕擧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一本無上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爲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顔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爲遊戲遊逸之事則聲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序（一云送韋七秀才下第序一本云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按集中有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有曰僕自謫居南中九年蓋元和八年間也此序當從書而作）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然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一作耳目）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者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伎其文簡其友思自得

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既以還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辛生不詳其名其曰中書高舍人備位於禮部掾袂矯枉事以是再歲連黜考之於史中書高郢也郢本傳正元中還中書舍人遂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爲譽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患之乃謝絕請謁專行藝司貢部凡三歲黜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與序所言皆合序當在京師作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於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於禮部掾袂矯枉袂彌蔽切袖也痛抑華耀者京師之過者過一作會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中乙伍中其沉沒困厄之士闔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盼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綰使不闘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中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一無退字吾甚惜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序十一首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考新史柳氏年表偁無見焉其曰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罷選而歸此序當在正元十七八年在京時作）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於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擿祇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於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遑遑京路寡偶希合進不知緒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滫息有切米泔也瀡息委切滑也）之庾釜之畜逼迸無成（逼彼力切迫也迸北諍切走也）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吾端勉修厲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從役之憤慱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瞽矇同知善不言與瘖瘂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設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

聲者列於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公之高祖諱子夏徐州長史其曰吾與謀由高祖而異其別當自此然謀之父祖考之年表質之譜系皆無見焉序言吾羈羅屏擯楚越間六年此元和五年間作）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通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後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和安而益壽（一作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安（衎空旱切樂也）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引九歲而會於衡其貌益偉問

具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序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稱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識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有字）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養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

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礙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慊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以新史年表考之柳氏自晉侍中景猷生二子耆純耆太守洮西壽書之子恭四傳而為方與公其下五子皆有傳焉純又別而為二其子卓有子四人散東巷其六世孫澥三傳而至道茂又別為二而各有傳焉子厚者耆之裔也故柳氏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者為泉登郎芳之子本傳元和初為大理少卿公綽溫之子永正初為刑部郎皆有傳可考公曰終老於夷序當作永州作澥音邂）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一有武字敗不能與七字）猶不能為尚書吏者聞數十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黙而季父公綽更為刑（一有史字）部郎則加稠焉又觀中宗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其興乎（一無其字）自吾為僇人（僇音戮）居南鄉後之顯然出

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厚不謟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甚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于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韓昌黎銘公墓謂舅弟盧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又將經紀其家序云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

(居五年矣即銘之意時當在元和四年作)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一有子字)也廣而不肆異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於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悖音佩又蒲沒切)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曼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一無則字)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一呂渭之子凡四曰温恭儉讓渭温皆有傳温自道州移衡州讓取進於永求序耳温元和六年卒序當前作)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捽昨沒切說文持頭髮也)以吁而憐者皆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怡疑音)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於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煖紈縠幼卑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坰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甿(甿與氓同說文田民也)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蔵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上式灼切)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直一作其)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爾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好焉(好一作存)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且文之(一無而且字)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徒者之升梯然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若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崔使君遊讌南池序(一使君崔敏也刺永州卒以元和五年九月公嘗誌其墓又嘗為文以祭有曰某等咸以罪戾謫茲吏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嘈適野泛鷁沿湘)

廣莛命樂華燭飛觴與此序意同序云于暮之春當在元和五年春也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泓烏宏切下深貌）灣然為溪（灣烏還切水曲也）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芡音儉雞頭也芰音騎小菱也）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澹徒濫切灩音豔）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𢢼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瞪丈證切直視）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官蹇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趑千資切趄千余切）為顦顇客耶（顦音樵顇音悴）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公元和五年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而此言丘泉溝池堂溪亭島皆具詩序當在溪室既成而作序云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而集無有焉豈逸之耶良可惜也）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為一作曰）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冉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列子湯問第五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齗魚斤切齗文益本）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孝切）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二事見論語）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

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鑑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婁君即圖南也集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婁去永而之淮南在元和三年則此詩序必其未如淮南之前作云）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吟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効於當世故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一有故字）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為（一無為字）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觀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寺在永州公嘗為作西亭記其詩亦具於集以記考之亭已作於元和四年詩序當繼作）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顥氣之始（氣一作炁）間歲元克己由柱下史（周藏書室之柱下也因以為官名老聃嘗為柱下史焉）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於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己其慕趙者歟（左氏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二子石即印段公孫段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於世庶乎其近古矣

序飲（集有鈷鉧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爭為奇狀者不可勝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今所謂觴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蓋坐其背即潭西小丘之地也婁圖南者見前篇潭西小丘記作於元和四年此序當作于記後）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

置醫吏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洄胡雷切說文席洄也洑房六切伏流也)不止于埳(音埳與坎同)不沉于底者過全(一至字)無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𨁺滑汩(𨁺蹊絹切)若舞若躍逆者遲者去者往者衆皆據石(一有往字)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突陁沒切)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部鄙切腹內結痛)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

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裸魯果切裎音呈裼音錫)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為密者(數音朔)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棊(一本棊出公之新意湛觀其末曰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叙其讀居李陵時遊戲聞有所寓意焉耳其二弟宗直宗一委元獻公本題云序飲序棊二篇古本或有或無云)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

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易以豉切)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其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止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欿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覩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叙

唐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柳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序十七首

○○陸助教蓬室題詩序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古者河間凌士與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未嘗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往棟宇簡儉僅除風雨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巴山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便舊俗固六義之本辟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華叔向羊叔舌氏四虎叔羽銅鞮伯人伯華名赤叔向名肹叔向任晉曾昭公十四年叔向與叔魚叔虎其後邢侯與雍子爭鄗田叔魚攝理受雍子之女而罪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晉大夫魯昭公三年銅鞮伯華為中軍尉家於銅鞮子開之所稱王道如此韓正元二安平與之死兄天下其有名定矣斷史附叙文傳

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故去與安平遇于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序云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蓋在京師時作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鞮音題春秋注銅鞮晉別縣在上黨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左氏作猶家語作由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而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嘗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績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綜作再加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達上文意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在吾儕則韓氏之美亦將晛睆上胡今切下弋笑切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侑東鄉序事啟勸賓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易之制序卦殿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豈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序

圖南師德曾孫也師德當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世稱長者公永貞元年自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司馬永州零陵也序云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見婁君又云為余留三年則序疑在元和三年作無集有序欽在元和四年尚云容有婁生圖南者其見婁君之家非謫零陵之初集又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及將之淮南之作也當與此序同時當在元和五六年間歟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群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眾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覩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評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然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飫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貿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上音吁下音俞又羌也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遊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覩得道者不必若婁君

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
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
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
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
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
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
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發德行於世必有合
其道而進薦之者遂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
就休耶則甚少且銳氣而自養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

以處或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
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
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苦簟切說文不滿也一曰厭也〕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
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
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於其道何如
也僕嘗學於儒恃之不得以蹈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
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
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楊君不詳其名崔公崔能也史有傳時為永州刺史公集中有湘源二妃廟碑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能在元和九年序之作亦在永州時也〕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
表爭伉〔一作能〕乎理外〔伉苦浪切敵也〕務新以為名紛辯以為高
雖其原振其末故蔑文周孔之奧訛冒混亂人罕由而
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者弘農楊君其解矣御史
中丞崔公恃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
室餼之使食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
散而成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

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
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儒
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子師昔常遊
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網建立槐棘
之下皆用儒先〔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傳士則誰
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
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咎也而廢其道也於

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本作徐生其名不可得而考然題云北遊蓋公南遷後作

讀詩禮春秋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誠諱其詩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諸者然則徐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詩為幾

送廖有方序 公集中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不自料而序秀才卻此也又云自遠作沒集亦細蓋在永州時作觀其序及書詞氣當是元和也八年間云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 璣音機瑇音代瑁音冒交州在唐陶在唐隸安南 南通天竺道南海者為合浦交趾皆其所屬郡也 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常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 葩披巴切瓌姑回切 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矣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韓退之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六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郎此序也公集中有送浩初序去遠之寫書羅子曰見送元生序不序浮圖而浩初序在元和六年間作此當在其滴也元十八於詩不見其名姓白宗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當者疑即其人也公時在永州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 躓音質一者而字 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

雎者（一作存雎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字）及生是邦以余道（一無）多憂而嗜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營道屬永州零陵郡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山山海經注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下離水（漢書作離水武帝紀將軍出零陵下離水注離水出零陵）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悲豈陸機燕（豈陸吾師呂氏春秋云豈陸吳伯名）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序云吾長京師三十三年公生於代宗大歷八年癸丑至德宗貞元五年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為集賢殿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乙酉順宗立遷禮部員外郎為三十二年也是年憲宗即位公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在永凡十年至元和十年正月始名至京師復出為柳州此公於此序紀其生平出處甚詳賈景伯者不詳其為人以公序云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此公到柳後數月當元和十年冬作也）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

（一本作宣）書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群子昔之為文章者畢（一作貫）統言未嘗詖（詖彼義切孟子詖辭知其所蔽）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愔挹淫切靜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名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廬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廬乎吾名逆祿敗言見棄於世余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之（一無之字）居或以廬乎己之虛或盈其虛孰虧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序稱劉連州禹錫為薛道州伯高也公集中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刺集有逆傳古及南鴻卿員外許序云事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及生出藏中詩故為以既子其詞苦留智而戊觀其行結絕和其蓋事之此公所謂見為而劉備夢得元和十年公與薛時再作公為柳州而據學徵裝年柳州作公之詩無集亭神家云元和九年薛公刺道州人此公序集當在錄十年明矣作）

代之遊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為高

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飭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觚纆綠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息至於踐青折萌沉席濯手經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絜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韓退之集有送浮屠文暢師序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正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宗元爲之詩然公之詩今無傳矣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在正元二十一年後亮與公此序同時作時公尚在京師也序言天官顧公吏部尚書顧少連夏官韓公兵部侍郎韓皐也餘皆無所考五臺山在代州於唐屬河東道云

昔之桑門上首 桑門即沙門也袁宏曰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後漢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相國曰以贖愆罪詔報曰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 道林 姓支名遁道林其字也晉史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

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又高陽許詢桑門支遁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君塗遂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習鑿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遠法師東晉釋慧遠也住廬山廬山記云遠師送陶元亮陸修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休上人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宋書謝靈運孫超宗祖文僑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文選有休上人詩與鮑明遠詩相倡意態鮑昭當時與之遊從者 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雖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適紀而秦人蒙利者蓋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 雲州

代州屬河東道 與竺乾鷲犄角立相望而往辭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棧西土振塵俯陸 音坐 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 與預 可脫去獄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 一有列公 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習鑿齒之才皆序於上人而製其道風佇立瞻望悵往而不返也吾輩當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

圜之事者比比有焉（比薄必切次也）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裓之贈（裓古得切釋與有衣裓）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盡亦徵其歌詩以焜燿迥躅（迥一作迴躅廚玉切）豈撞重乎祀哉庶欲觀風之偉長德璉之述作（璉音 集）賦而知鄭重耳（一作志耳 鄭）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上人序云重巽是也居永州龍興寺 公集有酬巽上人贈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詠此序在永作也中丞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也新史公綽本傳云公綽拜御史中丞李吉甫嘗閱出為湖南觀察使李吉甫再相在元和六年公此序是年作也記所云惠誠海實寄唐時名贈孟常州孟簡也元和中拜諫議大以侍道 出為常州刺史其本傳云簡晚益殊蹊急佞佛遊為時所稱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 音者鄭中書不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絪也舊史絪本傳言憲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與杜黃裳同秉國政至元和四年罷為太子賓客云）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一作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零陵永州郡）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夥胡果切齊謂多為夥泥去聲）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荊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眾人之和（和胡臥切）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一作說）南海其士汪汪也求道者多半天下（一有而字）一唱而大行於遠焉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群（居 作）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公集有海禪師碑序云近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云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蓋公前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上太之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為意自而同之要之與孔子同道此韓以為有指焉人之教悠焉書以罪之悄手密之書今退矣公此序又深言序寄與易）

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則公之嗜浮屠其深如此韓寓書在分司東都時當元和三年間此序公是時在永州作次前篇盖元和六年五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游訾音紫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一作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賊一作季

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韞音蘊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軋乙黠切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

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暠師序

暠音皓劉夢得集有送僧元暠南遊詩其引云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胸中猶煎鍊無閒士元暠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日不焉具曾於吠見律部操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擬持之門妙音書送鮥力臨吾雖聞于事洛而五本相從式問師依形之曰時口少夫估待推

錄心以求上乘精四十年身慮才將至而不講始息淚象之有刊今痛防基之未遠圣為異佛新火怨識論相皆離此公長然雖為姓驛佛害為羯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無且一切將者宦[illegible]百行來無量義者窣容所也今闍旬諸侯雅[illegible]太士思啡以乎詞而市其來未無容生前有足惡者子國是我已力不之而悲有餘辨為詩以送之無中與露實者於之有則詩日全書翻輝㚇和試根錫如稅白足性影庠開家凡義世宣山指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為理識露猶懷周經情程此多逢天居士何人不能解殊纓公序所謂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刈游久且膳持其詩與引云來如此也武陵即朗州劉夢得與公永貞元年間貶示外司馬以為朗州而公為永州元暠時自朗州來公此序永州作也次前篇當元和六年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

雎元暠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皃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illegible]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訑弋支切多言也）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暠陶氏子其上為通侯為高士為儒先生（一有皆字）（無生字生冥智字一無）資（一作見）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家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illegible]信故又與之言重敘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云琛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桂林桂州也在永州）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一作之）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修而[illegible]為空蕩而無者之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一作引文郁師公之族也序云扶海泝江獨行山水間孟公斯在永師來也文云當世以文取名辭萬騎官增稻訕點雅伏不得守其士者十當八此公自言九云）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士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扶海泝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去逆切隙文院窠也）

登高遠望悽愴超忽游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己則被緇艾茹蔬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識焉對曰力不任弁競志不任傾筝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華爲顯官入朝受憎娼訕黜擯伏不得守其上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識其行返退而自識於其辭而去也則[illegible]弁之

十八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序云退使諸子叔爾 而序之與時送楊卿)(中使還作則序稱童攜感恩作之年月不可考 以文意推之公時尚在京師當正元九年十四五年)

(問也員外郎劉公其名未詳)

金僊氏之道蓋今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教演[illegible]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戒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悦其風而受其賜擧懸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妙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

恩退懷者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終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旣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形後學者歟諭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illegible]歸空無於𢼸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人襲鄭)(及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

十九

(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魯侯之贈後吳鼎(魯襄公十八年公會晉侯及諸侯圍齊十九年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illegible]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注壽夢吳子[illegible]也[illegible]用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今餞詩之重皆後吳鼎也(後一作衆)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送玄衆歸幽泉寺序(作之年月未詳)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以名而異行則循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一有以字)而皆童髮毀服游於世其孰能知

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聽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符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於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余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十一首

監祭使壁記

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祀則閱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涖宴射習射及大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公正元十九年閏十月拜監察御史是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蓮入臺近不綠故事違式流崖州柳公所謂御史多闕子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者也明年劉禹錫始復舊制蓋是時劉亦拜監察御史云然劉本傳其年五制令皆不載其日明年此記正元二十年作也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漢百官志侍御史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劾印移書則曰監祭使明皇開元中張說以正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中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施敬本蕭嵩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寶應中肅宗上元二年改元寶應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爾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

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領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粢音咨盛音成）必實於庖廚鍾鼓笙竽琴瑟匏磬之樂（[illegible]）柷敔所以作止樂（柷敔所以作止樂）筍簴綴兆之數（筍音笋簴其呂切樂器所懸也周禮梓人為笋簴）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俎豆𣪘斝之器必陳於壇堂之上（罍音雷洗音蘇典切斝音[illegible]）舞奏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列若其實（列若一作引數）設篇朴於堂下以修官刑而庫吏莫敢不備物稚奏牘於凡工以嚴天憲而與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舉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墻埤瘞埋（埤音頻瘞於例切埋也）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發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之而聽命焉其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自元和九年十二月御史多

敕手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書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篤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禮記天子設四學鄭氏注云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四門學蓋取四郊之意始於後魏時以廣遠之教置四門而唐又始合于太學生是物立式[illegible]歐陽詹為之記名氏始歷而公為之記也韓文公[illegible]有歐生[illegible]序云正元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則三公之為四門館蓋在正元十五六年間記是時作也[illegible]歐陽詹文皆有傳）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承天道時令合德宗祀之禮明前以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云凡明堂太室作太學事通合之者也其所見於易傳禮記保傅篇之說）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尊爵貴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illegible]保傅篇帝入學上得教於時政書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云北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

斜小見
小坐大

民化辭（於下矣）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恭明堂之政原

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宏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

置助教二十人（北史劉芳傳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隋氏始命

於門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唐書百官志四門博士二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之為生者若庶人子為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

貴位獨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

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

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

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

掌鼓篋榎楚之政（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榎楚二物收其威也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榎古雅切稻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令分其人而教育之

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音眇末也）升於礼部聽第

試焉謂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

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祕書由是為博士（賀祕書知章也舊史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後遷太子賓客授祕書監）

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歸散騎崇敬也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賢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舊制以拾

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

既成經籍少聞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

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

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

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今與立同祖於方輿公（方輿公諱僧習猶中書侍郎）

為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礼（一無上三字）

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

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唐之京師古雍州之地秦之咸陽內史之長安也唐屬關內道云京兆尹理京師本隋大興長安新豐渭南鄭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二縣唐武德元年改京兆府為雍州而縣之分改廢置不一武功本周后稷所分之地居紀州渭封齊於郡是也漢志右扶風有斄美陽武功三縣亞是合為一故武功由內縣大武德初又分武功好時書唐扶丞四縣為稷州書因后稷所射為名貞觀元年州廢興寺屬京兆天從中後以置稷州大足元年人靡如初至是元和十五年陸邑於南里而巫廳壁前兩官署墓此當速無幾後三年陳南仲居見官乃周其孫子存侍地圖而求公為記蓋當貞元十八年也公時為藍田尉云）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敕衆謂之寰

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

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盖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於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郿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邰之地斄與邰同史記作邰音胎秦作四十一縣斄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為盖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郿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其秬秠黂菽之宜秬黑黍也秠音丕一稃二米也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大雅言詩之大雅也詩大雅生民篇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推以配天焉詩云即有邰家室又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恒之秬秠是穫是畝即公秬秠恒之之畫貞元十五年改邑於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靜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彊理之大人戶之多而陳生以簡清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工令丞與抗禮漢高帝即位乃西都以蜀兵皆罷歸詔曰士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注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抗禮抗禮高下相

當其所軍屈設為吏益雖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令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各庸可度哉為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唐自天寶亂後兵政盡隳宗時京畿之西以神策軍四鎮之守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閒苦之王公請西郊捍戎者也蓋嘗考之自肅宗乾元元年戊戌至德宗建中四年癸亥為二十六年是歲李希烈反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德宗幸奉天到西郊之屯主是去矣自是歲癸亥至貞元十七年辛巳為十九年內與公記所載皆合盩厔縣內新堂作於貞元十八年五月記本是時作主簿者名氏不可考五盤書盩厔書堂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圮部鄙切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政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覿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庫廩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皆之宜下視邑之大小與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

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兹新堂外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從席肅莊鑄俎靜嘉燔炮烹飪(音荏)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司制甸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鄉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衎焉而和群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唯其馨香醉飽之謂其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唐初諸使未嘗加御史之名自明皇開元以來使之制寖重故有兼御史者德宗初又置宣歙池鄂岳沔三都團練觀察使陝虢都防禦使以其地分隸諸道後置東都畿觀察而以留臺御史中丞為之建中間又以御史中丞一員為理匭使故兼御史中丞為使者不一書自開元初考之至正元二十年間其有兼中丞為節度使者曰楊國史曰令狐彰曰宗正卿峴曰盧奐有為節度觀察處置使者曰蕭華有為團練觀察使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為節度觀察使者曰張獻恭有為觀察使者曰杜亞曰衛晏曰楊頊有為都團練使者曰吳希光曰張惜有為經略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有為冊南詔使者曰來滋有為節度留後者曰田悅明皇帝幸蜀有為置頓閣道使者曰韋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為中丞出為使者或號決囚徒或賑恤水旱或黜陟官吏者不一又有兼御史大夫而使者或為節度或為轉運度支鹽鐵或為防禦諸使者又不一要皆兼御史而其權益不輕舊史武元衡正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時以詳整稱重此公所謂武公以厚德居位者也公時為監察御史故曰命其屬書之記是年作明年公遷禮部郎云)

古者受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略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戢復于內拓定于外(戢音輯拓音託)旨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設是名以蒞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其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有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唐都長安屬關內道道管州三十七縣百二十五華同鳳翔鄜坊商在京畿之四維洋維屬山南道而與京兆接故開驛在焉新史百官志駕部掌傳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所達為驛千六百三十九今所載驛凡四十七蓋邦畿之內者也大曆以來始命

御史為之使而印未剏至是貞元十九年韓泰始鑄印正其名而公為之記以署于壁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記次篇亦二十年作也泰新史附王叔文傳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覲于關（一作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外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萬年渭南屬京兆府）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潼關在華陰櫟陽屬華州）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于渭藍田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長安屬京兆府盩厔和屬京兆後屬鳳翔府盩音舟厔音窒）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武功好畤皆京兆府縣畤音止）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渭水出京兆華原京兆府縣）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飫於據切）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嶺南五府廣州安南桂容邕也節度使理廣州舊史馬揔元和四年以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八年自桂管觀察使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記所謂扶風公即揔也公時為永州司馬記是時作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一作名字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

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一作就秩拱王稽時聽教命）外（一有境字）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一有外字）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饔於容切熟食也 餼虛器切饋餉也）嘉樂好禮以同遠合蹤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閎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不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庳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一作昃）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

浮海衆貰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幢閭江切 茸而容切 纛音導 以犛牛尾為之 繫左騑馬軛上）金節析羽旗旄旟旐（旟於虛切 周禮鳥隼為旟 旐似辭切 龜蛇為旐）咸飾于下鼓以鼖鼓（一作晉鼓）金以錞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罽音計 西胡毳布織毛為之 若今氍毹之類）胡夷蜑蠻（蜑音但 蠻屬）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鉶音刑）體節燔炮胾炙（胾側吏切 炙之夜切）羽鱗狸互之物沈泛醍盎之齊（醍他禮切 盎於浪切 齊才詣切 周禮有醍齊盎齊酒名也）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揳古八切 亦作戛 吹尺瑞切）飛騰幻眩（一作）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嬉于性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宋華元也 文公九年代公子成為右師 鄭之伐宋也 受命于楚 戰于大棘 華元將戰 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曰時昔之羊子為政 今日之事我為政 與入鄭師 宋師敗績）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青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獨克稱能以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顧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

不獲乃刻于茲石云

邠寧進奏院記 作之年月其見于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 王制方伯為朝天子者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齋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 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文帝紀云至邸而議之顏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丁禮反 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憚邊垠之未乂究羣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勵寧王張公為能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規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佩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貢章而上諮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來於中都者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間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會一作邠寧之能政也邠寧一作如寧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一作律啟西陲而戎虜伏息戎功溢于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質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嚴公嚴礪也舊史礪本傳先是礪從弟震在山南為牙將礪在軍職歷職至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正元十五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遣奏礪才識委任即以是年七月超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度支營[illegible]觀察使

而此記云牧于梁五年蓋自十六年至正元二十一年為五年也是歲順宗即位故曰嗣天子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然傳皆不載加禮部尚書事蓋略之耳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黎老童孺真盈公門舞蹈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怒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一作四鄙密以公密一作私一無公字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藪曰其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

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土一無）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潦郎到切）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踣音匐僵也藉慈夜切）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群畜相藉物故（藉一作枕）餫夫畢力（餫音運野饋曰餫）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僦即就切）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醯馨兮切）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畚音本鍤則洽切）易若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一作水怒湍也湍他官切悍音旱）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一作決）澹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成（戍）至人無虞事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庸庚甚虛器備甚殫（殫音單）飢饉昏札（饉音僅）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虹梁已成（虹梁一作杠來）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爲之不出四方之力（一作四人）而百役已就且非我（一無非字）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遷與歎（史記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可謂賢大夫哉）白圭壑鄰孟子不與（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吾子過矣）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全義縣屬桂州集中有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云以余棄）

予南服來從余五年矣蓋遊之遊桂在元和四年其為全義又在四年後也

賢之興而愚之廢廢之為是循之為非（一作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甚於怯且誣（怯音者）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餼許既切饋音匱）欲迴（去聲）其途故塞之（一無去聲二字）遵曰是非怯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乎群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為謹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六首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弘農公楊憑也憑刺潭州在正元十九年間記云刺潭三年當永正元年也是年公論永州司馬過潭而作據集者與楊論之書論之遷之子也書云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是遷永正元年尚在潭而公遇之作是記明矣）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一作三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坻音遲水中高地一曰小渚）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古穴切）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艦戶黯切）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櫧音諸木名似柃葉冬不落）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揔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其高水若闢而廣堂不

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之

桂州訾家洲亭記(裴公行立也本傳威聲風行從桂管觀察使記云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據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詔至嶺表在元和十三年矣記是時作公時刺柳州)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鶩遠(鶩音務馳也)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右曰灕水(灕音離)(水出零陵)水之中曰訾氏之洲(訾音紫又即移切)凡嶠南之山川(嶠渠廟切)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華德惠數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一悠作)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刜奧草(刜扶弗切)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束隘(隘烏懈切亦作阸)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乎見(倏音叔走也乎與去也)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升降苞灕山涵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事一(作迮)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顥音浩)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安期羨門古仙人也)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上音環下音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州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足(能)以獨得嘻(音)造物之設是久矣

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藉與籍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邕州公名寬字存誠公嘗誌其墓又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籓記所謂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者也記云歲在辛卯蓋元和六年而墓誌載其是年八月卒豈此記在前作歟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欂音薄柱也櫨音盧柱上柎也語山節藻梲注梲音拙節者刻欂櫨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不斲椽斲音卓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𡵚然起於莽蒼之中莽蕩切突出也馳奔雲矗初六切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

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壞接荒服俗參夷徼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謂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肆意遠遊宿於崑崙之阿宴於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而不至此也謝公之屐齒不及謂謝安放情丘壑而不及此也謝安棋聞謝元之破苻堅不覺屐齒之折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徊徘此山以寄勝槩廼墍廼塗墍音洎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及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有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公元和元年貶永州在永凡十年其州刺史見本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又集後又有崔簡者來上以罪去見簡墓誌及祭文元和十年刺史崔能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此記所謂韋公者蓋在七年八年者也見集上嶺南鄭相公啓及黃溪祈雨詩記在七年作

將為穹谷嵁巖嵁五男五咸二切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

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蔚之瀏如（瀏力牧切），既焚既釃（釃山宜切），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陳勝傳與守丞獨戰譙門中顏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亦呼為巢所謂巢居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其義與巢相近本一物也）。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

土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一作[illegible]），以為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崔公名能新史有傳公集中湘源二記廟碑亦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能即此也作之年月記其載）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間日（一作百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藂與叢同翳一計切），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奧欹側以入，絲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鬭，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股一作肱）。環行卒愕（一作愕目卒名切愕目切愕音諤），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薉於廢切荒蕪也），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疏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上烏宏切下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若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

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尨齒鯢（音倪），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西漢表顏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萬石君石奮也孝景時以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

于石人曰尊寵延攀集其門凡號舂高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
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
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湘源皆永州縣也薛存義自湘源來令零陵凡二年公集有送薛存義之任序云假令零陵二年矣如此月日不可考當在永州時作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沮將豫切洳音茹濕也詩彼汾沮洳群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年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首音狩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鼛音皋大鼓也雞豚糗醑上丘救切下司呂切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倣音放乃發墻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於交切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玲蕭條瓏音龍玲音零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饔於恭切熟食也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裨諶鄭大夫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以適野謀作盟會之辭諶音忱宓子彈琴而理宓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為單父宰戴星而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宓音伏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首曰吾志也遂刻之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卅九

題下宜低題字 不必留空后做此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記九首

零陵郡復乳穴記（題曰零陵字之誤也據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書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年而題以零陵何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土貢鍾乳本草唐注亦載其出連州未嘗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疑加後而差耳題以連山郡復乳穴記目本文爲合）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也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紿徒亥切欺也）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霧（霧音務）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効）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又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此庳所謂居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之意也庳音鼻史記作鼻河東薛公伯高也然集道州文宣王廟記伯高始以十年二月用牲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刺道州又云既底于理如非和至之事公以明年正月召其曰象時蓋永州記亦移召時作）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位變呻爲謠若痿而起（痿於危切）若矇而瞭（矇音蒙瞭力小切）騰踴相視（踴音）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

將教孝悌（敎一作槩）去奇邪（奇居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悌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作是祠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飢（燠於六切）我有病癃（癃音隆）公起其羸髫童之羈（髫音苕）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羨一作遂）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闢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乎鬼神（一無明字）愷悌達於蠻夷（一無信字）不唯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史記天官書載水唐漢竭地長西漢天文志所載亦同寔不原其說甘茂傳秦王遣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此記息壤之說皆取此以爲疑公時在永州作）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甓而起者（甓蒲歷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鍤測洽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禨音機祥也）由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壤息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者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惑是言而惟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公謫永州凡十年凡爲記序其年月有不考而得者此其一也）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瞰苦濫切）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叢與藂同）穹若洞谷蓊若林麓（蓊烏孔切）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龕音堪）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交切窪烏瓜切說文清水也坻直尼切說文小渚）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楩毗連切木似豫章）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陰薈蔚（薈音檜）步武錯迆（阮古切邐也）不知所出溫

風不爍(式灼切)清氣自至水亭陿室(陿胡夾切陿也)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遼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宜(一作地)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窅伊鳥切)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奥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集中始得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亭記又當作於前)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絶然而薪蒸篠簜(篠音小簜音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乎常員而心得無事(一無十字)乃取官之禄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一有二字)有無之方以自狭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據記云余名在黨人云云記當作於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也)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之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也(一作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群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

余鑿大昏之牖牖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據記云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就記當作於元和十二年說云）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偭彌兗切）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圖事神而語大門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衢（音逵月令曰審端徑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

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塍食陵切塍畦也）治事僧曰退食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序云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馮公刺永州在元和二三年記當在是時作）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難乃旦切）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顗魚豈切）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晊音質大也明也）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

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葬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繢二大士之像（繢胡對切）繒蓋幢幡以成就之（繒疾陵切）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吳人呼水際為步　韓昌黎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即此旨也　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　凡當作於元和八年云）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錡魚倚切　左氏筐筥錡釜之器　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錢音翦　鎛音博　詩庤乃錢鎛　注錢銚田器　刀鈇亦兵器也　鈇音膚）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音戮）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又漢分八使周遍四方巡行風俗觀采方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記山水十一首

游黃溪記（作之年月具於記。漢書王莽傳自謂黃虞之後，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其令天下上五姓名籍於秩宗，以為宗室。記所言黃神王姓，盖取諸此。）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浯音吾，水名），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瀧閭江切，水名），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一本無神祠），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揭音憩，一丘列切。論語：深則厲，淺則揭。注：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作瀦）。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頦胡來切，頷下也。頷戶感切。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齗魚斤切，齒根肉。齶五各切）。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向立。自是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鏘七羊切）。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自兩黃溪至小石城山為記凡九，皆永州山水之勝，年月二二。或記或不記，然皆次第而作。此作於元和四年，記所載也。）

自余為僇人（僇音戮），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茷（茷一作柏），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

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岈火加切岈山深之貌洼烏瓜切水也汙也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薄回切又蒲口切方言冢或謂之培塿力狗切自關而東小冢謂之塿悠悠乎與顥氣俱顥音浩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鈷鉧潭則此記在前記後作在元和四年文云下一記當從此也

鈷鉧潭在西山西鈷音古鉧字韻書與鈷母字唐韻作鉧下注云鈷鉧也但疑是鉧莫補切又莫厚切并注云釜錥也鈷鉧乃為具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莫貝切水名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下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貿茂音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潨然潨在公切水會也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注見前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嶔音欽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剷初眼切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瀯音營水回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豐音豐鎬下老切鄠音戶則貴游之士一無之士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乃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嵁五男五咸三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一云似拂潭中佁視恐魚顯若在空）日光下澈（澈音徹）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俶昌六切）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集一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作叟崔氏二小生即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自袁家渴至石渠石澗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石渠記所謂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者也石渠記云元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則四記可以類推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瀨音賴）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礫音歷）其樹多楓析石楠楩櫧樟柚（柚余救切）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轇音交轕音葛）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水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蓊烏孔切葧音勃）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

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儵徒尤切白儵魚也似鮭赤尾六足四目又直流切〕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摇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釃山宜切〕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其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一無意字〕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澗〔渠〕後石渠〔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黄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横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欐力計切梁棟名〕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公以元和十年正月自永州召至京師是年三月復出刺柳州故記云元和十二年十月某日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

圯部鄙切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刜扶弗切疏音踈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檉丑成切易為堂亭易以豉切峭為杠梁杠音江說文牀前橫木一云旌旗竿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眾山橫環嶛闊瀴灣嶛音聊亦作嶚瀴伊盈切灣烏還切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元不書其年月當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凡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匯戶對二切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嶄鉏咸切高貌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甑子孕切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古切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一作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

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蒲明切博局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篔音筠簹音當竹名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秭將李切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多在秭歸西有穴類仙人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麗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粺糈音所又音胥粺諸韻皆從禾[illegible]陰酒虔則應

公嘗有雷塘禱雨文有云維神之居爲坎爲雷又云釣效清潭是以廟事是必有神以司其風雷雨暘無不應矣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瀉水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十

○書明責躬六首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公謫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爲地一作陳雁蒙時當在元和四年云

○○○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痞部鄙切腹中結病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瘴音障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肓音荒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一作末路阨塞臲卼臲五結切卼音兀不安也凡事壅隔一作事阻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

怨讟(讟音讀)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詆音邸)旁午搆扇盡為敵讎(二作仇 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文飾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一作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一無更字)以希望外之澤(澤一作譯)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無得之二字)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廿七日公母盧氏卒)猶

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獠音潦)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割切)心腸(一作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一作荒中為)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一作暱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懍懍一作慄慄然)歉歉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所在城南(一無所字)無異子弟為主獨

託村鄰自謫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踣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孟子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夏畦之人畦音畦)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僇音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盥音管)(古玩切)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是本作被謗無作)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疑)(諸字)(狀貌甚美然獨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不能自明)娶孤女云撾婦翁者(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淮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翁有之耶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撾陟瓜切)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列卒光史籍(一作管)

仲遇盜升為功臣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之為違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云云章子有一於是乎今已無古人之實為一有字而有其名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東漢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之與真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縶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文公執鄭詹將烹之詹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為鍾儀南音卒獲反國成九年左氏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使與之琴操南音晉侯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南音楚聲叔向因虜自期必免襄二十一年左氏晉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痤騎危痤才戈切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使吏捕之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王出之通據鼎耳蒯苦怪切為齊上客高帝誅韓信信曰悔不用蒯通之言帝詔齊捕通通曰狗各吠非其主云云上乃舍之通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請通為客張蒼韓信伏斧鑕也鑕音質終取將相西漢張蒼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韓信亦坐當斬夏侯嬰奇其言釋勿斬其後拜大將

陽獄中以書自活西漢鄒陽從梁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王出之賈生斥逐復名宣室西漢賈誼洛陽人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西漢倪寬以儒生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以議封禪事拜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之天子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大夫是時上方欲作黃金方士獻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多不驗下吏當死論此皆瑰瑋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怯怯淟涊說文怯怯也淟涊垢濁也楚詞切典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一作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一作力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覼縷一日委曲上力未切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非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

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
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
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
懇戀一作懇怨之至不宜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楊憑傳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坐貶臨賀尉元和四年也論之即憑之子公書遺論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汰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書亦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考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則此書當在五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
壯厲感發一作壯往鋪陳廣大工言推延賢雋之道雋一作難
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
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作
是乃為者公言顯賞許取一作其素尚而激其忠中一作識者用
是踊躍敬懼類類時所被簡擢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
愚以獻左右大凡為學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
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
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

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
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子羽姓澹臺名滅明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
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封且將見之為令郤等陵之竟不復官見
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晉史載記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為秦史姚萇奔馬緯與尹詳龐演扇動羣豪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使求傳國璽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景畧王猛之字云是皆終日號鳴大吒
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史記趙奢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相拒長平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王乃以括為將代廉頗相如及括之母諫趙王以括徒能讀其父書傳父子異心王不聽遂將果敗而馬謖得以惑孔明蜀志馬謖字幼常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建興六年又令統大眾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謖下獄物故也今之若
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
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西漢周仁其先任城人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蜀志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建安十九年先主為漢中王以靖為太傅近
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

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
往則必敎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
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
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桂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棄
以綵冕翼以徒隸而一無而字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
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
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
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闕是將曰彼知士欲知文
欲疑之而未重一闕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欲交以利欲
八　高郵文集卷三十
二闕也又曰彼不足我而其心我哉詸啼吾事三闕也
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
明者為能得其所以慮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
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
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
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
人之權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須
備而熟講之宰焉君有闕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
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

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
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
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
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纍纍相望纍倫追切若皆
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
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
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為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
敎之敎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
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之道之一作大孔
九　高郵文集卷三十
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
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少學為文章中間幸聯
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
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
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銳壯健可以興西
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
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
人可以言古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
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

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笑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高才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然（眊音冒目少精）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霾音埋土也詩終風且霾）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一無又字）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自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硉矹自苦（硉立八切矹與硈同說文礐也石狀）以危傷敗之兔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祀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顙寫朗切）布之座右（一作）下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塤書

（裴塤字行北書皆具懼不詳其官位公時謫在永其書曰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考其時蓋當吐突承璀誅鎮冀王承宗之時事在元和四年書必是年作鎮冀自李寶臣本奚陽內屬奚承宗之先本契丹人故書云奚虜也）

應叙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叙輩一二公獨未耳（一作獨未下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僥倖恨怨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遊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授售也）不得者譸張排恨（譸音輈誑也周書無或譸張為幻）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憾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已矣而嗔罵者尚不能已堅然相白者無

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已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擘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爲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拔其煦一鄒子向能承之令若應叙輩知我豈下鄒子哉（劉向別錄知衍在燕燕有谷地寒不生五穀衍乃吹律而溫氣生堪植禾今謂之黍谷）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闓吉詔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失全川考績已久獨幾然不還者何也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一無二字）數書無恙兄稍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元氣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悸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蕭俛本傳正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公在永州時得此書當是俛為翰林時作其書云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顯有望於仕者如此是時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之叛至元和五年七月赦王承宗正有望於賊平慶有可及罪語耳）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徼王生之説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爲爾僕不幸向者進當驟䟢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遊者乃岌岌而造其間哉（一作造其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

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媢音冒，妒也），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詈一作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數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非是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重上声，膇他礙切，足腫也），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瘮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鴃音夬，孟子南蠻鴃之，啅音卓），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嘵幺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

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瘖音陰，不能言），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謀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非又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枿一作坑），（枿五割切，伐木餘也）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名收浬縲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建本傳：正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以建用為左拾遺，日召考吏部時言補校書者八人，他皆有資勞以請，是獨與有，帝擢左拾遺、翰林學士。此書在永州時作也。書云"前過三十七年，與晦明無限"，以年考之，當在元和四年作。）

建典崔群敦詩爲袁序集中有送群序當及之故此書末及累處叙前恩諒且及敦詩云云也

杓直足下州傳遞至傳音篆傳驛也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一次書意皆勤厚莊周云逃蓬藋者藋徒弔切聞人足音則跫然喜跫丘容切本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一作塞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顫音戰髀音陛痺必至切病也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爲善永州於楚爲最南

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蝮芳六切說文虫也爾雅謂之蝮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一作痡羽軌切疻痏也時到幽樹好石蹔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人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

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尧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使便耕田藝麻娶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四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負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

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吁句切又况羽切吹也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誠處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一郎書

觀集中送賁給叔贈初與翰同爲於京師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掌士之柄明年春用趙憬薦下其就試重之試賴公益少連也今以門下具官致書於顧君直者此少連子也少連傳本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敬以此書云中山

劉禹錫等遑遑憂惕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於天官數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則贈諡之榮亦諸門生之少欲傳文云始少連携少子師閔弃行在有諡月止翰林先生則循氏子宜師閔耶公時尚禱永州故息息猶有酬德之意云一作十一郎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一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趍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恶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𡸁然趍趍𡸁呼由切吠也趍千余切趍趍也便辟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飆逝飆卑遥切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之人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致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向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府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讙騰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憂惕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於天官敷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璅音鎖碎也青書留業當傳璅璅常元結之士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理鬱湮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恨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情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擯必刃切弃也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向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倘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流貌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〇書九首

〇〇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集中不見與公書言史事惟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具言

〇〇〇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且引自古為史不克令終者為證公此書

〇〇〇以集柳所錄以為不然觀韓與劉秀才書則公所以答之之意昭然矣韓元和八年六月為史館修撰此書正月二十一日其九年之春歟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有道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也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一作其時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一無宗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文武事多有誠哉一作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詞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

天地者（爲章很切）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
爲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
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
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
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行下浪切）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
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
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
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
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
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公自狀太尉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官狀此又與韓昌黎書使書之勿隱時元和九年也新史段太尉傳皆取公所為狀具載之史臣贊太尉又載公上史館狀中語曰柳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其篤於名節多多）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
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
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
趍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迹參校備
具太尉大節古同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
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侀其蒞事
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
笏為諱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
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
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
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
侯徵畫容貌（史記荊軻傳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衛將軍青傳贊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留侯傳贊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且即如切）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
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所謂傳信傳著者孔
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劉夢得集有與董言易辯易九六論二篇有曰乾之爻皆兩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學老而稱也因學揲蓍支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陽老陰之數以明二篇之策積取左氏闡詁著人之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之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拙失文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往據貿於其閒日生之名執與類建著耶而才執與元凱賢耶歷哉病日未嘗有閒人用是說者難余憤無口舌爭特牴從者十一二焉今獨悲而志之以從文後覺初董生卒畢中和中和卒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此夢得所言）

易大衍也其論九六純以揲蓍法曰九六數曰大行論曰與董生言易凡三篇不能備載今公以爲和無異於穎達之說而以畢子董子爲膚末於學而遺云云也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
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
膚末於學而遺云云耶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
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著乾之策二百
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
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
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
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
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是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元注
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
九過揲老陽六過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
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之子不視其書而妄以
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
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
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
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遺
云云也若曰執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
生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與
觀足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
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
謹之遺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公爲天說以折韓昌黎之言劉禹錫作天論以公之說爲未盡公反復以書問難其詳解見天說下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意昭然矣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
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
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
凡子之論乃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
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其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
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
子以天之生植也爲天耶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
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
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蓏魯果切有核果無核蓏癰痔
之自爲癰痔癰音雍痔文里切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
謀明矣猶天之不謀於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

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天過得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與而凶豐理亂出焉實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曰子以騎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有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之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

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詞耳皆不足喻子遺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芟比切飾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為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當為饒州刺史而年不可考元和閒惟有元稹而傳不載其為饒州書言裴封叔理也韓當其然也呂和叔溫也韓安平泰也凌生者準也陸先生質一名淳有春秋微旨傳於世為給事中侍講而卒門人私謚曰文通先生公既於永州而陸亡矣公嘗為先生墓誌見於集有呂

作之若切

溫誄卒於元和六年誄卒於元和三年今書云元友書當作於六年之後晉山沈公謂當去七友二字然上言在呂和叔上益韓宣英元和十年自饒州司馬召回與公例出為汀州刺史也）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少卿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一義（事在僖公三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亡友韓宣英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文陵而近乃出為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

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書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莊公二年　禚諸若切齊地）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事在宣公十一年）見聖人褒貶予奪惟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

掩也（瑕音遐瑜音俞）反覆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僖公十年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先是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申生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前年獻公卒里克弒奚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荀息死之）項當怪荀息拳君之邪心以立孽子不務正義素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宋前書里克事書法皆同）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與仇孔亦有貶與宗元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否而後絕固兄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文公元年）雖啖趙陸氏（啖音淡啖助也趙匡也）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跡優劣之說故直

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溫字叔和亦字化光溫卒公嘗為之誄云）（由道州徙為衡州卒時元和六年八月則此書當在六年前也）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峭七肖切覈下革切）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計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今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究一作救）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

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一有別字)白中正(纇盧對切)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吾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

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一有日字)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恧女六切慙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公謫永州武陵亦以元和三年謫於永文字往來為多呂道州之言亦若武陵之言此書當在呂道州書後作)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切)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烱若深井之下(烱古迥切又音迥)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使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候切)以狐疑猶豫(猶去聲)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

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者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蝡蛭然(蝡與蠕同蛭音質說文蟣也一曰水蛭)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一有稱字)獨恃世之知言者為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也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櫝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

不悉宗元頓首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恭一名宗禮書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韋丹為觀察使教人為瓦屋別置南北市營韓昌黎誌丹墓備書之今書謂大夫之政良而吾子習焉又云作東郭改市廛去比竹茨草之室正指此也恭後卒公又誌其墓具於集章丹在江南時元和四五年書當此時云]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遍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作權]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雖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譏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音璧]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擿涉革切又他歷切]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廛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窳以主切空中病也]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貸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懇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而甚一雜焉子眇然視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友人論為文書[作之年月未詳觀其氣質當是未謫時作正元末年文也]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朋探其深賾雖有蕞缺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

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刓吾官切)數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縱子勇切臾音勇縱臾獎勸也)躑躅而不進(躑直炙切躅厨玉切)力蹙勢窮(蹙子六切與蹴同)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否方久切)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蜂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徼古堯切)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通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眄視其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與下小目類數字不必另寫小低此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書論政論服餌四首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前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今復與之論政理且曰奉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求之劉夢得集亦有答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皆同韓醇宜藇饒也亦以生平教文究娛饒州司馬饒州藇亞藇以代已以前書方之政亦在元和六年作復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長丁丈切)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一本無有字)乘理亂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即移切)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音盈)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橫去声)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眾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捃音郡)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幸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窳以主切)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愈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直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

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識顧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刻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蕩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宜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饒州崔簡字子敬先刺連州後移永未上而敗罪卒於元和七年公嘗為作權厝誌集又有祭簡文云得石是餌元精以瀹是簡卒以鍾乳致疾也書多作於元和七年以前云）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憒古對切心亂也）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礦（礦古猛切說文銅鐵樸石也惨七感切指文言鍾乳麤礦惨悍當作焊）惨悍所中恨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故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疏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由其麤疏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顇音卒）叢齒積顙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

也牟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雖旁岐椽曲皆可以當犀甲（甲胄）北山之木雖奇離液瞞（瞞音瞞官切荀子以為門戶則液瞞從木謾青切）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古玩切）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脛拘攣蹄趹（脛奇豆疏切趹玦缺切）疏於遠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馬生於冀州之地也）雍之瑰璞皆可以備瑚璉（黑水西河為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注球琳玉名琅玕石而似珠）徐之冀壤皆可以封太社（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荊之茅皆可以縮酒（荊及衡陽為荊州包匭菁茅注茅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九江納錫大龜九江荊州地也）泗濱之石皆可以磬（泗濱浮磬泗水名徐州地也）考者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闕黻而釋輪者皆可以為師儒（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賢（揚子局譜盧人已而盤多）西子之里惡而臏者（臏音省）皆可以當侯王（莊子西施病心而臏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臏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走）西之冒沒輕儳皆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騃語駭切）力農桑咲業常者皆可以謀謨

於廟堂之上（謂山西出將山東出相也語見趙充國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以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連（一有）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雖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鍾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誇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書月日而不年然觀其書罷大猜疾廢篇在永州時作）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傳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擯必刃切）居小州與囚徒為用行則若帶纆索（纆音墨若茄殘纆）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彳丑赤切亍丑玉切小步也步止也）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枿音孽伐木餘也）隤焉若璞（隤徒回切）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臞權俱切瘠也）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

似不相類焉何哉又乃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內外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言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屯音諄〕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掘具月切〕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茲所謂夭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謬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詬古候切〕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愚按作於元和之五年吳武陵謫來永州在元和之三年今云愚陵之遊且及期一日吳武陵先作書云云則此書當在五年後作集又有同吳武陵送李睦州詩序睦州亦永之遷客也〕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或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既言皆沮然眳睞〔眳上莫兒切下洛代切眳睞斜視也〕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糅女救切雜也〕與笑歡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遺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擐音患〕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兄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吶訥字亦從口〕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厲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

以世之所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信書必無可用
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
其譜讀其聲以布其指於□起則嘐嘐譊譊（嘐火苞切 譊看么切）
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謳而鼓諸席如是十年
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大笑曰嘻
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欲卒大慙而歸及年以長則
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
攻之其勤者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
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
非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
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能傳者卒不可得故雖窮日夜
埃歲紀踰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
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請三兩日遂用
之決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希取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遭
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
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
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然）兄之不信今使就
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

不欲者右袒則凡吾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
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
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
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暱則子
姓親暱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
左袒矣出而號於群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
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
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
利害之源不可知也（一無不字）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
存其利族以姻婭欲久存其歡閨門之內子姓親欲久
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
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
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而為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
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懍
懍也（懍音廩）兄其有意乎卓然自（一有更字）使學者失望而懼
親者得欲而怍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封羊以為兄
餼（許既切）饌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竭東海之
水以為鹹醯（呼兮切）敦倉之粟以為酸（醶味也）極五味之適

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普滿切）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無功孰而不刊不亦盲哉孰與去冰以即湯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肌日虛（側皺）（救切）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惧之甚某再拜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書四首

○○與楊誨之書（誨之馮之子也馮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誨之時隨侍在賀州公作說車以遺之書言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按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年正月籍田書在五年十一月永州作明矣謂丈人是舉必復大任指馮言也）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為信（窳以主切）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湔煦（吁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因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而顯然翹然東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

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戚焉無或傳焉
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
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
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
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
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闢音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
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
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掃溪上設肴
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者上

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
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宗元
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 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者即前書也說車具則吾論之以為柔外剛中何取子車之疏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公極其說以開豁之以前書觀之此元和六年作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
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下固具焉
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
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則思
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
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
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
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
以憂悲且憐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
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書乎僕之言車
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
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蹩

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恒位
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
時中然後得為名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
臺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
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
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
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
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
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

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曰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怯（與吝同）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縱而猒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屬乎己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卬五剛切）四手八足鱗毛羽毳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道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從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

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遂樂於縱也傅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猿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旋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絕（掣尺列切踣蒲北切仆也）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一本更無此三字）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側擾攘欲弃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汚雜[illegible]

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謙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僞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

期勿敗而已矣耳一作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豈洛以伯濟天下豈遭作寡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尨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以是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乎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請險薄讀古六切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苦若觀螘之移穴翫而不戒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誅而又欲蹹之已則決起奮怒捭弦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呼呼而走嗾素口切呼犬也左氏傳公嗾夫獒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己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君子

言之上使二公事皆見本傳甘羅以十二事秦終軍死越時年二十公之取此蓋以[illegible]之孔子曰是閒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孟子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明聖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遁纍錮之士纍倫追切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文人方在用德藝達於家邦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但改節

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俳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卑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令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

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子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亦將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士其間與常人為群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疏人矣及為藍田尉

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疏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

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

庶人謗於道子産之鄉校不毁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
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恚之
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奥雅後來之馳於是道
者吾子且為蒲梢駃騠 梢所交切駃音決騠音題馬名 何可當也其說
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
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
誠爱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
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
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

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
朝廷更宰相來政令益修文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
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
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沈不詳其何所人所謂間歲與化里蕭氏之廬覩其詠懷當是

○○○ 正元末年未貶清時作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蕭頭至 蕭望之傳出入從倉頭盧兒師古曰官府給賤役者也 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
之樸騃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列子伯牙鼓琴意在山鍾子期曰巍巍乎意在水子期曰湯湯乎鍾期死伯牙遂絕弦以世無知音也 深自恧也 恧女六切 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僕
之獲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 左太沖魏都賦才若東阿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梁昭明太子統引納才學之士自討論墳籍與學者商推古今繼以文章著述于時東宮有書三萬卷以集文選三十卷 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
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
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
乎座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猶於萬一用以為報也
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

益用慨然間歲與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
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
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予知文此
又足下之賜也幸甚[illegible]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
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
大小之所出子之言又何詳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
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王參元史不得而詳書云吳二十一武陵來言

○○○ 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武陵以事謫永在元和四年此書當在四年後永州作書自言其為

得楊八書（天子近臣今與在京城時頗異則其在永明甚）知足下遇火灾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
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
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寧朝夕唯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
赫烈之虞（煬音漾暴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滫思有切 瀡息委切滑也）
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
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
於是有水火之孽（孽魚列切）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

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
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
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
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
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
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
為得重賂（賂音路）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
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
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

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
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
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
滌盪（盪音蕩）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黔音鈐）赫其垣示
以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汙其實出
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
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
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
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乎爾（爾一作於子）是以終乃

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
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
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章要僕
文章古書極不忘使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
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
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
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書一十二首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新史陽城傳城字亢宗德宗召為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使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有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城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李儻王魯卿之屬蹴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書云云即此書也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遏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碑傳有美書之所言可見公勉勵諸生之意也公作集賢正字在正元十四年云）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射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李元禮李膺也膺本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嵇叔夜嵇康也以鍾會之譖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上音烏下音敘）始僕少時嘗有意游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誶蘇內切）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恟許拱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游聖人之門而眾為是嘈嘈也（嘈徂合切）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闚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剌盧達切）豈

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禁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効所致乎（漸子廉切漬在智切）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盡心下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歟曰殆非也）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勗音）

也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宗元白

答韋中立書

（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唐州刺史彪之孫不書其仕觀其求師好學之意公答以數千言盡以平生為文真訣告之必當時佳士也其曰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又曰余居南中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又有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嘉行愿而不錄于有司當在此書後作）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三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

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怨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呶尼交切咈音佛騷蘇曹切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

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憮音武孟子憮然為閒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怫音佛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

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音朗[illegible]明貌一作煒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弔切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

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

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宗元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集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爲歎發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可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書當在序之前正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稍之不免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顗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于王周公之徒是也薦于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于有司而專其

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翹僕之齷齪者哉（齷音握齪測角切）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憊蒲拜切）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汩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倀倀於下列（倀丑良切倀見訣又音棖記曰治國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相倀倀其）呫呫於末位（呫他協切）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譽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師友箴答韋中立書皆見于集答中立書意與此答厚輿及此下答袁君陳書意大抵皆避為師之名而不敢當者故二書皆與答韋中立書之可以互見集有送嚴公貺下第序厚輿豈即公貺耶韋中立書答於元和八年）

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己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敬叔吾

字疑此

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復他見其避師名之意與前二書同其曰往在京師後學到門日或數十人可見其作書時在永州前二書時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惎渠記切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覩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鯢鶂乎鄉於

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
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
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
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
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
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
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久則蔚然爾
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
殍死（殍彼表切）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

計來必過此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退之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累祖見於此深可惜者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夏卿史有傳正卿附見子傳珩貫子庠表子序謂馬遷與退之周相上下而揚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避亦至矣按書云足下所示退之書此當與公與退之論史事書相後先元和八年間也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
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一有可知）
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
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
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雄遠甚雄文遣言措
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肆寫意有所作（猖一作狂）
（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
獎人善以為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慊音歉信也）足
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
穿穴古今（一作牢籠）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騃語駭切）卒無所為
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
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
以固當（當丁浪切）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已如

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
足下不宜宗元頓首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廖生書欲求公為序故其端見於此公既許之故集有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有曰廖生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即書所謂觀秀才勤懇欲以就文雅則君昌數以揚其意同雖不見其作之時日書云自遷斥逋棄錮皆在永州作也）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
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
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
輕薄小兒譁囂群朋增飾無狀當塗人卒謂僕垢汙重

厚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按書云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不意足下曲見記憶此并非謫永州後來為藍田尉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守家陋生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詞既以高文開其知思（二字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進退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嘗赧然（赧乃版切）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題一本作蔚黯史集皆無見黯新史有傳崔寧之子後擢進士第書云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當是永州時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遒音酋）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砭悲廉切又彼驗切鍼音針）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顧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奮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潰愧積

瘕(何加切)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僕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茍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以)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吳秀才不詳其名字非武陵也書言秀才在叔父處晝夜孜孜何畏不日新是吳生有過柳公謫在湖南郡計其時則元和七年間也)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荷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晝夜孜孜何畏不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茍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茍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闊疏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溫夫集無他見書曰來柳州見刺史即周孔之公時已謫於柳也其曰道連而謁于潮之二邦連謂劉夢得潮謂韓退之也嘗以年考之元和十年公自永召至京辱復謫判柳州劉夢得亦同時改連州至元和十四年退之亦以罪謫潮州溫夫來柳時夢得退之嘗皆在二邦故書及之也此書必四年春作云)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

而來微不肯相見(昔一作日)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彤斲引筆行墨快

意累累（倫退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
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
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
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
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
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
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
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荊來柳將道連而謁於潮
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皃嶷然（魚力切）類丈
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
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邪以取法時思吾
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其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新史李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拜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在是時柳州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
獻書于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難而墜千仞之下
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
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矉音賓恨視也）良
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
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汲井綆也）徐而過焉其力足
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
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不逮
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斃音弊）不復望
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
陷乎大阨窮躓殞墜（躓陟利切殞羽敏切）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
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乏焉然猶

仰首伸吭（吭下浪切咽也）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
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
居相位宗元實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
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
惟心動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
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
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
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
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

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啓八首

上趙宗儒尚書啓

舊題云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啓以新史考之宗儒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年遷至檢校吏部尚書判而節度從歷山南西道月中二遷拜御史大夫戢吏部尚書未嘗為廣州然公送趙大夫付序某云尚書由文康為荊州必有所據也啓云已逾歲月則元和一二年間作

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沉竄俟罪朝不圖夕伏謂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賞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縶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古雅切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望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饘諸延切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尚書德量宏納義風遠揚收拯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懍懍荒懇懍書甚叩顙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卒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欽德之誠至振高議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

大賢蠲蠲之仁蠲扶涓切蠲涓圭切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
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新史武元衡傳定宗即位蜀新定高寺文爲節度不知史部奇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東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八年至自西川政以伏匿循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
循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
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忘於罇俎之際以求心於
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宏光大之德廣傳淵泉之量不遺

唐柳先生文集 卷三十五 二

垢汙先賜榮視奉讀咸弗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
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秦穆公伐鄭使百里奚子孟明視將兵至滑孟明曰鄭有備宗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人與師敗孟明于殽及三年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政晴梁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濟公遂霸西戎責曹沫於一舉曹沫事魯莊公爲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遂劃曹使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與魯本吉古篤切左氏穀梁作曹劌俾折骨髓脚之倫腨音遄書軟則切
剕也得自拂飾以期効命於艱棘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
廣覽弃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孱鉏山切鈍無以克堪祇受
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炯古迥切拜伏無路不
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新史夷簡傳元和初以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即此時也此時公在永州前巻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啓元和十三年夷簡爲相公再謫柳時作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
過家存問捧讀吾惶浪浪音郎然流涕慶幸之深出自望
外伏惟尚書鴟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
控此上將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
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幢音舊謦之涉蓬瀛海中有三神山曰蓬

唐柳先生文集 卷三十五

萊方丈瀛州登崑閬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閬風巔一角正西北名元圃臺一角正東名崑崙宮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聾銷跡滅固世俗之
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由見存念是以康轉歔欷
上音虛下音希書詠宵興願爲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
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
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
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宗儒嚴歷具注前啓作之時日當先後云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雖然相

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罔流言者有所問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揭壘壘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荷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illegible]陸來會盟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俛仰不廢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橫致脣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辯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荷君者城聯壞接而惑於膽承環覘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問口垂臂悵望悼悔詟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伏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聘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歎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越

唐柳先生文集 卷三十五　四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公集中有邕州李中丞墓誌或謂即城[illegible]墓誌參以年表則非城也乃宗室子名位已詳見誌中則此日有城者亦以中丞為邕州耳陸皐丁見于傳）

伏以至公之道㧱恩而不求報奬善而不為功所以振宣幽光敷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胃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史理累仕所錄必獲休聲再舉府衰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其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為已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超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奬三軍畫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卒愚直以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唐柳先生文集 卷三十五　五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此非前啓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也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公在永州正辞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蓋其姻婭部眼集某有崔簡權厝誌自連州移永州刺史參至永而連之人想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知弟鉉子朝夫子野速師罷御史小史減元狀之莫外而君不免復以此親之連師即李中丞也但未之傳記但不得其名耳誌文云夫人河東柳氏與啓所謂簡光安十人者御民之出意亦公之親屬云耳簡卒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前云）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職罪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

弁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宜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鰥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咸懷亚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蒼清之風臣囷資無閡境知噢咻之德（噢咸遇切 咻吁尤切）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准簡兒女十人皆民之出簡之所犯首未知之㪅以風每所加漸咸狂易（音亦）不知畏法生自抵刑名為贓蛸率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車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

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濬奉啓陳謝下情輕黷

上湖南李中丞干廪食啓（即前啓李中丞也公謫在永故以廪食告之又在前書之前也）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子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髙其志又諸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保口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為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為愛故遁以自免孟子無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令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愧斯固為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為工無貲不可以為商抱大罪處窮徼（音叫）以當惡歲而無廪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以示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

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公盧出遵其內弟也集有序送遵存桂州）（在元和四年當與此書同時遵即韓昌黎所謂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遠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即其人也）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恩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富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

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
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顧頼曠
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因錮若
彼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
已之求以瀆閤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戴而
效其巨者伏惟閤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猶
德儒厚以為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孝
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為文
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

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凋喪淪落
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
諸父靜專温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聞
於閤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弃逐枯槁故
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閤下之舉賢
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
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
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
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

大違進退恐懼不知所裁謹啓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啓十三首

上權德輿補闕啓 公生於大歷八年至正元五年舉進士年十七來京師後一年上此書於權補闕後三年即正元九年登第啓此書舊本題注云年十八不誣矣權德輿史有傳初德宗聞其才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正元中知禮部貢舉五拜侍郎凡三歲號品詳歸致得士如此相德為公卿宰相執明經初不限自史所載如此韓昌黎有與河南府秀才詩有云作聞詔書下稱公作邦楨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以此觀之則德輿之在當時誠多士之龍門也公上書求取暨成名之資甚宜矣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造後造之末跡厠牌計之下列厠初吏切貴藝未售閒無善價賈音古價音駕切閒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昵尼質切嘗喔咿逶迤為達者嗤喔乙角切咿於切嗤扱切逢七倫切呷喋音牒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極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儒籍充朝而獨於執事者特以顧下念猥收接儒墨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庭更裾名卿之門抵掌峩弁厚自潤澤進越無忌汙達者之視聽狂猾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橫翼拜祈公侯之閽跪邀嘗達之車隸魂悚股戰恪危懼榮者倦之獮窓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摘于矣瑣音鎖碌音祿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執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掞文朋儕稱雅掞舒贍切偁予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元圃前卿子曰宋人得燕石於梧臺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十洲記崑崙山有元圃臺帶魚目而游漲海選盧諶贈劉琨詩序云所謂咸也酬北里夜光於魚目正云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寶珠而報魚目也秖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昂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為是

毓（建紀切 鍵音零）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
尺澤之鯢鬐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
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
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
不敏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恭大
賢所飫（依據切）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
是以有令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虔
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啟（新史年表崔同當爲大理少卿崔銳當爲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公此書蓋中博學宏詞時作其書謂向意此科其不知我者逐排逆而委之時正元十二三年間也）

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
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
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遒去逝闊乎杞何為乎
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
之才學不能探奥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
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
者之見聞勞費翰墨徒爾拘逐校曳大帶游於朋齒且

睇

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
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睎雲霄何由而
能哉遂用枚視內顧頓首絕望（俯頫音）甘以沒沒也今者
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
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
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枚拯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
閣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
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
知已者矣故曰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

然則亞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
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遇合事
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綜鑄之
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
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已猶在豈若是求
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其師矣太上有專達之
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
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
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

未加点

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以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争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

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當矣伏以閤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枚卜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剌謬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過穢累高鑒喜懼交争不克寧居

竊感荀罃如實出己之德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罃音鶯晉公疾也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豫讓事知伯趙襄子以知伯頭為飲器豫讓乃變名姓為知伯報讎襄子而義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知伯又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中行氏以眾人遇臣故眾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故國士報之伏候門屏敢徒拘納謹奉啟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啟

上裴晉公獻唐雅詩啟詳見第一卷平淮夷雅注雅有二一曰皇武為晉公作二曰方城為李愬作故也

宗元啟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於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申甫申伯仲山甫也方召方叔召虎也魏邴謀蕃辛趙致罕羌之績魏邴魏相丙吉也辛趙充國辛武賢同為破羌將軍 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德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學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潢音黃罄効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

敢進獻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啓（見上注愬既平淮石有詔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啟曰襄陽李僕射唐分山南東道其鎮在襄陽西平王李晟也郎愬之父）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令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遺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採而歌之（漢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稗音稗稗之細語爲里人所命之注里宰也稗秀卦切）不勝憤踴之至輕黷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啓（新史宰相表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吉甫自中書舍人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九月罷爲淮南節度使六年正月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啟云上揚州李公即元和四年公在永州吉甫節度淮南時也按吉甫侍德宗以來始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啓如所述云）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爲寵下單士之顯於門闌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閣下遭讒始在外十餘年又不得効薄技於前以希一字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判辭撞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冈位受放逐之罰存仍因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常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覬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剪滅倖侍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陝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瀕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緘因而

于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卑
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以前啓推之吉甫尚在淮南來再入相之時其曰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者乃五年六月也蓋呂溫自道州移衡州五年六月過永之衡至六年而溫已卒矣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啓示
相公手札者録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宏之仁忘其進
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
質性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

香當頗採篹醫門莊子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瘳乎又良醫之門不弃家疾篹音撰搆溜蘭室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良辰不與風志多違昨
者踦躍殘魂奮揚舊念激以死灰之氣莊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陳
其蕪蔓之詞班叔皮王命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致之煙霄分絕流眄令
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筆衣濫廁於赭衣賈山傳赭衣半道師古曰犯罪者衣赭衣龍門俯收於埳井莊子埳井之蛙伏於先加之虛埳音感切坎同藻
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
志若覩清明拯旣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
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遠瀟湘忝百越之俗傾心精念

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魑抽知切魅音寐何
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公與趙宗儒啓前後凡三此其一也以前二啓之詞觀此又當在前云

宗元啓往者寄侍生於霍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為文莫
有居趙司勲右者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
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荏伸其
業頗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廿死荒野不
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自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

獻雜文十首儻選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
生與瘴虎居魂與魑魅遊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
惶謹啓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嚴東川礪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道節度使討闢以功倚有東枝校尚書右僕射節度東川公作銘以紀其事其詳已見劍門銘碣在東川時元和四年也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篤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
用兵之事最為天下唱首取其險固為我要衝王師得
以由其門而入傍徉而度徉音羊度明拔切布度敚也遂無留帶是

閤下之勲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羈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成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没身死瘴笮無以少報於閤下是以晝夜悒悒不克自寧（悒許挹切）令身雖斃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閤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司空嚴礪也新史有傳自刑部員外郎為河東司馬此啓故云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明年以檢校刑部尚書使楊惠琳劉闢平進司空拜右僕射出為荊節度使元和七年吳元濟叛改尚在荊南此書當作於七八年間公尚在永州作）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長專用候謁伏蒙叙以世舊許造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霄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遂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荊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昏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悯憐孤賤特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吠之能猶希効用謹獻雜文七首伏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黷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鄭相公絪也本傳憲宗初拜平章事罷出為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公書代為衆狀中丞自代表又為李百姓崔呂狀時在元和六七年則此啓又當在前已）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作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之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梳櫛弔影追咎既往自以終身沉廢無路自明不意相閤垂慈特記名姓宗元

興者忍御歸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伏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潔飾文字先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瀆無任踴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即湖南李中丞與前卷二啓同其人也此啓云本緣罪釁得與編人齒於鄉內與前卷啓中之意同此元和五六年間相先後作）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

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章而編略成數卷伏念閤下以文章昇大像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棄得與編人齒於部内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覗則為陋劣而自弃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録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䟽惶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記啓 〔裴行立本傳嘗為桂管觀察使故以桂州此記屬公作公曰元和十年召至京師復謫為柳州集亭記云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又云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諸侯謀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也主顧表咎在十二年則此書以獻記當在十三年柳州作明矣〕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 〔訾音貲〕 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絶妙以極其詞令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伏為之記伏受嚴命不敢當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覩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踈蕪之累惴朔曆事尤有戰慄 〔從與竦同〕 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跼蹐 〔跼音局 蹐音脊〕 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啓 〔尚書烏重胤也新史本傳元和初與吐突承璀傳當從史帳下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後從鎮横海竟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此啓云進臨汝上控制東方又云威稜所加狂狡已殄莫大之績重復增崇蓋方以淮蔡之功期之專當具筆札以揚大功也時元和十年間云〕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殄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練緗 〔上音東 下音襄〕 胥揚大

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慕戀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表慶賀三十首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此為憲宗作也尊號上古所無有至唐高宗伺武后之意稱天皇武后稱天后中宗從韋庶人之欲稱應天韋庶人稱順天大至明皇開元二十二年遂有開元聖文神武之號自是遵以為法肅宗即位之次年改元乾元正月遵加冊號代宗即位之次年改元廣德七月羣臣遵上尊號德宗即位之次年改元建中五月即上尊號至憲宗立於永貞元年八月禮部百官當復遵此議公是時尚作禮部員外郎故預作此表其曰承奮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欲於再造可見其即位方月餘已作此表也公是年九月即以王叔文黨與為邵州刺史纔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之時則公已在永無與於禮部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叶周文之孝德齊大禹之約身審帝堯之法天過殷湯之解網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卒謂未盡善者以為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擬無詞擬書雅切史福曰擬况

百執懷華夏屬望臣謹按昔皋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而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宣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列文時當太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又如此今龜筮習吉元正戒期當品物維新之時乃皇天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祧音挑遠廟也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寮庶尹詳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允厭神心獲安山川効靈光賛無疆之壽祝史陳言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請獻鴻名天意未從隕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因自號曰武王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諜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己謙尊奉天

兩地之功為而有不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至哉王言非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為尊號者所以顯上帝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謙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還群願固守謙沖此臣等所以兢惕夙夜恫惶無措上冒嚴宸敢進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擇日推禮虔奉鴻休盡啟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無任犇望之至

賀冊尊號表 古今集中當題云禮部賀冊尊號表非也憲宗元和三年初加尊號睿聖文武皇帝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再上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公是時已為柳州刺史表跋贊尊號甚詳且云推守蛮荒遠承大典可見在柳州作非禮部表也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思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惟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採天心下極人欲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蟊蟘盡除蟊音矛蟘音賊並食苗虫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隸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録微功盡昇獨惟聖慮事絶酬答萬國觖望觖古穴切又窺瑞切怨望也百功怨思是以啟元和之盛典延昊穹之景祚理歷凝命定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遍於九圍滂漉普周於八裔滂所華切漉鹿音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遠承大典演汚

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文選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注黃河千年一清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漢武帝元封元年用事華山登嵩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無任慶賀屏營之至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此為德宗作也下材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皆同蓋德宗建中改元上聖神文武之號至建宗中四年改改明年元議吏益大號時陸贄奏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從之尋改興元元年去聖神文武號大赦改元寵初表云日以冀遂淹星歲耆老表云尊號未復一十九年自興元元年至正元十八年壬午恰一十九年此前從表當是時此時作公時為監田尉云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

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謙雖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今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元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缺望人庶恐深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愧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冀遂掩星歲況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表呈衆瑞繁委汙萊瘠鹵之地混太成大田草木嘉歡之微化為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剗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昭然長春（昭一作明）一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踊躍不寧上奉天恩跼蹐知懼（跼音局 蹐音脊）頓額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元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為陛下盡敬於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聚時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効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不勝懇悃惶恐之至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謹言

第二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一作霊）等言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為心不以謙沖為德以順人為大不以崇讓為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荐臻特表昊穹之睠（音眷）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歡噭（音叫）籲天請命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違之臣所未識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元以豊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誰呼遍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子誓言臣以不遂不歸惟竭血誠退無面目使當隕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一作誠）哀臣衰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慚恨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並皆（一無皆字）發於誠將貫白日請復徽號以光聖德臣以其懇款由中不可禁止遂抗表

陳請備述徵誠伏奉墨詔𢪛答未蒙允許者衆心尚阻
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
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廑朝宗之心而日月
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然辭
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
百靈効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
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被禮樂興行震斬動於
三光耆蒸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七德咸宣
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晧兕甘露

慶雲神禾嘉禾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
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嫠力之切無夫也）謳歌
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
人雖陛下（一有謙字）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
志難明微誠莫達對天彌懼履地益慚不任懇迫屏營
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
請以聞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並見上京兆府賀表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一作[illegible]）等言臣伏以陛下尊
號未復一十九年盛德光大元化益被（一作盛德彌光大化益被）加
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
生長以時五穀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
不可違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
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
海之大報効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
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
化虔上帝以至誠令即萬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
皆已効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

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況復野多滯穗家有餘糧足食
之處充溢於京城（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方言云坻場也[illegible]）
坻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
望既勤逖邇之心又迫況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
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元化而
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
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
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悃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政聽政表（此為順宗作也順宗實錄正元二十）

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庚子百寮請聽政 公是時爲禮部郎官當顧宗末先袁作也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覲列聖彝考前王罔不俯就體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苫泣血（苫失廉切草也居喪以爲寢席）號慕無時貫於神明動於天地未臨庶政猶徇至誠凡在人臣孰不震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之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辭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踊履成

規抑王者華夏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是元稹本據文苑英華此表乃是林逢請聽政第三表別有子厚第二表今載於後）

伏惟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顒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爲難酌禮之情得中爲貴是以哀逑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重知難繼也君子不爲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此文苑英華所載子厚表也）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塗邦家異禮故王者舍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萬姓長號九有顒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愛及宅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尚毀乃懽之言庶政未暫顧闕如絲之命臣等常覽載籍粗知典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西漢詔

音前王所奉（文帝將崩有遺詔以令天下）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存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黷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蒸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廢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扆精神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沿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而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苫啜泣庶政闕然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忝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 此順宗即位之日公代一節鎭作也表云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即非公自作又公自永正元年憲宗即位即出為邵州撤爲永州司馬再徙居柳州盡元和十四年而卒即無踐祚之事又憲宗本受內禪而表云欽承遺訓永保洪業不相應用知其順宗踐祚之時代當臣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奉某月日勅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冊允昇寶位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 解下臨切 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啟宗襲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欽奉遺訓 奉一作承 永保鴻業遐宏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 煦吁句切嫗於武切以氣曰煦以體曰嫗 不失覆載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鎭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覲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恒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 此憲宗即位改元表也正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八月五皇太子為皇帝是為憲宗改元永正公是時為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令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寶命方始聖歷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敎之尊文王遂無憂之志正名紀歷 名一作明 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 濊一作藹 懽呼抃蹈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慕仰承大化踊躍之至倍萬恒情

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賀表（太上皇順宗也本紀永正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皇帝即憲宗也公在禮部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寶圖丕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於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於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音胃）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踊躍之誠倍萬恒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順宗紀正元二十一年三月立廣陵郡王純為皇太子即憲宗也初名淳改名純故表言改名某又云冊錫嘉名也公在禮部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唯立愛期在繼明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一作冊）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

固此皆宗社垂祉啟佑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抃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踊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注見上）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恩與萬方同其惠澤者職與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

典冊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綏刑而囹圄之知感進勳而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旌賢褒（一作伯）之禮賜與有加推孝悌以厚於人倫敬畏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忝著定倍百恒情無任欽慶踊躍之至

為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王京兆權也新史順宗紀永正元年二月以鴻臚卿王權為京兆尹至十一月貶為雅王傅此表是八月憲宗即位公為代作同下）

下有代王京兆賀表凡五首為王權作也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萬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纘聖垂休順時御極頁康（康隱宜加戶牖間）而會朝夷夏踐祚而統和天人幽明感通遐通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行（周王武王也師渡孟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魯史愧雲書之典（左傳僖公五年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食毛含齒懽抃無窮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蹈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按集題注云永州盖即憲宗即位之明年改元大赦公到永之明與刺史韋君作也公在永州凡十年凡歷刺史六人韋其姓者二焉而其名不可考）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霈（普蓋切）澤斯降膏潤無遐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宏闡紀元示布和之令肆眚見恤人之心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市無彊債勅勤是録爵秩已班寵寧聞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摧酤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既行慶於官寮亦推恩於天屬諸生善黌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興廉期於變俗褒衷有容尊賢之典惟新載奉素王宗子之道斯在綸言一降庶政畢行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覩奉詔條蹈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賀表（順宗紀永正元年八月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今表所賀即此也董氏冊太上德妃紀所不載公是時尚在禮部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日詰良娣王氏冊太上皇后良娣董氏冊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已（一作和）於六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既登其正位褕狄亦被於恩光奉養見三朝之安周旋有四星之輔豈獨配乾稱大助日為明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形四方臣某等抃蹈施行踴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見上）

臣某等言今月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

臣

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嗣周母之徽音率表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脩陰禮用修足以播正始於王風（一作國風）致時雍於帝典臣某等謬塵榮位獲覩盛儀踊躍之誠倍百恒品（百一作萬）

賀皇太子牋（永正元年立廣陵郡王爲皇太子即憲宗也牋云職在藩方公尚在南宮）（代一作臣作）

某言伏奉月日制書殿下祇膺茂典位副青宮溫文光三善之名繼照協重離之慶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況某夙蒙翔奬職在藩方惟抃之誠倍萬恒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公正元二十年爲監察御史至二十一年方遷禮部外郎當是爲御史時作）

臣某言今月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示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聖靈岳不愆於贊祐蕃谷用遂於生成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克叶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懸稱於漢臣（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注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異畝恥書於周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作歸禾嘉禾）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覩休瑞無任抃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正元二十一年爲禮部員外郎時作史不書）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見劍南所進嘉禾圖及陜州所進紫芝草示百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皆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太和天惟發祥地不愛寶嘉禾擢質靈草抽英獻於王庭唐叔慚同穎之異（注見上）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漢書武帝紀甘泉宮生芝草九莖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既呈嶷嶷之祥更覩煌煌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和之人惟抃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恒情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據題云京兆正元十八年同藍田時作史不書）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

瓜圖及白兎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緜緜之慶異棠連質用彰烨烨之榮（一作休 烨筠輒切） 況金風發祥白兎來擾吉有秋之嘉應著咸底於神功雜遝紛綸誕省如山斯委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況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踊躍之至倍萬恒情

禮部賀甘露表（已下四表皆起禮部公正元二十一年二月遷禮部員外郎掌尚書）

（俟奏時相光復作）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允化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大和潛達闓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湛文減切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瀼音穰）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飴音怡餳也） 然則零其庭而著異（揚雄曰吉二帝三王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 紀於年以標奇（漢宣帝時甘露降於是以紀其年） 徒矜往辰孰並茲日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邇遐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恒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戊子在京）

（先恐非是）

臣某言伏見令月日內出滄州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合歡蓮子示百寮二十三十又出豐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按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膺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兆非常數彼青光徵佛書而尤絕咸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遠使龍騰白質秉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遐徼近出苑園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畿之內兩齊必昨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育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

歲功惠被羣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覩
靈貺之滿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忭蹈躍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
明色實殊常性情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
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𤣥
禽呈休効質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鵲以知來式彰
冠服用符歸化之兆克惟雍太平之階臣職忝棨垣獲
覩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山陰縣
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內產嘉瓜二實同蔕圖示百寮
者寶祚惟新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
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庶類
德馨上達神化旁行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蔕見
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豳
土歌王業之難（大戴禮五月浩瓜七月食瓜詩豳國風七月陳王業之艱難也）五色稱
珍東陵詠嘉賓之會（阮籍詠懷詩昔聞東陵瓜注漢書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號東陵瓜）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
運親仰珍圖抃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忭之至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王京兆曾見上賀皇帝即位表注王京兆稱也永正元年二月爲京兆尹至十一月貶此下賀雨四表皆權爲京兆尹公時爲禮部員外郎時作是年九月公出爲邵州刺史十一月權亦罷去矣）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
水渠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
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
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慶傳種德陶陰陽之粹
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
是使雙華擢秀連蔕含芳香激大王之風（宋玉風賦序楚王遊蘭臺之宮風颯然而下乃曰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耶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影耀天泉之
水（沈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一年天泉池池蓮同幹）煥開宮沼旁映給園靈貺
應期天龍護聖寶歷貴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
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
無任抃蹈喜躍之至

爲王京兆賀雨表一（注見上）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令月內無雨即

須祈禱令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興綸言纔發時雨将天澤並流臣某誠惟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既宣遂洽漏泉之澤霮䨴周布（霮陡咸切䨴音隊雲黑貌也）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元通官吏徵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忭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臣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遠廻移造化之元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愆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特令賑貸睿謨潛運甘雨遂周布蒦垂陰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慙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即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交職薈蔚且躋於南山（薈烏外切蔚音鬱）百穀仰榮滂霈遂需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一作方岳謂有事於山川也）殷帝虛美於桑林（湯既克夏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爪髮自以爲犧牲以祈於天雨乃大至）豈無災而旱固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元偏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恒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致誠而元液旋被臣某誠欣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溥周晨壞遂一於肥磽（丘交切與墝同）滲漉盡需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

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覲自祈雨有應表（或亦以為代王京兆作狀說表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辥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覲自於龍堂祈禱其日降雨又言臣以庸虛謬司垣翰出外州刺史所上在永州時代人作）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辥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覲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摩翔自成行列如隨感興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中謝伏以時或愆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悶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遊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初泛洒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而公及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剪（見上注）周公空愧於舞雩（周禮春官女巫職歲旱暵則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某不任云云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表二十六首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淄青李師道納之子而師古之弟也元和元年師古卒師道遂為留後父子襲爵與數十載朝廷待之甚厚俄有反謀悖亂至不勝誅元和十三年憲宗憤之乃詔削其官爵今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事五鎮之師分路進討於是李愬鄆樹轄宏李夷簡田宏正之徒轉戰必克十四年二月遂為其將劉悟所擒斬首傳之京師淄青事十二州由是悉平朝廷乃命户部侍郎揚於陵為宣撫使且使分其地於陵至則以圖籍視土地遠邇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此三道之所以分也中丞裴公行立時皆桂州丞）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臣聞肅殺之後每至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中謝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叶坤元之翕闢百靈受職六合從風阻兵怙亂者必就梟擒懷功抱義者無不甄録（甄稽延切明也）激其款順特加旌節之榮寵以元功遂兼偶鉉之任（鉉胡犬切鼎也）戎行窮賞賚之重死事極褒郎之優級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夷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穜稑（穜音童稑音陸詩黍稷穜稑）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孝之

化漢帝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為至盛(一作太平之業既崇中興之德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事見書謂泰山在兗州而兗屬淄青也)漢輿方行講禮再榮於闕里(後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此謂淄青盖昔魯國之地也)臣謬膺重寄獲覩大和抃蹈之誠倍萬恒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無任慶賀踊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霾曀廓清(霾音埋又暮拜切說文風雨土也曀音翳陰風也)天地貞觀率土臣庶慶抃無涯(中掛淵)伏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咸使百神德消六沴(音戾與沴同妖氣也)天降寶運時歸太平自克夏擒吳翦蜀平蔡殊類稽顙群疑革心唯此兇妖尚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謀必戢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岳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左傳昭公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鄆注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此謂李師道初治鄆州城塹修守備而其將劉悟乃與諸公巻擐東甲還入鄆州以求幼盾也)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後漢光武初與是時長安政亂張步起琅邪五年帝乃遣耿弇率劉歆陳俊二將軍討之戰於臨淄步衆大敗步乃斬蘇茂以降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衆齊地悉平琅邪臨淄即青海二州之屬邑也)五兵永戢七德無虧含生比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霧息巳望翠華之來(介丘虞必淄青諸州之地選南部賦望翠華之歲黙注翠華車盖也)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沂水屬沂州亦淄青十二州之一也)千歲之統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抃蹈之至倍萬恒情(晏本更有伏以舜念克勤禹思受盡無疆惟邸既聞效理之方罷不有初願獻持盈之誠)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注見上)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虵豕之穴忽為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歷復昇平之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塗適征徭之便俾僕既定賜履以寧異青兗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雅一作新)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事載盛於耨芟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感此謂魯地自是有禮之可觀也)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詩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注東方齊也盖去溥姑而還於臨淄臨淄在上注)臣摠戎遠地不獲陪賀

闕庭云云

爲韋侍郎賀布衣竇群除右拾遺表〈竇群京兆金城人也以處士客隱毗陵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所著書報聞不名後夏卿入爲吏部侍郎改京兆尹復言於德宗遂擢爲左拾遺據群傳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爲拾遺盡自大歷十四年己未至正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即位爲二十年也公時爲集賢校正字作斷舊史皆以擢群爲左拾遺而諸本皆題右拾遺未知孰是〉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群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中謝〉臣伏以竇群肥遯居貞包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眞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豈謂天聽曲從瞽言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林藪震驚晦迹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効臣以性本孱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漢左雄傳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德必有鄰聖政式光於尊隗〈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趣燕〉自群受命冀復面陳廻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爲樊左丞讓官表〈左丞公名字及作之年月俱未詳然當在京師作附次正元十五六年文章後〉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懸顔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中謝〉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孔坦諒直當時〈孔坦少方直有雅望初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建議慨然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年五十一卒追贈光祿勳謚曰簡諒〉漢拜揚喬闕疑故事〈後漢揚喬桓帝時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甚愛之後以黨錮坐誅曹彪等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揚喬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陛下乃委任近習專任饕餮宜以次黜然信任忠良於是帝意稍解〉庶得百寮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謏音篠禮記足以謏聞〉謬登清貫握蘭起草昔秦朝經〈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門內懷香握蘭趨走於丹墀〉剖竹頒條近貽人瘼〈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又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詔瘼音莫〉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銅印更操感儀不撿於三署〈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三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次郎補缺豈

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寵謂旁求俊乂側訪瓌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垂收紫綬俯矜丹誠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覥冒（覥他典切）悃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别狀封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戶部王叔文也以順宗實錄考之正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據叔文太夫人墓誌云戶部執事四旬有六日而夫人終於堂此表當在五六月間作也）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舉（一作居）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宏輔治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副使以諒為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荆南奏官勑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

爵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為王戶部陳情表（公嘗誌戶部侍郎王公太夫人劉氏墓云正元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終此表當在是時作蓋叔文本傳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自稱親疾病以身任國家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一主此百諫至孰為吾助者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為此表卽為叔文請急者也）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忽患瘖（一作暗）風發動狀候非常今雖自退猶甚虛惙（都活切）驚惶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令臣見在家扶侍其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庸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惶唯思答効至誠至懇天睠所知豈慮未効涓塵遽迫方寸以開塞重輕之務如焦勞憂灼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況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忘於顧復進退窮蹙昧死上陳倘母劉氏疾疢小瘳冀微臣驚蹇再効無任惶懼懇倒嗚咽之至（一無倘母劉氏疾疢小瘳冀微臣驚蹇再効字）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黃少卿據傳正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州經畧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無定）

元和間曰黃承慶曰黃少度曰黃昌瓘皆迭起為患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與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幸有功爭欲攻討議者以為不可而憲宗許之實元和十四年也表是時作惟新史行立傳謂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而資治通鑑則曰行立旻竟無功其抵梧如此韓文公書有論黃家賊事宜狀其別白利害甚明正罪裴陽二公之輕用其兵誠得之矣

臣某云云 即日奉事官米闌迴伏奉手詔云云者臣聞
膺草既平雖痏癬而必去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臣
某中謝 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
上元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臊尚聞凌
暴靈旗斜指銅獸俯臨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嘉永清

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躡伏波之舊蹤東下瀨
之故事 漢武帝征南越東甌有伏波樓船下瀨橫海之號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音賴桂陽蒼梧皆謂蒲前 所謂黃賊正為患於嶺南耳 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恩
奮身於原野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掘石摩
壘陷堅蕩清海隅永息邊徼 音叫境也 竊以才非充國敢自
賢於無踰 漢神爵元年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 志慕孟公庶追縱於不伐 語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自伐其功故獨殿後也
謬承重委寤寐

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為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次前篇作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
佐湖南惠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訏邪
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今黃賊尚據荒陬大巢未覆
儻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廓清海濱竊惟斯人
雅堪厥職

進平淮夷雅表 已見第一卷首

為崔中丞請朝覲表 或以為崔能非是據能傳元和六年為黔中觀察使

長慶四年為嶺南節度使初不為臨桂而長慶初則子厚已死考之舊史憲宗元和五年以鄧州刺史崔詠為邕管經略使八年十二月復自邕管移桂管表謂前在卹審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遷周墓卹寧即邕州公下卷又有代上中書門下狀云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猶在邕州業陳城懇即比謂也又云自領桂管又邕再周自八年十二月至十年是月即再周矣至十一年方以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別此表當在十一年作

臣歷刺三州連總二府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
魂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遐邇同
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
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天

戚咫尺誠竊寀而無違雲漢昭回罔瞻仰而何及是以
前在帥寧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屢周微衷尙隔於
戴盆（史載盆何以望天）積望徒懸於窺管（莊子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葵
藿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
上達終異不誣敢黷宸嚴聲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
至闕庭俯蹈舞於群僚備班行於散地足趨中禁目覩
大明俾戚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敢竊國賓五獻
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一覩龍顏萬死爲足（覩音建）無任
懇迫激切之至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公綽史有傳憲宗元和六年自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表謂忘其陋委以雄藩顧無按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當卽是時作）

肅恭休命晨夜超程祗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
部上訖（云云）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
有功臣本書生官不期達値某皇帝文明撫運大闡元
猷搜求衆材幸忝甄錄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
上答鴻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
清之寄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愚以爲防
視俗以爲教蠲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淨無擾以慰
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愬本傳元和十二年愬以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有詔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然遷鳳去扁表還地而柳自柳州有爲謝上表疑非公之文表謂幸賴先臣緒業累忝國恩蓋愬卽太師忠武公李晟之子累有大功於唐焉）

捧對（絲）綸懇悸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賤瑣才
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累忝國恩天澤曲流遂司節制
寄深分閫任重專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
謂宸私軫念仁育爲心霈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悅
咸思竭忠遂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此皆聖

謨豈敢叨天以爲己力（左氏其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仰荷殊遭重
於邱山臣以月日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
三軍乂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云云）

代節使謝遷鎭表（節使公史不可考表謂務修農稼率勵遠人此在永州作）（次元和九年文章後）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祗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
謬膺仕進雖竭盡駑劣力効忠勤冀寡愆尤（愆與𠎝同）敢望
官達某宗皇帝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郎
遂忝符郡某皇帝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

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慙負恩伏遇陛下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譴讓宜加豈冀寵昇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荅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姦慝以副勤卹無任云云

爲劉同州謝上表】劉同州未詳德宗正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豈即此耶據爲劉同州此當在京師時作次正元十六年文章後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忭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恇懦之質恇音匡怯也懦徒卧切弱也無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之仲弓南面之德語雍也可使南面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漢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文帝輯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云云常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況馮翊密邇王都古稱三輔馮翊同州郡名左馮翊右扶風京兆謂之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踴踏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効庶當剋精運力一作刻精畢力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懷或有成庶幾之心懍懍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即前裴中丞也行立學兵有法辟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徙桂管觀察使元和十四年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表增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取材舊壞在目前蓋前爲安南經略今復爲都護也表是時作黃賊事詳見前表

星言即驚使道之藩祇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爰自弱齡即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壘假援黃賊不副奉詔俾臣撲滅氛祲士衆賈勇思酬渥恩冀因此時得立微効豈謂時多疫癘不副憂勤知臣持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故重重泣血摧肝截崩載咽陛下龍興御極寰海永清道暢八埏音延有八埏威加九域鴻私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過膺抽擢況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壞苑

在目前雖則殊鄉還同衣錦量巨鼇之力未足負恩猶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綏疲羸唯當遵守詔條貶弃奸慝平勻徭賦示以義方持清淨以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勵干戈展駑駘之効（駘音臺）申膂犬之用庶荒陬夷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闕斯慶微臣之志也限以 云云

代韋永州謝上表（自子厚謫佐永州刺史之見本集者六人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燕集序及墓誌又有刺史崔簡未上被罪見簡墓誌集史事略元和七年八月刺史即此所謂韋永州也蓋表云聯牧守於再秋正言簡以罪去後其人耳表當作於七年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誼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興襦袴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獷古猛切）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荅生成之造無任感恩殞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諸本表首皆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惟資治通鑑三月乙酉除命而長歷乙酉為十四日此云十三日豈字之誤耶後表非公之作蓋公之為柳州正月已召至京師三月方出而表謂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趁赴京師此自可見也）

早以文律叅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謫（一作謫）聖恩宏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還離十年一見宮闕親授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育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竭盡駑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荅鴻私以塞餘罪 云云

柳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趁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遂及今夏始就歸

遂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偏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愚貌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驚駘復効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 中謝 臣聞瀆污易竭抑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況臣昔因左官一紀于外子牟馳心於魏闕汲黯積思於漢庭豈非夫人獨無斯戀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

心同犬馬而分比瀆污牽蹤康衢意非往蹇臣之此誠口不能諭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乖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表詔條惠寡恤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慌欣之至 慌音荒廣雅云慈也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丨 節度使鄭絪也據絪傳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憲宗初勵精求理絪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絪類默多無所事由是出為嶺南節度觀察使廣州刺史故後謝出鎮表云天德存臨遂加台政不能昭宣明聖勤懋光褒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恵代擅興議旬來招誘旨禍咎之詞也中丞裴公非復行立蓋自新州為安南經略則所謂自某州刺史撫臨安南者若似可信然行立自安南徙桂管未嘗為容州也絪為廣南在元和五年三月云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遠於容廉所職恪勤庶務皆勸暑若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毒痛黎人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夙夜經行盡除兵器賊徒識恩黨種歸義炎荒之俗靡不底寧後改鎮容州勲効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修深負能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伏乞天恩回授某非惟推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丨 從事不可考表次前篇同時作

其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豈謝剸犀 王褒刀銘云陸剸犀兕水截鯨鯢 落筆不休寧慚倚馬 李白與韓荊州書云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況早登科選風洽時譚匪唯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推淹滯輒敢薦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丨 作之年月及所敘事具前表

鴻霈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 上音倫下音紼 不知所圖 中謝 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為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臣幸以罰賤累添殊榮天德存臨遂加台政不能昭宣明聖增

日月之光俾克集勦絶勦子小切人用康寧寔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使一作役伐檀興議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負乘招譏易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常懷覆餗之虞餗音速鼎實也敢望專征之寄獻俘未遠底効有期布此微功上荅殊造云云

爲楊湖南謝設表德宗正元十八年九月乙卯朔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癸亥賜群臣宴于馬璘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勑設豈亦在其時邪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柳先生集卷三十八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食之刺知無肉食之謀以憂以惺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飴醴皆設飴音怡一作酒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慣樂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効上荅殊私無任感恩忻躍之至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中丞武元衡也正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集有諸史暨御史中丞壁記曰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職遂命其屬書之明年二月則公已遷禮部員外郎而元衡亦罷爲右庶子此表當在二十年夏作憲宗即位復以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則時已永正元年冬矣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睠特深時珍游降寵鍾里巷恩溢圜方臣某誠喜誠懽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貴禮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況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廚使發九霄集紫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皆而外被恩光皆疾智才詣二切目也適口而中含渥澤顧慙素食彌切自公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

謝賜時服表此表代人作以文意考之當是在京師時文也柳先生集卷三十八

祇荷寵私容處無地臣中謝臣久忝朝行歷職無効荏苒星紀倫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艱難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紱重劇邱山捧戴以入閨門空知夕惕裁縫而爲衣服固可晝行内省疚焉將何荅効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爲柳州表云謬與方州又云恩分五扇之量此當是在柳時作也

綸言曲臨寵服荐至跪捧殊錫慶躍交并臣中謝臣謬

典方州効微涓滴叨豚大貺榮重邱山非才忝恩俯伏
懃荷朱明啓節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溟海方深被仙衣
而鶴籥齊壽馳心向闕踴影望天（踴蒲足切跳躍不伸也）懃分五
嶺之憂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云云）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柳河東集卷三十九

唐 柳宗元 撰

奏狀凡廿一首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鄭相公即前鄭絪也元和五年出為廣南九年五月史載以嶺南節度使鄭絪為以前尚書則此狀當在元和六七年作）

右臣所部賈郎坊百姓某妻産三男諸臣詳究程制實關休徵已隆事始鬩三并廷覺淇乳養者狀以程下勤

郭蔡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福已升方便億兆繁滋伏惟貞元初（初自切）歆表詳于字育是啟運于昇平事存化源慶延邦本鳳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嘗叨近私賀之至

為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薛中丞戎也韓文公嘗誌其墓云元和十二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此狀當在柳州作然兩地相去遼絶況五色雲事未使當載而公自柳州為作奏狀亦可疑云）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

考老悉皆駭覩已奏聞并寫圖本進者伏以景雲上瑞
王者祉符焕彩彰之在天知聖徳之昭感伏維陛下化
孚有截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導陰陽和氣遂使
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烟非烟一旬而至至徵諸古
諜[諜音牒]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館以昭簡册

為裴中丞奏邕管黄家賊事宜狀 公宜代裴中丞討黄賊表在元和十四年狀當次表後作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劍過稱押衙譚叙向寺典
黄家賊五千餘人謀為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
差本道同十將綦至邕管界首賔州以來迎探事宜兼
為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劍狀報同其黄家賊並已
退散各歸洞穴誑伏以狼竊狗偷非足為患陛下感靈
遠神被化旁行遂使姦宄之謀先期而自露回邪之党
不戰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訛語未聞尚軫天心轉煩
廟算臣謬居方鎮忝接鄰州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謝除監察御史狀 公拜監察御史裏行在正元十九年閏十月[illegible]且狀首有名

右臣伏准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之 此本承本非新除監察史當云裏行後人誤刪之耳
臣祖名察躬名臣當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
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
奉狀以聞伏聽勑旨

勑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准禮二名不偏
諱不合辭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杜佑宣

為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 正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時京兆尹李實也韓文公上[illegible]書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未見[illegible]事上有司如聞[illegible]者以狀旱而欲[illegible]夏仁人之心當可撤見矣史傳聞中天數而[illegible]百姓附所一不合更經以是生殺其[illegible]相督侯如此

右臣謬領京畿已踰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伸遂使雨
澤愆時田苗徵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
縣皆准常年例全徵[一作並]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
令詳審名絶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

二十九萬石已上據所損斛免祇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懇悃之至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 承嗣南霽雲之子七歲爲婺州別駕歷剡施涪二州元和元年劉闢叛以無備自涪陵承嗣者道南涪州量移豐州刺史由施州爲涪州辟劉闢之黨毀畏不敢私罪而章削之材以簿書枕計盈縮當識臣郎凡三歲書是元和五年秋徵自永州遺失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征伐在元和四年冬月死狀無違戰作私所謂王父死節睢陽公生有南公

敢某官贈某官某乙男某官某乙

右臣王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績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廢謫無以負荷先志報効殊私以懇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勑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大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推鋒觸力摩壘搴旗冀獲盡于微臣倘不墜于遺烈踴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考藝國子買車甲之司 周禮夏官司馬有司甲之職其文闕焉有司事詳南府兵雕陽府碑凡 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 漢南越傳越高后時趙佗南越王 [illegible] 千秋思奮于事越 [illegible] 期死于命英 [illegible] 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車野死而不朽敢效鮮居血將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農書狀 [illegible]

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恒式者臣伏以平秋東作虞書立制儆戴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于農食（一作而重食）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勵農功既立典于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數帝力于嘉歎稼穡之艱勤天心于春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下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瓷瓶狀（公集有元饒州二書在元和八年饒州會進瓷瓶狀疑為元作也）

右件瓷瓶等一（上有瓷器若干事字）並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見文瓦釜南有釜之人也）是稱土鉶之德（漢司馬遷傳見）（舜高堂三尺茅茨不翦飯土簋啜土鉶子刑以盛羹也）器無瑚璉（力展切）貢異砮丹（習吉奴）既尚質而為先亦當無而有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公元和十年五月出為柳州六月二十七日到任此狀在柳州作也狀文在元和六年郊下中上書門下舉柳漢狀）

右伏准從前赦文帝參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件官頗有才行張吁政術久歷領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元注云左降官員外置同正員奉料舊用戶部錢元同官錢充今請改授正官占闕不用上件錢每年約計數萬貫此在柳州作）

右伏以左降官員受俸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准勅敢用不給刺史以所數買外官亦非舊例宗元在永州洎見百姓說公牒有司戶李邕判給處從明皆是正官給請據數事為准並廢員外所經況在散無役以正員請其成功俾無虛役財錢既免支用加數況應軍須實費資不盡分官不勝感謹奏

柳州上本府狀（元注云欽元萬以竹刺莫誠右胃辜十二日身死人莫誠棄在龍城疑准律以他物毆傷二十日內死者各依殺人論本府謂桂管也）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奉處訖伏以慈惠化人孝弟成俗爲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

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字亦可哀矜斷手方迫于深哀伺身不逞于遠慮律至無赦使司無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況侯期尚遠稟命不逞伏乞俯賜與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問境將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倘以律文難變使牒以行則伏望此狀使令廢格輕賜塵黷惶戰交深謹録狀上奏聽處分

為裴中丞伐黄賊轉牒（次前謝黄少卿賊表作孔大夫即嶺南節度使孔戣陽中丞即容管經略使陽旻李中丞即安南都護李象古也）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黄少卿擬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切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悪盡除黄少卿等歴驗遺誅藂宗肆暴恃狡兇之穴跧伏偷安恣孽孤之丘跳踉見怪（跳音迢踉音良走也）以肆威狐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竊犯王略恣其毒虐逮兵誅鋤敵心盡在于舟中（史記吳起謂武侯曰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師已期于席上（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四海此謂當時席上之謀亦可以約運師之制）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于王宮効離獻于天吏而乃緩兵補卒增壘閉走（一作閉）正當天討之辰（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更積鬼誅之罪（莊子為不善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衆輕閙蟻（晉殷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鬬）勇夸怒蛙（韓非子云越王吳故人輕死之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式曰為其有氣故也）纖縞當強弩之初（史強弩之末力不能穿以入魯縞）狐豚憤怒牛之下（憤勿切）事同拾芥力易摧枯秒忽蜂𧨹虛見辱于齊斧（齊側皆切）突梯鼠首濫欲寄于旌頭動絕有時不索何獲其拱精致命執稅忘生車甲既備于小戎（詩小戎美襄公也備其車甲以討西戎）鯨鯢豈逃于誅戮（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窮覘上略撫師中權戮力義激于身心列校勢成于臂指蹶張之技盡出于山林（漢申屠嘉傳申屠嘉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籍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拔距之材徧微于川洞（漢甘延壽傳投石拔距絕于等倫師古曰投石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頭以為堅挽據故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實懸香餌令布疾雷

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扳軀不惜于羽檄漢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注檄木長二尺用檄若急則插以鳥羽示急也跋足唯俟于牙璋周官典瑞掌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云牙璋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也今月某日奏

事宮米蘭迴奉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心洽于

萬夫勝氣橫于千里國容不入軍且入于寢門漢明建傳制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無假道于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注云窒皇寢門闕也

家事勿聞土已壞于左闑國語吳語越王句踐將伐吳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其命夫亦出

人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

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必心在

公兵精食浮爲日固久容府陽中丞以義烈爲己任勲

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奕理並膺邦

寄克建皇威南則浮南海師共集堂堂之陣孫子勿擊堂堂之陣

東則橫海誓衆用成善善之功詩緇衣以明有國善善所璘焉以此鼓

打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

就伏波之戮馬援傳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于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之軍至浪泊上與賊戰大破斬獲徵側等斬其首傳洛陽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

師呂嘉南粵相也武帝時粵主欲內附獨呂嘉建德反殺建于是命路博德伏波將軍楊僕樓船將軍及歸義粵侯二人爲下瀨將軍共討之嘉遁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追擒之南粵郡平粵見南粵傳

嗟此陋徼自貽擒滅免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

固不勞于有征而羿寻之年將胃亂兩河事書之竹帛

寔謂揭名事須移牒陳管以成犄角牽牒者孫臏事見左傳昭公

十三年牛[illegible]

賀中書門下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元和十四年[illegible]

[illegible]

右令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

就梟戮者伏以天啟聖斷神資良謀必有懋討以致昇

平蠢爾元渠敢行悖亂綿安于函谷之下劫遷于杞育

之辰遑對心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謀克叶威命旁

行破竹寧亂其發機迭丸未踰于乘勝杜預云用兵如破竹數節之後

但力而解于孫
序如丸之走盤
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琊不
聞涯岸之阻峴胡典切河岸大峴琅
邪皆齊青閒山水名也天兵四合賊衆屠
推獄後赦劫脇之辜許其歸復寬詿誤之典期以撫綏
註音
外坦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豈不知歸郊祀志
者天
子紀皇帝欲一梟破鏡孔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
書文皇帝賦絶其類使百姓嗣用之方士上以
蓋始從黜山炎令神仙之事食惡逆之
物使府遣者盡無香餘育也梟鏡兇如
是以求極誅鋤
遠聞内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
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于商書書
咸
有一德克
享天心
降神自聞于周雅詩雅岳降神
生甫及申
遂使西白遠
老再逢大寶之安耆艸諸生遠期貞觀之理某特承朝
與謬列滿臣富以哭刃觸鋒未爲功節書原潤草豈足
酬恩滔厭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慙無尺寸之
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作拜
歡慶倍百恒情

賀中書門下平淄青後肆赦表元和十四年次前
賀克表未盡故表作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以淄青削平慶賜太治率土之内

抃躍無窮伏以周滅三監但明誅放之罰事詳
見書
漢平七
國更嚴斬殺之科景帝紀七國舉兵反乃大赦天下
遣太尉周亞夫將軍竇嬰將兵擊破
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于丹徒膠西王等皆自
殺更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詿誤吏
民令卒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楚元王子蓺等與濞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令毋
汙宗
室
未有剪夷兇渠撫存疑類咸首行而德洽誅譏及
而患加採兵者悉獲歸休東來者更聞優復矣之種食
豈以貸財疾苦盡除賦孤咸衛埊戰死之骨增以賞是
將汾碭之飢存撫康給除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寬
功多受三事之榮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注云三事謂三公也
節著有十連
之寵孔氏十國以
爲連連有帥
敎鈇道顧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女
向之千羽禮記舞干羽于兩
階七旬有苗格
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
詩六月宣
王北伐也
寰海永康兵叟均慶某泰司戎旅馥奉昇平
當伊尹無恥之辰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爲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見啓錄
惟輕之德書罪疑
惟輕
鼓抃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中書門下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元和十
甲年次
伏以昨前代裴中丞賀分淄
青節爲三道覆勅作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使圖綠
規祭寺使者寫象除和風遠專 專作搏 裂壞既分其形勝
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闕
成福之源十國為連巴蕭澄清之政罔無夜動竊變好
音惠源豈俟于崇朝仁化寧期于代遠遠使琅琊即墨
田生無慮其異謀 史記齊湣王時田單為臨淄市掾會燕使樂毅伐破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illegible]即墨不下[illegible]田單乃縱反間[illegible]
大敗所過城邑皆畔而歸 [illegible]
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 [illegible]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illegible]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東南即東南入海
恭以相公謨參禹績制出蕭規允
輔曆神永康黎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抃躍之至倍
百福 [illegible]
[illegible]為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次柳州賀破東平表作裴相公度也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
某忝居末屬特受深恩踴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
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
方邵咸宣王復古之勲 謂申伯仲山甫方叔召伯也 吳鄧寇耿致光
武配光之業 謂吳漢鄧禹寇恂耿弇也 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至
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遠越常流
獨契聖謨以爲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羣
嘵𦓖沸 [illegible]也 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
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服恒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 淮右謂[illegible]吳元濟[illegible] 恒陽[illegible]王承宗不敢為亂之
況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凶行悖慢敢肆欺誑天兵
四臨所至皆捷欠又擒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
加百姓豺狼盡化梟鏡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
有慶四海無虞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
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岳後祀輝映前
古夫神化允屬于聖君崇勲宜歸于宗衮慶賀之至倍

萬恒情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黄賊狀（次前郭討黄少帥賊表作）

其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
之辰慙慎空積陳力之至誓死不渝伏惟仁恩終賜展
効令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冠孽伏以
黄少卿等兇婬以自固（始傳口切噤胡口切）含垈脆
以爲強（笙寸卄切觥弘爲泊為跡也）叔甞使臣侵暴列郡並狐鼠之（小冢也又小年也）
總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猶能害物必資勝伐方致如
肝膽畫萬慮之苗以答恩榮之遭撫心嗚咽夙夜匪寧
私布丹誠敢持瞞瞽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次前卷補朝覲表作）

（中丞崔西然）

右某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艤臨闕
庭神魂飛越頑在邕州畢陳誠懇移施進律之寵（禮記凡執）
（使于民者加地進律）未遂執珪之願（左傳朝聘有圭周官太宗伯七命曰公執鎮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相公膺賢輔全大叙彝倫中外之臣出入吏踐其

自領桂管又逾再周企望鶯于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
于黄道徒竭丹誠（漢天周天有黄赤二道礼記注月四時進于黄道其方不同）況
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周官春見曰朝）六歲來見要服有期（書六年五服一朝周語要服者貢注云要服六歲一見）
豈使班超之望長懸（東漢班超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于遠處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云云）
子牟之戀空積（莊子魏公子牟身居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伏乞特中微顧録受冗員徽故事而不遺
螻蟻志而漸畢入天子之國顧附孔于小侯拜丞相之

東歐希容汗下客（史有細任辰時有常之）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効用狀（次前請）
右伏以越欧大差多會稽納官之子（事詳南府）
趙推粟腹卽長平死事之孤（史記趙孝成王時秦兵大破趙兵）
例收餘色氣猛上將勳于國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
憤激徒悟常思致命者也其先父死难雎陽自存簡册

累降優詔榮及子孫是自發跡起昇品秩內食廩給未嘗暫停須守洛州屬西對甚近得致命死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寘以深文首級之差今復誰辨薏苡之謗不能自明 馬援傳援初在交趾常餌薏苡以為輕身勝瘴之 軍還載之 東中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里 猶賴舊勳謫居樂土食人力之衆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與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罪恒冀茂解小醜尚敢逋誅其才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効死戎行竭平生之志懇中無明之冤痛擁飢沁柱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筆句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況秦相捷軍國之運定廟廊之謀固當弘獎無所棄損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爲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 此前柳州刺史[illegible]登和文柳書自[illegible]

右伏准元和[illegible]年廿月廿七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使與所舉人狀上中書門下者今

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府乞奏復尊號狀 已具二十七卷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注 一上史有長安縣耆壽某乙等十八人字

右某等 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于帝力食毛敢忘于君恩竊見近者祥瑞所臻周于百郡豐稔之报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降靈誕皓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鴻名未舉莫以叙勤盼諸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皆陶甄純仁域此耆老 [illegible] 生既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閽復建尊號彰聖德以報皇恩披露血誠伏守天闕塵駐辟骨就逝之年獲以今日詣光順門進奏訖 作表 一狀推相公贊翊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尚鬱人天失望草野無鄙竊有憤焉伏望敦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遂大願克從是就泉壤樂而無恨輕賤冏相伏待典刑謹狀

爲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 狀謂令擬詣光上門進表

當在前狀之前作

右集等幸以羸老獲覩昇平蹈舞薰風謳歌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寤寐慙惕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至化升聞瑞應通于萬方 通一作答 豐報同于四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蓋以挹損巍巍避近於升平盛德益光大名永保斂遠逐積累幽明慎懍徹自古以來嘉號之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斯乃上天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府在乎此集等蒼惑明時朝夕是切惟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遂賜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謹以侍郎道命君臣息軫黎庶備遂收緣廣度致責大與俾草乘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illegible]

柳河東集卷三十九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祭文哭辭一十五首

○○祭楊憑詹事文 元和十二年柳州作公集有之 [illegible]

○○○年月日子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靈卿雲輪囷天漢昭回 詩西京雜記云慶雲或曰卿雲 卿雲自然物外寧維應候公稟間氣 間居莧切 心靈洞開朗翔自得誰屑群猜孝友忠信聞於九垓摛華發藻 摛抽知切 其動如雷世榮甲科亦務顯要公之後有而不顧御史之選剸之所注公勤於夜授劾引去時任方隅咸刑是務公施其惠亦其有遲 與五故切 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疋石盈路公拜其強仁及童孺左遷而出撫道牽慕道峻多謗德優見惜慎言既武侍法斯繩南過九疑東適秣陵鎮沛三載天書乃徵入傳王國嘉聲聿興居事東宮致政是膺年唯始至道則彌劭書頤今古 頤集[illegible]

頡（奇杭又音剄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俊將德彝寔期澤發冉光文陞誰
謂昊天下遷兹降厲嗚呼哀哉其以適恭德允奉良姻莫
成子姓早喪淑人思禮斯重奉撫惟新綢繆其志寔敬
寔勤迨今孳然十有八祀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
明黜伏逾紀德輝閟絕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邇
雖當沈痾心術猶治撫膺頓首流涕睇視（睇直視貌睇大計切）既
歛而還莫傳音旨觸風長慟於兹已矣嗚呼哀哉承訃
之始卜兆既遠載驅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䇲（視切）奇禮
致皇都寸誠相續終歲不令天道悠遠人世多艱寄心

雙長恨囚拘嗚呼哀哉

祭穆質給事文（作分穆撫州文撫傳質賢良方正累擢至給事中元和四年坐與楊憑善出為開州刺史卒外此文謂黜制南方裔言盈口又云王命南下郡符東剖留帶聖諭遜此遐以責必是自問移撫制行而卒也公調良趙每風以各其文蓋柳州作宜質元和十二吾方自問定無故即所謂公之伯仲德為先故蓋穆贊穆質穆員穆賞皆見於先友碑陰記云）

昭祭於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
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形軀獲宥三黜無虧賢
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歎我直辭載之冊府命以

諫司抗姦替否與工為期奏書百上知無不為誰謂劉
賈英風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
無曠爾位惟公斯在斯達道之行寔惟交友患難相死
其廢自久公寔毅然督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
刺南方荒裔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殞首慾矣高標誰
嗣於後王命南下郡符東剖留帶湮淪殲此遐壽嗚呼
哀哉公之伯仲信為先執感激之風道同義立中司守
直斬權是裂致之徽纆（纆音墨索也徽纆繩也）易詠以賄入瑣瑣其
徒榜訕僉急（榜音彭笞擊也瑣其徒謂楊憑輩瑣胡頑切之）諍下三司

議於洛邑噫我先君邪慝是輔乎反群枉大作三揖危
法遊加譖言誡及左宦壞國義夫掩泣邪臣弄黜乃進
其級端於庶寮直聲允集雯雯小子夙奉遺則公在郎
位再罹橫抑（抑作也）時忝惠聞竊分柱直抗辭犯長有
志無力惟韓洎劉同憤黨禍（謂韓泰劉禹錫也）道之不行衡媿
罔極公在左掖議發狀官先定於志吁發其難決白無
狀以申禍端東心撰詞義不可干會逢友累皆莫自安
感於褚中有涕流瀾（袂展衣也袂裝衣也）嗚呼哀哉壽宮久翳狼莽
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拜柩哀以憤詩文致奠顧遊海風

以窮洛溪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裕思以慰勤止

祭呂衡州温文｜所稱道孟不獨於此文見之也 作之年月共本篇温之生平公皆為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柳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有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

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宜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太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況志所蓄蔑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恫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

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史中丞也年月六本篇作 中丞名字未詳文謂始終七載不代勤詳是以不十以年已升御

作升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行侍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贊奉議郎行殿中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正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程等柳宗元時為監察御史裏行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節櫂於天枝式是邦族懿其威儀發跡內史蒞其軍事自下剸上直詞屢至于後受黜撫疲人

周柳先生文集卷四十　六

公去逾久人益咏呻復從京邑辟署司録振其綱條端我甸服黠吏屏氣貪守室罷彼赫赫有命登於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寬柷其長以奉准程校其簿書無失奇羸奇音羈與時同說文殘田也羸音磊說文有餘賈利也進為正郎勾會是專會古外切合也總乃刺於商虎鄧丞山化璇為沃周官小行人建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音籍專土也致美於艱道途謳歌有詔徵還丞我御史執其憲矩糾逖之志逖音直清是舉慎擇察史必薪之楚終始七載不忌粃勤事無觀聽直有屈伸卓褒當啟其褒見上注屢卓忠懇屢陳令望逾重名卿是屬拖紳遂聞拖徒

上

我切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之寵衣已復大殮以袪旋世婦以襢衣殮以柩殯復襲也朝服大士爵弁士妻以稅衣中屋履危北面三招衣於東榮禮備贈賻恩加命服窀穸有時林倫切穸音夕歲月會盛儲等紀倫宦屬況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逾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顧其潺湲潺仕山湲胡關切致誠一觴拜訣堂庭嗚呼哀哉

為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為同州刺史十五年八月自同州為河中尹行軍司馬節度使十八年三月以河中尹為京兆尹在十九年之夏卿之為京兆則杜公之死當在十八年矣文是時作 杜河中佑也德宗正元十四年九月以太常卿

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　七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自古謀帥恒在諸儒晉登郤縠亦以詩書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爰及近代亦殊准揆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總其戎事何以邦之維絳及蒲有山有河殷此大都煌煌照時煌音晃照音昆振宣後學命服之賦光於列岳保豊福永慶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歷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

道（朴一作）俱起草萊懷策既陳綸言煥嗣考第居甲白天昭回分命邦畿步武獲陪同志為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遊歡合莫不如志於後多辛謬列周行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猶遷吏部為郎公屬中兵比焉分行再獲聯事東西相望出處同道繫惟其常後余出刺九載（一作）南服公自左輔遂膺推轂我勤覯閔爰撫九戶誰謂河廣頑吉莫由泉魚之間往復相醻醋應好斯厚惟以綢繆（綢音由切繆莫侯切）余弟宗卿獲庇仁宇命佐康問怨其愚魯假以羽翼俾之騫翥（翥章恕切飛舉也）惠文戩戩（惠文冠也漢張敞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赤紱在股榮映斯極從容何補承慶唯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寵印追贈尚書禮殷四方興嗟況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章下堂斯及禮儀卑陳載薦行奠哀茲辰嗚呼哀哉

為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崔少卿考之史傳未詳旧柳諸表系有崔隱甫之孫此者一人為大常少卿常即比也文謂風誠穆左洪容谷郎又云名中十人族者榮之性鄭白森絡登尚司林夏卿傳始在東都傾心薜士類得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其以北卯正元十八年作）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稟是良志昭其吉德炳蔚文彩周洽學殖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賾六書與秋是究是索明爾玄關俟其宜定執戒行倫拔雲騁於康莊未翦（非苛道路也說文五達之康六達謂之莊）濛汜已極（楚辭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注云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嗚呼哀哉夙歲同途從容名師接袂交襟以敖以嬉策駕嵩少（嵩山少室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所得瀍伊（瀍水伊水在河南府河南縣皆本各州也）笑咏同星其樂熙熙丹霄可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誰者榮之惟鄭洎薛各登島司或喪或存山川是書緊我夫子宜相肯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及爾同寮笑語交歡既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鑣（悲嬌切說文馬銜也）投文較畫既歌且謠及我為郎優游吏部公為御史特憲天路文陛徐趨春總相顧歡愛之分有加於素自我于邁歷刺東吳離違十年復會名都余為侍郎徐揔攸居定得見奉其規模撰事合情又結其初我尹京兆公丞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俟愉樂長此翱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哀哉原念往昔愛

均骨肉我有書筒盈居尺牘（小注）在耳古今何述失涕
興哀匍匐往哭撫筵一呼心肖摧剝（切 音木）日月逾邁往
城還卜素車千里遠逸山谷（逸於委曲也 切 逸音）晦翳精靈
藏之斧屋（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注云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今形旁殺其上而平）嗚呼哀哉丹旐即路祖奠在庭去
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泂酌（詩泂酌彼行潦注云泂遠也遠酌行潦之水以）
告明靈臨慟觴永慟庶寫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為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李京兆實也貞元十九年）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部
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
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薰沖和
茂著孝友彰聞濬發洪緒激揚清芬思符德祖學紹子
雲瑩彼靈府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群百氏之奧
一言可分旁貫釋老宣伊典墳渭躡公相（躡尼輒切）贊揚聖
君高山安仰逝水汯汯嗚呼哀哉惟是伯仲並為士則
連擢首科迭居顯職公之懿美發自朋儕播于四方令
聞克昭炯然獨識卓爾孤標冀冀其容羽儀清朝載肇
東掖取與不紀起草南宮持綸增美大帛有類天子是
使密勿之謀唯道是復復歸（一云歸服）郎署職茲中兵爾稱
無撓以考其成英風未揭沉痾遂嬰孰云積善降以促
齡昔歲江表獲同容謁為好仁不我遐阻公之元兄
復惠德音優游多暇眷盼逾深情言盈耳尺素相尋奐
茲競爽胤耀儒林及此凋落秋摧我心嗚呼哀哉遺車
就引（遺車見戰國策 切見户部郎中薛君墓誌銘注）哀挽先路迅風淒悲頹景（出）暮
傾都殄瘁揮涕相顧翦茲故人誰任痛慕（汀）觴諄寓
平素尚饗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楊侍御未詳其名或即楊憑之弟凌然歷史雖謂凌終於侍御史而先友記云凌以大理評事卒則與史所載異矣宜恐別一從父弟為侍御史故史云凌即張都護公舍為之詔所載與此時合今表隨文附之）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於故都護御史中丞張
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加殆秦冀制或賓
武叛越自漢世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弃服斬化稚
驩卒為華人流戎愷悌士與之理性公克繼（文士子受也晉）
（謂安南都護府治交趾云爾公復銅柱為工討也鄭計見上）勤勞遠圖數贊嘉猷（銅柱）表前功載修
宏道北出式遏蠻氓梯航連連旌旆

悠悠輻湊都會（輻音福湊千切說文會也）皇威以赤方荷天寵宜
公宜侯聲駛音鄉覡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試吏時推
清能（謂公為蘄州春主簿時也）蘄 公昔乘軺入知準繩餘務以安征
賦用登（謂公以左領衛兵曹參軍為南安南經略判官也）桂史稍遷郎曹維辟（公謂
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也）程功佐理海裔斯澄（謂公為安南都護也）乃紀南
方專任是憑（謂公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也）
禮奉（分五玉書修五禮五玉注云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恩錫百朋（詩云
錫我百朋朋貝五貝為朋百朋言得祿多也）開府辟掾群英攸屬顧茲陋
微敢廁甄錄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懸旁角

（應劭漢官儀曰解豸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為冠豸大蟹切）星言赴命注望惟
悵規險如夷瞻程非遐伯氏左官爰滯中途流連隱憂
言念弟濡子姓莫在使命頓殊（一作命）一旒魂帛影故處斯
須情留江徼嗒夢結天隅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
慟展轉增傷瞀力猶在中腸屢戲方俟銷憂永期投跡
論德不福法星降災庭睽寢（禮記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
（之屬正義曰血不去樂也）變穴馴起訃爰來（已聞音）極躬茲恨銜慟
增哀隱容莫及報德何階輴車北轅（輴音春輴車喪車也）申奠克諧
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十洲庶寫幽懷

祭萬年裴令文（萬年令裴理也公嘗為理墓碣云元和十二年七月卒文必是時作）
（又云孩夫人柳氏即此所謂追惟叔德嬪於君室者也）
惟靈孝友之性寔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器宇粹然其
量（粹雖遂切雖大貌）廓爾其宇入以義來我以身許蹇蹇赴急
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公解推賢於博兵娟茲謀語或
泛或沉兩得其所考禮成文隆章克舉（謂公撰二禮集禮也）展樂
承職音宮式序既聯奏復亦閒箭笙播在奉常永傳儀
矩（謂公為太常主簿集樂事作者立二部伎樂也）脫略細謹傲忽煩言坦然自
居無顧仇怨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出（出罷）中廢再期騰騫

孰云蓄憤遽此歸魂（謂公為萬年令為金州刺史奏再論道循二州佐杭會赦量移吉州長史也）
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
而逾密追惟叔德嬪於君室上奉尊卑下歡儔疋致其
孝敬式是仁恤爰及童孩寔心勿失君之仲季茂於文
術游藝相從操觚激快顧余蹇劣忝迹奏逸二紀於今
情交若一寢關凋缺（互五）見遷黜契闊參傳分形間質方
期未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獨守
邦秩相其永哀淮海蕭瑟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
返訃其賦書來自番禺（番音潘禺魚容切番禺二山名在南海今廣州與循為近故云）

𡎖守窮荒，山夔與居（山夔，如龍而一足也），有石不申，有言不舒，況逢零悴，當凡以拘，拊膺失慟，長慟何如，非禮無赦，況哀有餘。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呂敬叔，恭也。公嘗為呂侍御恭墓誌云：卒以元和八年六月，年止二十有七。此公所以重惜之也。其曰惟子之兄，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蓋言呂衡州溫也。）

維年月日，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肴（一作醑）之奠，致祭於亡友呂敬叔之魂。嗚呼，鞠躬歷聘，或以不苟（謂孔子也）；居魚罪離，夫何克合（謂呂尚也）。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惟子之中，忠勇

允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辯論恢奇，嚴我傳大（巖一作），與世異資，何付之器，而獲於時（獲知利，如治也）。嘗曰余武王功，是期摺者其力（者伊呂如者定助功），詩以達皇戚，邊鄙不靖，俾供興師，諸侯順道，或類咸宜。今其沒矣，哀志之違，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惜與子游，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智，進而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棄。余慎取友，惟心之雯，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非賢，一貫於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皃（貌）阻心傳，我與終世，

子天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子俱亡，孰云後先。惟子之兄，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子仕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遄已（遄，淳公切，說文：往來數也）。有稱之妻，有弱之子，海壖（壖，而宣切）東周，歸罷萬里，翣紼之行，獲出於此（紼，分勿切，與綍同。說文：亂系也。周禮封人置其綍。公時在永，呂歿廣州，其孤爽等以其柩如洛陽，葬於大墓，故云獲出於此也）。子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敏文（崔君敏，即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也。公嘗為之誌，所載甚詳。元和五年九月卒，文蓋是時在永州作。）

大產崑崙者，難為玉；植鄧林者，難為木。公以令望，顯於華族，藝邃六書（周官保氏掌教國子以六藝，五曰六書，主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學該十錄，躭此黃老（躭，都含切），恬於寵辱，入補黑衣（謂公以千牛備身佐環衛也。戰國策：左師觸龍言於趙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出參甸服（謂公為盩厔、原藍田尉也），三紀綱，淮海政令惟肅（謂公為揚州錄事參軍也），宰制岳濱，周於仁育（謂公為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也），儲闈典議，立清攸屬（謂公為太子司議郎也），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謂公為邵州刺史、連永州也）。至於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於庶獄，妖訛殄除，淫祠剪覆（謂公檢殺妖帥，毀居萬淫舍者千餘室也，事詳見誌）。

出令三歲人無怨讟進律未行歸神何速其咸以罪戾
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嚶遼野溪溢（幽）公湘（宂鵲）
（歷切）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終需斯併
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何顧慕感傷嗚
呼室有遷去川無息流急懷曩辰怳若夢遊窅徹中寢
魂還乘舟邦人永思匍匐隱愛況我懷德心焉若柚絜
誠可鑒歎豪非著

祭段弘古文（段洪古公嘗為之誌此本不載已別列之外集觀其以直遊諸公間而卒不克用惜哉元和九年卒於桂州永州刺史在公能以公及劉禹錫之薦知之乃致其表來永之）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

（此與貴歸堂於豐公之文當其表之過永而祭之也）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其信義誰
與同波硜硜以終（硜丘耕切）堅不可磨（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術得其
仁友擇其益始於可進終會於色精誠介然得貫金石
追思懷舊與詞情數君昔來辱僧聞嘉言宵會北堂書
宴南軒去遭于越不日其旋載除我居望爾北轅今者
之來丹旐有翩閟茲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君實斯
貧有子而幼孰云領信性天所祐道途之資敢廢於舊
志君之行銘石斯授有潔其觴有焚其芝庶鑒於誠臨
茲饗侑

哭張後餘辭（一作）（貞元十八年文）（作之年月未詳惟辭謂後餘得進士明年應舉卒當在京師時作也附久）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為經術甚邃而文少余
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沖然忘其有人與之言鏗
然而厲（鏗丘耕切）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
世非其世也（一無曰字）川道而得乎世然而猶（一作不）顯則曰
命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
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博實弘裕宜為大官者老求
其所以天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明年應舉卒（應余切）何
（音郡）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佑善人而殺是子何
也激者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為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所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
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
出者也無取喜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
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
者助之哭焉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詣胄者同貴不
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可也嗚

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

呼向吏使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榮膚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為老人時及是子猶幼子之優將是亦黃耇嗟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為人早服高位淫訣肆態銀艾命弁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齯齒而童（齯音倪老人齒也）赫赫而辱進穢於机杖負泥塗於另服已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弔宜辭而哭吾其過乎與其究而加貴吾而加壽道廢於人度及其母從容邦家樂我則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祭李中明文

（公嘗荅韋中立書云來南六七年二年冬幸大雪文調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行吞磵磵兮此必在永州時作也）

致祭於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遯以恤兮夫子之志勵以銳兮求中慊未若履冰兮敦仁以友孝寬恭恭兮唯穀死爵禮其他莫徵兮（一云獵穀無稱禮莫徵兮）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踰歲長行若昏兮外溫其顏內敵直繩兮讜言來加不遷陵兮舉世群非自視孔兮庶傻游於道大賚是承兮掩寬舒柳與類外兮胡范范其不信卒以禍仍兮豈黯忠奧亡見所悟兮（衷一作哀 質證一作履信）將教言吾欺終不可徵兮吾方朋子於蒸奠有興兮令奔余志若崩兮若將援而上喪厥肱兮但其殞心交背膺兮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紆委磵磻兮（磵胡切 磻主朝水檢切）又（音增 石兒）鵶鵲夜啼群唳凝兮（鶹音休）覩兒以行中道殘兮妖鬼（殘音殘 鬼音蛊）魑魅搞呵曷可憑兮（嗟嗟音抽知切）聊致吾慎斯言孰稱兮

楊氏子承之哀辭（并序）

（書表之表系楊氏之子姓皆以之字為名曰渾之子不詳承之所自世父然必父憑之曰後之曰敦之是也孤悲獨兮相詳水消自世父冶父姓蓋闕概世父孔也操不經馮水出瀧賀下注湘水此必元和四五年間愚溪臨賀時作）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甥胖人柳宗元為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願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辭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為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厖（厖一作亂）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罕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慼慼號之聲無為也用是為

之辭以相其哀焉
稟醇熙兮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寬
學之勤兮行弥寡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兮馳聖道
力未具兮志求道道之遠兮兄先窮有母嗷嗷兮有弟
哀號嗷音叫世父孔悲兮淵水滔滔去昭漢兮沉幽冥覩
冥冥兮竟難託死者靜兮生者熱子之叔兮徒增憂志
其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誰
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兮獨何為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祭文十五首

舜廟祈晴文

按史舜葬於九疑實惟零陵零陵永州治也文謂勤事南巡祀典以號此焉告終宜福遺黎此必在永代其州刺史作其時日則不可得而考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政以齊九澤既陂錫禹玄圭至德神化後誰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不暌今陽德僭候有渰淒淒降是水涂混為塗泥岸有善崩沃或斷堤泛濫疇壠坡陁陁徒何切圃畦恒雨獲戾循咎增悽思茲嘉生均被蒸敢望誅黑蜧音戾淮南子曰黑蜧神虬潛泉中而居天行雨則躍扶陰蜺扶音赫蜺之春秋元命包云虹蜺者陰陽之精又月令季春云陰陽不和抑生此氣虹見有青赤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式乾后土以靡天倪藻盛不害餘糧可接或敗或渰為酒為醴饒饒笙鏞坎坎鼓鞞百代祀德匪心不穢豈獨蘋藻微誠潤溪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禱文

元和十年作或曰之辨文公律非是孟公寄志其從文事宗直之頻此元和十年子為柳州七月南奉宗直寄從謀兩雷塘則此文乃公之作矣小文公之文明也

性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狀一作宅于巖隈風馬一作

駢雷車霈馬（一作然）徘徊能澤（一作宅）地產以祛（一作祛）人災

欽茲有靈爰以廟饗（一作享）神惟智知（一作為敏一作敏）我（一作敬）以

誠往苟失其虔人將（一作神）安仰歲既旱暵（音罕又音漢乾也）害

茲生長鼓用昭告期于肸蠁（肸許乙切又許訖切說文蠁布也蠁音響）其自

朝（一作從）受命臨茲齋壇蒞政方初（一作一方）庶無淫狂潔虔

自持忠信是（一作式）伏苟有獲戾神其可罔（一作罰）摧摧嘉

生性天之養豈使粢盛棄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響

欽若成（一作神）功惟神是獎

祭纛文

（纛音導又音毒以旄牛尾為之在左騑馬首故文謂漂有大特化為巨梓秦憑神乃建其頭正謂此也元和十四年代裴中丞行立封責罪時作）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惟昔濩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其頭是為兵主用以行師（史記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漢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纛時赤鳥如口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既類既禡指于有罪（禡音罵類禡皆師祭也）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蠢黃孽保固麤人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拖威于下惟守臣某董衆撫師秉羽先刃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爰薦末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儀旻大命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蟊螟（上音矛下音螟食苗蟲）達我涵育收厥醜圖役于校人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刃以為神恥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

（周官典瑞掌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云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綱日綱日者謂上剋也兵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與前文同時作）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秦究百越（秦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平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粵與越同）漢開九郡（漢地理志黃帝畫野分州堯遭洪水分絕為十二州禹制九州周監二代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為幽并漢興武帝攘卻胡越開地廣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末亂北方荐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屠蠻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衆殘人黃娃頑嚚（魚刑切）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寇使臣（池音）梟視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一作青）誼殄趙魏顛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妙尚恣孚頑致天震怒命底

于罰官臣某欽率邦典繞戎于征惟爾有神愁揚逦職敢告無綴詭類無劉我徒（劉音流，殺也）鏃月鋒鍔畢集于兜躬鎧甲于盾（鎧口代切，甲也）咸完于義犯焚煬蕩沃往如行虛俾人懷于安以靖离之隅（离，南方之卦也）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公集有井銘，在元和十一年三月，此文同時作）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為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湩（湩，竹用切，又多貢切，乳汁也）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怠蘊利滋久閼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測我心卜茲刊兆于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遷匜（一作石）今則順道終古所與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成于富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敢修報禮式薦蘋藻

禜門文（周禮鬯人之職，禜門用瓢齎。注云：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禮記曰：雩禜，祭水旱也。據文云禜于城門之神，又云注雨斯降，害于麰麥，豈次前為在柳州作歟。禜音詠）

禜于城門之神惟神配茲含德司其闔闢能收水沴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麰麥野夫與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休徵未獲敬用瓢齎（瓢，婢遙切；齎，音咨，謂瓠剖去瓤以齎為尊）以展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叔父祭六伯母文（公之叔父有四，此居其次焉）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緯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靈伏惟天錫壽考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愛長慈幼宗姻仰則不恃貴位孰不悽惻嗚呼哀哉移天夙喪丁此閔凶主器纏天奠承于宗懿彼賢女孝誠自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致養有榮其道克終天禍繫族遠承哀訃纏牽官守（一作事）奔哭無路亦既請告聿來京師以歸以呼祇拜堂帷子姓彫落宗門日衰託于外姻依此靈儀幼女歸懸誓言固之仁賢見容曲遂其私內顧孱幼秋益摧悲誠況于人豈曰得宜今歲詞選獲參士林主其簿書于華之陰受祿雖微奠逮晨心夙駕來征祖軷（軷音跋，道祭也）將臨朔望是違哀懷曷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夫人獨孤申叔之母也。申叔字子重，少有聞，年二十七

存故云克生賢子未壯而死又云覽與予道契義均也其曰自羅禍離逾紀漂淪蓋公自永正元年乙酉消官至元和十一年丙申為一紀耳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
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名播九圍望
高庠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在抱與孫承家之祀孝女
良婿適逢岳喜其義與予重道契義均知心為貴實左
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竟罹禍謫逾紀漂淪風志斯
阻微衷莫申羣崇末路私願獲陳遽此承訃天乎不仁
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孫女室孝道當復神
之（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歲昭融不疾而逝靈識逾濟承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寘
其毒願言有知以慰幽躅

祭從兄文（據文云銘墓有詞發我狂言以其考之公嘗為大理評事柳君墓誌即公之從兄也諱寬字存諒文又云假守郡晉蓋寬嘗為邕州見集之馬退山茅亭記文又云歲首去我將濱海瑞興語所謂提于再據者實命當知室無疑也）

嗚呼我姓嬋嫣（嬋音蟬嫣於乾切）由古而蕃鐘鼎世紹圭茅
並分至于有國爵列加尊聯事尚書十有八人中遣諸
武抑鬱餘究踣躓不振（踣蒲北切）數逾百年逝者紛紛稍出
能賢族屬矜曜（矜音旌與旌同旌顯也曜弋笑切與耀同昭曜光也）期復于前君
修其辭楚越綸傳役事游佚假守郡蕃人謹吏畏威寬
咸宜神乎我欺命逝不延與起之疑是越是往歲首去
我將濱海瑞留遊歡娛弭月彌旬夜歡齊炬晝凌風煙
理策崛嶮（崛音屈嶮音欽高峻貌）廣舟漂浸（漂狙山切浸子猩切流水貌）將辭
又醉既往而旋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襜襜（襜處占切衣蔽前）
也飛旐翩翩升拜與形洽（一作合）哭詵閭遂歸從祔于郡
之原銘墓有辭發我狂言秋陳其志臣嘏于文觴有旨
酒豆有嘉肴伊莫之并而誠孔繁靈耶罔耶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集有志宗直卒元和十年七月卒文亦是時作也 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一）上

維年月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
彫喪歲月自以（一作久）但見禍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
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名有單緒（一作各為奧子）惟爾早
天（遷七創切）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
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義正直天竟
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
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一作年過三十不非命書）答天
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
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卑下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

娩汝墨法絶代知音尚稀及所著文不令沉沉吾皆收録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賤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為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允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為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紼注見祭呂敬叔文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公集有永州刺史流驩州崔君權厝誌即簡也誌云元和七年正月卒八月柩至永還葬至於社之北文是時作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發雄于初暑動京邑施于方隅容勿書奏元侯是俞蜀寇內侮禍聯羌髳髳音矛君出顧畫按摽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超受刑曹留撫南鄙移刺連部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逐悍石是餌元精以渝雷譴爰興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辜濵海浩浩而君是踰高山莘茫而君是居厥弟抗憤叫于宸衞天子憫焉許以文書節史既斥連帥是除期後中壞遽淪别區喪還大漠又溺二孤痛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譎于天降此翦屠柩不及歸寓塋荒墟將葬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煢煢相視煢與惸同憂也撫悼增恤感集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容夕計期正文律資契師友豈伊新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乎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紼以出見祭呂敬叔文谷屋爰封見祭崔少卿文神非久留鬼駕于中書石為誌世德斯崇手斟以酹斟音拯酹也涕出焉窮

又祭崔簡文

一本作祭神柩歸上都文按簡元和七年就葬于永公謂三年將後故塋且云後三年辭富備盡自七年至十年為三年公元和十年正月己召至京師而此文謂君死而還我生而留則當是元和九年作矣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頽坋房吻切或确而舉确音殼又昨律切大石也葬陰流泄漏瀐没淪溢瀐思廉切爾雅泉一見一否為瀐碩鼠大蝯傍穿側出虧踈脆薄久乃自室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容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蹤戾佻險佻音迢睒眒歟哉睒音閃暫視也眒試刃切也張曰胜賤暗賀胜生果切賀音忍輕篤妄走走音疑不思己類好

是羣醜不如君之綽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
是舟擧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濟奕奕其歸宜樂
且欣君死是還我生而留㞢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于
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即簡之子曰處道曰守訥以奉簡之喪踰海不幸暴風溺死此必發至永後次前祭崔使君文作一本云崔君莛附祭二甥文篇首有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韋六小卿之魂字

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與而
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逢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
將奪之鑒使昏霧兮霧與霧同反復攪予哀何救兮骨肉與
從竟焉覩兮庶幾來歸歆以侑兮飲音侑勸食也酒實于觴肉
盈豆兮豈伊异人余所授兮來耶否耶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崔氏即簡之女諱媛嫁郎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元和十二年六月卒公時在柳也誌曰某月日遷柩于洛其月日祔于葬在北邙山南洛水東故曰邙阜有位云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進爾為首
甥於我氏是頗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
風斯守播于族屬芬集一作馨自久恭惟伯姊道茂行高

上承下訓克敬能勞風有儀則刑于汝曾雖云性善抑
由良陶汝之先君以文海我周流辯論有疑必果恒苹
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㳂女及諸弟流離莫
從幸獲我依以就困窮歸之令族有府其谷方冀榮壽
遽罹罒災凶嗚呼哀哉汝曰縣諧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
古罕同斯也英文敷暢洽通實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
天閎神理何嚴盛德餘慶宜福其豐胡茲降戾惟禍之
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收牧武陵便道往來信宿
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
閟幽躅除玉切臨視無路遡風慟哭怛然自中如刃之觸
邙阜有位青烏載卜青烏子相家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石連金山埜之二千石道遠
尚艱歲月逾邁方俟歸祔再羽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
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

駢當是處道守訥之昆弟也文謂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此在永

祭于鄉郎之靈嗚呼天隨靈旁音旁省取不可貪既奪又作
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塞其匱匱
抽深抉容擔重揭匱擔當切負也揭丘傑切舉也又丘列切負也守

吏失職訢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類之才而三見廢姿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未仁其得爲繫纘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既致其党秘極其哀秦越萬里心寃徘徊念與汝别柱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髮與第同前次沲隈沲徒何切隈烏回切水曲也笑領邪路吹蹄不過精音非又笑類也豈云古今自此而年孰爲鬼神是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謂翳司巫卒以幽昧莊之東野誰賵誰會既虞以奠誰主誰酹虞虞祭也禮記曰豈若速反而虞乎疏曰既已竟神靈安否速反虞祭安神乎孤覔寘寘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纘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東萊操書雖稱狀劇狩侍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相爾新冢少陵之隅何時歸祔圯土下呼圯敷美切毀也清泆徹墉泆[illegible]智切溢也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秖盡擢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哀游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詩 古今詩七十六首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劉二十八禹錫也初與公同爲監察御史故曰院長張員外署也正元十九年與韓吏部李方叔二人爲幸臣所讒俱爲縣令南方韓集中有與張睦誦時道遊唱和詩十三章張後爲澧州刺史韓誌其墓公此詩蓋正元二十一年貶永州司馬後作

弱歲遊元圃先容幸棄瑕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西北名元圃臺西漢鄒陽傳以左右先爲之容也禮記瑜不掩瑕名勞長者記文許後生誇陳平門多長者車語云後生可畏鶡翼嘗披隼蓬心類倚麻傳云鶡拔隼翼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莊子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謂不直也鴳音晏莊子斥鴳小鳥也隼音笋繼酬天祿署漢揚雄校讐天祿閣句俊書句服俊服是俱尉甸侯家也上四姓蓋謂與張同以進士舉博學宏胡父遊相依張爲校書郎武功尉公爲集賢殿正字藍田尉之意憲府初授跡丹墀共謝靈運晉書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拜嘉爲外臺是爲三臺又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臺府張衡西京賦青瑣丹墀注丹墀階也以丹墀塗之公正元十九年與張同爲監察御史故此對已下皆言其御史時相從子朝之意分行參瑞獸傳點亂宮鴉執簡寧循枉持書每去邪沈約爲御史中丞彈奏王源文云源官品應黃黻臣輒奉白簡以聞注昉爲中丞彈曹景宗亦云輒奉白簡又崔篆御史箴曰簡上霜凝筆端風起星御動奏以簡也後漢蔡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

持書御史遣尚書持書亦御史衛也鸞凰標魏闕熊武負崇牙周禮乃辟治象之灋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若魏闕之下周官熊虎為旗熊武即熊虎也牙謂牙旗也宋鄭鮮祭牙文崇牙既建義鋒增厲辨色宜相顧傾心自不諱金爐仄流月紫殿啓晨霞瑕音遐赤色也謂曉起日光射瑕字也漢紀云神光降集紫殿未竟還喬樂俄成失路嗟此已下言張與韓李皆論為辯今南方之意遠喬字見孟子還如渡遼水更似謫長沙李白詩屈平顦顇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賈誼事漢文帝為絳灌馮敬之屬盡害之謫為長沙王太傅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訟庭閑枳棘候吏逐麏麚麇音君麚音加牡鹿也三載皇恩暢千年聖曆遐張自正元十九年癸未至元和元年乙酉憲宗即位為二年矣故云二載朝宗延架海師役羅梁溠溠音嗟水名梁溠作橋孔溠水上也荊字字見禹貢京邑搜貞幹謂張遷宗主拜京兆府司錄也南宮步渥洼張繼為禮刑二部員外郎也洼音蛙渥洼水名武帝紀馬生渥洼水中世推材是擇一作棒人御驥中驊欵刺苗人地仍蹄贛石崖謂張出為虔州刺史也虔州屬江南道三苗之國在焉故曰苗人地贛音紺虔州縣名又音貢水名出豫章禮容粲琫珌戎備響鉦鐲珌音必一作琫峭別切玉也琫是孔切佩刀下節詩鞞琫容刀鉦音征鐲音濁戲文鉦鐲頓鏤也寵即郎官舊感從太守加張仍以刑曹刺澧州也建旗翻鷙鳥負弩繞文虵周官鳥隼為旟龜虵為旐又云州里建旟旟音余析羽皮毛置之竿頭為之集鷙鳥也故云翻鷙鳥繞文虵謂旐也司馬相如傳靜今負弩矢先驅冊府榮八命周禮宗伯以九儀正邦國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

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中閨盛六珈閨一作闔詩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珈音加婦人首飾之盛者韓吏部作張公墓誌云公娶河東柳氏子則公與張為親故言及中閨也肯隨胡質嬌胡質仕魏文祖時性沈實內察不以節檢物所在見思既年詔書褒述其清行賜其家錢穀方惡馬融奢後漢馬融為南郡太守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褒德符新換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今郡守多月分符合符事謂此也張自虔州改澧州故曰符新換懷仁道併遮寇恂嘗為潁川太守後從車駕擊隗囂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寇俗嬪龍節晚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注云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朝謁介圭賒詩錫爾介圭以作爾寶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瑞賒音奢禹貢輸苞匭禹貢苞匭菁茅包橘柚也匭匣也荊州所貢澧屬山南道郡古荊州之地云周官賦東秅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凡諸侯之禮上公車米視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視死牢牢十車車三秅注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秅則三十稯稯積秉也秅文加反稯一作總雄風吞七澤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所見者曰雲夢異產控三巴萬焉蜀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故漢末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朐忍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強復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從龐羲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又禁巴寰宇記於渝州記云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謂三巴其說又不同然公詩意謂張所治澧州屬山南東道西劉璋所分三巴之地屬山南西道及劍南道山南劍南二道相

援故曰控三巴也即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
漲桃花令肅軍無援程懸市禁貫貫音奮貫貫也不應漁竭澤
寧復歎棲苴今為菹字苴鉏加切水中浮草也蹀躞騶先駕蹀音牒躞音燮蹀躞
行貌騶音鄒廄御也龍銅鼓報衙梁毫東國素韋誕非紈素下筆書蛾也不濡
印錦溪砂砂丹砂也本草丹砂多出壘洞錦州界砂背積丹難泊人歸山倍
畬音奢火種田也吳歈工折柳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宋玉招魂云吳歈蔡謳奏
大呂古樂府有折揚柳曲桓伊善笛擢折揚柳尤為奇妙後人不能盡其指訣也飲書食楚舞舊傳
芭文選起艷楚舞後漢傅毅舞賦云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藝晉壇樂遠
巴郡事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巴舞旋是此而諸本作芭未詳隱几松為

四

曲傾樽石作汙今為窊字音哇汙樽字見禮記隱几而卧見孟子寒初榮橘柚
夏首薦枇杷紀變荆至禱風移魯婦髽史記封禪書荊巫祠堂下巫先
司命施糜之屬蓋荊楚之俗好巫故曰荊巫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蓋魯襄公四年臧文
仲與邾戰于臺駘魯人迎喪者髽髽鬃介反惡髽也已聞施愷悌還觀正奇衺衺音
斜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親有罪奇衺則相及注衺猶惡也慕友慚連壁晉潘岳夏侯湛並美
姿容每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言姻喜附葭漢書中山靖王傳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顏師
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前言中禦盛六珈比又云附葭蓋張墻於柳氏則與公為親矣此以
下皆自敘其貶黜之意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胥常折潛
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遂人手盡又馬援傳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腰作

舌义手從俗子敢辭親恥汙唯恐長疵瘕善幻迷冰火列子窮數達變
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音胡辨切齊諧笑柏塗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東方朔傳時有幸
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
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塗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
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對無能窮者師古曰柏者言鬼神所止鵲故以松柏之樹為庭唐
漸洳侵濕也塗丈加切東門牛屢飯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
將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高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命後車載之中
散蟲空爬晉嵇康為中散大夫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絕交書有云危坐一時痹不能搖
性復好蟲爬搔無己逸戲看猱鬪殊音辯馬槌槌張瓜切垂也諸行狐作

五

嫛林宿鳥為蹉嫛魚列切與孽同說文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嫛蹉音嗟病也同病憂
能老新聲態似婷豈知千仞墜祇為一毫差守道甘長
絕明心欲自剄剄音頸也貯愁聽夜雨隔淚數殘龜梟族
音長聒豺群啄饞呀呆坐虎切不齊也呀虛牙切張口貌啄一作喙岸蘆翻
毒蜃磎竹鬪狂犘磎音溪犘音麻牛名野鶩行看弋江魚或共扠
瘴氣恒積潤訛火亟生煨說文野火也煨虐加切火氣也耳靜頻喧蟻
晉殷仲堪傳父師皆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魂驚怯怒蛙韓非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
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風枝散陳葉霜蔓綻寒
瓜挺一作蹠霧密前山桂冰枯曲沼蕸蕸音遐爾雅芙蕖其葉蕸思鄉比

莊舄（史記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越之細鄙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使人往聽之尚猶越聲也）避世蒸睢麥（蒸一作遇後魏睢季高尚不仕寄情邱壑雅浩秦徵為中郎將辭疾不起州郡逼遣不得已既入京都遂遁去）漁舍茨荒草村橋卧古槎御寒衾用罽（罽音計織毛也）挹水酌仍椰（椰音耶木名樹如椶櫚子殼可以為器交州記椰子中有漿飲之得醉故後人取其殼為酒器如酒中有毒則酒沸起但令皆漆其裏則全失用椰子之意矣）窟竄惟潛蝎費涎競綴蝸引泉開故竇護藥挿新笆（笆音巴竹之有刺者）樹搖花因槲（槲胡谷切花中有木樹花多生於古樹朽壞中）水母目待蝦（嶺表録異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水母者閩人謂之蛇渾然凝潔大如覆帽腹如懸絮有口而無目常有蝦隨之食其涎浮泛水上人或殺之則歘然而沒乃蝦有所覽耳）騶歌唼易嗄（嗄於邁所嫁二切聲敗也老子曰號而易嗄）饒醉異成皻（皻音查鼻上皰也）曳埵牽羸馬垂蓑杖艾豭（豭音加牡豕也）已看能類鼐（鼐囊來切爾雅鼈三足能）猶詩雉為鷨（鷨音華山雉名也）誰來中原菽（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徒巾下澤車（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注云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短轂則利也）俚兒供苦筍傖父饋酸楂（傖士衡切吳人謂楚人為傖楂音查果也）勸策扶危杖邀持當酒茶道流徵短褐禪客會袈裟香飯春菰米（菰音孤草名廣雅蔣菰其米謂之雕胡可炊以為飯）珍蔬折五茄（茄音加本草五茄葉可作蔬菜食）方期飲甘露（宋録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濟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更欲吸流霞（抱朴子項曼都修道山中忽遊紫府飲流霞一盃酒忽思家為上帝所斥河東號為斥仙人）屋鼠從穿穴林狙任攫拏春衫裁白紵朝帽挂烏紗屢數恢恢網（老子天網恢恢）頻搔肅肅罝（詩肅肅兔罝）衰榮因蓂莢（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望則日落一莢月小則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曆名之蓂莢）盈缺發蝦蟇路識溝邊柳城聞隴上笳共思捐珮處千騎擁青緺（楚詞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王逸云屈原既放逐常冀君設欲遠去猶捐玦珮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東郭先生拜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緺古華切綬也）

宏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宏農公楊憑也憑本傳御史中丞李夷簡與憑有隙劾奏憑不法由京兆尹貶臨賀尉後徙為杭州長史以太子賓客卒按憑貶在元和四年而詩序云三歲復為大僚蓋自元和四年己丑至七年壬辰為三歲矣是歲立遂王宥為皇太子肆赦故詩有重明照萬方之語詩蓋是時作也但詩又云島居覽粵邑建傳好書王此公集祭憑文中所謂入傳王國嘉聲隼典老也當是憑自杭州後還諸王傳分司東都在未為唐事時而史不載是事耳此詩之獻豈憑在東都時耶）

知命儒為貴時中聖所嘉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藏閑識新安地（新安縣名隸河南府）封傳臨晉鄉（臨晉縣屬河中府）挺生推毅蔚（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高步仰龍驤（魏書陳琳曰今將軍龍驤虎步高下在心）幹有

千尋竦精間百鍊剛茂功期舜禹高韻狀羲黃狀一作上又作扶足速詩書日鋒摇翰墨場雅歌張仲德詩小雅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注張仲賢臣頌祝魯僖昌魯頌四篇皆頌僖公也其閟宮篇云俾爾熾而昌俾爾昌而熾俾爾昌而大憲府初騰價憲當為監察御史故云憲府神州轉耀鍇音苦右言盈簡策謂憲當為起居舍人也起居舍人一曰右史即古所謂言則右史書之者也唐制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居左轄備條綱謂憲當為左司員外郎也唐左丞官管轄諸司糾正省內通判都省事左司員外掌副左丞所管諸司事者也故亦號左轄饗切晨趨珮烟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洽論將七兵揚謂憲當為禮部兵部二郎中也周禮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也七兵本始於周禮司徒掌五兵者也至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為五晉太康中乃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與舊五兵為七曹後魏遂為七兵尚書而七兵之名自此立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鎮羊謂憲嘗為太常少卿也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卿材優桂石公器檟巖廊峻節臨衡嶠和風滿豫章謂憲嘗為湖南江西觀察使也江西道理洪州即豫章郡也衡山南岳也在衡州屬湖南道云人歸父母育郡得肢肱良知故誰留念煩言背遇防壁非真盜客張儀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illegible]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金有誤持郎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龜虎休前寄貂蟬冠

柳先生文集 卷四十二 八

舊行謂憲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左散騎常侍也龜印也衛宏漢舊儀列侯丞相將軍皆黃金印龜紐中二千石亦銀印龜紐虎符也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貂蟬冠也晉太始中通直散騎常侍亦與武冠右貂金蟬貂丁卯切訓刑方命呂謂憲自散騎為刑部侍郎也周書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孔穎達曰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詔告天下也理劇復推張謂憲自刑部為京兆尹也漢書張敞拜膠東相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後守京兆尹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入守者輒以罪過罷唯趙廣漢及敞為久任直用明銷惡還將道勝剛敬道齊國社漢石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大治為立石相祠恩比召南棠詩甘棠美召伯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蓋周人敬其德故敬其樹也希怨猶逢慜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見論語多容競悍強火炎侵琬琰鷹擊謬鸞

風刻木終難對路溫舒傳刻木為吏期不對顏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凡負責爭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梵芝未改芳抱朴子曰[illegible]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遠遷逾桂嶺謂憲自京兆貶臨賀尉也臨賀屬賀州隸廣南道桂嶺賀州山名中從滯餘杭謂憲貶從杭州長史也杭州餘杭郡顧土雖懷趙知天誼畏匡子畏於匡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婚齊物誕莊子有齊物篇騷愛遠遊傷離騷有遠遊章麗澤周群品重明照萬方斗間收紫氣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煥以為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豫章豐城令掘獄果得雙劍臺上挂清光元和七年立皇太子赦故也福為深仁集妖從盛德穰秦氏啼猷衄周士舜庚莊爾雅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采綬還垂艾

柳先生文集 卷四十二 九

焦貢易林曰二十石官白文紀也華鍰更截肪魏文帝與鍾繇書曰竊見玉書稱玉白如截肪肪音方高居遷邑進傳好書王當是遇自杭州召回遷諸王傳分司東都也用成王時遷九鼎於洛邑各邑即唐東都史記賈誼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又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碧樹還金谷丹霞映上陽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清涼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過許邪冰鯉弔王祥自注云許季同尹河南年司業分司東郡王舍人居易在洛官家嚴公平生觀友許傳郎孟容也三舍人仲舒也東漢許劭汝南平輿人見疾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晉王祥性至孝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玉漏天門靜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左為晝右為夜銅駝

御路荒華延儁洛陽記曰兩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九尺洛陽謂之銅駝陌澗瀍秋瀲灩書曰我乃卜澗東瀍水西惟洛食瀲力驗切灩音豔水動貌也嵩少步微茫戴延之西京記嵩高山其東謂太室西謂少室高英視名即中岳也在洛中蓮渚徒云樂詩九義是用公之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詩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言鴻鳥也不宜同鳧鷖之屬備者也冲天自不違淳于髡說齊威王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降神終入輔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見小雅崧高詩種德會明敬皋陶邁種德見書獨弄傖人國傖音士御切注見前詩矣難窺夫子墻夫子之墻數仞見論語通家殊孔李後漢孔融孔子二十世孫也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非當時名人及與通家者曾不得見融欲觀其人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請融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

若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舊好卻潘楊潘楊世為婚姻潘岳作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潘為楊肇之婿故及之世議排張摯史記張釋之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時情奔仲翔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不言縲紲枉徒恨墨徽長徽一作年賈賦愁單閼賈誼謫長沙有鵩入其舍乃作賦云單閼之歲鵩集余舍閼烏葛切單閼大歲在卯也鄒書怯大梁鄒陽上書梁孝王王世欲殺之陽乃在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烱心邪自是昭世嬾佯狂世一作代箕子懼封佯狂為奴鳴玉樅金息懷沙事不忘屈原既放遂作懷沙之賦乃投汨羅而死戀恩何敢死垂淚對清相

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

并序 ○ 呂道州溫也刺道州當元和四五年閒裴韶州名字未詳題云曹長必嘗與公同在禮部者詩在永州作

韶州幸以詩見及性復奇麗邀不可慕用韻尤為高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嘗齊入公孫洪傳待詔金馬門銅魚或共頒隋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唐武德改太守為刺史號而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疑山看積翠九疑山在零陵湞水想澄灣湞陽蓋知水名標榜同驚俗清明兩照淼乘軺

參孔侄自注云韶州當隨渚戶部出征賦渚戶部益陽也傳亦不載韶州名字孔侄漢武帝時為大農丞梁仆天下盐鐵見貨殖傳按節服侯搧自注云遠州皆使絕域遂無滑夏之虞侯搧匈奴名見漢匈奴傳賈傳辭亡切賈誼謫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作文以弔屈原虞童髮未驗指虞翻也虞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不悉翻翻追與之書客奇之欲音班東心方的的騰口任頻嚬嚬音頻尹皺韓子云其閑嚬嚬聖理高懸象爰書降罰鍰德風流海州和氣滿人家御魅思猶貸左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思賢淚自潛潸所班切出涕貌存亡均寐寞寥落閒悍縲風志隨處盡殘肌觸瘴瘍五還切痺之也月光搖淺瀨風韻碎枯菅海俗衣猶卉書島夷卉服注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卉草也葛越南方布名山夷髻不鬟泥

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十二

沙潛虺蜮蜮射工虫也見下嶺南江行注榛莽鬭豺貜音蠻秋貜也循省誠知懼安排極自惝音閒說文惝也食貧甘莽鹵被葛謝斕褊音斕斕褊音通閒切斑兩色不純也遠物裁青罽音計織毛也時珍饌白鷴長捎楚客珮注見前詩矣未賜大夫環荀子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云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空勞慰憔悴妍唱屬妖嫺音閒說文雅也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婁秀才圖南也集有送之淮南序在

元和五六年間二詩皆當同是時作

遠弃甘幽獨誰言值故人好音憐鐵羽詩載好其音鐵所介山竟二切選鍛翮由時至鍛殘也濡沫尉窮鱗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因志情性得因一作同相知樂更新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月歡寧閣星霜分益親已將名是患還用道為儔機事齋飄瓦莊子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嬾猜比拾塵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數反進於孔子孔子曰今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識之矣煤烟塵因拾烟塵孔子於是疑惑高冠余肯賦長鋏子忘貧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士躡蹻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刎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鋏吉協切晼晚驚移律暌推乃忽此辰開顏時

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十三

不再絆足去何因海上銷魂別天邊吊影身祗應西澗水宿寞但垂綸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夜月病中見寄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維摩居士丈室也夢繞羽人郎楚詞仍羽人於丹邱注云山海經曰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丹邱晝夜常明也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秋蠡謀妻雙金重選佳人遺我好琴何以贈人雙南金難徵雜珮酬詩知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注雜珮者珩璜琚瑀衝牙之屬碧霄無枉路徒此助離憂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吳武陵永州流人也來永州在元和三年公下有萌

（武陵詩當四年秋此詩亦同時作）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縆枯桐（縆古鄧切急張也）清商激西顥泛灔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閟大樸聾俗何由聰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亦在永州也）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西域經多以貝多葉書之）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遺一作道）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江華道州縣名也道州即古之舂陵自道泝流亦可至永故詩謂去歲別舂陵泝流此投跡也）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舂陵泝流此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跏音加屆足也趺音膚足也）風窻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巽上人重巽也巽時居永州龍興寺此在永州作也）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掇都括切拾也）蒸烟俯石瀨（瀨音賴水流沙上也）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一作玉）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毗耶（維摩詰經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薰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咄此蓬瀛侶無乃貴流霞（見第一詩注）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零陵永州郡名吳武陵公前有初秋夜贈之詩集中又有小邱記云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深源克己即李卿元侍御也時在元和四年九月此詩云朔風吐寒氣寂歷窮秋時亦是時作）

理世固輕士棄捐湘之湄陽光競四溟敲石安所施鎩羽集枯幹低昂互鳴悲朔風吐寒氣寂歷窮秋時君子尚容與小人守競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為惜無協律者窈眇弦吾詩

界圍巖水簾（詩云今我始北旋蓋公自元和元年貶永至是十年春召還經巖下而作也）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選琴賦丹崖嶮巇青壁萬尋）懸泉粲成簾羅注無時休韻磬叩凝碧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巔想

像凌虛游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邱（楚詞屈原遠游章仍羽人於丹邱）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古東門行

（鮑明遠樂府詩言有東門行東門謂長安城門也觀公詩意蓋託以諷當時盜殺武元衡事先是王承宗以朝廷折鎮拒命上悲削官爵遣吐突承璀討之宅師久無功會詔青盧龍教表請赦乃詔況雷界以故地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工書請宥使人白事中書俾優不恭武元衡叱去承宗怒乃與李師道謀殺元衡故此詩首句引七國事謂承宗之賞亦起於削地也其曰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謂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晝賊來皆呼曰滅燭射殺元衡而還司傳語莫知主名也其曰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留中函七首謂賊始一呼石往御格獨不勝皆驚走遠害元衡也其曰魏王卧內藏兵符子兩捶朹真兵擧盍嘗殺筆相朝堂不知也其田安慶斜斜肯碰工辯同誼明宋并里絕臘斷胥郊下桃禹全寵贈不如土蓋是時初不知主名而吏卒不敢窮補優下詔讚錢東而市以募告者而王士則王士車始以賤聞也時當元和十年六月公是年正月自永以乃國三月十四日復出為柳州此詩當是聞變後作）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吳王濞傳孝景帝前二年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雞鳴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秦西有嶢關東有函谷關史記孟嘗君去秦變姓名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

赤丸夜語飛電光（前漢尹賞傳長安中姦滑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徼巡司隸如眠羊（周官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校尉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盡司隸乃巡察之職而眠如羊是不知有變矣眠一作很一作眼非是四時謂太子將兵無畏以羊將狼盡留不能以敢強而況又眠郎）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留中函七首（賈誼傳陛下之臣雖悍如馮敬者遂發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注云敬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又云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魏王卧內藏兵符（史記秦圍趙邯鄲魏公子無忌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魏王使晉鄙將兵十萬衆救之秦使使告魏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保壁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與朱亥慎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軍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于西掩袂真無辜（左傳哀十六年楚太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鄭人殺之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鄭未節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於以殺不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羌胡轂下一朝起敵國舟中非所擬（吳起謂魏武侯曰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安陵誰辯削礪功（當作工史記表）

盜列傳盎病免居家景帝時使人問籌策與孝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安陵郭門外梁孝王世家太史公曰刺者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礪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後使者捕逐之

韓國諒明深井里 史記聶政軹深井里人濮陽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重自刑以絶從妾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于尸旁 絶臏斷骨那下補 下一作可 萬金寵贈不如土 臞音獲泰音謂肥曰臞

寄韋珩 — 公元和十年自永州還再出刺柳州六月過嶺故有炎烟咽口鼻之語又云今年嗟毒得霍疾當元和十二年也是年王師討淮蔡故云神兵廟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

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此詩即其年作珩正卿之子也集中有答其書云

十八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群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灕水鬪石麻蘭高 灕水出零陵 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飢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 枹音膚鼓杖也 奇瘡釘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爭纖毫今年嗟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邇來氣少筋骨露蒼白瀄汨盈顛毛 瀄側瑟切汨越筆切 君今矻矻又竄逐辭賦已復窮詩騷神兵廟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忽念行葦十年踐蹈久已勞幸因解網入禽獸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 — 楊尚書於陵也懷傳元和十一年以罪貶

郴州此詩當在柳作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 南金注在前酬婁秀才早秋詩中 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迥野恣窺臨鳳去徽音續芝焚芳意深 見上獻宏農公詩注 游鱗出陷浦唳鶴遶仙岑風起

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十九

三湘浪雲生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遲客心 遲音值待客也 驊騮當遠步鶗鴂莫相侵 鶗鴂古穴切鶗鴂鳥名春三月鳴則草不離傷張平子思元賦恃己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謂恃己之華盛專時知我而鶗鴂之鳴使衆華不芳猶讒邪所蔽不得進也 今日登高處還閣梁父吟 陸士衡雜擬詩齊僮梁父吟秦娥張女彈梁父吟樂府曲名也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搉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 公謫永州時永與郴接故題云知是小生本樣蓋公在永時有所製也與前詩同時作

截玉銛錐作妙形 銛音纖利也 貯雲含霧到南溪尚書舊用

裁天詔漢以尚書作詔文內史新將寫道經王羲之傳山陰有道士養好鵞羲之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右渾帖中云右將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曲藝豈能裨損益微辭欲播芳馨桂陽卿月光輝徧書卿士惟月毫末應傳顧兔靈楚詞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言月中有兔居月之腹願望也

南省轉牒欲具注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詩有海壖狼荒之句當在柳州作

聖代提封盡海壖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夷圖上應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椎髻老人難借問椎直追反西漢西南夷傳自滇以北此皆椎髻注髻髻如椎之形也黃茆深洞敢留連下有柳州峒氓詩蓋柳州之民多有居嵓峒間者矣南宮有意求遺俗試撿周書王會篇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其事為王會篇見今及冢周書第五十九篇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浩初即龍安海禪師弟子也下又有浩初上人欲登仙山詩蓋在柳時元和十一年作

海畔尖山似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蘇舜欽子美詩話云韓退之詩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陸直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如做成一屬對子美為之對曰豈無羅帯水窮愁還有劒鋩山又云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真若劒鋩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尔耶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眾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句

再至界圍巖水簾宿巖下〕公元和十年春正月自永召還過巖下嘗有詩在前此詩所謂發春念長違者也是年三月出刺柳州五月復經從故有中夏欣再覿之句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覿是時植物秀杳若臨元圃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西北名元圃臺歊陽訝垂冰白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鸛鶴雲間舞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皪沉珠淵班孟堅東都賦睇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鏘鳴捐珮浦楚詞九歌遺余珮乎澧浦幽巖畫屏倚新月玉鉤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一作恍惚迷洞府

詔追赴都回寄零陵親故〕元和十年北還道中作下至灞亭上詩皆同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旁古堠應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遙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兩相逐正是峯前回雁時

汨羅遇風

南來不作楚臣悲屈原投汨羅而死公方召回故云不作楚臣悲也重入修門自有期宋玉招魂云魂兮歸來入脩門注脩門郢城門也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劉二十八禹錫也公初與劉同貶今例召至京師詩云投荒垂一紀蓋自永正元年至元和十年為十一年也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疑比莊周夢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情如蘇武歸蘇武使匈奴為匈奴留者十九年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賜環留逸響見上酬裴韶州詩注五馬助征騑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為五馬或云詩曰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郡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或曰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又古今風俗通口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馬環鞍全勒出則鞍之故永嘉有五馬坊馬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庾子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也荊州不遇南陽侶一夜春寒滿下廳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漢陽鄂州將也

驅車方向闕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禮記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無謀終自憐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惆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

善謔驛和劉夢得酹淳于先生｜傳游錄云襄州南有驛名善謔蓋唐之善謔驛乃淳于髡故居處也按髡傳髡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楚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王聞之夜引兵而去詩所用事本此元和十年北還過襄州作

水上鵲已去庭中鳥又鳴辭因使楚重名為救齊成荒壠遶千古羽觴難再傾宋玉招魂瑤漿蜜勺羽觴注觴酒器也插羽於其上劉伶今日意異代是同倫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灞音霸水名在京城之左此將入京時作也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不詳其作年月

遠師騶忌鼓鳴琴史記田敬仲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去和南風愜舜心家語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文中子曰子騶而從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其有虞氏之心乎此他山千古重慇勤曾是奉徽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李元二侍御即前李深源元克己也劉夢得集亦有哭呂衡州詩懷公作呂衡州誌云溫以元和六年八月卒詩是時作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耳]士林顛頓泣相逢祇令文字傳青簡[後漢吳祐傳祐父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盡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不使功名上景鍾[周禮鳧氏為鍾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三畝空流懸磬室[左氏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九原猶寄若堂封[禮記文子曰武也得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 又夫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注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遙想荊州人物論幾回中夜惜元龍[魏志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年三十九年後許汜與劉表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楊侍郎於陵也元和十年到京後未除官時作]

貞一來時送綵牋一行歸雁慰驚弦翰林寂寞誰為主鳴鳳應須早上天。

六言

一生判卻歸休謂著南冠到頭治長雖解縲紲無由得見東周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為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元和十年三月復赴柳州道中。]

[作詩蓋有自況之意]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劉夢得集有重至衡陽傷柳儀曹詩並引云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為別柳浮舟適柳州余登陸赴連州後五年余從故道出桂嶺至前別處而君沒於南中因賦詩以投弔詩云憶作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帆轉山滅馬嘶循故道帆滅如流電千里江蘺春故人今不見元和乙未即十年也是時公與劉俱召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至衡陽分路云]

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伏波故道風煙在[漢武帝紀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公如柳劉如連皆過桂嶺而去故所經乃伏波故道歟]翁仲遺墟草樹平[魏志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水經注鄗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再上湘江[次前篇]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時回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劉本附次][書驛詩後元和十年北還道中作袁陽從事即趙公也名字不詳。]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祇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伶倫黃帝樂師也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為黃鐘之宮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自注云昔與德公別於此元和十年赴柳州道中作

海鶴一為別存亡三十秋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容州舊史元和十年以長安令徐俊為容管經略使徐容州即俊也公是年三月出為柳州而徐之除在公之後故公先至桂州留詩以待之

幽逕為誰開美人城北來王程儻餘暇一上子陵臺後漢嚴光字子陵隱於釣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永正元年公與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异韋執誼皆以附王叔文貶八司馬而凌準執誼皆卒貶所异先用餘四人元和十年與公皆明召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公為柳州泰為漳州曄為汀州禹錫為連州諫為封州公六月到柳詩是年夏有所寄也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颭職琰切密雨斜侵薜荔墻楚詞貫薜荔之落蘂王逸云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薜蒲計切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腸一夕而九迴共來百越文身地越世家文身斷髮被草萊而邑焉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與下登峨山詩寄盧衡州詩一云秋水一云秋日一云秋霧皆元和十一年秋也

越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舂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鱅鰅愚容切鱅音庸魚名丈人本自忘機事為想年來顦顇容

登柳州峨山一作岷山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州是融州柳州北接融州也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為報秋來雁幾行林邑東迴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湯林邑牂牁皆西南蠻夷地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還將遠意問瀟湘南史柳惲為吳興太守嘗為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

答劉連州邦字詩猶把其經遠之意盖初到柳州時作

連璧本難雙連璧注於此卷第一詩中矣分符刺小邦分符亦見上注崩雲下灘水湘水出零陵劈箭上潯江柳州治在潯江北負弩啼寒狖鳴桴鳴夜猇桴音膚擊鼓杖也猇音尨犬多毛也還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窻謝守指謝安石也謝安石嘗為吳興太守

嶺南江行 元和十年秋作

瘴江南去入雲烟望盡黄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 博物志江南有射工虫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毛詩為鬼為蜮陸璣疏云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又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疏云含沙射人影也 颶母偏驚旅客船 嶺表志云南每秋風雲物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嶺南異錄記云嶺嶠夏秋雌風曰颶發日午至夜半止小屋遭樹颶屋尾若飛蝶累年一發或一歲再三颶音貝又其遇切 從此憂來無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元和十二年正月作 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 箬而灼反說文楚人謂竹皮曰箬峒音同山穴也 綠荷包飯趁虛人 嶺南謂村市為虛墟市之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蜀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人謂之虛不亦宜乎出青箱紀錄 鵝毛禦臈縫山罽 音計毛織也 雞骨占年拜水神 漢書郊祀志粵祠雞卜自此始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 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前漢紀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儒行孔子居魯冠章甫之冠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訓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見寄 徐中丞即前望秦驛詩云徐容州者也按地里志容州普寧郡防禦經略而徐改為容管經略當是後無疑然此題云中丞考之史不載也

鷓鴣念舊行虛館對芳塘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為累相期在故鄉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柳州作元和十年冬也

芳朽自為別無心乃元功夭夭日放花榮耀將安窮青松遺澗底擢蒔茲庭中 蒔時吏切別種也 積雪表明秀寒花助蔥蘢幽貞夙有慕 顏延年詩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謂幽靜貞吉之道也 持以延清風

無能常閑閑偶以靜得名奇姿來遠山忽似人家生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韻動竽瑟諧此風中聲 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元和十一年二月也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浩初上人見移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仙人

山在柳州前有與浩初同看山詩此當次其後

珠樹玲瓏隔翠微珠樹見下海石榴詩注病来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分符見上第一首詩注一任凌空錫杖飛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即前賈鵬也元和十一年冬作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遥知元豹在深處南山有元豹霧雨而十日不下食下笑羈絆泥塗間

別舍弟宗一公之從兄弟見於集者有宗一宗元宗直其世系皆不可詳詩云萬死投荒十二年自永正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一年丙申也詩是年春作

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烟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黄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郴州侍郎楊於陵也韶州即周韶州詩名字亦不詳據於陵貶在元和十一年此詩當十二年夏秋作也

郢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騑夢喜三刀近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卧室梁上李毅曰三刀為州字書嫌五載遲凝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自注云吾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書觀因話錄云柳柳州書後生多師効就中尤長於章草為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以此詩觀之蓋有之矣公與夢得間問甚數殷賢戲題其書後故舉庾翼之事為寄蓋劉家子弟當有學其書者孟崙二童必夢得之子殷賢不詳當亦夢得家子弟耶下有相酬贈七字詩皆當繼此篇在元和十一年作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来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南齊王僧虔論書云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後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比之首尾皆用庾翼王羲之事劉家子弟必有學其書者矣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自注云嶺南支郡無朝官考典帳與等悉附都府至京在柳時作也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是閭里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禮記王制注附庸小城也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唐武德初改太守為刺史加號為使持節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絶漳州韓泰也徹靈徹也字元澄劉夢得為其文集序紀其行迹甚詳元和十一年冬於宣州詩是時作

早歲京華聽越吟史記莊舄越人也為楚執珪病而尚越吟劉夢得序靈徹會稽人好篇章

從越客性學為詩

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 王羲之嘗與桑門支遁游蘭亭脩禊遁亦與焉故後人寫脩禊圖遁亦在其列道林遁之字也

頻把群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 甬東地名在越

訓家雞之贈〕劉禹錫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論寫付官奴 褚遂良撰王右軍書目正書五卷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賜官奴又行書五十八卷其第十九有與官奴小女書官奴蓋羲之女也是時柳未有子故夢得以此戲之 柳家新樣元和腳 指柳公權也公權在元和間書有名 且盡薑

芽斂手徒

重贈二首〕 此公答前劉禹錫所訓也

聞說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如今試遣隈墻問已道世人那得知 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人那得知

世人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 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 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

答前篇〕 此夢得得答公前詩也

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窗且當勤 羲之為會稽子敬七八歲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堵涴壁事本此 聞彼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 詩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衛夫人名鑠字茂猗書尤善右軍少嘗師之在法書入妙品按柳子厚墓誌云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蓋生於元和十一年詩作於周六未生時柳未有子故夢得又戲之以衛夫人也

答後篇

昔日慵工記姓名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季父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 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興為報元常欲抗行 王右軍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元常鍾繇字也臨池見上注

疊前〕 公又答夢得前所答二詩也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在家弄土惟嬌女空覺庭前鳥跡多 蒼頡觀鳥跡因而遂造則謂之字詩謂小女學書其紙散落庭中覺鳥跡之多也

疊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 禮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南宮起草舊連名 公與夢得當同為禮部員外郎 勸君火急添功用趣取當時二妙聲 晉衛瓘字伯玉索靖幼安俱能書為尚書郎時號一臺二妙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詩云春來新葉遍城隅當元和十三年春也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遍城隅方同楚客憐皇樹

楚詞桔性曰章后皇嘉樹橘来服兮王逸云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来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

不學荆州利木奴襄陽記曰李叔平臨終勅其子曰龍陽洲裏有千頭木奴及甘橘成得橘數千匹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楊侍郎於陵也時在郴州前有贈郎州報徹上人亡詩此當次其後

東越高僧還姓湯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善於為詩嘗與謝靈運鮑照之徒游靈徹亦姓湯故云幾時瓊佩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呂衡州温也集有呂衡州詠云元和六年八月辛段九秀才宏古也呂衡州集亦有贈段九秀才詩公集又有祭段宏古文及墓誌亦云與呂温游然宏古亦卒于元和九年則詩之作當元和七八年間也公時在永州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或見三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元和十三年秋作龍城柳州郡名

林邑山聯瘴海秋牂柯水向郡前流勞君遠問龍城地正北三千到錦州

再授連州至衡陽詶贈別【夢得】公前有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詩此夢得詶之也丁酬答四詩皆一時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黃霸為潁川太守後徵守京兆尹又以罪貶秩復歸潁川太守夢得初貶連州司馬此又出刺連州故曰重臨三黜名慙柳士師柳下惠為魯士師三黜見論語歸目併隨回鴈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

重別夢得

二十年来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

答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

三贈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歸

答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張衡出為河間相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會待休車騎相隨出罻羅

種木槲花龍城柳州郡名在柳作也

上苑年年占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秪應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槲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蓬萊羽客如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索七桃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云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嘗三來盜吾此桃者）

酬曹侍郎過象縣見寄（象縣柳州縣也曹侍郎不詳其名元和十四年春作）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古今詩七十五首

法華寺石門精舍三十韻（非方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寺居永州地最高次後篇在元和四年夏作）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始欣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松谿窈窱入（窱伊鳥切窈吐了切深遠也）石棧夤緣上蘿蔦綿層甍（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音鳥一本作萬夤延知切屈緣也）莓苔侵標牓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塹峭出蒙籠墟嶮臨滉瀁稍疑地脈斷悠若天梯往結構罩羣崖迴環驅萬象小劫不踰瞬（維摩經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爲一劫不云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大千若在掌（維摩經云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蠛蠓（蠛音蔑蠓音蒙小虫也）跼蹐疲魍魎（音罔音兩）寸進諒何營尋直非所枉探奇極遙矚窮妙閟清響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游苟不嗣浩氣竟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非余仗超搖藉外獎俛默有內朗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韁鎖高步謝塵坱（坱何朗切唐也）蓄志徒爲勞追蹤將焉倣淹留值頹暮眷戀睇遐

曠映日膈聯軒翻雲波泱漭（火倚朗切水大兒）殊風紛已萃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遺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有函丈（禮記席間函丈注函容也謂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微言信可傳中旦稽吾顙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據袁家渴記內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朝陽巖蓋在永州也西亭即法華西亭遊亭記云新作西亭當元和四年又始得西山宴游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華西亭詩是時作）

謫棄殊隱淪（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一曰隱淪）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鬱詎欲肩夷巢（伯夷巢父皆避世者）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西亭構其巔反宇臨呀庨（呀虛加切谽口兒庨虛交切宮室高兒）背瞻星辰興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茅羈貫去江介（羈貫以丱同穀梁子云羈貫成童不就師父母之罪也西都賦與江介之渺邈江介江之左也）世仕尚函崤（西都賦左據函谷二崤之間函谷崤山名）故墅即灃川數畝均肥磽臺館集荒丘池塘疏沉坳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嘲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筲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隟牖懸蠨蛸（上音蕭下音霄東山詩注云蠨蛸長踦也陸云河內人謂之喜子俗云喜子是也）所賴山水客扁舟柱長梢挹流敵清觴掇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絲匏逍遙屏幽昧澹泊辭喧呶（女交切）晨雞不余欺風雨聞嘐嘐（音交詩雞鳴嘐嘐）再期永日閑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館當在永州也次前後篇元和四年秋作）（九疑志瀟水在零陵湘永在祁陽永州縣北）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高館軒霞表危樓臨山隈茲辰始澄霽纖雲盡褰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駛音史水疾也）汎舟絕沿洄

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香零山在永州與前詩同時作）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疏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浮暉翻高禽沉景照文鱗雙江匯西奔詭怪潛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棲靈神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陶埴茲擇土蒲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糺結良可解紆鬱亦以伸高歌反故室自調非所欣

南磵中題 公永州諸記自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家渴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石渠既窮爲石澗石澗在南即此詩所題者也公嘗爲石澗記在元和七年春此詩蓋其年秋作

秋氣集南磵，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迷世亟悔欲子莫肯題此詩後云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餘大率類此又云柳儀曹南磵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絕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詩云竄逐宦湘浦此在永州也次首篇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漢光武紀詔百僚並上封事注云宦帝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復笑升天行。古樂府有昇天行謂學仙也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疏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磴丁鄧切磴道也景晏寒川明。一作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鸛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閒，益知身世輕。爲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皋耕。唐王勣字無功唐正觀中爲大樂丞棄官歸田舍中所牛躬耕東皋每著書自稱東皋子見呂才東皋子集序

與崔策登西山 崔策字子符公集有送崔九序即此人也序云竄居八年崔子幸來觀余蓋在元和七年也詩云秋江即其年秋作又云吾子幸淹留蓋在子序引之時與序相先後作耳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頹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書說築傅巖之野注虞號之界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說云胥相靡隨也云相隨使少說胥靡乃於巖丁壽等彭鏗夭。彭祖姓籛名鏗壽至八百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疏，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在元和四年此詩是在其年夏作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疏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色，爾雅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篔簹遺清班。一作斑異物志曰篔簹生于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

質音云當音當神舒屏羈鎖志適忘憂濟棄遂久枯槁迨今始
閑曠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閩親愛南瞻雜夷
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間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
晶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揚屬閉重扉憑欄
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辯亭毒意仰訴璇與璣諒非姑
射子靜勝安能希列子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射音夜

覺衰詩意尚未到柳時也當在永州作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
疎髮就種左氏盧蒲嫳曰今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上聲髮短也奔走力不任咄
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
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當共斟是時春
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
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詩云眡出既云捕元和元年擒西川劉闢也又云吳蜀亦已慶元和二年誅浙西李錡也浙西平在二年十一月而此詩有秋月高明之語其三年秋與

夙抱丘壑尚狂性恣遊遨中為吏役牽十祀空悁勞外
曲徇塵轍私心竊冀遠之鄙劇器退非鄉曲豪天命
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神明固
浩浩衆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屈原離騷賈誼傳注云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是辭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舠音刀小船也
虛館背山郭前軒面江皋重疊間浦敘音敘水也迤邐驅
巖轂巖音教山多小石也積翠浮澹瀲始疑負靈鼇葓林留衝飆
石磯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漢書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左太沖魏都賦樵蘇往而無忌澄潭湧沉鷗半壁跳懸猱鹿鳴

驗食野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魚樂知觀濠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此一節在知字一字公猶出使之大有意矣孤賞誠所悼暫欣良足
褒留連俯檻注我壺中醪要顧進芰實易觀我朵頤也芰奇寄切菱也擢手持蟹螯晉畢卓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炊稻視爨鼎膾鮮閑操刀野蔬盈傾筐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筐易盈之物頗雜池沼芼左氏澗谿沼沚之毛毛草也緬
慕鼓枻翁嘯詠鋪其糟楚辭漁父章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餔其

猶而歎其隱屈原曰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枻音曳楫也遐

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螬於陵子仲孟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咽音宴螬音曹斯道難為

借況憂安所寵曲渚縈鴻鵠環洲戲鸕鷀蒹葭迥西岑

北流遊泅泅徘徊叢香里遠火明連艘太落寒山淨江

空秋月高欲秋戒從善將矜所操趣淺戢長枻乘深屏

輕萬孺望援澡竿哀歌扣鳴艙音會舩也中川迷超怨謾若

翔且翱淹泊遂所止野風自飄飄音瓢潤急瀉艇舟踐荒

亂歎嗟入門守拘縶淒戚增鬱陶慕士情未忘懷人手

徒搔內顧乃無有從輔甚鴻毛名為久自取貪浮固云

叨問牛非釁鐘事見孟子蓋取其若無罪而就死地也兔說飄鶩臨牢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音說永遁刀筆吏晉書傳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古曰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寧鞅簿書中與豪犨物

裂壞分鍵橐岷山既云捕莫肅沛巴廬叢書及晉書兩岷合於兵塵

薰臯下嬰師古曰薰謂告擊而多殺也打櫱獸方虎謂方板讓明當伊耆謂伊尹猶天子傳東征至里水之阿有野鼻陵也拔山窮木禾支苓整西膝所謂木禾粟類也

駕海途蟠桃東海有山名曰度索山有大桃樹屈盤三千里曰蟠桃重來越裳雉

前漢越裳氏獻白雉再遊西旅獒西旅獻獒見書左右抗槐棘秋官朝

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注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棘以赤心三刺也

縱橫羅鴈鶩羊大夫執鴈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卿執羔大夫執鴈注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

三辟咸卑宥眾生均霑恭安得奉皇靈在宥

解矢弢音叨弓衣也歸誠慰松梓陳力階蓬蒿卜室有鄠杜

鄠音戶京兆鄠縣西有數頃田名田占澧滈澧水出鄠南滈水出鄠北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又城南有數頃田樹其此耶

磻谿近餘基阿城連故墟蟬蜂顧翱翔蠶蠹

𧌒甘自穢𧌒音惠切草也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繅及冠足為

溫寒成日短布單衣褐滿腹寧復饕莊子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饕音叨

飲也安將欺及管筍筍音削毛切

漁澤從鮪鮰上音回下音刀也觀象嘉素履易素履往無咎陳詩謝干

旄詩干旄美好善也方託廉恥庠啟向賦槽遷踐無圍涸固

窮甄媱惜跧蹌辭未縛悅懌換煎熱發年徒負販詩式負販

者注負販者鄒國之風俗興役趨伐鼙周禮鼖鼓鼙音卑大鼓也目眩絕

渾渾耳喧息嘈嘈鉉篤畢餘命當貴非吾尊長沙宏紀

纏以自廣有云桔之與槔今何以斜纏漢陰嗟桔槔莊

子貢南遊於楚反于晉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

我于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其名為權為圖者忽然而笑曰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荀仲舉壞情
機事息秋霜海霧多蓊鬱越風饒腥臊穿唯追魑魅所
懼齊君蔑君音動浹音刀切蔑蔑懷惜見禮記知當懷褚中晉景公三年楚圍鄭鄭告
急晉楚與晉軍大戰鄭然楚及鄭楚攻晉虜晉將知罃以歸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而出既謀之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出諸己范叔戀綈袍范雎欲事魏家貧無以自資乃
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使於齊范雎受齊之金須賈怒雎以告魏魏苦擊雎雎佯死後入秦相號曰
張祿而魏不知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微行敝衣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及見張
祿乃即范雎也須請罪雎數其罪三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伊人不
可期慷慨徒切切

韋道安 公嘗為韋道安傳集載其題而亡其文今觀此詩則公所以為之傳者亦必指是事無疑也詩云慷慨張徐州即張建封又云君侯既即世立孤抗王命謂正元十六年建封死軍亂立其子愔為留後也觀詩意道安當佐張于徐州及軍亂而道安自殺故詩有顧義誰顧形之句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疾
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偶為
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恡二女皆娉婷蒼黃見
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
義眥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趫捷超崢嶸見盜寒澗陰

羅列方忿爭一矢斃前渠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縲
索相拄撐彼姝久褫魄張平子東京賦朝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也褫音雉奪也
刀下俟誅刑却立不親受詰以從父行据杖伺櫓肩軀
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山林如晝明父子更抱持涕血
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重利
固輕師婚古所病左氏莊公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請妻之固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合姓非用兵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慷慨張徐州朱
邸揚前旌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轅門立奇士項籍傳羽
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顔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淮水

秋風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歡傾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麾師古曰
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又音許為漢書通以戲為旌麾指麾字立孤抗王命鐘鼓四野
鳴檣潰非所望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
列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咄嗟徇權子翕習猶趨榮我
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凌員外準也當考其卒之年月當元和三年注詳於誄文詩是時作

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凌

人古受氏（周官凌人為官，因以為氏）吳世夸雄姿（三國時吳有凌統者）寂寞富春水（凌君富春人也）英氣方在斯六學誠一貫精義窮發揮著書逾十年幽賾靡不推（誌云著後漢春秋二十餘篇，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天庭拔高文萬字若池馳（誌云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制試，其文日萬言，擢為學文館校書郎）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誌云卒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書記）輶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輶音猶，輕車也。誌云準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抑猾疲人，按驗汙吏，免人徵冤）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誌云自浙東判官召為翰林學士）孝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徒隸肅宮征賦參有司（誌云德宗崩，邇臣秘議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辭，以諸國列王任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表，六師篤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寧止）出守烏江滸老還湟水湄（烏江在和州，湟水在連州）（誌云準以連罪出和州，終連州）高堂傾故國葵祭限內羈仲叔繼幽淪狂吁唯童兒（誌云準在連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一門既無主焉用徒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腎傷足不持溘死委炎荒臧獲守靈帷平生負國譴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塞責（誌云丈夫兒殁跡不可尋常，使混糜小中，蓋棺事方定矣）孤旐凝寒颸念昔始相遇腑腸為君知雖身齊遷擢夾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為眾所嗤滅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悟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愚溪詩序亭有愚池，即此也。愚溪之作在元和五年）（此詩當十八年間秋時作，與池下詩皆在永州也）

新沐換巾幘（楚辭漁父篇：新沐者必彈冠）曉池風露清自諧塵外意況與幽人行霞散眾山迥天高數雁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陶潛高臥北窗，自號羲皇上人）

獨覺

覺來窗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為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景未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荊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撫來耜迴首煙雲橫

溪居

久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閒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

耕劚露草夜坊響溪石〔傍有泓池幽也切〕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入黃溪聞猿〔黃溪在永州集有記在元和八年十月作下篇韋使君黃溪祈雨在八年此詩豈公從韋君入溪時作耶〕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黃溪記云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即此祠也祠舍從東記見之矣公在永時嘗事二年太守一在元和元年見賀改元表一在元和七年八年見集二新堂記時當八年作〕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菑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窮樵客路遙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疏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肸蠁巫言報〔肸思乙切又許訖切說文肸蠁布也蠁音響〕精神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後漢鄭弘爲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俟罪非真吏〔賈誼謫長沙王太傅爲賦弔屈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公爲永州司馬故曰非真吏〕翻慚奉簡書〔詩畏此簡書簡書戒命也〕

郊居歲首

屏居負山郭歲暮鶩離索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疏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疏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零陵永郡名〕

平野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岣嶁岑〔岣古后切又音苟嶁九后切又音僂山名在衡州〕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舜葬蒼梧之野又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永之刺史當元和九年十年者爲中丞崔公然公十年正月已召此詩當九年也〕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選世網嬰我身〕蒔藥閑庭

延國老（本草甘草名國老，謂其於諸藥中為君也）開樽虛席值賢人（魏志作賢[illegible]。傳：鮮于輔云醉客謂酒清為聖人，酒濁為賢人）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閒綠筠。闇道偏為五禽戲（華佗曰：古之仙者為道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道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出門鷗鳥更相親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机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村徑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唐柳先生文集　卷四十三　支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冉溪（冉溪即愚溪也。元和五年公始易其名為愚。詩云「願卜湘西冉溪地」，此初作遊溪時也）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光武建武十八年，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

[illegible]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得酒字。○集有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此其詩也）

祇樹夕陽亭（祇樹，取諸給孤獨園者也），共領三昧酒。霧暗水連堦，月明花覆牖。莫厭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法華寺西亭記云有僧曰覺照，即此長老耶。當元和四五年間作）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坐來念念非昔人，萬遍蓮花為誰用（頌妙法蓮華經也）。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古樂府有雉朝飛操。吳兢古題解云：齊宣王時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採薪于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長老年方七十矣，故公以是戲之）

唐柳先生文集　卷四十三　支

茆簷下始栽竹（次前篇，當元和五六年夏時方徙愚溪居也）

瘴茆苦為宇，溽暑常侵肌。適有重膇疾，蒸鬱寧所宜。東鄰幸導我，樹竹邀涼颸。欣然愜吾志，荷鍤西巖垂。楚壤多怪石，墾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旖旎附幽墀。貞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扇寧復持（諸葛亮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清泠集濃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選沈休文詩「網蟲垂戶織」。網，一作細），晚禽棲迴枝。

豈伊紛𦶜閟重以心虛怡嘉爾壽尊質自遠於韵期不見野蔓草菁蔚有華姿謠無凌寒色豈與青山騈

種仙靈毗（本草經羊藿卽仙靈毗也 詩云湘西原卽在永州）

窮陋嗣有養癘拿刺背煩除冬之霜霰日夕南風溫故藜下庭除曳腫不及門門有野田吏餉我欲寒寬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蹩躠皆騰騫（莊子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蹩蒲結切躠音薛說文蹩躠旋行兒）笑抃前卽吏為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擁覆逃積霧神舒委餘暗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息昆切 香草也）我聞畸人術（莊子子貢問孔子曰敢問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畸謂不偶於人跡于禮教也又云奇異也音居宜反）一氣中夜存能令禪深息呼吸還歸根牀放固難効且以藥餌論痰者不忌起窮者寧復言神君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木

守閑事服餌採朮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苗煩經過戒徒斸靈根（斸朱玉切斫也）封植閟天和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彼

竹茹芳葉寧虛䕡與蘺（齊侯切 鹿何切 蒿也）留連樹蕙辭（楚詞屈原離騷經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婉娩採薇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悟拙甘自足激清貴同波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莊子書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種白蘘荷（本草白蘘荷微溫主中蠱者服汁臥其葉一姓名亦主諸溪毒沙虱單人家種之亦云辟蛇）

血蟲化為癘夷俗多所神衒猜每腊毒謀富不為仁蔬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且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為刀者以其利于民也泉者以行如泉也貴吉古 食貨志故貨和於刀如泉回錯）饑至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故邇悲辛瘼民有嘉草（一作氏）攻禬事久泯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眄睞心所親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

壞握珠樹（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珠玕之樹叢生博物志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莓苔捧瓊英芳根閟顏色徂歲為誰榮

戲題階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
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藹芳氣幽卧知相親願致
溱洧贈悠悠南國人

始見白髮題所植梅石榴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艷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
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孔光漢明帝時為太師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也此與前數詩皆永州作）

白華照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
連易衰朽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見延注）聊且移孤莖
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循
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持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與下木芙蓉詩皆同時作益能與寺在永州公初至永時即居此寺後四五年乃居愚溪此元和三年間也）

謫官去南裔清湘繞靈岳晨登蒹葭岸霜景霽紛濁離

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煙燼（漢武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薪採久摧
剝道旁且不顧岑嶺況悠邈傾筐壅故壤棲息期鸞鷟
路遠清涼宮一雨悟無學（月中名廣寒清虛之府清涼宮指月而言也謂月中有仙桂而清涼此桂樹得一雨而霑澤之則亦數榮矣何用學月中耶）南人始珍重微我誰
先覺芳意不可得丹心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蓮花亦謂之芙蓉楚詞所謂集芙蓉兮木末是也此詩之所謂木芙蓉則今之所謂拒霜花生于岸邊者也故云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霜繁麗
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白欲
為萬里贈（贈字本凱詩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者也）杳杳山水隔寒英坐
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楚詞惜往日章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云橘是南國謂江南也橘受命于江南不可移徙種于北地則化而為枳故江南最多橘柚詩云受命炎方謂此也永州屬居江南道）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
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

紅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凌清霜遠
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迴暉眺林際摵摵無遺芳（一作戚）

此五詠合四號低三格寫

○○巽公院五詠（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巽上人序元和六年間此詩）

○○○淨土堂（當在前也）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
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泠焚眾香微妙歌法言稽首
愧導師超遙謝塵昏

唐柳先生文集 卷四十三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聖
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願言
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
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窅音杳深也）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瀟
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多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造
物誰為工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繚繞穿疏林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俯
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烟日嘲哳鳴山禽諒無
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唐柳先生文集 卷四十三

○○梅雨（梅熟而雨曰梅雨江東呼為黃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
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家三首（以詩意觀之亦在永州也）

蓐食徇所務（左氏成公六年傳云蓐食申禱蓐音辱）驅牛向東阡雞鳴村
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

事持囷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哄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蘿落陽煙火衆誤四鄰夕庭際秋蟲吟豫麻方報歷鑑總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鷄黍事筵所各言官長憂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擁南江洋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藉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迴古城田麥花被堤岸旋次寂更足是時秋霞高落日多種收風高榆柳躁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樓宿田翁笑相念落里慎原陸今年幸少豈無厭饘與粥

行路難三首（三詩意皆本西銘上篇語志大如李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若北方之疑人士只以終天年益自謂也中篇謂人才衆多之時則爲家不能受奉遠天下事惡則皆根頹而無可用之才義言論同第諸公一時賢歐之意也下篇得抑遠其時則無有不貴及時異事遷則貴者反賤猶水雪也聚則侯家熾炭無不貴矣春陽發而變於來則死灰棄置於所民之五言以前日居朝而今日毀斃之意也當是罷永州後作）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披霄決漢出沆瀣鬬攫左右遺星辰須臾力盡道渴死狐鼠蜂蟻爭噬吞（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屍膏肉所浸生鄧林陽谷虞淵也日所入之處沆胡朗切瀣胡介切漭毋黨切曾匹減切）北方諍人長九寸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列子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諍音爭）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周禮山虞掌山澤之政令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令萬民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杙弋力切橜也）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到山火焚遺餘毫末不見保蹢躅礪碧何當存（蹢音擲躅音濁）羣材未成質已夭突兀崢嶸空齒齾（崢許交切諸韻無從山旁者集韻有齾字五鎋切宮室高兒）柏梁天災武庫火（漢武帝太初元年柏梁臺災二月起建章宮注云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之故帝作建章宮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累代異寶一時蕩盡左氏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匠石狼顧相愁冤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材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喙張熊蹲豹躑爭低昂攢巒叢巘射朱光（古者屑炭和作獸形蹲豹躑皆言炭之形也攢在丸切巘魚蹇切）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

璚雪山氷谷晞太陽星纏奔走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
梁風臺露樹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莊子心若死灰韓安國坐法抵獄吏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左氏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參商相去之遠也楊子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王志長離詩曰王事蘇我志恐隔思參商
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
當左太沖吳都賦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注云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為笙蔡寬夫詩話云余常不知桃笙為何物也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閒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梁簡文帝答南安王賚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蜀閒杜子美有桃竹杖引晉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閑籍田有感丨元和五年有詔來歲籍田然是年十一月公與楊誨之書云有此人來歲籍田敕云云而此詩云歲又除蓋實數在十一月末矣詩是時作

天田不日降皇輿張衡東京賦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于千畝留滯長沙歲
又除宣室無由問鬼事賈誼貶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釐音禧祭餘肉也周南
何處記成書詩周頌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跂烏詞丨與下放鷓鴣詞意皆以自況蓋初謫永州後有所感而云也

城上日出羣烏飛鴉鴉爭赴朝陽枝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刷毛
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為魄音託落魄不檢也又旁各切不得志兒無
乃慕高競白日三足妬爾令爾疾春秋元命包云日中有三足烏無乃
飢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肖獨足下叢薄口銜
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公晦用此意矣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高
支離無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後患莊子曰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生而況支離其德者乎又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籠鷹詞

淒風淅瀝飛嚴霜秋風曰淒風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
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左思蜀都賦曰霆則流星曜果奔電光掣足掣切挽也
砉然勁翮剪荊棘莊子砉然嚮然砉呼覓反又音畫人呼歷反皮骨相離聲下攫狐
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暑
忽然至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羽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為
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為假拔去萬累雲間
翔累一作里商秋之月涼風至則鷹乃祭鳥也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為鷓鴣鷓鴣出南越其鳴自呼嘗南翥不北
徇媒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羅罝孚罝音嗟孚音孚網也羽毛摧

析觸籠藥(音諾)煙火煽赫鶩庖廚鼎前(一作煎)藥調五味(子虛賦句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一作藥調和也)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觳觫牛(事見孟子)簡子亦放邯鄲鳩(孔叢子曰元日有人獻鳩于簡子簡子厚賞之而放其鳩人問其故曰元日放鳩也 邯鄲趙地也)二子得意猶念此(二子一作二君又作二臣)況我萬里為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逋背戲(一)(其事不可詳觀詩意乃亦博塞之類新出于宮掖中者也作之時日無所考焉)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遍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瓊躑躅元樑舉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

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修門象碁不復貴(宋玉招魂云菎蔽象碁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 修門郢城門也一作脩門非是)魏宮粧奩世所棄(世說彈棊起于魏宮粧奩之戲)豈如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非余慕錢刀兒女徒紛紛(錢刀見上白[illegible]詩注)

聞黃鸝(一)(觀詩意蓋其久在永州也)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青波

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迴度昆明飛凌風斜看細柳翥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傖人不思還(傖鋤庚切吳人謂北人曰傖)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當熟(椹知林切桑實也詩食我桑椹)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一)(白紵歌名吳地所出 [illegible])

翠帷雙卷出傾城(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龍劍破匣雙月明(龍劍 [illegible])朱唇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笙之有十三簧象鳳之身正月之音也)

下沉秋水激太清(秋曰兌命蓐收 擊石拊石 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宋玉招魂瑤漿蜜勺實羽觴些)

楊白花(一)([illegible])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晨雞起

漁翁(一)(其中有西山宴游記詩云西巖即西山也亦在永州)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illegible])迴看天際下

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陶淵明歸去來辭）

飲酒丨（[illegible]）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罇（[illegible]）醉先（[illegible]）

（自切）遠我驅憂須臾心自殊頃覺天地昭連山變幽

晦綠水函安品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

竟夕酬佳言盡醉無復辭偃卧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

道未嘗存（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illegible]）

讀書丨（[illegible]）

（古人一傳[illegible]）

（文廢夫卯[illegible]）

者也觀詩者

寄永州作

幽沉謝世事俛默守窮廬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遇

伏或自笑感嘆或吁嗟各舒散（緒紛）前後互相違

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始大乍了了微合九若無競

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illegible]）

書文言詩思倦極更倒卧欹牀乃一蘇欠伸展肢體（禮記）

（古人與舊也 君子欠伸撰杖履）吟咏心自愉得意忘其意非須爲世儒道盡

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爲我拙知者爲我愚書史足

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illegible]）

感遇二首丨永州作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棲白莫殊唯夢枯安可任鴻

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illegible]）徒嗟日

沉溷力鼓鶩奇音（[illegible]）氣東海久

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擾情嗜欲

利居貨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illegible]）衣起

中夜起感物涕泣徽露滋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野鷽斯起蒿萊（[illegible]）啁啾有

餘樂飛舞西陵隈回風一夕至（[illegible]）零葉委塵埃爾

棲不足恃鷹隼縱搏來

詠史丨（[illegible]）

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嗛嗛事強怨（[illegible]）三歲有奇

勳悠哉闞彊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清要直殺生熇焚
致令委金石誰顧秦蠕犀尸切出動兒而風波欺潛構
遺恨意紛紜豈不善闔後交私非所闞為忠不內顧吳
子亦垂丈

詠三良

左氏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云秦本紀云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為善人故宮哀三良也數人以殉葬嘗是後君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注曰發從之意而後主之過非公未同云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康刺書在康公矣

束帶侍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歎
殁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壯軀
閉幽隧猛志填黃腸霍光傳賜以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曰黃腸
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康一作狂

詠荊軻

燕太子丹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閔之鞠武乃薦田光于太子使與之謀田光乃言荊軻可用太子既見荊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於桓公則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荊卿留意軻曰

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臣乃得有以太子軻乃私見樊於期於期自剄太子乃盛聞之首函封之求天下匕首以藥淬試人無立死乃得勇士秦舞陽為副頃之未發太子其改悔乃復請之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反者豎子也遂發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以祖遂就車而去至秦持千金之資幣遺秦寵臣蒙嘉為先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地圖匣以進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荊軻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起軻逐秦王走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提荊軻秦王拔以擊之斷其左股於是左右殺軻秦王由是大怒益發兵伐燕燕王乃使斬太子丹頭獻之秦復遣兵攻之後五年秦滅燕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荊卿趨窮
年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
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
電光掌握同匹夫造端何其鈍臨事竟趦趄長虹吐白
日蒼卒反受鼓按劍熱湯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
狂走無容軀遼城芟七族皇親皆焚汙始其憂患弭卒
動災禍極秦皇本許力事與桓公殊奈何効曹子實謂
勇且愚曹沫事上於但不賦中矣世傳國多謬太史徵無且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掩役夫張進骸（詩云及此非吾事 此取以役作）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勤皁櫪，剉秣不告疲。（剉抹）既死給槥櫝，葬之東山基。（高祖紀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服虔曰：槥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櫝。槥，舊本皆作轊，凡車軸頭也，不足存，從槥為。）蕩析臨路垂，髐然暴百骸。（髐虛交切）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眙之涓然悲，貓虎獲迎祭。（禮記：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犬馬有蓋帷。（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為。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注：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一作事）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詩（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於此。公正元五年舉進士，九年及第，此詩九年作。）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慶雲一曰卿雲，見西京雜記。）九天開祕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袞，非煙近御爐。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史記：堯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左氏郯子曰：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注：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也。）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於陵子辭相，為人灌園。岳為閑居，自免縣而灌蔬以給教授 [illegible] 山陽叔 [illegible] 以供朝夕之費 [illegible] 二經常自貫 [illegible]）

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三

○非國語序【一】國語左丘明所作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自遭秦火至漢建安黃武間諸儒

○○揭發之旨不一公非之之意其序見之大抵欲合於理而已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夫人名在公羊以至己務也而施于事者無日設乃挽引強為小書以考其中之所得為文者異夫吳言天若或語之說以貫穿之久於斷言於世俗今因其間也而書之文之伏而不出者果何方視足下書當元和二年間公時在永州作其間載國語斷截不詳者輒附益之使其理易見編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

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

於是非是不（如字一本有得字）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

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三十一篇】

○○滅密

昭王遊於涇上【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自作恭王自周之世系恭王在穆王之後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國語之紀亦止自穆王以來則為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語作恭】

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

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

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而

○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焉納三女之奔者德

○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

○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一本無曰字】何以求福用人王

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虢文公諫之文公王母弟也 用人國語作用民】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

耘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

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

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

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

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

得其養取之也均以道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推進也往也禮記天子三推】

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圖

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為書者曰將何以求

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

若行吾言之和樂以亢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爲夫何怪而不屬也又以戰于千畝者吾爲甚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唐柳州文集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鬭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濆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爲也猶足動乎物又況天下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爲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獲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嗣乎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國語無廢字料徵也自民不可

料至無以令斷衍

唐柳先生文集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尨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況爲大妄以譏于後嗣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

山氏其至於是乎孟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狸姓丹朱之裔有神不敢非類故帥以往）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以五年一巡守）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當作出獻有神降于莘史帥狸姓以獻焉）

（爾句斜如前附注之底何見非之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微乎彼嗚呼舉者以君蒿悽愴（昆音熏香氣也蒿悽喉見禮記）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鄉是以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安取時日莘浪無狀而寓之丹朱（莘後得之也）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莘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胄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爲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步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二家亡也宣殺皆八大侈至日不免故登年以成其惡至亡皆卅）

非曰泰侈之德也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數年之數如之何而準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僑音橋）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說音悅）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遣之實折附王孫說用之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虧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將列之讒口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以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郤至（國語曰郤丘逆切）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告慶告勝也）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自晉克楚至可以樹皆附）

非曰單子胙郤至之伐當矣以列數合鄢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罪則是後之人飾其說以合之也（周語郤至曰吾有三伐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單襄公曰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胄之事則曰勇而知禮於此焉而與吾何取乎 左氏在晉語言免

（六年郤至聘于楚王享之以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君子曰勇而知禮）

郤氏誠大夫不幸其宗而亢兄弟之不合而知不能周於不能制遺晉厲之淫暴讒譖竊禍以利其室卒及於禍（晉厲公殺郤氏……）

吾嘗怪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刻掩矣世俗

之情固然耶其終以王叔欲郤至能以從亨斯亦不足議也已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春秋魯成公十七年六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同盟于柯陵)單襄公(單音善)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錡音倚)郤犨見其語迂(犨尺由切)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國語註云盡忠言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爲喪二視聽皆喪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誣人伐則揜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招音翹)怨之本也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自會柯至此四年郤至之自立於淫亂之國武子皆被殺)

非曰是五子者皆見殺非單子之所能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至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必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頃音傾)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其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旣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illegible])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以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鬭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周語註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水鬭有似於鬭也東將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故齊人城郟）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　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殆　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說讀者又是記耶（晉太子也早卒不立）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鬭而徵之也

（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四）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　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語註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爲召災也）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錢者金幣之名古以貨輕之物）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爲利曰幣重則利曰然則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矣（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伶州鳩云）其爲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猶納也）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又曰離人怒神嗟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也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

（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四）

改用[illegible]録全文爾

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改之不可已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所以達之物凡音之起者本焉[illegible]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illegible]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illegible]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黿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周之斯爲誣聖人亦大矣[illegible]又曰王以夷則之上宮畢陳以黃鍾布戎以太簇布令以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宋之自矣[illegible]是大武之樂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illegible]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illegible]則黃鍾大簇無射夫武之律安在也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爲政將合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萇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禍其當之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illegible]

非曰應僕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吾友化光，呂溫也……）[illegible]

萇弘之忠悉矣鄉者未嘗若夫當時速及之[illegible]故後中國野作論也一本作[illegible]

說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爲之耳

問戰

長勺之役曹劌（[illegible]）問所以戰於莊公（[illegible]）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illegible]）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鬬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是爲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

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illegible]）士卒之熟練者幾何兵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躋僖公

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illegible]）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剛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illegible]）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言者吾不知（柳氏主於下黑之爲……）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illegible]）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魯語注里革史克也……書以太子殺父人者……故更也）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

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宄。用宄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自明日以下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也。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爲善。公之舍之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季文子魯季孫行父也相宣成公仲孫它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爲升餼秣也

非曰。它可謂能過改矣。然而父在焉。而僭專乎己。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縷也。居然而用之。未遑乎中庸也已。

獲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天出者有之矣。坼音野之大盤中餅明門中得巖家子陀地中開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收而養之皆死後與所爲淑佐所識 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

骨節專車　楛矢楛音戶

吳伐越。隳會稽。隳許規切作墮 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 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東夷砮音奴石鏃也咫八寸也 可字如自吳子已下新附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爲魯語也。盍亦徵其大者書以爲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砮以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個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

非曰桓公之苟能取天下之歡衛諸侯之地分然忠設茂狄縮隆君得人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害焉秦國之貨以利交天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悉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勢其人抗其兵以市為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為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幣也

卜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蓋以啟愚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史之害於道也多矣而猶於道也必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溺於巫而乃神之乃始遂就附益以成其說殊勿信之可也

郭偃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

不過三五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閒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庶得焉皆之儒者有能明之矣

故予之辯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至于稷桑之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申生曰君子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若而反我辠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之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鄭今作御）以親則外王父也中生之出未嘗不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默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爲我心（晉語）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註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爲我心以君爲心）里克曰中立（晉語里克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注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晉無良臣故中生終以不免

虢夢

虢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自公覺至知之新附）

非曰虢小國也而忝以昭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憂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欲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公九年齊桓公盟諸侯于葵丘）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暇晉是皇公乃還（服請不服以晉爲諾也）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晉語註霍晉山名環繞也汪大也曰上違違去也下違違道也）是歲獻公卒（自君可無會至是歲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九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有畏其力而望其庥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爲言者又從而懼之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晉獻公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以荀息爲傅公卒是歲公卒里克欲殺之荀息而立重耳）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

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自克既殺至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以爲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己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柳某曰是而予非之耶曰予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繇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 本無此四字 然則爲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 春秋成公二年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僖公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 孔子曰絜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忠焉耳 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孔子曰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其類荀息也亦然嘗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荀息之忠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肯能是乎哉也此之謂信道哉

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及荀息之事云其著書作刻記六十餘篇其一曰荀息驗也今綠州陸郎比也書志皆與此篇同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

里克既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國舅犯曰不可云云屠岸夷晉大夫也 秦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遲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繼夷吾之隙殆而社稷幾徙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懅焉懅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而重耳乃始伈伈焉遊諸侯伈作且尺切睎當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哉使他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爾偶一作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禍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于是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郤芮之言而入是為惠公之事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狃女九切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一有禍字丕音丕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果不之為也則禍其咎禍及之矣又以何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臭達于外臭同國人誦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以光於民矣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霸與伯同魄古迫切與炯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夫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大一作故發耶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

苟矣為也鍾者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忠不圖
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
戮罹天之禍無後（文公殺懷公于高不敢立而死之）
非曰苟之為殺死也其不祥宜大於忠公而與其辭
以配君罰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伯師侵晉獲晉侯以歸）合大夫而謀
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
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

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
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
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子圉）使
子代父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
以臨汝何故不可執之言設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
立重耳則義而順當其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
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莫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
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

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盟夷吾而立
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罪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
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諸侯無道者是有德者莫不
（吾不作吾乎）一皆知嚴秦欲畝而霸秦矣周室雖卑猶是王
命命趣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取
者（一作其）亦大矣棄至公之道（一作至公大心之道）而不知求姑
欲執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是役也秦征晉河東置官司）其舍
大務小遺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秦侵晉晉師敗績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忌吾而背德又焉去歸止何我之故君慕止于秦秦既歸忠公是公渾故鄭之止為也）
非曰慶鄭誠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
待刑而能舍之（若果以待刑以使君志反公入執而欲害之則）則其用亦大矣晉君
不能由是道也非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衛地）野人舉塊以
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

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人國語作民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嚼桃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質于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故容為擁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其吾死固也重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畏之大夫之強族皆苟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特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說愚矣大梁大火實沈皆星名

命官

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

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自君補以下許內田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人以瞻與晉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違親云云初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骿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是鄭也而此云鄭復致曹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觀公骿脅之狀故伐之是又從而為之辭也此公所以非之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大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韋又云于是乎不知君一節而不體藏出如入何為之命而救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令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于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未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一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爾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也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獻子韓厥作說在前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趙孟宣子之子

韓獻子韓厥也干行亂也犯其軍列也趙孟即宣子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

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夷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轂下小注誤字不必分當

鉏麑

舊本於此篇皆可告乎之後有今左氏多為文辭一節當其意不相屬以別本增者之乃脫祈死長魚矯一篇而在氏多文辭者乃公作長魚矯後辭也蓋此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之文足矣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牀魚切麑音倪鉏麑力士也賊殺也）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麑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良諫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耶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及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自君驕而下新附范文子范燮也鄢之役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欒武子不從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鄢歸懼難而祈其死也）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其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為宄在外為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殺（自對曰至不忍俟也新附三郤郤至郤錡郤犨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為公患君也矯亂之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盡矣其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効者曰矯知幾者然則甚也夫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自晉悼至司馬新附揚干悼公弟也）

非曰僕東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字（一無貴字一無公子貴二字焉作兩貴字非是）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則之則曰趣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曰止公子以請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當作止此亂也）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食晉異我晉伐）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其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耳

（唐柳柳州集卷四十五）

逐欒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云云 欒盈曰君猶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猶蓬蒿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 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欒盈欒黶之子書之於此按書厲公七年弑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晉大夫也猶擇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

8

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況其備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于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鷃

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令君嗣吾先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忸女六切怩音尼慚也）乃趣舍之（自昔吾先君至殺之新附叔向羊舌肸也）

（唐柳柳州集卷四十五）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將何如哉若果猶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恥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龢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主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極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五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曰君其幾何已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能視攻變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識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乎榮衛合脈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脈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脈理平以延其年邪

黃熊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産曰鯀殛于羽山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云云

非曰鯀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能之說也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晃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五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欒書弒厲公也前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郤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至齊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一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

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自以城來已下新附敍白狸將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受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庥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受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謂之二者耶

具敖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具爲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武公名敖〕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或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也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疾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多功多也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 狂疾言戰爲此事猶人有狂疾相殺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爲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也則滋不可〔懟徒對杜罪二切〕

祝融〔此以下鄭語〕

史伯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

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也夏衰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豕韋彭姓之別封豕韋者也商衰二國相繼爲商伯〕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音弭楚姓也史伯周太史也自黎爲高辛至功大矣自虞夏商周已下新附〕

非曰以虞對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蔡董之不暇堯之後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

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
反不足祐嚬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于必弊者也今王棄高
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
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
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
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
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申姜姓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如陵切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注幽王也自今王已下新附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知好讒慝暗昧近
頑嚚窮固欲殺太子以怒西戎申繒于彼以取其必弊
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醜者之為焉非君子
之所宜言也

嗜芰已下楚語

屈到嗜芰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
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
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
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屈到楚卿屈建到之子芰菱也一作父非是自國君已下新附
非曰門內之理恩揜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芰之薦不
為廷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
贊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芰于籩是有不為非禮
之言游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
吾以為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
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
殖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子子期之對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
焉則可也曰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
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為
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
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自聘于晉至觀射父

非曰圄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于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覡之妄者又何以為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五員　吳語

五員伏劍而死　五員五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將伐齊越王句踐起師從之夫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必來襲我不從遂伐齊敗齊師于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劍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　員音云

非曰五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諫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很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荅侍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

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新刊詁唐柳先生文集外集卷上

○賦文誌八首

○○披沙揀金賦（求實之道）

○○○（注見上實又見韓仲文品公元五年以後舉進士時作）（劉曉…外集賦三首…）

少之為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為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兮五才或闡耀其光兮六府以備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入何未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儔（乃土切）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盡浸淫而顧盼指柱蠙而探討（盧切探音貪）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湮而不溜既堅且好替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晃晃之濁質見熠熠之珠姿（熠亦入切）久暗未彰亦將君是望先速後得孰謂弃予如遺其隱也則雜吝厚厚向浩浩瀚英妥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弃弃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披玄同俯拾而不弃諒致美乎無窮欲蓋而彰將炯爾而見素不余何獲遂昭然而發露觀其披抜汙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就出耀真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織光（乍比趙平原君曰賢者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斂拭土而異彩相符（當慎得郎城斂取南高山下土拭之選一級并土與張華等以南）

（昌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書華陰土一斤致煥煥以拭劍轉精明也）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晶音精熒戶局切）帶長川之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作分繫若星繫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即詠陸文可作而昭明是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求拂以增光亭謝滿籯之學（漢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太之愈良詎慙擲地之才（晉孫綽字興公作天台山賦示范榮期曰此賦擲地之為金聲也）客有希採擬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三王之月禮用夏如…見禮記郊特牲天子…）（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故…）（此言迎長日賦揖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睿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佚啓蟄以展儀（左氏啓蟄而郊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是烈烈之凝氣導遲遲之陽律猶分可愛之輝（左氏夏日可畏冬日可愛）式佇寅賓之質（書寅賓出日注寅敬賓導也）稽少暤與媧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契性精而性一職在馮相（周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序事傳小正而（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注云得夏四時…）

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符上春以備儀必循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叔景初廷幽陽啓啟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賾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徵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作臨土圭之影猶積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下民嚴上也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止云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閒日影有長短泰壇既罷玉爵之聲漸長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爵用水時車天儀制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然下各剛孔以玉虬吐爲水入而要右為度左為晝變熙熙之純曜流景杲杲之精光壁影始融晷景才延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位乃爲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光於紅旦散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映陶匏異乎天紀不係泰伯尚矜其泰時以封泰禪本書祀考之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至文公作鄜時宣公作密時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獻公作畦時祀白帝皆未嘗立泰時至漢武帝元鼎中始立泰時祠太一則泰時乃漢立也[illegible]泰祭泰時恐誤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夏郊左氏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曰寡君寢疾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垂照將入豈三舍之足憑魯陽與韓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延光可期胡

唐御先生外集上　三

再中之云假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及微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何曰文帝即位不容再中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禮儀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識殺之宜受之千倍泰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　聖人立制　智者剏物　題見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事又見葛洪所集西京雜記

異哉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贊威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禮記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賈誼之傳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配和鸞以入用兼司南而為急取車引司南之義如若乃郊禋之儀既陳封禪之禮伋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聲然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周旨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至機以求舊運巧智而伋新相彼良工自味昧道之士眷茲木偶忽與迷途之人參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與聽希聲克正于將迎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數固善應而[illegible]原知機而有為載考載

唐御先生外集上　四

擊所施于長言短言（孫子小工句睡十五里之声 言謂五里一堠亭十里一候亭）匝
度唯徐足分手有智與智爭其妙矣執則其微細觀其
微矣誰知其啓閉而不爽而得度嘗其鍾而有制（皆從音）
曰（聖哉）其（鍾）于以朝龍御于以引天旋與銅渾之儀亦可叙（諸音）
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等邀道之日躔周物之智
斯設極深之機是斫鄒繁晉之坎坎而從鄭之淵淵之妙
出人謀思由（神）候時伏後報乎漬與于今茲動性其常契
同文于古●者由是星衢以正節之斯盛恭出震以成
歲序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忝于書

可舉而行宜乎騁聖妙呈筆精因敢先三雅而獻賦庶
將（賀）開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以然若用子而能使
竭忠孝乎曰否夫吾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焉若使不見
而忠無聞而孝寧然已闇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子）劉叟曰歲不
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祝天卿士大夫絕知謀山
川禱神祇以祈歲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内不瞻容
雷手上下雷手東西於是先之以風勝之以雲從之以
雨如君之意欲邑足之欲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豈甘神
乎是則寡人之罰不敢用也劉叟臣聞避風雨禦寒暑
當在未寒渴乎是故事至而後求爲若未至而先備於
魯公止劉叟而内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
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群戚之亂尨羞與爲類獨深居
爲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
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
若河間何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邀之遨嬉且美
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爲飭厲一有小
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
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
以一接新婦來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
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出門以飲食觀游
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

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壁道乃
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欬者河間
驚跣足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
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
耶向之欬者為膳奴耳曰數人笑於是何也耶羣戚聞
且退朞年乃敢復拾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遊入陞陛
州西浮圖兩間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為一笑衆乃歡
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
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倨坐觀之有

頃壁者出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湊抱持河間聞號
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
已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意不
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
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
矣且暮駕車相戚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
羣戚反大悶不得與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
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歸不
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挿

去心怦怦恒若危柱之弦夫來輒大罵終不開目愈益
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
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以河間病言如狂人思
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為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
具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
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闢門
召所與淫者倮逆為荒淫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
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又為酒壚西
南隅己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
大鼻者少壯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

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為不足積十餘
年病髓竭而死自是戚里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
蹙頞皆不欲道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為修潔者有如
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
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誣服其利
婦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
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猶其
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

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誌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閟其圖

是始孟元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也又云仁人
我哀埋勿弃以是日葬也公時在柳州劉夢得
集有與公書云欲書得箏郭師墓誌一篇以為其
工獨得於天妄使木聲無聲均其所自出抑折
愉擇學者無能知人云郭師與不可傳死矣絃
張柱差將無微存中有至音今期弗聞傳人亡
而器存布在方州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
郭師歎耶想足下閱使書重有傷惻且溫觀郭師
之事觀公之文而有感也

郭師名無字父奏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

沈括筆談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十二時
絃柱高三寸象三才唐史音樂志云箏本秦聲也制與

總上柳先生外集 九

瑟同而絃少案京房造五音准如瑟十三絃此乃箏也
今雅樂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能
者蓋十三絃者也

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千遂

靡布爪指運掌擊變太聲絲聲均其所自出

箏皆作山公作

謂當作箏音然與物為禮曰熱也指結子
擊掌發節中和入音聲音緊擊也掌也

屈折愉繹學
者無能知自去亂不近帝內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
即弃去兄弟自髡緇入代青京山又南楚中遇其故器
不能無撫弄吳王當剌從川或以告乃延入強之留號
知聲音折節以為神奇會留與賀州遂以來往變而不
能已因縱誕為黃老術游蒼州徇高抵宙以書必致之
至與坐起伯高裹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
教閽者謹視出入餌灰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逸進九疑
叢祠中披取之益善留遇終不屑辛來界水入小船下
峋嶁山求道豫會歐陽師死不果又從誠副嶺南又強
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
數日益篤既病白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宙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離天與之音今止矣丁酉
之年秋既季月閟其圖於是始心為之圖形遂士仁人
我哀埋勿弃

也

趙秀才羣墓誌

總柳先生外集 十

趙云元和庚寅秋求取人云僕
夫逝柩當歸塾兄知五年正月

嬰以死信孫乃立

趙氏在春秋時事晉至景公三年咸大
宮實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孫成
其救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曰公孫
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
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居宮賈索之嬰與杵臼謀
乃取他人子決杵臼及而匿諸將命遂殺杵臼及兒之嬰
與趙氏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與韓厥謀立趙氏孤曰是如故
後不忘者為之祟於是召趙武程嬰復與趙田邑如故

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出釁祖

至古今人表一今無下

空仕煩及咥然秀才胡仮仮體貌之恭整始習學于亦
水裡猶執南湘合浦處遠集元和庚寅神求致問年二

紀益以十從夫歿越當齊蠻蕭相之交痊原從妻號呼幼女涕和者悽欲行路悒色初閔天銘詮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公集有與李睦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故公誌及其私 [illegible]）

氏曰馬字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偶也父曰[illegible]既孕而辛嵌淑為南康語者李君為睦州試往還見誌左官為纏州錄過而慕焉納為外婦佇寓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駱人多李之篤日載酉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動其音美其容以亡其居之達而名之㦯方幸其居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於相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處以舒和樂雍隹治彫須延安窮詣鼓瑟兮促之游（[illegible]）嗣葉兮永終古

十一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外集卷第上

○墓誌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墓後誌（[illegible]）

○○○[illegible]

其年月日立太子故下當有非其材得进薛凌氏孤惠仲永仲自連桂陽舉其先人之柩葬某吉利某年月歸于杭之新城祔于其墓刻前志志其行益以後志志其時立碣于塘東南隅申志于外嗚呼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于後以其孤之志宜克承于初艱其躬以延于無窮承而大宜哉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并序（[illegible]）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二月日前萬年縣丞柳君終

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中父之命考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二月而葬粤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祔于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稱儀備物外姻畢至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敎泣淚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郗姓七代祖虬從魏中書令封美陽公四葉至皇考愷皇朝散大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考暉宣州寧國丞濟德克紹欽翰葳蕤晦明粹爲淑和少孫李文建楓字訓

道通左氏春秋貫歷代史指畫羅列揔在視聽睹爲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廕出身調補宣州溧水尉綱簿首賦入于天府特授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窮好莊老之道自擬塵壒之外（外擬一作表疑）也泊如也旣而嬰被沈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慟朋友見傷僉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炳之女無子早世繼室以某夫人諫議大夫虬之女陰敎內則著於閨閫有女二人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刋遂刋勒芝石措于陰堂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曉耶德而不壽命旣厄耶松柏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

（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爲永州刺史公元和九年卒於永州故薦弘古於崔其死崔爲經紀其喪使可湖州公正保有祭弘古文當具表述永州時作某亦作如是時也陳西李幽東平呂溫見中山劉禹錫柳公見在永州皆弘古所記與游者可以知其人矣呂化光集亦有與段秀才詩即弘古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濩落不事産人或交之度非異孰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奇以法家言挍

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閩襄陽節度史于頔愛人大言遷干以兵書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適去髠而李景儉東平呂溫高氣節尙道藝聞其名未見大而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景儉從爵右於道張宿（道一作與）然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除治永州知其俗賢徵且去（而徵與也忽）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羣遇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爲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以卒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

於此年加老猶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
為里道遠且居六月死逆旅中在公為出涕命特贈賻
致其喪來永州哭為令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
鄉縣黃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後八月十六日後
其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
未冠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合之通者不以不然其蹭卑以亢
死觀聽非類有睽非郤何以葬之黃山南趾

濮州兵曹柳君墓誌（誌以正元十一年七月有誌是時作）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
年始葬于虢之閿鄉定墓遇食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
員外郎宗元使為其誌且以合之先公觀已未為宰相
者累世我高祖諱萬壽為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曾
祖諱某沂州刺史咸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
專志好義能讓而可故之者固而敬故親者睦凡舉
明經者四皆獲焉仕初為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
丞次濮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檢發毗贊關決無不勝職
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于官次葬于州若干里會世
多難家人負寃故不及大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
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閿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
北臨閒其地陰狹岸人數虞大嚙不克久安神居是以
從他兆于茲卜利七月六日甲子將以其子在堂之下
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刻其号為之置于郵中俾移於
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年月誌皆不載疑亡逸）（公在永州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為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戶曹夫人
歸譚氏曰栯為鄧州司倉參軍楨父昌為常州錄事參
軍祖曰元愛為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
周咸為諸侯譚入于楚毛及耿為后族千歲復合夫人
生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戶於裴鄉為姻嘗娶裴
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
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聞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
以能立洎吾姪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
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月
日祔于此志曰

周之列國諱子毛伯合是二姓從其氏孰夫人有訓乃
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燬厥子姓追孫靈德而云
不出孰表貞節爾垂休銘永誌幽谷
○曲所傳呂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
○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為之訓詁柳柳州文背山池公
謂其參考未詳是正澄乙若無遺者余細繹既久稍
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死
元御史周君碣以開元為天寶則時日差矣實群除
左拾遺而表賀為右拾遺連山復乳穴

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東裴冕狀時
賀冊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祕部作其他舛誤類是
不一而各疏其說於篇覩文公集並詳諸本所於復
編為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晉山之識云淳熙丁酉
秋八月中瀚臨邛韓醇記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新編外集一卷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外集下

○表啟十八首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

公正集中有為
京兆內請復尊
號表三人有為名大請復尊號表丶當在正元
十九年閏五月德宗復聖神文武之號行也其
首已詳於正集之注今又有表六篇在正集之
表南作為上三表今在元四年第一表云贈梅
全功五年子孫蓋自興元元年甲子德宗去聖
神文武號至正元四年戊辰為五年也復三表
在正元五年集第四表云去年九月三度請爾
上表郎上前三表六明年為五年矣公時年十
七初獻
取士云

臣等言臣竊覩前代之英列辟之美咸保鴻名而崇明
號式昭其德式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
也其有暗然不耀從闕何觀蔽而不揚群臣之罪伏惟
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
於天作溥厚之德于地協敘以人參制以禮之中聲震
八區威加六合運古遠之化庶有不通成陰陽之功莫
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且後雖達明運合時
為朗誠我武之形相猶因外而約移同衆已之義明愛
人之仁群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儉而退懷大懼謂播
全功五年于茲名堅冰在方今百職守理庶績其凝人

用咸和俗以丕變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流不冤之聲通賦蒙勿杖之惠而戎有穰戎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重既屢加天恩外荅宜因而菲薄以稱盛明尊號之崇顧復加虛況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濃露之恩貽德美之不彰受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群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懇迫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奉孝類顯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美自中古實而上議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循道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感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洽十八方異聲之揚直越軼于千古天叩協加默從從以而乃久為挹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己是謂至公有莫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怨必推於物而同於人既以徇於群心又恩叶於中興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誕謾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皆於淵飾帝者務於取吉何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異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具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今下臨位群臣在廷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照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貽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理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群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奏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懽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冀以功德俱隆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竊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鑽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人為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候謳切島觀天意於符瑞故以為請累表陳誠

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念周宣
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誡戒而自儆應天以德
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
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承靈而助順今者
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敘
化流行方內徹康天下寧一四人遷業萬物樂生嘉應
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
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
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撝謙將何以表陛下之致

乎下無以感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
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列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
二也庶正群官宗室支屬兩土耆長太學諸生黃冠之
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
公議其不可三也宇遍恭畢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
臣等誠雖至愚以為大謬伏以常久之德顓夫一也元
始之義善之長也井色寶露大之人也清淨玄默道之
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大聖也妙算之無方不
可以不稱大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
以不稱大文也却戎狄剪凶逆戢兵之整禁衛以嚴不
可以不稱大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
德臣等謹稽之龜符叶於古典作德澤之廣配功業之
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開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
臣等竊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
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臣某等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二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固懇雖

竭精誠莫通人欲於冕旒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群
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
列清朝獲睹文明繼跡聖後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
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崇昭茂功盛德之美皆
列祖之重法為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
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今典以制中則亦循
從公卿大夫之請求將聖神文武之號聞者陛下以禍
亂之故特將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為恭也今乃
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高豈陛下或

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為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
典法何伏惟陛下困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
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於群望聞于兆庶罔敢降聞祐
之福致感悅之誠感和以叶心盡府而畢力觀成神造
康濟艱難寇逆稽誅暴猾慢順俗御奉守屏之職夷狄
為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百賦
修於九州至若時惟将然以精明而內省皇情徹於遐
文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時用足休祥
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啟陛下之

志明無不吝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
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
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嫌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
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慎人神
農各推其事湯以且武而曰武王追我祖宗崇尚古道
垂著新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沖沖則至王将有愧於
前祖宗将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辨固有所歸國典
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今為嗣誠[illegible]以示
敬恭誠讓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列祖之訓

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
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
下之恭德又從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
不取輒敢徵之國典所於經義取大號者事之幹元者
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宗叶紀年之
嘉名適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
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澒然迴慮俯徇群
情然後聖德之光昭宏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
至清足群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

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俯等言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
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
順古制人心以從時詞誓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
納德美盛而猶蔽器度狀而莫脩盟庶是憂水庶交集
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
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潤文而益彰然則守謙而為
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模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先況

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宜直為一王之法固以過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為弘遠陛下制訓先祖貽謀後聖當然修以纂承憲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門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為其鴻名而後行議之始也導盛典而奉承謙之終也追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所於專所謂者滿也又曰虞夏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亂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偽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貴者公卿大夫作御樸僕或從杆牧圉或儔持戈矛者有司力之流而無虧德之聞今者四岳群后九土無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命以同辭或遠而赴蹕一心之效也群材序進百職交脩烽燧不驚兵戈以息鐵鑕不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府收之廣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假謝於堯禹宜加明

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為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陛下之詔諜割財罪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某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論沖於敢欲有私有舊典廢之憂懼禍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至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事貴舉其中名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違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成況於祖宗之知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敦尊道備德博化光辟取於勝揖而自卑朴略而大聞者也昔漢宣帝謂丙吉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諸葛孔明誡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向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為執小讓之節不足以方稱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成八承平聖德至陛下又有下

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
姿合至神之化有自強興撥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重
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三十年以來德化斯厚人
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空措棄不用可謂人皆遷善
豈曰修未勝殘然群辭之所未稱也況於尊號之美陛
下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退虞復之宜由於康靖徒示
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宸宇之制乎何以知宗廟之後
以此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收先祖之遺儀且內之臣庶
跋履山川以報主恩誓守國恥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

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為
歉會陛下以自咎責之心當或本祖則群臣不能臣作一
主輔之罪亦當未除將何以慰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
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上下之情於深反側
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感於四方中外遠邇且乖大體
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
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大伏惟皇帝陛下悉卑俯俞
孫之言俯屈己從人之美所屬人與俯徇群心因未開
諭太清宮太廟郊祀上帝后以告成實臣等之至誠實

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激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以
請以聞
及大命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收所上尊號加奉號
道字故其文如後表 [illegible]
[illegible]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
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
教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擒郄戎夷戡剪暴

逆遷兵以登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
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
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
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仰德澤之廣聖功業之宗昧冒万
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以數近日徵應祥瑞
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楚方富寄今之修而有旱
備之請纔徵顧而未善於物深黔念而將卹其人氣消

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思達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敎見福應屢臻位木連理而重陰嘉禾同穎而挺秀慶星舒景爻之[illegible]芝草布施英之重白麕䎾彩而雪暉蒼烏取象於大色將[illegible]偏於郡國相繼於代時右具如表

爲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illegible]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逆戎李懷光與受未人異虜遣醜備閱先啗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故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不感殊私乃懷異望聞者猜貢不入王師問罪皋令舉軍起赦而乃終歲無功洶駕幸近郊勅還[illegible]鎮杆[illegible]將復之途因解奉天之圍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爲上公命作元帥及蹤跡滑汭頓軍咸陽[illegible]

爲裴令公舉裴冕表 裴冕[illegible]

[illegible]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寧紅而位奇誅夷[illegible]楚任新尙而屈平放逐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息有蹇諤之風道佐先帝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動程才擬思其直方遂加極構旣[illegible]荒謫息天下稱冤[illegible]悵臨正[illegible]貞雪增嫁之耻今逆狙屛退聖政大明大度惟貞[illegible]門以穆寰海之內元元之人莫不延頸佇首思聞至化願特令追

冕列在大朝俾之端於庶寮乎帝百姓慶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然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位冢序相睽參股肱思進賢傑共與贊襄達無任想佩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illegible]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珍俯及榛藪覽朴以喜以惶中謝 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覩仰於雲霄湛露遵行忍先霑於草木靈味成自遐方照臨內中棒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謂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効珍豈可賤微有此殊錫劉恩政司於當酒冷虔方切於飲冰 [illegible] 撫事循涯省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illegible]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伏承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牽士臣子慶抃無涯中賀 臣聞負固干紀者鬼得而誅 [illegible] 押順窮凶者天奪其魄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自妖尊昌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撫開宣中興之業踵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祲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成乾海岳而專據恃東秦十二之險 [illegible] 誘臨淄三七之兵竊據一方歲逾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 [illegible] 封祀之山 [illegible] 累聖垂德曾未悛心餘孽潛亢果聞析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 [illegible] 之已至 [illegible] 此當陛下神筭獨得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以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illegible]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汪澍可成旅邊守方隅坦無橫草之功 [illegible] 坐見瓊盡之春 [illegible] 歡慶倍萬恒情

賀赦表（表云況乃順時布政乘泰興和此謂元和改元赦也又云謬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桂廣帥臣作也）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維新戴天履土罔不欣忭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重暉群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重休恩覃溪洞事踰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泰興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偃闢而又洗滌幽縶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叙近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必將率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膺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覩覩盛礼感悅歡忭倍萬恒情

賀皇太子牋（一作憲宗元和十四年群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公時在柳州故云忝守遐方覩聞盛礼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宥者公是年十月卒于柳）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先受徽號率土臣子歡忭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洊伏沴孽贊揚揮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古今注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其二曰日月重輪）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山海經曰無皋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即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爲少海）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礼踊躍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裴桂州即中丞行立也行立爲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三四年時淮西已平公爾有赦加恩下赦表此蓋赦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啓賀之歟）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忭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人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而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子莫不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衛淮南次公也以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以僕射次公今善琴未聞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之遊請授之法次）

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斷時尚鼓琴也史傳之或沒乎實矣

疊石琴薦一（出當州龍壁澗下）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廷旦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深固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擭醉將成玉燭之調（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 醉音渡醑酒一本作擭相濡）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顧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懷重不徹之恩敢効雷上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與以下啓皆在元和十四年得宥所作）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凶有德聖朝以仁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虐盡王師一發兇首已來羈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雖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而家文字剝落柳為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為讎勘頗完慮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未試為細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曹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外中晏本最為精審柳文出自穆家又晏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為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堅當堅朔當作𦀹絕釣當作鈎信敗規當作貶規痏瘡[illegible]為瘢瘢很悻宜為很悻吳武陵初貶永州員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晕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賦表校大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

故從字〔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亂又釐革京兆
請復尊號〔嚴〕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
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暇逸怡覽首
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記